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烈火青春



那一串属于年少轻狂的岁月

嗯！《烈火青春》这张“支票”终于兑现了，这么一来小女子我应该比较不会被“J后”了吧！（问我什么叫“J后”？！想想英文字母J的后面是哪一个字母！）由于“东邦”六个怪胎那一串属于年少轻狂的岁月，实在有太多太多的事迹介绍给众家帅哥美女，因此在几经思量之后，小女子决定把它写成两本书，分别叫作《烈火青春 PART1》和《烈火青春 PART2》。

而且在这套书中，我尝试了一种新的写法，我把它取名为“话题式小说”。

为何叫“话题式小说”呢？且听奸子细细秉明。

就先以 PART1 来说明吧！

奸子将这本书规划成五个“话题”，分别是：第一话——邂逅，第二话——K.B.大学，第三话——学生会，第四话——琉璃，第五话——贝多芬上校。

在这五个“话题”中，每一个“话题”都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故事，但每一个故事却又都是由“东邦”六位男主角共同创造编织的，也因此每个“话题”间都有微妙的关系，却又有着强烈的“自主性”，既可合着看，也可以分开来看。（注意到没，它们之间这层关系，又和〔东邦热传〕的“连续剧式小说”不尽相同，对吧！嘻！）所以，奸子把这种以“话题”为中心的写法，叫作“话题式小说”。

其中，第一话——邂逅和第二话——K.B.大学，是由原连载于〔东邦烈传〕系列后的六个〔附篇〕所组成的，关于这两个“话题”，小女子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加进来，最后，决定听从〔禾马〕的彩玉姊和淑华的建议，为了保持整个故事的完整性，便于众家帅哥美女阅读，因此把它们加了进来，希望你们会喜欢。

关于《烈火青春》这两本书，小女子费了很多心思去规划编写，为的是兑现年初所开的“支票”，今年的奸子要当个“百变大老奸”哦！

或许《烈火青春》这套故事较缺乏传统艺文小说中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而是以六位男主角学生时代所发生的种种壮烈事迹、鲜闻趣事和友情为主，但这正是它的特色，不是吗？说实话，在写这套书时，小女子的心理压力很大，很担心这套有别于传统艺文小说的“话题式小说”，不能被众家帅哥美女接受。（真的很害怕耶！）然而，为了创造更多不同类型的故事呈现给大家，小女子还是坚持到底的写完了这套书，希望你们不要排斥它们，好吗？更希望它们能带给你们有别于一般艺文小说的感受，并带给你们一点小小的欢乐，这样小女子就心满意足啦！

接下来，又想用“老招数”“拐”善心的帅哥美女们，嘻！

那就是——如果对《烈火青春 PART1》不甚满意，请发挥人类……（我没说哦！）再给小女子一次机会，看看《烈火青春 PART2》吧！

最后，依然是很“八股”的结尾，无论是鼓励、赞美或批评，都期待你们来信告诉小女子，OK？你们的热情支持一直是奸子继续创作的最大原动力，真的！

PS. 来信请寄——

“台南邮政信箱-524号 左晴雯小姐收”

第一话 邂逅

美国·纽约曼哈顿

灰色的天空正飘着蒙蒙细雨。

“少爷！少爷！请回来，少爷！”三、四个全身黑色系装束的大男人，正在潮湿的人行道上追逐一个仿若黑豹般、身手矫健狂野的年轻人，并以日语不断重复着相同的呼唤。

只可惜跑在他们前面那名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根本无动于衷，依旧朝他的目的地跑去——转入一条狭窄隐密的小巷里。

他的手很快就从晦暗的窄巷中，寻获他所要找的人。

他粗鲁的将对方制住，固定在墙上，似命令又像威胁，却带着更多期望的对被他压制在墙上的年轻人说：“令扬，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我帮里那班兄弟你多留神些，他们会听你的，还有——”“少爷！请过来，没时间了！”方才那几个大男人气喘咻咻的追上来，语带恳求的对窄巷里的两个年轻人唤道。

被固定在墙上的展令扬，轻易的挣开制住他的伊藤忍，而伊藤忍也未加以阻止。

“快走吧！别为难大叔们！”展令扬脸上挂着惯有的表情——满不在乎的笑容，对那宛如黑豹、极具攻击性的伊藤忍说道。

意外的，伊藤忍居然一反平时的狂暴叛逆，乖乖的顺从展令扬的话，深深的看了他那张一号笑脸之后，便开始往巷口移动。

必恭必敬的站在巷口等候的那几个日本男人，总算松了一大口气——幸好，万一这回又搞砸了，没能把他们的少爷带回日本东京去见主子的话，以后的日子恐怕就不好过了。

走到巷口时，伊藤忍倏地回首，语气依旧是复杂的。“我会尽快回来，不准离开我的地盘！”展令扬以笑代答，不置可否的挥挥手。直到黑色的奔驰消失在展令扬的眼界，他才走出窄巷，沿街漫步闲逛。

虽然办公室内冷气的冷度指示灯亮在强冷的刻度上，但是站在广大办公桌之后的头发微秃男人，还是不停的直冒汗。

“这件事就这么说定，可以吧！史密斯。”曲文哲态度谦和而绅士，却让人感到无法反驳。

名为史密斯的微秃男子满脸难色的陪笑，支支吾吾了半天。

“文哲，你知道的，关于学生入学的事，并不是我这个小小的教务长可以自行决定的，所以……”不等他把话说完，曲文哲便又开口：“莫非你认为希瑞不够格到贵校就读？”“当……当然不是这样，而是……”史密斯有口难言，愈急愈结巴。

当今医坛脑部外科权威曲文哲的儿子曲希瑞，是个天才型的医学奇葩，这是医学界与学术界普为人知的事实，照理说，对于如此杰出的人材，身为

哈佛大学的教务长，他实在没有理由拒绝他的入学才是。

问题是，这个曲希瑞除了因拥有非凡的医学才能而声名大噪之外，还有一项重大原因也是助长他的“名气”功不可没的大功臣——就是他那辉煌的求学历程。

才十八岁的年纪，就已读过不下二十所学校，而且凡是其所“蹂躏”过的学校，全都被搞得鸡飞狗跳、乌烟瘴气，外加惨不忍睹，无一幸免。

正因为曲希瑞有这种“惊天动地”的“天分”，所以他的才能和学术成就虽然为各大名校、名师所垂涎，却都里足不前，全对他又爱又怕，视之为“烫手山芋”。

偏偏曲文哲为了爱子的前途，总是不辞辛劳的在各名校之间往来奔波，弄得各大名校校方一个头两个大，烦恼不已。

像哈佛大学的校长就比较幸运，赶在曲文哲来访之前，藉出国考察之名逃之夭夭，把接见曲文哲一事，丢给这个可怜的微秃教务长。

“史密斯，有什么困难之处，你尽管说吧！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一定倾力相助。”曲文哲“好象”不明白史密斯的“难处”为何，很好心的表明自己的心意。

其实他哪里会不知道这些名门大学对他的到访，及他的宝贝儿子是抱持什么样的态度。而说起这个天才儿子，他也是挺伤脑筋的——也不知道儿子是哪根筋不对了，还是遗传基因发生突变，否则依他的个性和他妻子（伊利斯王室公主）的温柔性情，怎么会生出如此叛逆又古怪的儿子来呢？这并不是说他的儿子不学好，或性喜杀人、放火抢劫什么的，而是……唉！他也不知该如何说比较恰当。总之一句话，他那个天才儿子就是言、行、举、止样样异于常人，尤其思想回路更是与众不同，独树一帜。所以根本没人能预知、掌握他下次又将搞出什么把戏、捅出什么麻烦来，更没人能了解他内心真正的想法和主张。

曲文哲实在不懂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叛逆？！

如果儿子肯像他一样，定下心来专注于医学上的钻研，不是他这个当老子的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他这个天才儿子早就可以修得少说一个医学博士学位了，甚至有足够的实力问鼎诺贝尔奖。他绝不夸张——毕竟天底下有几个人能像他儿子一样，成天吊儿郎当的荒诞嬉闹，居然还能以十八岁的年纪，就取得大学文凭和硕士文凭呢！

奈何曲希瑞根本无心于声名地位，成天惹是生非，好象非弄得鸡犬不宁，否则就会全身不对劲似的，尽搞出一些令人头痛至极的事来。

真不知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天空不知在何时已经放晴，街头一角的露天排餐店正值午餐时间的当儿，一向生意兴隆的卖场，更是挤满了用餐的人群，不相识的人共桌更是稀松平常，不足为奇。

要说稀奇而耐人寻味的，就只有最角落的那张桌子才够资格，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张桌子始终只坐了一个单独用餐的年轻人。

照理说，凭那年轻人那张比电影明星还俊秀的脸蛋，和混血儿特有的魅力，应该会吸引很多人，尤其是女性前去搭讪，借口与他共桌用餐，乘机交谈才是。

意外的，他却从头到尾都乏人问津，找不到座位的顾客们，宁愿外带，

甚至站着吃，也不愿亲近他，与他共桌！

至少在展令扬站一旁远远观察的四十分钟内，情况是这样没错。

那情景令展令扬感到有趣极了，于是他漫不经心的晃进那家排餐店，点了和角落那个怪家伙相同的腓力牛排之后，便兴致勃勃的走向独自用餐的怪家伙曲希瑞。

“我可以和你共桌吗？朋友！”问这句话的同时，展令扬已经自动自发的坐到曲希瑞对面的座椅上，还不忘投给一脸意外的曲希瑞一个“展令扬式”的笑容。

很快的，展令扬又抢先发言：“你的餐具好特别啊！如果还有备份的话，能不能借我用用呢？”他笑咪咪的指向曲希瑞手上的“餐具”——手术刀和医学用镊子。

曲希瑞愣了半晌，才露出鲜少出现的深刻笑容，温柔友善的说：“你也是个怪家伙！”展令扬摊摊手，明知故问的说：“愿意借我吗？”面对展令扬的请求，曲希瑞也很大方的出借“餐具”，只见他从腰带上的一个小皮包里拿出另一套“餐具”，递到展令扬眼前，“会用吗？”展令扬接过那套“餐具”，灵巧的在手中把玩着，“应该没问题，有名师示范嘛！”于是，两个一样出色、帅气、怪异的年轻人相视而笑。

当展令扬的午餐上桌后，两个年轻人一样的对周遭人们怪异的眼光视而不见，一面聊天，一面使用同型的“餐具”，愉快的享用着午餐。

看着展令扬那毫不生涩的“用餐技术”，曲希瑞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兴味盎然的问：“你真是第一次用这种“餐具”进餐？”虽然他确信这个很投他的缘，让他有着一见如故亲切感的怪家伙，一定是头一遭使用这种“新型餐具”，但是展令扬那不逊于他的灵巧手法，令他好奇极了。

如果他没看走眼的话，眼前这个和他一样怪的怪胎，铁定非一般人——他身上散发着和他相似的味道。

也就是因为这样，对于这个朋友……朋友？！

曲希瑞眼神复杂的一笑。是的，十八年来一直和“朋友”这个名词绝缘的他，终于遇到足以让自己认识“朋友”这词儿的伙伴了。

“我是曲希瑞，你呢？”主动向人表示友善，对他而言可是生平第一遭，破天荒的创举。

而展令扬也没让他失望，旋即响应他所发射出来的友谊之光。“展令扬，叫我令扬吧！OK？希瑞。”曲希瑞打心坎里笑了——展令扬这个“朋友”，他是交定了。

“令扬是吗？很好，我喜欢！”初次对人只唤名字不叫全名的曲希瑞，此刻心中泛起一股难言的满足感……“你——”“令扬！令扬！不好了！令扬！”曲希瑞的话才起了个头，就被由远处急速逼近的呐喊声打断，只见两个面色惊慌的日本人直喊着朝他们跑来。

“怎么了？慢慢说，别急。”展令扬依旧维持着他那招牌笑容，不疾不徐的问道。

“是天蝎帮！他们可能听到我们老大现在人不在帮里，就结群来挑衅闹事，现在帮本部乱成一片，我们还处于下风……”“天蝎帮用了威力超强的怪武器，我们连看都没看过，根本无从防卫起，所以才会屈居劣势，否则#*……”两个来通风报信、外加搬救兵的日本人，口沫横飞的说个没完。

“我明白了，放心，我马上过去。”展令扬还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笑脸。

那两个日本人却立刻从垂头丧气转变为喜出望外，高声大喊：“谢谢令扬！我们就知道，你绝不会见死不救的！”从他们的态度，就可很轻易的知道，他们对展令扬抱持着百分之两千的信心。

这令一旁静观的曲希瑞更加感兴趣而觉得不可思议。那两个日本人一看就知道是混不良帮派的，而他们不良集团间的帮派械斗，居然向怎么看都像偶像明星、贵公子般的展令扬求救？！

他眼中的兴味更加浓郁了。当然，这全是针对他唯一的“朋友”展令扬而产生的。

打发两个日本人先回帮里报信之后，展令扬像没事人一样，转向身后的曲希瑞问道：“有兴趣一道去吗？”曲希瑞更喜欢眼前这个不可思议的怪家伙了。“不怕我碍手碍脚？！”展令扬莫测高深的一笑，“你会吗？”曲希瑞也回他一记颇具深意的笑。“有你这句话，我还敢让你失望吗？”瞬间，一股难言的情愫流窜过相互欣赏的两个年轻人周围，回荡不已。

“走吧！”“嗯！”

当展令扬和曲希瑞赶到械斗现场时，天蝎帮已掌控泰半的优势，把伊藤忍的手下打得落花流水，兵败如山倒。

其实，这若是一场肉搏战的话，那么天蝎帮占优势的机率并不大，今天他们之所以能如此反常，迅速的取得优势，老大伊藤忍不在是一大主因，但天蝎帮手持奇特而战斗力极强的武器更是致胜的关键，另一个让展令扬不解的致胜关键则是他们的“战略”之高明——天蝎帮的智囊团并无这份能耐，想出如此出人意表的战术。

“令扬，救命！”一个即将被敌方折断腿骨的日本人，凄厉的发出紧急求救声。

只见展令扬从容不迫的自腰际扯下腰带，那腰带便化身成一条乌黑漆亮的长鞭，他像舞弄彩带般，不费吹灰之力的将手臂一振，那条黑色长鞭便雄壮威武的飞向“求援处”，将敌方手上的武器给甩掉，并在对方手上留下一道血痕，及时保住了那个日本小混混差点儿骨折的腿。

曲希瑞真是大开眼界。

原来展令扬腰上那条特殊别致的黑色腰带，竟然是一条如此厉害的黑色长鞭？！不！

仔细看清楚，那并不是长鞭，而是一把柔软度极佳的黑色长软剑！

老天！那种神奇的中国武器居然在这儿给他撞见了，而且还见识了它的“威力”！

这已够教他惊讶不已了，然而，更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那把神奇武器的主人竟然是一个翩翩贵公子。

最可怕的是，当展令扬挥洒自如的用它击退敌人时，脸上始终挂着一抹牲畜无害的笑容，甚至连眉毛也没有动一下——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小心！希瑞！”展令扬的警告声，让他回过神。

不！这可不是惊叹发愣的时候！曲希瑞严重的告诫自己。接着，他使全力以赴的加入混战，将他那手“飞刀神射”的功夫发挥得淋漓尽致，百发百中，刀无虚发。

而那“刀”，自然是和他形影不离的“手术刀”。

经过两位战斗力超强的救兵支持，局势很快又起了重大的变化，天蝎

帮不再占优势，甚至有节节败退之势。

“两位，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天蝎帮的老大见苗头不对，连忙向重金聘请来的两位临时“超级军师”讨教。

没错！天蝎帮这回之所以能以如此短暂的时间，如此高杆的战略，如此精良的武器，直捣伊藤忍帮派的本部，正是这两位临时军师——安凯臣和向以农——的功劳。

安凯臣提供战力超强的奇特武器。

向以农负责策画此次攻击的谋略。

“两位？”天蝎帮的老大见他们两人毫无动静，而自己的手下又有好几个人被展令扬与曲希瑞解决掉，真是急得不得了。

“那两个人是谁？”幸好安凯臣还算有一点儿良心，及时开启金口。然而，他的注意力还是锁在展令扬和曲希瑞身上。他身旁的向以农也是一副兴致勃勃的模样。

“那个耍软剑的叫展令扬，是他们老大的朋友，耍飞刀的我就不清楚了，第一次看到！两位——”眼看自己的手下愈来愈屈居劣势，天蝎帮的老大更加心急如焚。

“别急，再观察观察吧！瞧他们打得多好！”说这句话时，向以农是赞赏的成分居多，而且赞赏的对象是敌方的展令扬和曲希瑞。

“两位——”天蝎帮的老大见他们两人依旧文风不动，脸色愈来愈难看，但要他自己“下海”去拚斗，他又不肯，他的想法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而“青山”自然是指他自己，“柴”就是他那些手下了。

“凯臣，你看到没？！”向以农兴味盎然的靠在安凯臣肩上，以中文说道。

“你是说那个抢了我制造的武器的小子吗？”那个小子正是展令扬。

好家伙！真是了得！那武器在他手上显得灵活多了，威力也全部发挥，简直可说是千里马遇上伯乐般。真是太意外了！从来没有人能把他创造的发明物，如此淋漓尽致的彻底应用，他是第一个，那个带着少见的长软剑的家伙！

安凯臣兴奋得两眼直发亮。他的眼底、嘴角都泛起赞赏的笑意，以及更多的感兴趣。

“怎么，心动了？”两个人因世交的关系，从小到大都是好朋友，向以农会不明白老友的心思，真不愧是朋友，他也正为相同的事而兴奋不已呢！

不过，安凯臣会对人有兴趣，他倒是颇感意外，因为这个机械、弹炮发明天才向来都是独来独往，除了研究发明和本身的事业外，很少有什么人或事能引起他的注意和兴趣。

“你以为呢？”安凯臣岂会不知道好友此番问答所指为何。

“你们两位别在那儿尽用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交谈好吗？快想想办法吧！”天蝎帮的老大都快急疯了，但又不敢对他们两个太过恶劣，这两个人的“拳脚功夫”，他可是见识过了。

遗憾的是，正兴致勃勃、聚精会神的欣赏好戏的安凯臣和向以农，压根儿就没把他的的话转进耳朵里，只当他在和空气对话。

半晌，安凯臣忍不住发出一声驾讶的赞叹。“怪怪！我都不知道那支特制双节棍有那种功用呢！”他真是大开眼界了，他研发的特殊武器，在那个永远维持着一张讨人喜欢的笑脸的怪家伙手上，竟然能发挥超过百分之百的战斗力的战斗力！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向以农当然不会忽略这么创纪录的趣事。

“加入战场啰！”安凯臣从容不迫的起身，舒展舒展筋骨。

向以农也很有默契的活动活动自己的四肢，尤其是双手的手指关节。

天蝎帮的老大见状，终于转忧为喜，立刻大声“放话”：“姓展的，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嚣张到几时！”在安全处叫嚣，向来是怕死又不够胆识的天蝎帮老大最拿手的戏码之一。

安凯臣和向以农很有默契的把他当成乱叫的傻瓜，懒得搭理他。

当初他们之所以会答应帮忙助阵，完全是因为闷得发慌，穷极无聊，想找些刺激点的事玩玩。两人在街角和一群醉汉大打出手时，正巧给路过的天蝎帮老大撞见，他那口沫横飞的“话语”，引起了他们两人的玩兴，才会应允跨刀帮他策画“进攻策略”，并提供精良武器。

否则，像天蝎帮老大那种贪生怕死、缺乏气魄又器量狭小的凡夫俗子，根本引不起他们的兴趣。

“你要哪一个？”向以农像没事人般搭着安凯臣的肩，一点也没有即将上战场拚斗的紧张感。

“那个耍飞刀的混血儿和我一样靠神射功夫取胜，就交给我吧！至于那个把我的武器应用得得心应手的笑面虎就交给你了，看能不能打掉他那张一成不变的笑脸，那就更有趣了！”“我也正有此意呢！”真不愧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所想、所感兴趣的竟是同一件事。

“那就——GO！”接着，两个人便悠哉游哉的加入战场。

“嗯！好位置！”安凯臣量测了自己立足之地的“风水”之后，便像在开玩笑般的拿起右手的枪，瞄准正在掷飞刀的曲希瑞，灵巧的手轻轻的扣了扳机。

随着枪声响起，子弹快速的射向曲希瑞。幸好曲希瑞反应够快，从容不迫的闪过那颗子弹，倒霉的是那个不幸被意外命中的天蝎帮小混混，惨叫一声后，便动弹不得的倒躺在地上“睡觉”。

原来那是一把精致小巧的麻醉枪。

经过这番“见面礼”之后，曲希瑞很快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新加入战场的安凯臣身上；安凯臣当然是顺理成章的接下战帖。

两个一样擅长神射的好家伙，就这样动也不动的各自伫立在原地，相互盯着对方。

“朋友，试试看如何？看是你的刀快，还是我的枪快！”安凯臣自动自发的加速剧情发展。

曲希瑞一副正合我意的神态。“这正是我要说的话！”霎时，两个人之间的气氛愈来愈紧张，压迫感十足，吓得周围的小混混们都不敢多吭一声。

而在另一个角落，向以农和展令扬对上了。

当向以农把一个想暗中攻击展令扬的天蝎帮小混混一拳揍昏时，果真如愿的引起展令扬的注意。

“拳击手？！”展令扬笑咪咪的将这个战斗力超强的“新人”很快的扫了一遍。

“是练过没错！”好家伙，够眼光！嗯，脸蛋一百分，连声音都无可挑剔的好听，最适合当我理想中的男主角了，呵呵！向以农愈看他就愈兴奋，眼中闪烁的光芒显得更加灿烂。

“比画比画如何？放心吧！小帅哥，我不会打伤你那张俊俏的脸蛋的！”

我只是想看看你除了笑脸以外的表情！不过这句话向以农倒没有说出口。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你不必担心伤到我的脸，只要你够本事！”展令扬笑容可掬的将手上的长软剑迅速的“收起来”——又是一条漂亮特殊的腰带。

“来吧！”瞧他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简直就是看扁人了。

意外的是，向以农并未生气，反而更加喜欢他。“我不反对你使用武器，和我赤手空拳的对打，对你并不公平。”展令扬相当欣赏他的个性。“放心吧！我有把握在十拳内就击败你。”好个狂妄的小子！“很好，那我们就试试看吧！”向以农胸中的斗志，全数因他那句嚣张自信的大话而燃烧——他最欣赏这种自命不凡的怪家伙了，何况那小子还长得这么合他胃口，呵呵！

一场龙争虎斗于焉展开——再把镜头转回来看看另一个紧张万分的局面——曲希瑞与安凯臣。

两个互相欣赏对方酷劲的帅哥，居然对峙在那儿，依旧没有任何动静。倒是企图乘机攻击他们两人的小混混们，一个个不是挨刀就是挨枪，到了后来，就真的再也没人敢接近他们两个了。

正当场面紧张万分之际，两个人很有默契地同时向对方出手，然而，行动一样敏捷的两人都闪躲过对方的攻击，而直冲向对方。

最后的结果是，两个人紧抱在一起，“刀枪相向”，互用自己的刀口和枪口抵紧对方的颈项。

“我们暂时和平相处吧！”嘿！两个人居然异口同声。

不期然的巧合，让他们两人都笑开了。

“名字？”呵！又是异口同声。

现在，他们周围再也找不到所谓的敌对、紧张气氛了。

“我叫曲希瑞！”“我是安凯臣！”又具几乎同时开口。

“不行，我们太有默契了！”又是两人共同“合奏”。

这下子要他们再刀枪相向，恐怕是不可能了。

瞧！友谊之神正在向他们两人频频招手呢！

“你那个朋友究竟是何方神圣？别误会我的意思，因为我朋友是业余的拳击冠军好手，而那位仁兄居然敢和他赤手空拳的对打，真是教我佩服之至。”何况那小子还生了一张怎么看怎么像贵公子的俊逸俏脸，安凯臣当然就更加大感兴趣了。

“你的问题也正是我的疑问呢！对令扬，我并不比你熟，因为我们是来这儿之前才认识的。”曲希瑞直言不讳。

“那你为什么——”“令扬是我的朋友，我当然帮他，就这样！”不等他问完，曲希瑞便先行表态。

“够义气，我喜欢！”安凯臣由衷的赞赏。

这下子可好玩了！一直以来，他之所以对人没什么兴趣，主因之一，就是在他周围、甚至他所接触到的，都是一些一板一眼、一本正经，要不然就是随波逐流的凡夫俗子，毫无刺激新鲜可言，所以他才会对人兴趣缺缺——唯一有趣的家伙，就只有他的好友向以农一人。

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无聊至极的情况下，答应为天蝎帮跨刀的结果，居然歪打正着的遇上了这两个够新鲜、够有趣的小子，真是太好了！

“你认为谁会赢？”曲希瑞兴奋的提出问句。

“你以为呢？”安凯臣不答反问。

原来方才他们两人之所以会达成“停战协议”，为的就是想好好的欣赏展令扬和向以农的对垒战斗。

“喂！你怎么不出手，快把那个蓝眼珠的混血儿揍扁！快呀！”天蝎老大站在远远的安全地带，对安凯臣手舞足蹈的拚命叫嚣。

“那个鳖卿到家的鼠辈就是你们的头头？”曲希瑞不相信像他们两人这般厉害的角色，会服从那样的鳖脚猫。

安凯臣自然知道他话中的含意。“不！我和以农是在几天前和那个白痴巧遇，他所提及的帮派械斗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才答应加入这场战斗，帮他们策画攻击谋略并提供精良武器，以提高战斗力。没想到他们居然这么令人失望！唉！”最令他兴致锐减的是，在他费了大把精神传授他们那些武器的奇特功能和使用方法之后，天蝎帮那群笨蛋还是没能把武器的功力发挥到五成以上，真是笨得可以！

“喂！你听到没，快揍扁他啊！”那个不知死活的天蝎帮老大还在那儿锲而不舍的嚷嚷个没完。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曲希瑞颇感同情的看向他。

“当然是叫那只纸老虎闭上嘴！”安凯臣倒是快人快语。

“我们真是太有默契了！”曲希瑞笑得好迷人。

“那就——”话还没说完，就见他们两人动作整齐划一的转身朝天蝎帮老大所在的位置“出手”，结果，天蝎帮老大在挨了一刀和一颗麻醉弹之后，乖乖的躺在一旁休息纳凉。

“你枪里的麻醉剂如果换成其它药剂，功能就更多了。”曲希瑞好心的提出建议。

“我知道，问题是我对药剂没有研究，不知道使用哪些才是理想“药”剂。”安凯臣颇为遗憾的表示。

“交给我吧！研制各种药剂正是我最拿手的绝活之一。”曲希瑞异常的热心。不能怪他，因为他也正在为自己手边的几剂新药寻找“伯乐”呢！

“那就拜托你了。”安凯臣脸上的笑意和期待并不比曲希瑞少。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曲希瑞大方的许下承诺。

安凯臣忘情的重重拍了拍他的肩膀，快人快语的表示：“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这正是我要说的话！”不坏！这小子就当我的第二号朋友吧！曲希瑞当下决定。

“看来我可以再把这枪改良一番，好搭配更多种类的“药弹”！”安凯臣愈说愈兴奋。

曲希瑞这才完全确定心中的疑问。“那些奇怪的武器全是你的杰作？”

“正是！”果然没错！

“那么，当你的枪遇上我的药剂，不就——”曲希瑞兴奋得说不下去。

“呵呵！”两个发明狂眼中装满相同的恶作剧及整人光彩，对笑个没完，彷彿鱼儿遇到水般的“相见欢”，共同编织着许许多多“整死人不偿命”的美丽远景！

真是太美妙了！哇哈哈！

这两人的样子看起来真是像极了不折不扣的“恶魔党”。

“姓展的，你只剩一拳的机会了！”向以农得意的叫声勾回了安凯臣和曲希瑞的注意力。

“我就是在等这最后一拳啊！”展令扬依旧不改脸上那牲畜无害的笑容。

“很好！我会议你梦想成空的！”现在的向以农，全身的细胞都处在最巅峰的高昂激斗状态，他已经好几年没遇上这么令他兴奋而全力以赴的对手了。

“我从刚刚就很喜欢你的下巴呢！”展令扬话才说完，可怖的情景便发生了——身手矫健、反射动作极佳的向以农，居然被展令扬的一个超 A 级“假动作”给“骗”了过去，然后，展令扬的右拳便不慌不忙的吻上向以农那毫无防备的可爱下巴！

更可怕的是，在揍人的刹那，展令扬脸上还是那副无关紧要的笑容。

“那小子的神经是用钛合金铸造的吗？”安凯臣难掩兴奋的问道。

他身旁的曲希瑞也是情绪激昂。“我想应该没错！”他因此更加喜欢这个“一号”友人了——太对他胃口了嘛！

向以农不敢置信的轻抚着自己挨揍的下巴，意外的是，他脸上的表情不是生气沮丧，而是兴奋激赏。

“好小子，你真的做到了！”语气是百分之百的兴奋惊叹。

“你是被虐待狂吗？被揍还这么开心！”展令扬两手交叉在胸前，一副自在得意貌。

在静默 . 三秒钟之后，向以农出其不意的发出惊天动地的大笑。

“很好，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不等展令扬做任何反应，他便自顾自的转向安凯臣的方向大叫。“凯臣！我要倒戈了！”“我早就倒戈啦！”真不愧是从小到大的朋友，想法相去不多。

为了增加说服力，安凯臣还很热情的搭靠在曲希瑞肩膀上——好一对“恶魔搭档”！

接着，四个人齐声爆笑，一点儿也不管“背景”是惨不忍睹、落花流水的场面。

“去 HAPPY 一下如何？我知道一家不错的 PUB！”展令扬笑脸迎人的提议。

“嗯！”理所当然的全数通过。

临走之际，展令扬不忘提醒伊藤忍的手下，“把受伤的兄弟扶进去疗伤，别忘了整理干净！”“是！谢谢令扬！”那个日本帮派的弟兄，凡是嘴巴还能动的，全都感激加崇拜的向他致谢。

展令扬并未再做进一步的响应，而把注意力转向安凯臣和曲希瑞。“你们两个，最好把自己带来的“武器”收拾干净带走，省得环保单位开你们罚单。”话是这么说没错，但他们都知道展令扬此话的真正含意——为了维持这条街恶势力的均衡，那些会破坏平衡形势的“特殊武器”还是别介入的好。

“我们正有此意呢！”曲希瑞和安凯臣又是异口同声。两个人“对笑”了一下，便开始展开“回收”工作，穿梭在那些躺在地上“睡觉”的小混混之间，做地毯式的搜寻，收回属于他们自己的“武器”。

而站在一旁纳凉的向以农，则把手搭靠在展令扬肩上，颇具玩味的说：“我是向以农，他是安凯臣。知道吗？凯臣可是非常欣赏你哦！因为他所制造的东西，从没人能使用得如此得心应手，将它们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超过他原先设计时的预设功能呢！”“你呢？想找机会回揍我一拳吗？”包括说这话的展令扬本人在内，都觉得这句话的可能性是零。

不过向以农还是很好心的表白了自己的意向，他在展令扬耳畔轻轻的吹了一口气，才语气暧昧的说：“我喜欢你这张俊俏的脸蛋和迷人的嗓音，总有一天我要得到它们，让它们完全属于我！”当我一个人专属的最佳男主

角。当然，最后这句话，他并没有说出口，否则游戏不就变得不好玩了吗？令人泄气的是，他的举动并未能如愿的让展令扬变脸，接下来的发展更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只见展令扬“反守为攻”，热情如火的反抱住向以农，还不忘对他频送“秋波”，一副正中下怀的口吻：“原来你明白我的心意！真是太好了，从现在起，我们就长相厮守，永不分离吧！”语毕，还火上加油的用食指在他的胸口划呀划的。向以农只差魂没给吓飞了。

“滚开！不准靠近我，我是百分之百正常的男人！”向以农用力挣开了展令扬热情的拥抱，气急败坏的厉声表明立场。

哈！哈！哈！

爆笑声是来自和曲希瑞一样，将方才那一幕尽收眼底的安凯臣。

“凯臣，你笑什么？！”向以农气得口齿不清。朋友的“贞操”受到严重威胁，他不出手相助也就算了，居然还在那儿大笑不已？！

还好，安凯臣及时收起满脸的笑意。“想不到你这个演技天才也会栽在别人的演技中！瞧你那副糗相。”说完，他又忍不住笑得人仰马翻。

“呃？！”经好友这么一点，向以农大有顿悟之势，很快的转身看向展令扬——果然如此！他又上当了！

“好小子，你耍我！”还是一样，语气中缺乏责难和气愤的口吻。

展令扬笑得更加迷人些。“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接着，四个人笑成一团。

不用说，四人间奇妙的友谊在快意的笑声中，迅速的成长茁壮。

打从进入 PUB 坐定之后，曲希瑞三人就发现，展令扬的视线不时飘向较里面的一个隐密角落。

那儿正围着密密麻麻的一大群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个“聚赌”的场面，所以 PUB 里的人群也分成了几个不同的派别——“志不同道不合”的一般客人，眼不见为净的躲得远远的，省得惹祸上身的“明哲保身族”；瞎凑热闹，围绕在赌桌周围叫嚣的“看戏族”；花钱“下海”实地作战的“赌客族”。还有，“维持”赌场“秩序”的“庄家族”兼“保镖族”——一群混黑社会帮派的狠角色。

仔细一看，正在对赌的话题中心，居然是两个二十岁左右的东方人。

“令扬，你要去哪儿？”“当然是去下注啦！”冲着他那张兴致勃勃的笑脸，三个人都没有出手阻止他，反而个个一副准备看好戏的模样。

“我要下注！”直到最后一张牌要翻开之前的最后下注，展令扬才笑咪咪的参上一脚。他的兀然出现，立即引起了两个对赌的当事人——南宫烈和雷君凡——的注意。

“你要赌哪家赢？赌金呢？”“庄家族”的人立即职业化的问道。

展令扬笑容可掬的看了他们两人一眼，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说：“我赌平手，赌注是一个吻，谁赢了，我就送谁一个吻！当然，若是我赢，这些赌金全数归我。”“什么？！”他话一出口，立刻震惊八方，引爆一片哗然。

“那小子又在搞什么鬼了？”这是曲希瑞三人同感兴趣的问题。

“你不要——”“庄家族”的发言人话还没说完，就被对赌的主角之一——南宫烈给打断。

“朋友，这并不是一个好玩的笑话哦！”虽然他不认为这个讨人喜欢的“不速之客”是在说笑话。

“你们知道我并不是在开玩笑，对吧！”展令扬话才说完，南宫热和雷君凡迅速的交换了一下眼色，很快的达成协议——“行！你就下注吧！”雷君凡眼中闪烁着诡谲的笑意。对于这个“不请自来”的“搅局者”，他感兴趣的程度并不下于南宫烈。

“就这么说定了！平手，一个吻！”展令扬露出胜利的笑容。“我赢，全数归我！”“行！”“等一下，我也要下注！”向以农不知何时挨到展令扬身边，硬是凑上一脚。

又是一个“搅局者”！

“你要赌什么？“朋友”！”南宫烈秉持一视同仁的态度问道。

向以农坏坏的、颇有深意的瞟了展令扬一眼，才说道：“如果你们不是平手，我要这小子的吻。”“有趣！就这么办！”南宫热和雷君凡同表赞成，两人脸上都有着相同的看好戏的神情。

遗憾的是，向以农还是未能如愿以偿的看到展令扬“变脸”。

一阵喧闹之后，最后的下注结束，最后的一张牌即将掀开！

令人紧张万分的一刻即将到来——当双方的最后一张牌即将“露脸”的最后一刹那，安凯臣和曲希瑞不约而同的出手，一把飞刀和一颗子弹很有默契的分别击中属于南宫热和雷君凡的最后一张牌。

几乎同时发生的事是展令扬正中下怀的一笑，不慌不忙的自腰际抽出那条黑色的长软剑，朝赌桌振臂一挥，只见那张堆满赌金的桌子应声碎裂成两半。

“这些赌金我要了。”随着他那中气十足的宣告之后，一场激烈的混战正式展开——“臭小子，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打从一开始，你就打算把我们全给扯进来，对吧！”向以农的重拳朝正向他扑来的打手下巴猛力一挥的同时，不疾不徐的对着身后和他一样“手脚忙碌”的展令扬大声叫道，语气中倒是看不见火药味，反而是充满激动和兴奋。

展令扬并未正面回答他的话，只是用一副很好心的口吻，笑咪咪的提醒他：“这些人是混黑社会吃饭的，拳脚功夫可比方才那些帮派小混混强多了，如果你那张俊脸不想受伤的话，就多留心点吧！”说着，他右手用力一挥，那威力十足的长软剑便又轻轻松松的解决了两个“歹看面”的打手。

向以农忍不住吹了一声口哨。

这小子的拳脚功夫还真不是盖的呢！

他更加欣赏这个新鲜有趣的怪家伙了。

“危险！”和这声急切的叫唤同时出现的是南宫烈那特制扑克牌的神射，不偏不倚的命中即将吻上向以农左颊的一只猛拳。

“哎——啊——！”对方的痛苦叫声让向以农重新拉回注意力，同时，也让他见识到了南宫烈的“本事”。

“小心点！要想情人等全身而退再继续吧！”南宫烈投给他一个潇洒帅气的微笑，旋即又开始飞射左手那百发百中的扑克牌，专心应敌啦！

嘿！又是一个拳脚功夫了得的怪家伙！

向以农愈来愈兴奋，而他那可怕的重拳理所当然的也愈来愈具杀伤力。

安凯臣气定神闲的站在易守、却不易遭攻击的角落，左右开弓的展露他双枪神射的好本事，专门对付那些打算亮“真枪实弹”来对付他们这几个无辜少年的坏老头们，很好心的赏给他们一人一颗麻醉弹，省得他们睡眠不足又体力透支，提早老化衰亡。

想到自己这么“好心”，简直就像天使一般，安凯臣便更加恪尽职守，奋力帮助那些老头儿“入睡”。

同样靠“神射”取胜的曲希瑞，不知何时挨到了安凯臣身边。

“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那个臭小子从一开始就打算把我们拖下水！”安凯臣嘴巴虽这么说，但从他的语气就足以让人轻易的明白：他根本不怪曲希瑞，因为他知道曲希瑞和他们一样，全给那个笑嘻嘻的坏小子给耍了。

聪明如曲希瑞自然明白他真正的心思。“难得有机会磨练磨练咱们的拳脚功夫也不坏，省得功力退化可就不好了，不是吗？”曲希瑞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他那兴奋的语调和挥洒自如的飞刀神射，却透露出他真正的心思。太棒了！难得遇上这么好的实战场面，岂有不大显身手，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的道理？呵呵！

不用说，这也是在场其它几个“好伙伴”共同的心态啦！

“说的是，而且那两位新伙伴似乎也很赞同你的话呢！”说这话时，安凯臣的视线正有趣的扫向雷君凡和南宫烈。

“那个耍扑克牌的小子和我还真像是系出同门呢！”曲希瑞眼睛都发亮了。

“另外那个恐怕是个深懂中国功夫的硬底子家伙！”安凯臣秉持着“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的原则，不忘提醒身旁的曲希瑞一齐欣赏正在“发功”的雷君凡。

只见雷君凡那扎实的手刀朝接近他的打手左边肩脾骨用力一挥——从对方那声惨叫外加惨白的脸色，及应声倒地的抓住左肩直抽搐的反应看来，只怕是肩脾骨断裂了。尤其接下来发生的那一幕，更让他们两个相信他们的判断无误——当雷君凡扑空的手刀吻上不幸的桌子时，那张木制的可怜桌子即刻给他当柴火般的劈成两半，而那小子却连眉头也没皱一下，便又展开下一波攻击，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百分之百标准中国功夫的架式，非常了得。

就在安凯臣、曲希瑞和向以农对南宫烈和雷君凡抱持高度兴趣的同时，雷君凡和南宫烈对他们也是抱持着相同的态度。

诚所谓：英雄惜英雄！

不过，最让他们五个人感兴趣的，还是展令扬那个连打架都维持着一号笑脸的怪家伙了。

激烈的混战，在整间 PUB 几乎全毁，只差没给拆了的情况下，终于胜负分晓的画下句点。

展令扬很大方的从一大袋赌金中，掏出一叠钞票，塞给那个躲在吧台下面直发抖的 PUB 老板，当作是“场地出租费”和“善后费用”。

之后，六个获得最后胜利的好小子，便扛着那一大袋赌金，神情愉快的走出 PUB，有笑有说的消失在街角尽头。

六个人在河边的草坪上，快乐的畅饮着一罐罐啤酒庆功，眉飞色舞的聊着方才 PUB 里那场混战的种种壮烈事迹，好不快乐！

“经我们这么一搞，以后那间 PUB 的老板不知会不会有麻烦。”向以农这句话摆明了是冲着展令扬而说。

“放心吧！那几个胖子是瞒着上面的人偷赚这些黑钱的，一旦闹大，被上面的人知道了，反而会受帮规处置，更加不可收拾，所以他们不会笨到和

自己过不去。”展令扬十分笃定的表示。

“也就是说，他们这一记闷亏是吃定了！”曲希瑞更加欣赏他这个“一号”朋友啦！

向以农颇具深意的看了展令扬一眼，才说：“看来整件事情似乎都在你的计算之中，包括把我们给拖下水这件事，是吧！”这正巧也是其它人共同的疑问。

只见展令扬无辜的吐了一口气，才像个没事人似的，笑容可掬的公布答案。“唉！

何必说得那么难听嘛！我只是对那几个“胖恶霸”欺上瞒下的为非作歹感到有趣，正巧又知道两位事先串通好的超级赌客，总是巧妙的分派输赢，把赢来的钱私下转送给附近被“胖恶霸”强收“保护费”的居民们当补偿这档儿义行，早就想乘机参一脚，无奈我手无缚鸡之力，又人单势薄，所以只好等待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到来再出手，而今天正巧遇到你们几位高人，所以就很好心的邀请你们客串演出行侠仗义啰！”“你这个臭小子，果然是个不安好心的坏胚子！”不用说，这句话是五个人合奏的成果，当然！话语中百分之百是兴奋和赞叹。

按着五个人齐扑向展令扬，一群年轻人便在苍翠的草坪上打闹个没完没了，一时之间恐怕是不会散场。

一直到黄昏时分，可能是闹够了，六个人成一字排开的倒躺在草坪上，仰望着染红的天际。

“今天是我长这么大以来，过得最有意思的一天呢！”安凯臣这句话，正巧也是其它几个伙伴共同的心声。

“嗯！”一股难言的情愫，悄悄的流窜过六个年纪相仿的年轻小伙子心中。

“令扬！你将来有什么计划？”曲希瑞的语气显得相当认真。

“念书吧！”展令扬倒也爽快。

“念哪里？！”嘿！居然是五个人同声齐问。

“K.B.大学！”他立刻为他们解惑。

“K.B.？！那所“烂”出名的“贵”族学校？！”又是异口同声，只不过这回外加许多诧异。

展令扬笑得相当迷人。“那才有趣啊！”暂停了。一秒之后，曲希瑞第一个“响应”，“有意思！我和你一块儿去念。”“喂！可别忘了我也有一份哦！”第二个表示兴趣的是安凯臣。上学对自小在家接受“英才教育”，从未到外面的学校念过书的他来说，实在是个相当新鲜有趣的尝试。

“这么有趣的事，岂有不参一脚的道理。”同样自小在家接受“英才教育”的雷君凡，也是兴致勃勃的加入阵营。

当然，南宫烈亦是一脸兴趣。“把我也算进去吧！”虽然他早已办妥哈佛的入学手续，但和这几个怪家伙一起混的意愿，显然比去念那所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名门大学高出许多。

只有向以农的反应与众不同，他先是无奈的轻叹一声，才以似是羡慕又带点遗憾的口吻说：“你们真好，没有任何阻力，可以凭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想做的事及想走的方向，不像我，想走的路和想做的事都与家人的期待背道而驰，总是不能光明正大的去做……”“你少在那儿自我可怜了——”不等向以农说完，展令扬便毫无预警的插播。“如果你真的那么在乎自己真正想走的路，就不会搬出什么父母的期待、家人的压力来当挡箭牌，我看你

是舍不得离开父母家人的庇荫！也难怪，有人撑腰办起事来才方便嘛！这么好用的“便利工具”，怎么好轻易说放弃就放弃呢！如果违背父母的期望，选择自己想走的路，不但得不到父母的庇荫和援助，还得样样从头开始，干嘛这么虐待自己，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所以，还是走父母安排的路比较妥当，间或暗中玩票性质的搞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满足一下自己就成了，这样的人生比较妥当顺利，你说是吧！”语毕，展令扬还不忘投给他一个善解人意的微笑。

“展令扬，你——！”向以农的表情显得十分骇人，大有把眼前这个讲话毫不留情面、针针见血的坏家伙给生吞活剥的气势。

一旁的安凯臣则对这个认识不到一天的“新朋友”更感兴趣了——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居然能在初识不久，彼此还不熟悉的情况下，就把以农的心思和矛盾揣测得这么透彻？！

静默了三秒钟之后，向以农冷不防的笑了两声，收起惊愕的表情，语调轻快的下战帖：“看来你那张俊俏迷人的脸蛋似乎对我的拳头恋恋不舍，很想再尝尝它的滋味是吧！”没有丝毫犹豫的，展令扬接受挑战。“你如果硬要这么想，我也不反对就是了。”“很好！”说着，向以农自草坪上一跃而起，摆出备战的架式。

展令扬也相当干脆，紧跟着摆妥迎战的姿势。

一场打斗眼看就要展开，而旁观的四个人，却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阻止这场争斗，反而个个都一脸兴奋和期待，甚至还把他们当赌注的对象，在那儿讨论得不亦乐乎！

首先发起的是南宫烈。“要不要赌赌看谁会赢？”第一个附和的自然是他的“赌桌拍档”雷君凡。“我赌平手。”“我也是。”安凯臣和曲希瑞不约而同的表示意见。对于这个不谋之巧，安凯臣和曲希瑞不禁互视而莞尔——果然有默契！

“你自己呢？”雷君凡反问“庄家”南宫烈。

南宫烈颇有深意的一笑，才说：“我还是不要加入比较公平，对吧！”“可是我很想知道你的答案呢！”雷君凡会意的笑道。

按捺不住满心好奇的好奇宝宝安凯臣和曲希瑞连忙追问：“烈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才能？！”南宫烈和雷君凡互看一眼之后，雷君凡才颇具玩味的揭开谜底，“这个小子天赋异禀，第六感特别灵，在赌桌上向来无往不利，除了有计划的放水、败阵之外，到目前为止，在赌桌上还未尝过败绩，够厉害了吧！”“的确！”又是一个怪胎！

这是安凯臣和曲希瑞此时共有的想法。

“那——”安凯臣的话还没来得及问完，展令扬和向以农已在那儿你来我往的打个没完没了，将他们四人的注意力拉了过去。

“臭小子，延续刚才的赌局；赢了的话，我要你的吻！”向以农又激动的宣告战利品。

他就不信凭他的拳法当真揍不到这个生得一张让他爱不释手的俊脸的怪家伙！

相对于他的志在必得、气概万千，展令扬还是一副无关紧要的神情。

“行！只要你够本事的话。”“那咱们就走着瞧吧！”我就不信你那张笑脸永远都不会变色！向以农的企图露骨的写在脸上。

明白他那明显企图的四个“观众”，则一副等着看好戏的神情，此时此

刻，他们四个全都一面倒的希望向以农会赢——绝不是他们讨厌展令扬什么的，而是因为他们和向以农一样，迫不及待的想知道：当那个老是笑咪咪的小子，连揍人也照笑不误的怪胎被人揍到时，是不是还会维持那张笑脸？！还有，当向以农向他索取“战利品”时，他又会是什么表情？！当然，他们也很想知道，向以农真的会吻他吗？！

这些问题个个都诱惑力十足，让他们肚子里好奇的虫宝宝们全都兴奋到极点，所以，绝不是他们讨厌展令扬，才希望他输的啦！

“姓展的，你注意啦！”来势汹汹的向以农一副不揍到他死不休的表情，以快如闪电的动作朝展令扬那自负的下巴猛力一挥——在他的拳头即将吻上展令扬的下巴之际，向以农倏地双眼发亮，透出诧异难解的光芒，同时将拳头的力道减轻许多——究竟，他还是舍不得那张他心中的“最佳男主角”脸蛋——接着，他的拳头便吻上了展令扬的下巴。

包括出拳的向以农在内，几个好奇宝宝全都睁大双眼，想看清楚展令扬被揍那一刹那的表情——虽然他们都知道展令扬是故意“放水”的，但那已不是重点！

只可惜，展令扬就是不肯如他们所愿，当下巴被拳头吻上的同时，他旋即分秒不差的将自己的脸侧向他们看不到的方向去，因此，一群想“捕捉一刹那”的“同好们”，只好空欢喜一场的坐看期待落空，唉！太可惜了！

不过，接下来将要发生的“趣事”，很快又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重新振奋起来。

不等展令扬从草坪上站起来，向以农便以骇人的语气说话了。“既然你故意放水，那么我就不客气的索取约定的“战利品”啰！”言下之意就是：吻定了！

几个满心好奇的“观众”全屏气凝神的注意展令扬的反应。

出乎意料的，展令扬竟坐在草坪上，发出令人不安的笑声，按着才潇洒帅气的自草坪上一跃而起，维持着那张兴奋的笑脸，出其不意的扑向向以农，眼神暧昧的瞅住他，双手更紧紧的绕过他宽厚的双肩，勾住他的颈项。

“太好了！打从一开始，我就一直想尝尝和你“打勺勺”的滋味，只可惜前一回失败了，这次我不会再错失良机了，呵呵！”那两声“呵呵”实在够教人全身发麻、血液顿时冰到最低点。

“你……别又想故技重施，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向以农力持镇静的态度。

冷静！这小子八成又想要我了！

虽然以他那善于视破别人演技的雪亮双眸所做的判断是这样没错，但这小子的演技也实在太逼真了，简直已到了“几可乱真”的地步。

谁知展令扬又暧昧的“怪笑”两声，圈住他颈项的劲道更加重些。“既然你这么想，那就快吻我吧！”语毕，还不忘坏心眼的朝向以农抛了一记足教人吐上三个黑夜的“媚眼”。

见他瞬时如化成石膏像般动也不动，展令扬眼底那闪烁不已的促狭光芒，更加的灿烂，顺便再多增加一点儿“效果”，在他耳畔轻吹了一口气。

“Come on！Baby！”“你给我滚开！我说过我可是再正常不过的男人了，不准再靠近我！”明知道这个坏家伙八成又是在演戏，但面对他那少说九成像真的的传神演出时，他的“本能”还是战胜了“理智”的判断，蒙蔽了他雪亮的双眼，再度上当受骗，像在避什么邪神恶鬼般，用力推了半挂在他身上的

展令扬一把，逃得老远。

总算展令扬够识趣，没再死黏过去，只是站在原地，用不解的语气问道：“咦？！”

你不是要吻我吗？怎么突然离我那么远，莫非你习惯在接吻之前还得有“助跑”的动作？！”他那双充满促狭味道的眼眸，在在透露出他以捉弄人为乐的“本性”，因此几个“旁观者”不禁对向以农同表同情之意——可怜哦！只怕他这回还是要在这个怪小子手中裁定啦！

遗憾的是，被众人同情的男主角向以农，由于过度惊讶，以至于未能及时发现展令扬那双眼眸中清楚写着“恶作剧”三个字，而兀自沉浸在自己的惊慌之中。

“谁要吻你！我又不搞同性恋！”向以农厉声的为自己辩驳。

开玩笑！虽然他曾不下一次的以开玩笑或捉弄人为目的，而和几个同性友人“打勺勺”过，但那全是开玩笑罢了，绝对没有认真的成分啊！

展令扬一听，旋即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失望，“可是你刚才明明——”“刚才才是刚才，而且那纯粹是开玩笑，总之，我不会吻你的，你死心吧！”向以农只差没有指天立誓，以表明自己这一番话是如何的出自肺腑，字字真心。

“这么说你是决定放弃“战利品”啰？！”展令扬嘴角扬起胜利的笑意。

“谁要什么鬼战利品！你自个儿留着用吧！”向以农铿锵有力的表态。

“很好！”展令扬满意的一笑，转向几个“观众”，气定神闲的说：“你们都听到了吧！是他自己自动弃权的，所以，这件事就到此结束，对吧！”

“呃？！”一直到此刻，向以农才惊觉自己果真又上了这个坏家伙的当了。“你——”哈！哈！哈！

安凯臣再也忍俊不住，放声大笑。

“以农啊！我看你那“天才演员”的头衔可能要拱手让人了，居然在同一天里，连续两次上同一个演技的当——”话尾还没来得及收，安凯臣便又笑得人仰马翻。

瞧向以农那一脸“糗相”，实在有够滑稽，因此，其它几个也“被迫”放弃绅士风度，齐声大笑。

面对这样的情景，向以农真是哭笑不得，连生气或惊讶的气力都提不起来。

唉！怪只怪他一时失察，栽在这个坏家伙的演技中，否则现在享受胜利笑声的应该是他，而脸色大变的失败者才是展令扬那小子啊！

直是失策啊！白白的错失良机，太可惜了！愈想向以农就愈泄气，啧啧！

不过，他倒是没有真个生气，反而更加喜欢展令扬一些。

他的一切反应，自然逃不过展令扬的“法眼”。“好啦！我们算扯平吧！反正你也如愿的揍了我一拳，不是吗？”那副表情摆明了确信向以农绝对不会再去追究下去。

偏偏向以农就吃他这一套，冷不防的纵声大笑。“很好！有意思！我决定加入你们，和你们一块儿去上那所烂学校！”“以农？！”安凯臣以为自己听错了。

向以农这才收起笑意，换上认真的口吻吐露自己真正的心声。“令扬说得对，我不能老是这样，既然有想要的东西，就应该极力去争取才是，这样也比较合乎我的个性，对吧！”他是真的下定决心要为自己的理想放手一搏了，从他的坚定神情，在场的人全都能轻易的感受到那份炽热的决心。

安凯臣深深的看了老友一眼，他花了多少年，费了多少唇舌，都无法让以农下定决心，如今竟因那个怪小子的一番话而——“我会全力支持你的！”“我们也全都支持你！”南宫烈、雷君凡和曲希瑞义气不落人后的齐声“声援”。

向以农感动极了！有朋友如此，夫复何求？！“谢谢你们，就让我们一起闯吧！”“那么，可要赶快办好入学申请手续才行，下个星期就开学了。”展令扬很好心的提醒他们。

在场的人，绝对没有人担心会无法通过申请，因为那所“贵”族学校正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最佳力行者哩！

“真希望下个星期快点到来。”雷君凡一句话，道出了六个人共同的心情。

“是啊！这么一来，日子才不会像以前一样的一成不变。”“没错！”接着，六个在落日余晖下缔结“友好同盟”的年轻小伙子，又开始天南地北的聊个没完，一直到星光满天，依然没有散场的迹象。

他们的心中都带着相同的期盼和兴奋，期待即将展开的校园生活——绝对不会无聊，只要他们六个人一直聚在一起的话！

他们六个人心中都如此坚信！

第二话 K.B.大学

“凯臣！你快回来！我们不许你去念那间烂学校！”安家的长辈们气急败坏的追着脚步远去的安凯臣，嘴巴还不停的嚷嚷。

只可惜已踏出安家大门外的安凯臣，却不把他们的抗议当一回事，理直气壮的说：“你们不是一直希望我到外面的大学去念几年书，好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吗？现在我不就是在付诸行动，你们应该很高兴的支持我才对啊！”“我们是说过要你到大学去念几年书见识见识没错，但我们可没要你选上那间烂出名的学校啊！”几个长辈险些急出病来。

心意已决的安凯臣一点也不在乎他们的反对，“反正我是念定那所学校了，你们就别再反对吧，除非你们想要安家多一个“失踪人口”！”威吓力十足的语气。

“凯臣？！”安家长辈们果真犹豫了——这怪小子从小就是说到做到的个性啊！

“看来你们是答应了，那我就去报到啦！”安凯臣见他们不再出声，满意的笑道。

话才说完，人便一溜烟不见了。留下一堆长辈们无奈的叹息，而远去的人儿却是满面春风，快乐得不得了。

相似的情况，也逐一在南宫烈、曲希瑞、向以农和雷君凡身上发生，而且结果都相同。

于是，六个年轻小伙子便如期在 K.B.大学的校门口会合，一齐成为这所“烂”出名的“贵”族学校新鲜人。值得一提的是，这群十八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全是研究所的新鲜人，而非大学部，同时创下 K.B.大学创校以来最辉煌的入学纪录——六个智商全在一八一 以上的各型天才，在同一天进入

六个不同的系所就读，羨煞了各大名校。

六个身高都超过一八〇公分的国际级帅小子并肩走在校园里，原本就已经够抢眼的了，何况他们全都来自东方，身上带着东方人特有的气质与色彩，更让他们才一踏进校门，就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

然而，他们六个人却一点也不在乎那些“注目礼”，只是有说有笑的谈论着属于他们的话题。

砰——磅——！

一个不明重物倏地从侧边的树丛滚出来，扑在他们六人面前，阻断他们的去路。

仔细一看，不明物体原来是三个被揍得鼻青脸肿的年轻人，应是这间学校的学生。

“这不会是学校迎新的新招数吧！”向以农打趣的说道。

曲希瑞则俯下身，伸手去碰触那三个昏睡在路中央、动弹不得的学生。“左边这个肋骨断了三根，中间那个左手骨折，右边的那个双手的韧带被挑断了，而且三个人都有吸食毒品的现象。”真不愧是医学天才，一下子就把症状摸得一清二楚。

雷君凡是第二个靠近那三个学生的，他将那三张“破碎的脸”仔细的端详了一遍，便开口说：“如果我没看错，这三个人应该都是这间学校篮球队的成员。”“你怎么知道？”安凯臣感兴趣的追问。

“我昨天到校长室和校长见面时，在他桌上摆了一张和篮球队的合影，他们三人全都在照片中！”“过目不忘”一向是雷君凡的看家本领之一。

“看来马上就会有新鲜好玩的事发生了！”南宫烈兴奋的宣布——他那奇异的第六感是这么告诉他的。

展令扬则笑着一张无关紧要的脸说：“喂！咱们才刚入学，别一进校门就惹事好吗？我们是来念书的耶！先去看看咱们的宿舍吧！”说着，他便自顾自的往前走。

其它五个人看他表现得那么像个“正宗乖学生”，心中都充满狐疑——这小子如果真只是来这儿念书，那才有鬼呢！

不过，他们还是跟着他走了。

于到了晚餐时间，几个年轻

真不愧是“贵”出名的学校，宿舍建得还算不坏，是一幢幢独栋的双层式木屋，其中一区的宿舍盖得特别豪华，一看就知道是享有“特权”的“特殊学生”住处。

而他们六人由于全被校方归为“超级高材生”之类，自然是被安排住进“豪华型”宿舍；更巧的是，每一幢木屋的人数刚好是六人，他们又偏巧全被编入同一幢木屋里。

正当他们要转向自己的住处方向时，走在最前面的向以农不幸在转角处和人撞个正着——嘿！居然是个西装笔挺的中年人。

“很抱歉！”基于“敬老尊贤”的原则，向以农自动自发的蹲下去扶被他撞倒在地的中年人一把，并帮他捡起撞掉的东西。

“快还我！”那中年人神色慌张的抢回所有物之后，便二话不说的匆匆离去。

“他是学校的现任理事之一，我昨天在校长室翻阅理事会资料时，有看

到他的档案。”雷君凡再度发挥他“过目不忘”的超强“识人”本领。

“这样的话，就更值得怀疑了。”向以农似笑非笑的说道：“一个贵族学校的理事会随身携带一只镶满假钻的粉饼盒，而且有必要被撞掉就那么紧张兮兮吗？”他说这话的语气和他此刻的神情一样兴奋。至于一眼就识破“假钻”的“身分”，自然是因他那与生俱来的“艺术品真伪鉴赏”能力之故喽！

“要不要我造个迷你窃听器，找个机会丢到那位理事先生身上去？”安凯臣兴致勃勃的提出建议。

“嗯！这似乎是个不错的法子！”曲希瑞深表赞同的附和。

接着，几个小伙子便眉飞色舞的讨论个没完没了。

只有展令扬始终没有参与，还一脸满不在乎的说：“嗨！你们别瞎搅和啦！当个乖宝宝学生不是很好吗？”问题是他说这话的神情，怎么也无法让人相信他当真对此事没兴趣，尤其对其他五个人而言，这更是笑话一则，他们再度一致认为——这个怪小子肯乖乖的一直待到毕业，那才真是天方夜谭呢！

而展令扬则不再搭理他们，自顾自的往他们那幢宿舍走去。

其它五个人相互交换一下眼色之后，旋即跟了过去，一路上还是兴奋热烈的继续方才的讨论。

走在前面的展令扬满意极了的偷笑在心里——就让他们先去动动嘴皮，把兴致再提高些吧！到时……呵呵！

只可惜谈得正尽兴的其它五个伙伴，没能发现他的“奸笑”！

终于到了晚餐时间，几个年轻小伙子对入学后的第一顿晚餐，总是有些期待。

谁知到了学生餐厅，才赫然发现这间学校不但学费贵得吓人，连餐点也贵得离谱。

“别在这儿吃了，咱们到超市采购，回去自个儿开伙，我会负责把你们喂得饱饱的！”曲希瑞第一个发出不平之鸣。

他绝不是意气用事的胡乱夸口，他的烹饪手艺可是顶刮刮、一级棒哩！

知道他这项“特殊才能”的展令扬，率先对他的提议做出响应。“行！就这么办！”

我们就期待你用手术刀当菜刀调理出来的晚餐吧！”“赞成！”其它几人也全数通过。

姑且不论曲希端的烹饪技术如何，光是那句“手术刀当菜刀”，就够让他们期待啦！

况且，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想法，就是——他们虽然不缺钱，但也绝对不当花冤枉钱的傻瓜。

于是，几个年轻好伙伴说走就走。

“烈，待会你负责采购！”展令扬笑咪咪的搭靠在南宫烈的肩膀上。

“为什么是我？！”并不是南宫烈不愿意服务大伙，而实在是因为他这辈子从未上过超级市场买菜啊！

其它几人也个个瞪着一双“不解+好奇”的眼睛，等待展令扬接下来的话语。

只见展令扬不疾不徐的笑道：“你不是有很灵验的第六感吗？凭你的第六感去采购就行啦！”“耶？！”南宫烈大吃一惊。

这小子居然把脑筋动到我的“第六感”上，而且还如此“出人意表”的“善加运用”？！

其它几人先是一愣，旋即发出惊天动地的大笑，连南宫烈自己都笑得人仰马翻。

“有意思，亏令扬想得出来，就这么办如何？烈！”雷君凡好不容易止住笑，代表发言。

南宫烈刻意夸张的叹了一口气，反过来搭靠在展令扬肩膀上说：“承蒙这小子这么看得起我，又这么会“发掘”我“潜在的才能”，我还能说不吗？”听他的语气就知道，他相当乐于接受这份“差事”呢！

另一方面，五个人都对展令扬更感兴趣了——和这个怪小子在一起，果然不会无聊！

在谈笑之间，他们离开餐厅，走出校门。

到了超级市场之后，曲希瑞和南宫烈这对“联合采购搭档”便开始大显身手啦！

曲希瑞负责指出各菜单上所需的材料，南宫烈则依照他的指示，发挥奇灵的第六感，从各类蔬、果、鱼、肉中，分别挑选出最新鲜的“目标物”。

从南宫热那兴奋的表情，就知道他对这项“任务”真是相当满意又称职哩！

而站在一旁纳凉，闲闲没事做的四个闲人，看着正在发挥“快乐采购小组”功力的两人，不禁你一句我一句的做起“嘴皮运动”。

“看来咱们以后的三餐都不必伤脑筋了，是吧！”向以农不知何时“附着”到展令扬身边。

看着那张合极了他的“胃口”的“脸型”，向以农就情不自禁的打从心坎里泛起笑意——总有一天，我一定要你当我拍摄的电影的“最佳男主角”，一定！

展令扬只是笑而不答。

反而是安凯亚和雷君凡深表同感。“似乎是这样没错！”说着，雷君凡不经意地瞄到堆满鲑鱼罐头的角落，他的注意力因而被吸引住，久久未曾收回视线。

“怎么了？”他的怪异举止，引起一旁的安凯臣注意。

“那两个鬼鬼祟祟的小子是我们学校的学生。”雷君凡语气怪异的说道。

“你认识他们？”从早上看到三个被殴的学生开始，安凯臣便对他的超强“识人本领”感兴趣。

不！不只是安凯臣，其它几个也好奇不已。

“只要我看过一眼的人、事、物，我就永远不会忘记。”雷君凡语气平淡的表示，视线依旧停留在远处。

这小子果真有“过目不忘”的好本事，其它三人眼中都有相同的兴奋。

“那以后就请你当我们的“人工摄录放影机”啰！”展令扬笑容可掬的“委派”雷君凡“新任务”。

他的话总算让雷君凡收回了视线。“你倒是很会“知人善任”嘛！”语气中尽是意外和赞赏。

“那就敲定啦！”安凯臣愈来愈喜欢这群伙伴，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怪胎哩！

“我能说不吗？”他答应得好象很“无奈”，然而事实上，他的表情却让人很明显的感受到他对“新任务”的喜爱。

“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一直盯着那两位男同学看了吧！可不要告诉我，因为你“性喜男色”哦！”展令扬似乎不调侃人，心里就会不舒服。

雷君凡也不是好惹的，他先是一愣，旋即邪门的笑道：“放心吧！如果我真有此癖好，也绝对不会舍近求远，眼前的你，远比那两个秀色可餐多了，你说是吧？”说着他便伸出手，做出要去抚摸展令扬下巴的“暧昧假动作”。

一向爱闹的向以农，立刻默契十足的将展令扬搂抱在自己怀中，煞有介事的嚷嚷：“不行！令扬是我先看上的，你怎么可以横刀夺爱！”百分之百胡闹玩笑的语气。

展令扬依旧是那张一号笑脸。

“好啦！要闹待会儿再继续，先说正经事吧！瞧，那两人就快走了！”安凯臣也发现那两个学生的举止相当怪异可疑，不过，呈现在他脸上的表情却是“好奇兴奋”！

经他一提醒，一伙人才又言归正传。

“他们两个从刚才就在那堆罐头边，手脚忙碌个不停，我想买个鲔鱼罐头不需要那么鬼鬼祟祟又大费周章，非得挑最底部、最里面的一罐吧！”雷君凡兴味盎然的表示。

“果然奇怪，那咱们就去把他们那罐鲔鱼罐头A过来瞧个究竟吧！”向以农说话的同时，已自动自发的朝那两个即将离开的学生走过去。

“交给他吧！那小子称得上是神偷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他偷不到的东西呢！”安凯臣很热心的为自己从小到大的好友那“特殊本领”广为宣传。

采购完毕，“归队”的曲希瑞和南宫烈正巧赶上这番话——哈！又是一个“本领超强”的怪胎！

“有意思，我有预感，事情愈来愈有趣了！”南宫烈兴奋表示。

而其它人听他这么一说，也就更加期待啦！

不一会儿，只见向以农轻轻松松的就从那两个学生身上“偷”……不，是“A”走那罐鲔鱼罐头，更有意思的是，那两个人居然浑然不知。

在超市门口等他“凯旋归来”的一伙人，很快便把所有的好奇心全投注在那罐罐头上。

“打开看看如何？”向以农摇晃着手上的罐头，气定神闲的笑道。

“交给我吧！”安凯臣二话不说，便自告奋勇的接手那罐头，并从腰际掏出随身携带的“多功能”迷你开罐器——别怀疑，这玩意儿绝对是他自己制造的没错！

很快的，罐头被打开了。

曲希瑞一眼便发现鱼肉有问题，连忙伸手去拨动一下，下层的“东东”因而露出脸来——“这是——？！”一伙人全因罐中的“神秘东东”而呆愣了一下，眼中则尽是兴奋不已的光芒。

事情果然愈来愈有趣了，呵呵！

这是他们此刻共同的心声。

曲希瑞将罐头中的“奇怪东东”取出，拆去防水防油的包装，轻尝了一口。

“怎么样？”向以农第一个开口问。

曲希瑞淡淡一笑，“是最高级的盐巴，正好可以拿来当今晚晚餐的调味

料——”砰——！

他话还没来得及收尾，便被雷君凡一脚踹在背上，安凯臣则乘机接收曲希瑞手中那包“怪东东”。

“你干嘛把脚“放”在我的背上，难不成你老花眼到以为我的背是“鞋柜”？”曲希瑞嘴巴虽如此“质问”，但身体却连动都懒得动一下，任由雷君凡的大脚继续“驻留”在他背上，和他的上衣难分难舍。

雷君凡不疾不徐的回给他一个友善的微笑。“噢！不！我以为这是一块擦脚布，正巧我的鞋子有点脏，所以——”“原来如此！”曲希瑞一副“完全明白”的表情，很热心的说：“我看这样吧！我有一瓶自制的“去污水”，专治超级污渍用的，待会儿回去后借你用用，包准你的鞋子一定清洁溜溜，还可以帮你把黑鞋“变色”成白鞋，让你的鞋子“更生”，以“第二春”的新面貌重新出发，不错吧！”“谢谢你的好心，不过我这个人一向有“恋物情结”，所以——”雷君凡的话还没说完，另一个兴奋的声音便远远的朝他们两个抛过来。

“喂——你们两个别尽在那儿说傻话，快过来，否则错过好玩的，可就要哭得很大声了。”声音的主人是南宫烈。

经他如此“召唤”，雷君凡和曲希瑞当下决定放弃无聊至极的抬杠“归队”。

谁知当雷君凡和曲希瑞兴匆匆的“归队”后，始终没有说过半句话的展令扬却突然开口道：“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去填饱肚子再说吧！民生第一啰！”他出乎意料的话让另外五个人一时反应不过来，个个我看你、你看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是直觉这个小子思考乱七八糟，相当不合逻辑。

半晌，向以农又自告奋勇的对展令扬提出“训示”。

只见他一手重重沉沉的勾搭在展令扬肩上，一本正经的对他说：“小子，容我告诉你一件重要的大事，身为一个有抱负、有理想，国家未来栋梁的年轻人，实在不应该开口闭口就只谈到“吃饭”这两个字，要知道这世上比吃饭重要的事还有很多，少吃一顿晚餐是不会让你的身高短少一、两公分的，所以先别谈吃饭的事，OK？”展令扬则气定神闲的回他：“你所说的大道理我都懂，不过我还知道另一个大道理，就是“吃不饱是会引起深仇大恨的”，你总不希望今夜睡到一半时，被人当成上等的肥美肉牛宰来吃了吧！”曲希瑞实在不想在大街上听自己的伙伴当众为吃拌嘴——太难看啦！于是出面“调停”，“我看这样吧！我们回宿舍去，一面吃饭、一面讨论如何？”“这怎么成，为什么我们得这么纵容这小子——”糗的是向以农才吼了一半不到，肚子便像是存心给他漏气般，发出一连串的“咕噜奏鸣曲”，害得他尴尬不已。

偏偏展令扬还要语带捉弄的对她邪邪一笑，同时一脸无辜的问道：“你不是说大男人不该为吃而误大事吗？可是我觉得你的肚子好象比较支持我的论调耶！”说完，趁着还没“火山爆发”，展令扬便聪明的先一步逃之夭夭了。

果然，他前脚才逃离“危险现场”，“活火山”向以农便立即爆发。

“臭小子，你给我站住！竟敢糗我，站住，够胆子就不要跑，让我揍一拳。”他漫天大吼的同时，已经以十万匹马力的冲力，向跑在远远的大前方的展令扬追了过去。

展令扬则抛给他一句：“别尽说一些连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也不愿意听的笑话了，你的拳头又重又硬又不好吃，我就算再饥不择食，也不会那么委

屈自己的。”他不说还好，愈说向以农愈是一副饶不得他的气势，在后头猛追，并沿街怒吼：“站住！快给我站住！”“行！只要你有本事追上我！”展令扬回眸赏了他一记飞吻。

那模样实在是戏味十足，好看极了！仿佛他在脑海中构思的电影情节的一幕。

这个想法让向以农的怒气少了一些，其实他也没真的生气，多半是闹着玩的成分居多——不过他可不会因此就忘了“讨债”。

“很好，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本事”。”向以农笑得有些可怖。

可怜的小子，这回你可是打错如意算盘了，别以为我只有拳头快而已，我还有一双快脚呢！嘿嘿！

不一会儿，他果然追上了展令扬，将他一把抓住。

“这下子你该服输了吧！”向以农就像一个捕获重要猎物的猎人般，显得相当兴奋。

说也奇怪，被他逮着时，展令扬居然没有做一丝丝反抗。

“你跑得挺快的嘛！”展令扬还是一脸无关紧要的笑。

“只可惜你知道得太慢了，所以乖乖的领赏吧！”说话的同时，向以农一只拳头已高举着做出威胁的动作。

照理说，遇到这样的情况，身为朋友应该挺身而出打圆场，以避免可预见的殴打场面出现才是。

不过，那是指别人，如果用到这群不合逻辑的小子身上是绝对行不通的。

瞧他们这会儿正在一旁做什么好事——“怎么样，要不要赌赌看，以农这次会不会真的揍令扬那小子？”不用说，带头的又是理所当然的“庄家”南宫烈。

而曲希瑞、雷君凡和安凯臣则一脸认真的思索起来，考虑自己究竟是该下注哪边。

再把镜头转回来，看看即将被揍的展令扬和即将揍人的向以农。

看着一派自信神态的展令扬，向以农一时之间真的没了主意。“你不要以为我真的舍不得揍你，我告诉你，这回真是把我惹火了——”就连他自己都觉得这话缺乏恐吓性和说服力，这让他不禁有点泄气——难不成他就注定拿这个可恶浑小子没辙？！

倒是展令扬有所动作。

他先轻叹一声，才说：“唉！我是不反对你揍我啦！不过你得小心一点，免得用力过猛，一个不小心把我脑袋瓜中某部分的记忆给打忘了的话，待会儿吃完饭后，可就没有好玩的游戏可供娱乐啦！”说完，又是一张笑容可掬的温和面容。

“你这浑——”他不说还好，这么一说之后，向以农的拳头反而加速朝他的下巴……不！临时“改道”，挥向他的腹部，避开那张令他心疼不舍的“理想脸蛋”。

“住手！以农，打不得啊！”幸好那几个在一旁“观战”、顺便“下注”的“好朋友”，临时良心发现，赶在最后一刻冲过来“护盘”——雷君凡在向以农的拳头即将拜访展令扬的腹部之际，及时出手拦截住那一拳。

安凯臣和南宫烈则合作无间的架住向以农，将他拉离展令扬远一些——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啰！

而曲希瑞则乘机拉走展令扬，向前一直飞奔到安全距离时，才大声的说：“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宿舍再说吧！”别以为他们真的那么重义气，要知道这四个出面“打圆场”的好朋友，这会儿心里想的全是同一件事——呼！好加在！差一点白白送掉晚上的“娱乐”啦！

俗话说：“什么人交什么朋友！”不会错的，至少对这群臭气相投的小伙子而言，绝对是这样没错。

比起研究那一句“奇怪东东”的来龙去脉，现在坐在餐桌前等着吃饭的几个人，反而对曲希瑞这位大厨的“烹饪绝技”更感兴趣。

他们真是大开眼界了，这小子居然就如展令扬所说的，拿手术刀当菜刀，而且还挥洒自如。

更绝的是，曲希瑞站在厨房的样子一点也不会格格不入，反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调和感。

“如何，我没盖你们吧！希瑞这小子的拿手绝技是绝对值得一看的，待会儿还有另一项表演，有兴趣的可以乘机向他讨教讨教。”展令扬一面喝着冰凉的矿泉水，一面当起免费的“广告推销员”。

听他这么说，其它几个更加期待接下来将发生的事。

不一会儿工夫，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纷纷上桌，熏得几个早唱了好些时候的空城计的好伙伴们，只差没有当场流口水。

然而，当他们动作整齐划一的准备拿起餐具大快朵颐时，却赫然发现曲希瑞那副与众不同的“餐具”——他居然拿手术刀和手术用镊子当刀叉使用！

“果然有意思，令扬说对了。”率先发难的又是向以农。

才一晃眼工夫，曲希瑞已经被四个好伙伴围得密不通风，而且他们个个一脸感兴趣和好奇的神情，叽叽喳喳的说个没完——“传授一下吧！希瑞！”“是啊！你不会小气到不肯把这套独门的“餐具使用法”教给我们吧！”“你别忘了，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啊！”“放心，我们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保证不会让你白教，一定是名师出高徒。”面对这样的意外情况，曲希瑞霎时说不出话来，他只能嘴巴微张，神情激动的直直瞪向坐在他正对面的展令扬。

而展令扬则投给他一个“了解”的微笑。

曲希瑞的双眸因而泛起一层薄薄的雾气，直感心头有一股难言的暖流流过，让他情绪愈来愈激动，甚至有股想哭的冲动。

“怎么了，希瑞，我们弄痛你了吗？”第一个注意到他那怪异反应的向以农，连忙关心的问。

其它三人也立即停止胡闹，换上正经的面孔。“希瑞？！”百分之百出自肺腑的关怀，而且没有掺杂任何鄙视和排斥的感觉。

曲希瑞只觉得视线愈来愈模糊，喉咙一直发烫，连眼眶四周也愈来愈刺痛。

在视线完全模糊前，他瞥见了展令扬温柔而了解的浅笑，这给了他莫大的鼓励和勇气，让他拾回自己的声音，低哑的诉说起自己此刻真正的心声和感受。

“你们究竟是什么怪物啊？！什么看到我这样奇怪的举止，不会像一般人一样感到鄙视、排斥，拿异样的眼光看我，或者干脆装作视而不见，摆出

一副漠然的样子。为什么你们和令扬一样，这么轻易而自然的就接受了我这些异于常人的举止？这不合常理啊，至少不合我自小到大所遇见的常理——”他愈说愈激动，但内心却是充满暖意的。

“你别听那些笨蛋胡扯了，你哪里奇怪了？他们是在嫉妒你，因为他们学不来这种特殊“餐具”和“烹饪”的方法，所以才恶意打击你，这一点道理你都不懂吗？亏你还是个聪明蛋呢！”向以农才听完他的话，就重重的拍了一下桌子，以惊死人不偿命的“雷公声”表态。

南宫烈紧接着开口，一只手还重重的搭靠在曲希瑞身上，企图安抚他的意图相当明显。

“以农说得对，像那种不懂得欣赏你的特殊才能的人，根本不配称作朋友，你又何必在意他们做了些什么没营养的事，不怕看多了眼睛会瞎掉啊！”语气中的真情自然流露。

安凯臣第三个发表高论。“难道你曾听说过，葡萄架下那些吃不到葡萄的短腿矮狐狸们，赞美过藤架上的葡萄好吃的？”雷君凡接着说：“或者，你觉得我们几个人当你的朋友，远比不上那一群不识货的傻蛋？”“才不是，我——”曲希瑞发现自己的声音颤抖得厉害，几颗泪珠也不知在何时偷偷的夺眶而出。

然而，在场没人糗他，更没人取笑他，他们只是用一股难以言喻的温暖情谊紧紧的包围着他，让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

最后下结论的是展令扬。“我不是说过，你该项“特殊才能”是值得发扬光大的吗？而且总有一天，一定会有一群欣赏你，打从心里喜欢你的朋友出现，瞧！我没骗你吧！”“你们——”曲希瑞此刻的欣喜是可以想象的，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是别人眼中的“怪物”、“烫手山芋”，没有人肯接纳真正的、最自然的他，而他又不愿意为了不离群、不遭孤立而隐藏真正的自己，去迎合、迁就周遭的人。

因此，他一直是孤独的、被视为“异类”的，就连他那脑科权威的父亲也把他当成头痛的“问题人物”。

没想到现在却——此刻，他真的打从心坎里感谢上帝，让他遇见了这一至好伙伴——这么轻而易举、自然而然的完全接纳真正的他，并欣赏他、肯定他的好伙伴。

温柔动人的空气，一直紧紧的环绕着六个热情坦率的年轻人，为他们悄悄的迅速茁壮成长的友谊喝采。

不知过了多久，展令扬率先打破原有的动人气氛。“好啦！再不吃饭就赶不上饭后的“娱乐”哦！”一句话提醒了大伙，几个人互看一眼之后，立即动作迅速确实的就位，像难民一样可布的吃相于是纷纷出笼。

安凯臣忍不住心中的好奇，迫不及待的问道：“你所说的“娱乐”，是不是和这包上等海洛英有关？”海洛英自然就是那包“奇怪东东”，也就是曲希瑞口中的“高级盐巴”。

其它几人也都一脸好奇的看向展令扬。

展令扬只是莫测高深的一笑，才说：“想知道就快吃！错过了今晚，可是又要等到下个月的今天！”他这句话一出口，其它五个人的吃相更加可怕吓人。

展令扬则有趣的欣赏着他们带给他的“免费娱乐”。

填饱肚子后，六个人便整装出发，个个脸上都有难掩的兴奋之情。

“透露一下，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嘛！”明知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他们还是忍不住齐声问道。

展令扬果然只回了他们一句：“别那么急，马上就知道啰！绝对是不会令你们失望的“娱乐”啦！”于是，一行人带着雀跃的心，走向展令扬口中的“娱乐”去也！

展令扬邀请他们“游览”的“名胜古迹”，是理事长位于学校后方一公里外的一幢高级别墅，所不同的是，别墅的警备十分森严，不像是一般巨贾富绅采用的手法，似乎是刻意加强，以免闲杂人等突袭闯入般，感觉上整幢宅邸弥漫着一股神秘而诡异的气氛，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

一辆黑色凯迪拉克缓缓驶进宅邸大门后，南宫烈忍不住拍拍隔壁的展令扬肩膀，说：“你不会是特地带我们来躲在这阴暗的草丛里，吸一堆二氧化氮，欣赏各型高级房车的吧！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余兴节目”，我可是会笑你的哦！”他那杀伤力令人敬畏三分的特制扑克牌，此刻正不松不紧的吻住展令扬毫无防备的颈项。

展令扬连动也没动一下，只是以无所谓表情笑道：“别这么血气方刚嘛！年轻人，难道我看起来像是那么无聊的人吗？”“你——”“你们两个别闹了，快看，那个秃驴是校长耶！啊！连我们今天遇到的那个带粉盒的怪理事也来了。”向以农为了实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伟大情操，当下扮演起“现场实况播报员”。

“闭上你的大嘴，我们自己有眼睛。”安凯臣适时制止他愈说愈兴奋的声音，以免被发现，而错过接下来的“节目”。

问题是，他们躲在那儿老半天，却依然没有看到期待中更有趣的“节目”，大伙儿因而从期待变成失望，再转为泄气，最后发觉——上当了！

“小子，你该不会是存心耍我们吧！最好老实招出来，否则要你好看。”令人意外的，第一个发难的居然是沉默寡言的雷君凡。

和他搭档演出的是曲希瑞。“我说君凡，凡事奸商量嘛！何必这么剑拔弩张的，多伤感情。”如果他说这话时，脸上的表情不要那么露骨的显露出“快点揍他吧！”的企图，或许他这番话会比较有说服力一些。

还是南宫烈比较重义气，马上就为展令扬跨刀。“安啦！这小子不会无聊到没事刻意拐我们到这儿来吸二氧化氮，顺便喂蚊子的。”既肯定又包含百分之百信任的语气。

“你又知道了？”向以农瞟了他一眼。

他才不相信这小子真会那么无条件的相信那个笑得像个傻蛋，又该死的迷人的坏小子。

南宫烈自然明白向以农的心思，立即就为自己的话提出有力的“支持”。“我这个人没什么长处，只是比别人帅了一点、迷人了一点，又多了一点灵敏准确的第六感罢了。”吹捧自己似乎是这群小伙子的共同交集。

南宫烈的话让大家的兴致再度提升——第六感过人的人说的话，究竟不同凡响。

五双迷人的“电眼”齐向展令扬发功。

“唉，你们别集体“视奸”我，我可是小生怕怕耶！”嘴上说的挺像有那么一回事，只是那满脸的促狭笑意大大的降低了说服力。

“你再不合作，只怕接下去不只是“视奸”哦！”向以农笑得很恐怖又带点邪门。

由于他那“色狼”的演技太过“逼真”，以至于身旁四个共同“逼供”的同伙，不禁起了一个共同的念头——这小子不会是玩真的吧？！瞧他那副垂涎欲滴的德行，就差没真个流口水而已。

幸好展令扬挺识时务的合作。“你们别这么沉不住气好不好，我可是好心的带你们来做战前的敌方地形观察，没想到你们却这么不识好人心，唉！我真是歹命，错看了你们，以为你们会很有兴趣和我一起玩一场轰轰烈烈又刺激新鲜的游戏，现在却……”真不愧是唱作俱佳的恶作剧高手，一番话立即就把五个年轻小伙子的好奇心全吊到最高点。

五个人不约而同的向他一拥而上，你一句、我一句的“解释”个没完。

“我说令扬，你这么聪明，不会不知道方才大家是在开玩笑的吧！”“是啊！我们怎么可能不相信你，不想和你一起共闯天涯呢！”“希瑞说得对，朋友就是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不是？”……展令扬又免费的享受着他们自动提供的“娱兴节目”——这几个小子果然有趣，拥有相当的“娱乐提供者”天分。

当展令扬带着他们移师至曼哈顿区一个不良帮派的总部报到时，五个年轻人眼中散发的并不是害怕，反而是兴奋和讶异。

这儿是伊藤忍所统率的日本人帮派的根据地，也就是上回械斗时向展令扬求援的那群日本不良分子的老窝。

若非亲眼目睹，五个年轻人绝不会相信，在这样脏乱又龙蛇杂处的阴暗地带，会有这么一间设备现代化，尤其是计算机设备如此完善先进的秘密房屋。

更让他们感到奇怪而不可思议的是，像展令扬那样干干净净的翩翩贵公子，出现在这样的地方，非但没有不协调感，反而凸显他的特殊和亮眼。

展令扬兴致昂扬的聆听帮里的几个高级干部报告之后，似乎交代了他们一些事情，虽然他们五个人无法听清楚其中的谈话内容，却可以从那几个高级干部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崇拜与信服——而清楚的明白展令扬在这个帮派中地位之特殊与崇高。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会议”似乎已告一个段落，那几位高级干部便一一退出，只留下他们六个人。

这让南宫烈一行五个人更是暗自称奇——难道他们当真那么无条件地相信这个爱笑的怪小子，甚至连他带来五个生面孔，就这么大刺刺的闯进他们帮派的最核心地带，也能视而不见的毫不在乎？！

这实在不合常理啊！

偏偏事实就摆在眼前，给予他们强而有力的证据，让他们无法怀疑。

“你在做什么？”眼看展令扬那十只修长无瑕的手指，在计算机键盘上忙碌起来，安凯臣颇为好奇的问道。

“给你们敌方的第一手情报啊！赶快感谢我吧！”展令扬瞎掰时，手上的动作非但没有慢下来，反而加快了，和他脸上那派优闲的表情更是不搭调。

不过他的话却让其它五个人的情绪更为激昂，恨不得那部计算机能再跑快一点，好把所有的数据加速输出。

雷君凡在期待的过程中，眼尾不经意的扫到墙上的一幅裱框画像，不！

看仔细一点，便会发现那不是幅画，而是一张放大的照片。

他秉持“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的义气，知会了身旁另四个伙伴。

那确实是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照片是两个年轻男子的合影，其中一个就是正在打计算机的笑脸呆瓜，另一个站在笑脸呆瓜身后，用矫健的手臂扣着笑脸呆瓜颈项和肩头的是个日本人，看来年纪和他们差不多，但给人的感觉是孤傲、冷漠，却又有着一双热情如火的黑眸，是一个非常英俊有型的酷哥。

但最让他们五个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个日本人似乎对身边的笑脸呆瓜，表现出一股难以言喻的强烈独占欲。

偏偏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是那么协调抢眼，一黑一白，仿佛白天与黑夜般的感觉。

“这个日本人是谁？”南宫烈不由得开口问。

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产生一种很不妙的预感——照片上那个搂着展令扬的日本人，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成为他们之间的一股强烈阻力。

南宫烈很想否定这样的预感，希望这只是一种错觉，遗憾的是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从出生到现在，他超强的第六感从未出过差池。

“伊藤忍，我的好朋友，也是这个帮派的老大。”展令扬倒是快人快语，没有多加刁难就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

好朋友？！南宫烈心中那股不祥的预感更加浓烈。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曲希瑞第一个注意到南宫烈的不寻常反应。

“没什么，这个老大现在人在哪里？”南宫烈不想因自己突生的预感，引来不必要的不安，很快便收起过度暴露的感情。

反正这事急不得，就等以后有明显的动静再说吧！

展令扬很巧妙的看了南宫烈一眼，才露出若无其事的笑容说道：“他人在日本，过阵子就会回来，到时再介绍你们认识，忍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家伙。”激光打印机上的数据似乎已全数输出，展令扬顺手拿起来分成六份。

恐怕这个伊藤忍不会很乐意认识我们！南宫烈有这样的预感。

凭着天才演员与生俱来的敏感性，向以农感觉到南宫烈的异样，他巧妙的靠到他身边，在他耳畔轻轻的说：“你和我一样，感觉到那个日本人不会欢迎我们，对吧？”南宫烈眼底那抹昙花一现的惊愕，给了向以农强烈的证明。

是的，这个日本人绝不会喜欢我们，而且我也看这家伙不顺眼！向以农心里是这么想的，那是近乎本能的反应。

这对一向健谈、喜欢交朋友的他而言，是很罕见的现象。

不过，南宫烈和向以农的奇怪反应很快便因被接下来的趣事吸引住而消失无踪。

展令扬给他们的资料，最先读完的是雷君凡，所以第一个“发难”的自然也是他。

“可恶，什么烂老头，居然这么黑心肝的以毒品逼迫学生从娼，乱搞人口贩卖和色情交易，而且还是在学校里进行！这算什么，亏他们还是搞教育的，简直差劲透顶。”相对于他咆哮的内容，一伙人对他的“速读”本事显然更感兴趣。

“你全部看完了，足足一百多页耶？！”安凯臣几乎是低叫出声。

其它人也是同样的反应——会有这样的事？才不过接手，不到五分钟

的时间，他已经全数看完？！

雷君凡很快就给了他们满意的答案。“我说过我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本领吧！”而这群怪家伙的适应力之强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马上就恢复正常，个个一副见怪不怪的自在态度。

待全部的人都看完资料，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展令扬才笑咪咪的开口：“怎么样，有兴趣和他们玩玩吗？”虽然他用的是疑问句型，却百分之一千是肯定语气。

而五个伙伴也如他所愿的全数投赞成票。

根据资料显示——这所 K.B. 大学里有一个庞大的地下色情俱乐部，系以理事长和校长为首所组成，专门搞一些低级乐趣，以金钱和毒品利诱学生从事色情工作，提供那群社会上所谓的名流绅士富贾五花八门且见不得人的“娱乐”，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每个月定期聚会一次，地点便是学校后面理事长那幢戒备森严的别墅。

同时，为了防止消息走漏，理事长和校长还和学校的学生会串通，由学生会组成一个校园内部的控制中心，监视每个学生的一举一动，而这个俱乐部则提供学生会一切的奢华开销，并让学生会抽取佣金。

“好了，快把你的大计划说出来听听吧！”雷君凡吐了一口气，瞟了展令扬一眼。

他们不会笨到去问他这些资料是从哪里得来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坏家伙铁定不会老老实实的招出来。既然如此，又何必白费力气？不如把精力投注在即将展开的“游戏”上，还来得实际些。

因此，六个人便围坐在桌边，由展令扬先将“计划”和“游戏规则”详述一遍，按着他开始交代细节，分配工作。

五个人都很讶异这个浑小子的计划之周密，兴致因而又大大提升好几个等级。

“总之，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把这个俱乐部赶出学校，并改组董事会，重新选出校长，以及接管学生会，同意吗？”展令扬笑容可掬的说出最后的结论。

“你真的想搞学生会？”南宫烈很不以为然的提出疑问。他可不认为这小子是那种有强烈权力欲望的人。

安凯臣很热心的代答：“不！你错了，这小子并不是对掌控权力有兴趣，而是想利用学生会当根据地，玩一些有趣的把戏。”“我赞成凯臣的见解！”雷君凡和曲希瑞异口同声的附和。

向以农则语带嘲弄的说：“你们别尽在那儿发表一些人尽皆知的废话好吗？不怕被我这个大天才笑话吗？”语气间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傲慢。

展令扬就爱和他唱反调，对他视而不见的说：“对！我们不要理那个傻瓜，继续进行下一个步骤吧！”其它四个人也很有默契的“略过”向以农，把他冷落在一旁。

向以农知道他们是联合起来“对付”他，二话不说便攻过去。

结果六个年轻人放着正经事不做，居然胡闹起来，玩得不亦乐乎。

半晌，可能是玩够了，才又很有默契的回到正题。

“烈，算一下适合行动的时间和日期吧！”展令扬就是那种很会支使人的家伙。

“这么信任我的占卜能力？”南宫烈说这话时，已经开始洗牌的动作。

展令扬双手托着下巴，肘靠在桌沿，以一种悦耳却又带着无限说服力的嗓音说道：“你是最棒的！”嘿！南宫烈居然脸红了。

一群人乘机糗他，结果又瞎闹了一阵。

“适合偷那两张图的时间是后天晚上十二点半，关键时间是下次聚会当晚两点整，一切行动采地下化、秘密化的方式，切记不可以诉诸武力，这么一来成功机率最高。”这便是南宫烈占卜的结果。

“很好，就以烈的占卜结果做为行动的依据。”“嗯！”并非他们迷信才全数通过这样的决议，而是出自对朋友能力的信任！南宫烈十分清楚，因而更加喜欢这群伙伴，这给他一种难言的归属感。

“那两张图就由我去偷吧！放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我偷不到的东西。”向以农自告奋勇。

“至于俱乐部会员的名单，就由我去“录”回来吧！”雷君凡第二个表示。

之所以必须借重他“过目不忘”的本领，去“录”取那份名单，是因为那份名单被置放在以高等程序重重保护的计算机硬盘中，只能由萤光幕做线上查询，一旦激活其它输出指令便会自动销毁，并激活全面的警卫系统。

“我和你去，那些复杂的程序和密码一直是我很想会会的高级游戏。”展令扬“为善”不落人后。

“理事长和校长那群老头子的口供，就由我去负责取得。”曲希瑞相当兴奋，没想到他那高杆的“催眠术”，这么快就找到一群不坏的“实验对象”。

“我和你一起行动，施展催眠术时，需要有人帮你护航吧！”安凯臣非常大方的表示。

“可是你得负责拆除所有的炸药和警备武器，还要帮我们制造一辆多功能的战斗车哩！”曲希瑞不想安凯臣的工作分量再加重。

“让他跟你去吧！反正凯臣的工作等我偷到那两张图再进行也不迟。”向以农就事论事的说。

“嗯！那就这么办吧！”曲希瑞不再反对。

“关于学生会和学校学生那边有参与这类活动的族类，就拜托你去确定了，烈！”展令扬笑着看向南宫烈。

“包在我身上，我会在游戏时间内全数找出来的。”南宫烈拍胸脯保证。

之所以非得由他出马的原因是，学生方面的参与者并未做成表列的名册，而是由学生会所掌控的不良帮派，以人盯人的方式控制，为的是保有和理事会抗衡的势力，让理事会无法确实掌握学生方面的行动，以确保学生会的优势。

既然没有名册，自然无法偷到，所以只能靠南宫烈那奇灵的第六感去进行啦！

一切行动在六个年轻小伙子高度默契的配合下，非常顺利的展开。

然后，终于到了关键的日子。

“嗯！两点整，咱们进去吧！”展令扬一声令下，六个人便展开最后的行动。

安凯臣和南宫烈负责找出并拆除所有的炸药和计算机警卫系统；机械弹药天才和第六感奇灵的家伙搭档，铁定马到功成。

曲希瑞和雷君凡负责制伏所有的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想要不动用武力又不惊扰别墅里那群死到临头还不知情的绅士名流，自然得靠他们两个

的催眠术和点穴功夫助阵。

至于展令扬和向以农，则靠着向以农的“易容术”，各换了一张“面孔”，搭档混进集会的会场中，主控全场。

有趣的是，在五票对一票的决议下，展令扬被“改造”成“女性”，成为“绅士”向以农的“女伴”。

“大美人，你可不要漏气啊！”几个坏家伙就算在这个节骨眼上，也不忘调侃展大美人一下。

展令扬倒是一点也不以为忤，还乐在其中，顺从民意的抛了一个妖娆的“飞吻+媚眼”给他们当临别礼物。

“这小子有天分！”“说的没错！”被留下来的另外两组人马一起下了这个结论后，也开始各自的行动。

而和展大美人同行的向以农则暗暗“大四 X”（注：此乃“爽”也！）在心中。呵！

这小子果然如我所料，是最佳主角的材料，以后一定要设计他当我电影里的主角才行。

最令他兴奋的是，经过这次的易容与化妆，他发现这小子的扮相居然是“宜男宜女”。

耶！哈哈！真是意外的大收获。向以农愈想愈开心。

如他们所策画的，轰轰烈烈的东窗事发了。

那一大群记者的高度配合，整件事情更是闹得全美都知道，一时成了脍炙人口的话题。

唯一遗憾的是，在六个年轻小伙子的一致要求下，他们的大名并未上报，因此也没成为红遍全美、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他们虽然如愿的成了无名功臣，但在 K.B. 大学里，他们的英雄事迹却怎么也无法被隐藏住。

不费吹灰之力，在入学不到一个月的短短时间内，便轻轻松松的除去学生们多年来的噩梦和学校的毒瘤——改组理事会、重新遴选校长，并将学生会的恶势力赶出校园——这样的英雄事迹，怎么也无法为全校学生遗忘。

于是，在全校学生的一致拥护下，他们入主学生会，成为全校学生新兴的代言人。

K.B. 大学的学生并给他们六个人取了一个代号，叫作“东邦”！

意思是他们全来自东方，且并非一个组织，而是一群以展令扬为中心而聚首的好伙伴，更是一群“怪胎”的“代名词”。

一切都完美的落幕了——只留下两个成谜的疑点。

其一，学生会那笔可观的“资金”究竟哪里去了？！警方费尽心思也无法追查出来。

其二，展令扬这小子究竟和新上任的年轻理事长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那个新任理事长会这么纵容这个混小子？！

“小坏蛋，你最好老实招来，否则……”曲希瑞和雷君凡负责当“逼供人”。

“令扬啊！你这么聪明，应该不至于真的要会会君凡的点穴功夫和希端的催眠术才肯招供吧？！”安凯臣、南宫烈和向以农在一旁“大合唱”。

展令扬实在暂时没有要和“催眠术”及“点穴功夫”打交道的打算，

加上他本来就无意隐瞒他们，所以就当起难得一见的乖宝宝，很乖巧顺从的招供啦！

“那笔资金可是咱们今后几年的零用钱，怎么可以随便交给警方呢！那岂不是太无趣了。”嘿！果然如他们所料，那笔巨额资金真的是给这个浑小子给“污”去了。

“真有你的！那理事长又是怎么回事？”人家说“物以类聚”果然是真的，瞧瞧这五个“好朋友”，非但没有“责骂”好友“私藏”脏款的不是，更没有劝他把“零用钱”交出去，反而个个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展令扬气定神闲的一笑，公布另一个答案。“至于理事长，那家伙三个月前在一家 PUB 里，把我误认为“同道中人”，主动向我搭讪，还死缠不放，人家那么喜欢我，我也不好让他太失望，所以就善心大发的陪他喝了一夜的酒，谁知他不胜酒力，才几瓶白兰地下肚就醉得七荤八素，还语无伦次的说起一堆有趣的醉话来，我因而知道了这所学校的概略情况，为了感谢他好心的提供这么有趣的情报，我就为他找了一个可爱的小男生来客串演出，帮他拍了一套几可乱真的激情照片……”“事后，你就拿这些照片去威胁上了大当的他和你合作，是吧！”五个人很讲义气的替他把话说完。

展令扬笑得好无辜的说：“这怎么是威胁？！他可是心甘情愿和我合作的，而且，他也没吃亏啊！年纪轻轻的就变成人人称羡佩服的理事长，再也没人会说他是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与花花公子，这不是很美好的事吗？”“是哦！从此成了你这个大坏蛋为非作歹的挡箭牌，当然是很美好的事！”几个人话是这么说，但语气间却充满佩服之情，当然还有更多的认同。

“不止我，是我们！”展令扬不慌不忙的更正。

哈——！

在满室的爆笑声中，“东邦恶魔党”正式成立！

真正的、全新的、有趣的学生生活自此揭开序幕——以学生会为“根据地”，理事长为“挡箭牌”，巨额黑钱为“零用钱”，他们展开轰轰烈烈的校园生活。

至于和伊藤忍的邂逅、冲突；和异次元的狼人、吸血儿倒霉王子相遇；以及往后数不尽的壮烈事迹，都将在不久的将来，陆陆续续的发生。

也就是说，他们六人共同编织的“烈火青春”——那一串年少轻狂的岁月，现在才刚刚开始呢！

第三话 学生会

席儒敦风尘仆仆的自哈佛大学赶来 K.B. 大学，一进入学生会总部，便开门见山的说明他的来意。“我是席儒敦，现任全美中国学生联谊会会长，同时也是哈佛大学现任的学生会副会长。前些日子听说贵校重组学生会，所以特地前来拜访，我一个星期前曾试着透过 FAX 和电话与你们取得联络，预约时间，却始终得不到回音，而一年一度的各项校际竞赛又迫在眉捷，因此我才冒昧前来，希望不会让你们感到困扰。”他的话就和他外表给人的感觉一样，一本正经，一板一眼，认真严肃，不苟言笑，是个典型的“古板型”

高材生。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以展令扬为首的六个“东邦”成员，对席儒敦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咸认为他是个优秀的“人材”，眼中不禁流露出“欣赏”的光辉。

席儒敦等了半天，见没人搭理他，便又主动出击。“请问贵校的学生会会长长哪位？”“学生会会长？”“对啊！”席儒敦淡淡的响应。

这几个人真是学生会的成员吗？怎么一个个愣头愣脑的，连谁是学生会会长也“莫宰羊”。

他本来对 K.B. 大学的印象就极端恶劣，认为它是专供那些有钱人家的公子、千金们嬉闹、混文凭的不入流烂学校。现在见到这六个笨家伙之后，原本恶劣的印象更为变本加厉。

他们是什么意思？！不但不回答他的问话，还围成一圈不知在说些什么，把他一个人摞在一边！

席儒敦很不高兴的再次出声。“贵校的学生会会长究竟在不在？如果不在，可否请副会长代为作主？”他捺着性子保持应有的风度。

展令扬他们还是没有给他回答，他的语气因而变得更加冷漠且带点愠怒。“如果会长和副会长都不在，那么任何一位干部，像公关、财务……等等都可以，请派一位代表和我交涉可以吗？”瞧他们长得人模人样的，没想到是一群中看不中用的饭桶。

席儒敦在心中冷哼，轻蔑不屑的心态无形中又加重许多——果然是烂学校的有钱笨蛋！

气死人的是他们依然没有反应。

“你们——”“稍安勿躁，我们的各部代表马上就要产生了。”负责制作签条的南宫烈操着悦耳怡人的嗓音给席儒敦一个回答，省得他气炸了，可就白白浪费了一个日后提供他们“娱乐”的“好人材”。

然而，南宫热的友善并未让席儒敦态度好转，反而让他大为光火，尤其是见着他们此刻的动作之后。

什么马上产生？！莫非他们想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各部的负责人？！简直荒谬至极！

席儒敦但愿是自己推测错误，偏偏南宫烈适巧宣布“游戏规则”——“就这么说定了，愿赌服输，待会抽到什么签，就得担任什么职位，OK？”在六人一致同意下，开始了抽签大会。

席儒敦差点气昏在当场。

这群人是怎么回事？！竟然真的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干部人选，根本完全藐视学生会的重要性嘛。真不愧是 K.B. 大学的烂学生选出来的烂代表，啧啧！

正当席儒敦暗骂得兴致正渡时，K.B. 大学的学生会各干部正式产生啦！

“你好，我是学生会会长展令扬。”“副会长是我，曲希瑞。”“我是公关部长南宫烈。”“财务归我管，我是雷君凡。”“我是负责学术艺文的向以农。”“体育康乐由我负责，敝人安凯臣是也！”这些人……！席儒敦对他们的印象已跌停板又往下挖坑钻洞。

他决定速战速决，早早远离这群社会败类、米虫。“这是本届校际联赛的各项活动简章，根据以往的纪录，贵校几乎都未派队参赛，希望今年能破例，即使只参加其中一项，即使是理所当然的最后一名也无妨，反正联赛的

主要目的是联络各校同学的感情，胜负并不是最重要的，希望你们仔细考虑，三天内给我最后的答复。”把该交代的事说清楚后，席儒敦便吝于多留一秒钟的迅速离去。

展令扬一伙人也未留他，这会儿他们的注意力全数给席儒敦带来的活动简章吸引住。

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雷君凡代表“扫描”完全部内容，便以最简单的话，将比赛规则说明一遍。

“这届的主要活动有：奕棋、网球、拳击、撞球、马术和辩论赛、篮球等十五项，各比赛项目，除了一些本身就有人数规定的活动外，全部采自由报名参加，人数不限，还有一点就是参赛的学校，都必须准备一个余兴节目，以便在活动最后一天的晚会中表演，大概就是这样。”雷君凡接着又发表个人意见，“不过，以 K.B. 目前的情况，想要派出代表，无论是哪一项恐怕都有困难。”“但是这个校际联赛却是大捞一笔的高级赌局，就这么放弃实在可惜，不是吗？”展令扬笑得跟没事人一样。

他一句话勾起一伙人的蓬勃兴致。

一向话多得吓人的向以农，第一个反应道：“如果我们要参加，我看只有一些个人活动行得通。”才说着，每个人便开始挑选自己胜任愉快的比赛项目。

结果是：向以农——拳击。

安凯臣——撞球。

曲希瑞——马术。

雷君凡——机智问答。

南宫烈——网球。

最后，五个人再组成一队参加辩论赛。

现在就只剩展令扬还没有挑选。

“小子，你该不会是想在一边纳凉看戏吧？”南宫烈邪邪的看向展令扬。

展令扬悠然自得的给了他一个自以为很有说服力的回答。“唉！天大的冤枉哪！我怎么敢闲闲的不做事呢？”语气中可一点也听不出他有不敢的样子。“问题是我得负责全程的下注筹码、赌局操控啊！我看这样吧！不如我负责提供最后一天联欢晚会的表演节目，邀方才那位可爱的“弩钝”老兄共襄盛举，如何？”他话才说完，其它五个人便瞪大了好奇的眼睛，等着他再发表高论。

由于活动即将展开，为了顺利达成“大捞一笔”的“目的”，展令扬难得一见的当起乖乖牌，没有多加刁难便力行“有福同享”的至理名言，把自己的主意告诉好友们。

不用说，马上就全数通过。

“邪恶”的事配上恶魔党的成员可说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了。

因此六个年轻小伙子便兴致盎然的商讨完整的“校际联赛活动”。

瞧他们个个一副邪门歪道的嘴脸，只怕这届的联赛会比往年“精采”，尤其是高高在上的中国学生联谊会会长席“弩钝”……哦！不，是席“儒敦”。

本居校际联赛将有一个大赌局的传言，在展令扬有效的“运用”计算机网络联络下，很快便在各大学中如火如荼的传开，由于赌金空前的诱人，所以下注的人多得不胜数，上自各校理事会、校方职员、教授，下至学生，

全部榜上有名。

只有被蒙在鼓里的席儒敦还不明就里的对身旁的副会长玛莉道：“你有没有发现，本局的校际联赛报名特别踊跃，几乎每所学校都派代表参加，连那间烂出名的 K.B. 大学也破例参加了几项呢！”“这都是你四处奔波、邀请各校参加的丰硕成果，你该感到欣慰光荣才是。”副会长玛莉小捧他一番，免得他心生疑虑，追根究底起来，那她想趁这次“赌局”赚一笔外快，买部中古车代步的美梦可就要泡汤啦！

席儒敦很高兴的追问：“你真的认为是我努力的功劳？”其实他并非爱表现、好抢功的人，只是面对心仪的女子，自然而然就想大大的展示一下自己过人的才气，以博取她的好感。

老天果然不负苦心人，只见玛莉粲然的笑道：“难道不是吗？”“只要你说便是！”席儒敦露出难得一见的笑意，盯着眼前的佳人直瞧，一颗心开满了芬芳的花朵。

而玛莉则暗自庆幸安度难关，未遭怀疑，她的思绪早已飞到赌注分析上去了。

然后，一年一度的校际联赛活动正式展开，各项竞赛纷纷上阵。

机智抢答方面——雷君凡凭着过目不忘和“活字典”的实力，势如破竹、过关斩将的 K 掉一票对手，和他同组参赛的人，根本连按铃的机会也没有，全都给他一个人包办了“发言权”。

于是乎，他每一场都以最高分称霸，看得全场观众和下注者都傻了眼。

网球比赛方面——南宫烈绝不是故意要这么厉害，左右开弓、挥洒自如的，当然更不可能是“假比赛”——“东邦”虽然爱闹，却很有运动家精神。

这是因为生在政经富豪世家的他，从小就开始打网球，而教他、和他对打的全是曾经扬名温布敦网球公开赛等大赛的高手，所以，他虽然从未参加过任何公开的正式比赛，球技却早已是职业级水准，再加上与生俱来的超强第六感，让他预测球路特别准确，当真是如虎添翼。

因此，像他这种职业级水准的高手，在大学业余的比赛中，想要不赢都很难。

“第六场比赛结束，K.B. 大学的代表南宫烈选手以 6：1、6：0，二比获胜！”裁判一公布比赛结果，全场观众为之欢声雷动，甚至还有美女向南宫烈献花、献吻，羡煞了在场性属“雄性”的人类。

最可怕的是，和南宫烈对打的选手累得由同队的队友搀扶，才得以顺利离开球场，进入休息区。而南宫烈却像个没事人一样，大大的发挥“万人迷”的本领，和一群美女拉拉队队员及爱慕者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倦容。

“好可怕的怪物，不是吗？”趁着中场休息，自机智抢答现场溜过来“探班”的雷君凡，在看球台最隐蔽的一角找到展令扬，啧啧称奇的赞扬南宫烈的高超球技。

展令扬当然不会否定他的说法，不过他从没忘记“物以类聚”这四个字怎么写，因此以欣赏的眼神瞟了身旁的雷君凡一眼，才笑道：“说到怪物，恐怕不只烈吧！听说机智抢答现场为了一个像是“活字典”的黑马选手，喧腾声都快将比赛会馆的屋顶掀掉了，那匹黑马可是和烈不相上下，你说是不是？”雷君凡闻言，打从心坎里漾起满足的笑容。

对他而言，机智抢答现场的千万个掌声，都不及死党一句轻描淡写的

衷心肯定。

“现在“大势”如何？”“大势”指的自然是赌局的下注情况。

“你说呢？”展令扬不答反问。

瞧他那脸得意的笑，雷君凡便知道答案是——正常运作中。

“凯臣那边不知情况如何？”“去看看如何？”“我正有此意，保持联络。”雷君凡挥挥手，尽量不引人注目的离开。

而他们保持联系的主要方式是，透过安凯臣自制的“手表型”通讯器。

五个“下海”当“斗士”的成员，随时都会将最新状况传送给“庄家”展令扬，好让他随时调整最新的“押注行情”。

也就是说雷君凡根本不必来球场，就可知道彼此的战况，换句话说他根本是因为在比赛的空档等得发慌，才特地跑来凑热闹的，这会儿溜到安凯臣那边报到，理由自然也是一样。

留在隐蔽角落的展令扬，则带着笑意一面收听各路“战友”的讯息，一面当南宫烈在球场休息区和一群美女调情的免费观众。

撞球比赛现场——话说好奇宝宝雷君凡一脚才踏进撞球比赛现场，便被漫天作响的安可声轰得头昏脑胀。

为了自己的耳朵着想，雷君凡表现得很“含蓄”，只是静静的料倚在会馆门边远观，而不敢“近看”焉！省得一个不小心，被超高分贝的尖叫声塑造造成“贝多芬二世”，那多划不来——就算他有贝多芬那般过人的音乐天分。

正在比赛的安凯臣的确表现得可圈可点，不但操杆的力道恰如其分，就连撞球的 POSE 都是一流的，举手投足皆十分优雅，再配上那张酷脸，就显得更加出色抢眼了。

欣赏够安凯臣的球技后，雷君凡多此一举的抬眼看看计分板。

嘿！果然没错！相当悬殊的分数。

趁着换手，安凯臣坐在座位休息时，雷君凡藉由腕上的通讯器和他通话。“哈啰！

相当“高杆”哪！以后有机会要向你讨教讨教。”安凯臣露出稀有的笑容，缓缓道出心里的话。“你别瞎捧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的战况哦！对我而言，撞球是我从会走路时就拿来当玩具玩的东西，打得不好不就贻笑大方了吗？”若以个性来说，安凯臣和雷君凡都是属于“沉默寡言”的族类，平时话少得让人“几乎忘了他的存在”。

然而，也不知道是“负负得正”，还是其它什么的，和这群怪家伙混在一块儿时，他们两个便会自然而然的变得多话起来，而且还很乐在其中。

这种意外的情况，他们两人都相当了解而珍惜。

“似乎又轮到你了，快快再去大显身手，可别砸了自家招牌哪！”雷君凡纯粹是开玩笑，对这家伙他有百分之一千的信心。

安凯臣岂会不知他的意思，但还是兴致不减的和他嚼舌根。“去你的，莫非你是嫌这儿的“乌鸦”不够多，想“增产报国”，充当“乌鸦老兄”？”“这似乎也是个不坏的主意！”雷君凡煞有介事的陪他玩到底。

“贫嘴大仙！好啦！我上场了，你若是还有时间，不妨到马场瞧瞧，保证不虚此行。”接着，通讯器便暂时中断，安凯臣再度披挂上阵。

听了安凯臣那一番话，雷君凡实在很想到马场去见识见识，只可惜他自己的“战斗时间”快到了，只好折返自家战场去。

马术比赛现场——本来混血儿就已经比一般人抢眼，更何况曲希瑞还

流着伊利斯公国王室的血液，让他的举手投足不经意的流露出优雅高贵的贵族气质。

而这份与生俱来的独特气质，亦涓滴不露的展现在他英姿焕发、华丽优雅的骑姿上。

若说这是一场不公平竞争，也不至于言过其实，因为曲希瑞虽不爱卖弄自身的王室血统，也不是很喜欢皇家生活，却爱马成痴，所以有空没空就飞到伊利斯公国，去会会那群血统纯正的马儿，骑着爱驹御风奔驰，再加上王室高薪自英国聘来骑师调教，曲希端的骑术那绝不是盖的——最重要的是，马术用的马儿是这世上唯一不“嫌弃”他的动物——他向来是个超级没“动物缘”的怪胎，凡是有脚的、能走的“生命体”，一见到他便会立即逃之夭夭！

所以他在马场掀起狂浪飓风，实在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拳击比赛现场——凡是看轻生得一张翩翩贵公子脸蛋的向以农的人，这下子全都要倒大楣啦！

但就是有死到临头还不自知的“赶死队”，在一旁冷嘲热讽——“喂！我说那个高高瘦瘦、弱不禁风的小帅哥，如果你想出锋头，劝你别行拳击的主意，否则待会那张骗女人用的脸被打得变形的话，那你可就亏大啦！”“就是啊！我看哪，你与其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运动，还不如去跳芭蕾舞，包准你一定可以吸引大批女舞迷，哈哈！”面对此起彼落的嘲讽声，向以农一点也不以为忤，他只是低着头，表现出一副安然大方的书生模样，静静的坐在一角，仔细的盘算着，待会儿该如何分配那群嘲弄他的“赶死队”成员的“奖品”，才不会“分配不均”，引起他们的“内哄”。

不久，比赛正式开始。

向以农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刚刚大声嚷道，劝他去跳芭蕾舞的一号“赶死队”队员，这让周遭的观众不禁偷偷地为向以农担心，因为这个人是一届的冠军哪！

“小帅哥，你不听老人言，待会儿可不要哭着回去找妈妈哦！我是不会拳下留情的。”那个人洋洋得意的说完后，才戴上嘴巴的护套。

或许是角度不对，因此他没机会见着向以农眼底闪过的那一抹昙花一现的慑人光芒。

结果，比赛哨声响起不到十秒钟，那个可怜的一号赶死队员，便被向以农那快如闪电、且又猛又狠的重拳，扎扎实实的打倒在地。

那人不敢置信的瞪大一双傻眼。

面对如此爆冷门的场面，全场竟是一片鸦雀无声，咸认为那是幸运的“巧合”，是那个上届冠军选手过度轻敌的“凑巧”。

而那个选手本人似乎也是这么认定，因此当他再度站起时来，已是一脸认真。

无论如何，被一个文弱书生模样的公子哥儿一拳 K 倒在地，面子总是有些挂不住，所以他一定得扭转乾坤，扳回面子才行。

奈何自古“有眼不识泰山”的人，注定就是要“壮烈成仁”。

只见向以农像练打沙包般，左右开弓的打得自在轻松又愉快。

这会儿，看起来像在跳芭蕾舞的反而是那个已经分不清东西南北的对手。

响彻云霄的叫声，贯穿整个比赛场地。

显然又是一匹大爆冷门的黑马现身啰！

两天的竞赛下来，展令扬这个大庄家早已捞到超过预计的赌金。

不过，为了来个“锦上添花”的效果，他决定出马去“奕棋比赛”现场凑凑热闹。

此时，南宫烈五个人正在进行他们唯一参加的“团体竞赛”——辩论赛的冠亚军之战。

展令扬到了奕棋比赛现场，由于未事先报名，所以唯一能参加的只有西洋棋的挑战赛。

这是奕棋比赛中难度最高的一项，所以敢报名参加的都是在这两天的混战中脱颖而出的高手。

然而，展令扬这小子似乎是上帝派来专门打击别人自信心的，竟以那张一一号笑脸横扫千军，打遍天下无敌手。

甫获得辩论赛冠军，抱着大奖杯甫来会合的曲希瑞等五人，在一边叽叽咕咕的说个没完没了。

向来对奕棋挺有研究的雷君凡尤其兴奋，直嚷嚷道：“原来这小子的棋艺这么厉害，以后一定要常常和他切磋切磋。”“需不需要军师啊？”其它几个也笑咪咪的瞎起哄。

南宫烈提出一个不坏的 IDEA，“不如我们到时来下个注！”“你哦！真是三句不离本行，谁要和你这个赌场的“东方不败”对赌，又不是太闲了。”“话不是这么说——”在他们的争闹中，展令扬已经坐上冠军——棋王——的宝座。

随着奕棋比赛的落幕，此次的竞赛也已接近尾声，如今只剩晚上的晚会较有看头。

至于战果如何？不用说，这六个坏小子是最大的赢家，不但每战皆捷，还出尽了锋头，成了竞赛中最热门的话题人物。

然而，有光就有影，有掌声就有嘘声，他们的手下败将可不是个个都属君子之流，所以准备袭击他们算帐的小人，不在少数。

而且，那些愤怒的败战者正在暗中进行着种种阴谋……

晚会开始时，首先上场的便是各校所准备的“余兴节目”。

轮到 K.B. 大学上台时，坐在第一排贵宾席的席儒敦，突然心跳加速，眼皮猛跳个不停，总觉得好象有什么不妙的大事即将发生。

他的预感在不久之后便获得证实。

台上突然响起“名嘴”南宫烈的声音：“现在，为了证明我们表演的“催眠术”并非作假唬人，所以，我们要从诸位先生小姐中挑选一位代表上台来进行催眠术！”于是，最具说服力、知名度与代表性的中国学生联谊会会长便被点召上台啦！

一瞧见南宫烈一行人眼中那显而易见的恶作剧光芒，席儒敦更加大惑不妙，奈何无力脱身，只好打鸭子上架的奉陪到底。

“你们如果敢让我出糗，我一定和你们没完没了。”席儒敦乘机小声的警告他们。

经过这些日子的频频接触，尤其是见识过他们这两天的表现之后，席儒敦再笨也不可能仍对他们等闲视之，而径把他们列入“少碰为妙”的“超

高危险族群”，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他这么小心翼翼，结果还是没能逃过他们的手掌心，唉！

接收到席儒敦的警告后，本来只打算开个“普通级”玩笑的“东邦六人组”，在以“眼神会战”后，当下决定提升为“最高级”。

经过曲希端的催眠，席儒敦开始在众目睽睽下跳起脱衣舞，看他那副陶醉投入的神情，简直就像乐在其中的变态，惹得整个会场尖叫声连连，还有人大喊安可，十分精采刺激，可说是将整个晚会的气氛带到最高潮。

幸好“东邦”的“良心”还未完全泯灭，在席儒敦脱得只剩下内裤时，及时喊“卡——！”“啊——”随着一声划破天际的惨叫，K.B.大学提供的余兴节目随之落幕。

在震耳欲聋的爆笑声中，只见席儒敦像食人鬼般，又吼又骂的想去追杀早一步逃之夭夭的“东邦恶魔党”。

遗憾的是，上苍似乎特别眷顾“东邦”，副会长玛莉及时出面阻止席儒敦的追杀行动，“东邦”因而逃过一劫。

在各校的余兴节目全表演完后，通宵舞会便在烟火满天下登场了。

“东邦六人组”自然是女孩们争相邀约的热门舞伴，所以不到一会儿工夫，六个人便被打散了。

不喜欢且不擅长应付女人的安凯臣和雷君凡，纷纷祭出“金蝉脱壳”功，逃出舞会会场，溜到外头去散步纳凉。

走着走着竟不期而遇，两人不禁会心一笑。

“有美女相伴不好吗？”安凯臣率先开口。

“你自己呢？”“臭小子，你们去死吧！”树林里突然冲出十多个年轻力壮的“歹看面”老哥们，把他们两个团团围住。

“原来是手下败将啊！”凭着“过目不忘”的本领，雷君凡一下子就认出来者何人。

来寻衅的是在这两天的撞球及机智抢答比赛中，和雷君凡及安凯臣争夺冠军宝座的亚军得主。

很巧的，这两队人马来自同一所大学。

“你们这两个骯脏的黄狗抢什么锋头，胆敢坏了咱们三连霸的大业，很有狗胆嘛！”带头的老大咧着嘴、嚼着口香糖，以粗鲁不友善的口吻咆哮着。

看样子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雷君凡和安凯臣很快便达成共识。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安凯臣淡淡的应答。

“怎么办？”那老大笑得很可怖。“大伙儿别客气，上！”一场火爆的拚斗无可避免的上演。

舞会里被美女们团团包围住的南宫烈，突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便摆脱身边的佳丽们，开始寻找同伴。

无奈舞会场面浩大，要找人谈何容易？！

还好他的第六感及时发挥作用，找到了曲希瑞。

“到外头再说，我有很不好的预感。”南宫烈压低声音在曲希瑞耳畔说道。

“我跟你们出去。”展令扬不知何时挨到他们俩身后。“你们有没有看到以农那小子？”“没有，不过我倒是在舞会刚开始不久，便看到君凡和凯臣先后溜了出去。”曲希瑞提供自己所知的讯息。

“他们两个出去找也有看到，只有以农不知何时不见的。”展令扬又说。
“糟了，我不好的预感更强烈了。”绝不是南宫烈故意要进一步制造紧张气

他是实话实说。“尤其是以农！”“我们快出去，分头找他们！”

在离舞会会场有一段距离的废弃仓库里，一群以上一届拳击赛冠军为首的彪形大汉，正以多欺少的围攻向以农。

眼看己方的打手，一个个败阵而退，那个叫汤米的上届冠军气得怒发冲冠，从上衣里侧掏出一把手枪，瞄准向以农的右肩。

“汤米，不可以——”砰——！

他身旁的人来不及阻止，子弹无情的射穿向以农的右肩。

“你——卑鄙！”负伤的向以农恶狠狠的瞪了汤米一眼，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用这种下三流的手段，耍这种暗箭伤人的伎俩。

汤米却得意的狂笑不止。“你不是很厉害吗？再打啊！别客气，兄弟们，上！把他的鼻梁打歪！”见大伙儿毫无动静，汤米更加大声的吼道：“你们呆站在那边干什么，快上啊！难道你们想让这双黄狗看扁不成？”他的激将法起了作用，一伙人三五成群的攻向受伤的向以农，向以农虽咬紧牙根拚命抵抗防守，但因肩伤和寡不敌众，渐渐处于劣势，眼看即将被正面而来的飞拳，打断鼻梁之际咻——咻——！

一道乌亮的闪光划过略嫌昏暗的空间，按着即将接上向以农鼻梁的那双飞拳的主人，惨叫了一声：“哎——啊——！”他下意识的想抽回受创的手时，赫然发现自己的腕上多了一道血痕，而且被一条乌亮冰冷的黑色细长金属给紧紧缠住，并愈缠愈紧，眼看就要扯断他的手腕，他吓得失声大叫：“快住手，我的手会断啊！汤米，快救我！”“别这么紧张嘛！我的朋友让你们照顾了，我只是来还礼而已啊！”展令扬虽然还是一张不变的笑脸，却魄力十足，让汤水一群人直感毛骨悚然。

“汤米，快开枪啊！不然我的手真的会断的！”那个被展令扬的黑色长软剑缠住手腕的男子，几乎快哭出来了。

“你——”汤米好不容易让自己的唇不再颤抖得那么厉害，才重新拿起枪，瞄向展令扬。

然而他还来不及开枪，展令扬那把长软剑不知何时“咻！”的一声，飞向阳米持枪的手，腾空卷走了他的枪，而且还赏了汤米的手一道又深又长的伤口。

“汤米！”“上！快上！揍扁他！快啊！”汤水块头虽大，为人又阴狠，却是个很怕自个儿受伤的小人。

展令扬把夺过来的枪收好后，便摆出迎战的架式，那模样看起来十足是帮派老大，虽然他依旧是笑容可掬的表情。

“嗨！别自个儿当英雄抢尽锋头，OK？”甫踏进仓库的曲希瑞，手上握着好几把蓄势待发的手术刀，随时准备参战。

展令扬不慌不忙的笑道：“我不反对你当英雄，不过在那之前，我希望你先充当一下白衣天使，好吗？”经他一说，曲希瑞才发现负伤靠在展令扬身后的向以农，二话不说便大步的跨向前去。

感谢他的怪习惯，身上随时都携带着手术刀、镊子和几种自制药品，这会儿总算派上用场啦！

“忍耐一下，我先帮你止血、消毒伤口，免得感染。”曲希瑞双手马不停蹄的忙碌着。

展令扬又说：“希瑞，你先把以农带到外面去，这儿由我应付就付了。”“知道了。”“不！我要留在这里！”意外的，向以农以不容反对的强硬口吻说道。

曲希瑞本想不顾他的意愿，强行将他带离是非之地。

然而向以农似乎早料到他会有此一招，抢先一步将他拉向自己，在他耳畔严肃的小声说：“让我留在这儿吧！令扬的样子有些不对劲，我怕会出人命！”他的话让曲希瑞迟疑了一下，抬眼一看，立即同意了向以农的决定，继续留在原地进行治疗工作。

“你还好吧？尽量保持清醒，OK？”看着向以农的唇色已泛白，曲希瑞冷静的以言语企图让他保持清醒。

向以农也不是风一吹就倒的“温室之草”，韧性相当强，硬是挤出一抹笑意让曲希瑞安心，视线则保持戒备的瞄向正在大发虎威的展令扬，并对曲希瑞说：“把注意力锁在令扬身上好吗？我怕——”他话才说一半，所担心的事便发生了。“令扬！不行！”在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展令扬笑着一张迷人的脸，挥舞着手上的长软剑，把汤米右手腕的手筋挑断。

这场面看得汤米的同党全刷白了脸。

而展令扬却笑得比方才更加迷人的对已痛得流出眼泪的汤米说：“这叫一报还一报，很公平吧！我这个人一向最重视公平这两个字了。”正巧赶在展令扬挑断汤米手筋那一刻到来的南宫烈、雷君凡和安凯臣因他的言行而一时呆愣住，心中想的则是同一件事——这小子绝对是个超级危险人物！

在如此的深夜，想就医相当麻烦，尤其向以农的伤又是枪伤，那就更加麻烦了。

因此六人共同协商的结果，决定由曲希瑞动手为向以农做全程治疗。

说起曲希端的医术，真够了得，其它五人同时见识到他那灵巧的手术刀，除了当“排餐刀”以外的“真正用途”。

“好了，没事啦！运气相当好，没伤到主要的神经和血管，不过暂时得当独臂人就是了。”手术完毕，曲希瑞把诊疗结果简明的说了一遍。

一伙人这才放心一些。

“谢谢你们。”向以农衷心的说。

“别那么见外好吗？很警扭耶！”六个年轻人不约而同的漾起笑意，在危机解除的此刻，这几天下来的“辉煌战绩”，成了主要话题，个个神采飞扬的说得不亦乐乎。

“一想到颁奖时席儒敦那副吃惊的模样，真是大快人心。”“不止吧！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他那精采绝伦的脱衣舞表演，真没想到他有那方面的天份哩！”……。

聊啊聊的，话题在不知不觉中又回到被突袭事件上。

“令扬，你老实说，如果那时以农没有制止你，你会只是挑断汤米的手筋吗？”曲希瑞代表发言。

展令扬莫测高深的一笑，并未正面回答他的疑问，只说：“我的原则是，别人对我有一分恩，我会还他十倍，但如果别人对我有一分仇，我会还他一百倍，懂吧？”果然是个超级危险人物！这是五个人的第一个反应。

展令扬笑意不减的望向窗外，像是说给他们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似地道：“是我把你们硬拉到 K.B. 来的，所以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们。”“令扬，我好爱你哦！”南宫烈冷不防的从他背后搂抱住他。

“是吗？那就叫我一声“亲爱的”吧！”“呃？！”南宫烈的模样惹得一伙人笑了开来。

在欢笑声中，难以言喻的情谊正在迅速滋长。

“你别胡思乱想，是我们自己要来 K.B. 的，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你不必对我们有责任，行吗？”受伤的向以农句句肺腑的道出在场所有人的心声。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接下来的数分钟内，没有人再多说一句话，然而无限的情意却缓缓窜流过每个人的心扉，充分展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

不过感人的气氛在这六个年轻人之间，实在是无法存活太久的，过没多久，便又一个个回复原有的吊儿郎当样，开始大谈这次竞赛的另一项“重大战果”。

“这么算起来，我们赢得的赌金比我们事先预估的还高出一倍？”“没错！”“太好了，这么一来，咱们今后可动用的资金就更多啦！”不料，展令扬又开始发表出人意表的高论。“先别高兴得太早，这次赢的这笔钱，可是要给凯臣用的哩！”“凯臣？”“没错，难道你们以为经过这次的事情之后，再加上前阵子改组理事会的骚动，咱们还能继续住在学校的宿舍里？”经他一提，一伙人立即全数通过。

这的确是件大事！

自从成了校园偶像之后，他们六人所住的那幢宿舍便成了“公共场所”，几乎天天高朋满座，赶都赶不走，害他们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和隐私可言。

“那——”“危险靠近中，快闪……”南宫烈的警告还没来得及说完，火光和巨响便一齐在他们所在的休息室窗口引爆。

砰——啪——！

而在危急的刹那，几个小伙子的动作竟是——展令扬和安凯臣各踢了桌子和沙发，让它们齐向窗口飞去，把自窗口掷入的汽油弹掷了回去；而曲希瑞和雷君凡则合作无间的护佐受伤的向以农；南宫烈则守住大门，并以门板当掩护，对外头的突击者猛射杀伤力极强的特制扑克牌，让他们没有机会再朝室内投掷第二枚汽油弹。

原来寻衅者是方才被安凯臣和雷君凡及后来的南宫烈三人打得落花流水的手下败将。

“凯臣，用我们上次研制成功的 2 号笑弹和 4 号麻醉弹对付他们！”曲希瑞冷静的提出建言。

安凯臣马上依计行事。

随着烟雾和爆炸声四起，外头那群人应声全倒。

瞧他们的样子还真是令人同情，个个全身奇痒，笑得涕泪俱下，却因四肢发麻而无法搔痒，只能躺在地上慢慢“享受”2 号笑弹和 4 号麻醉弹的“服务”。

情势逆转后，展令扬才要说些什么，席儒敦却意外的出现在门口。

“K.B. 大学的诸位，你们还好吗？如果没事请开门。”席儒敦是闻言有人要找 K.B. 大学的代表算帐，才召集负责维护这次大会安全秩序的警备队队

员赶来解围，可惜，还是慢了一步。

展令扬上前打开门。

“你们没事吧？”席儒敦就事论事的探问。

“你看我们像有事吗？你该担心的恐怕是外头那一群无福消受微笑乐趣的仁兄。”“他们不要紧吧？”说起这个，席儒敦真感不安，虽说那群没有运动家精神的人是自作自受，但身为这次大会的主要负责人，他基于职责总是希望一切平安无事。

见他笑而不答，席儒敦又说：“因为他们除了一辆车之外，其它人都是骑机车来的，我怕他们若一直维持这样的情况，明天要回去恐怕会有困难。”“汽车和机车是吗？”展令扬眼中闪过令人不安的光彩，只可借席儒敦没注意到。

“是啊！所以希望你能告诉我，他们的情况要不要紧？”席儒敦相当有责任感。另一方面，他心里也很纳闷，这几个危险分子究竟是要了什么招数，怎么能在毫发无伤下，把外头那群人搞成那副德行？“你不必担心，先回去吧！我保证外头那群仁兄明天会毫发无伤的回去。”展令扬以童叟无欺的态度表示。

席儒敦自知无法勉强他，再待下去只会自讨没趣，交代几句便带着警备队离开。

席儒敦前脚才走，南宫烈就问：“你是不是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展令扬并未多做刁难，很大方的说出“回馈行动”的内容。

“这个好，我喜欢，咱们立即行动吧！”曲希瑞带头起哄。

在宁静的月光下，六个人快快乐乐的出发“干活”去喽！

次日，“东邦”顺利的返回K.B.大学的老窝。

三天后，席儒敦在听完玛莉的大会成果演示文稿，随口问道：“那些人后来怎么了？”玛莉很有默契的回答他的疑问。“听说那群人在草坪上笑了一整夜，隔天早上就不药而恢复正常，只是都累得呼呼大睡。”“这个我知道，我想问的是他们睡醒后，有没有再发生什么事？”说起这个，玛莉不禁莞尔。“据说他们整装准备回去时，发现汽车和机车的钥匙孔都插不进钥匙。”“怎么回事？”“好象是因为被人用快干胶黏住了钥匙孔。”玛莉终于忍不住地笑出声。

“什么？！是谁——”他立刻反应过来。“一定是那几个恶魔一样的危险分子搞的鬼，是不是？”“这就无法证实了。”玛莉摆出一副爱莫能助的表情，心里则猛为“东邦”的“杰作”喝采。“而且事情还不止这样呢！”“不止这样？”“难不成那群坏胚子还杀人放火？！”

不！不会的，他相当清楚，那群整人精虽然爱闹，却不致“泯灭人性”至这般地步。

玛莉费了好大的劲，才让自己的言行没有流露出太多的赞赏与认同。

“不但汽车和机车的钥匙孔被快干胶封死，连油箱也被灌满水泥呢！”“噢！MYGOD！”席儒敦直感一阵晕眩。

是他们，一定是那群浑球干的好事！

玛莉还很好心的告诉他另一个消息。“你知道这次大会所拍的照片的销售情况冯？”“呃？”不待他有所反应，她便自动自发的接着说：“今年的销售量比往年都高呢！而且销售量前三名的其中一张还是以你为主角的哦！”

“什么意思？”它的眼皮突然跳了几下。

玛莉笑颜如花的将那张照片秀给他瞧。

席儒敦一看，立即大声咆哮，并动手抢那张照片。“还我！快还我！”只叹玛莉棋高一着，料到他会有抢夺行动，所以早把照片收好了，让他无法得逞。

“还我！”玛莉只是一味痛快的大笑，享受捉弄他的乐趣。

展令扬他们提供的“娱乐点子”果然不坏，呵！玛莉对“东邦”的印象显然非常好。

至于那张照片，正是席儒敦跳脱衣舞跳得最“精采”的那一幕！

晴朗天空下的哈佛大学，今天是在“欢笑”声中度过的。

而回到 K.B.大学宿舍的“东邦”，则开始着手寻觅新的小天地，以及新的小天地各样布置工作。

K.B.大学今天的天空和哈佛大学一样晴朗，而且一样笑声不断！

第四话 琉璃

自从成了校园英雄之后，“东邦”六人所住的那一幢宿舍便成了新的“观光胜地”，无论白天或黑夜，都有一堆不请自来的崇拜者前来“骚扰”，搞得“东邦”几乎成了透明人，没有什么隐私权可言。

这对“东邦”而言显然是一种酷刑。

于是“东邦”搬出了学校宿舍，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幢独栋的房子做为六个人新的小天地。

新的小天地是一幢三层楼的中古建筑，屋后有一座小庭院，三楼顶有间小阁楼，其余的部分则是自由运用的阳台。此外还有一个地下室。

“东邦”把新的小天地分成两个部分，一楼的前半部规画成一间小型餐饮店，对外开放，取名“非限定空间”，店长兼掌厨理所当然是烹饪高手曲希瑞。

其它的部分则全属于“东邦”不对外开放的私人空间，叫作“异人馆”。

说起“异人馆”这个名词的由来也挺有意思的，它并不是“东邦”自己取的，而是学校师生“越俎代庖”而来——在“东邦”还未来得及为自己的新天地命名时，“异人馆”这个词儿已在校园里漫天飞舞，“东邦”觉得这词儿挺有意思的，便接受大伙儿的“好意”，启用“异人馆”这个名词当新天地的代号。

也就是说，“东邦”的新天地分成对外开放的餐饮店“非限定空间”，以及不对外开放的“异人馆”两部分。

“非限定空间”由前门出入，只要在营业时间内，任何人都可自由进出。

“异人馆”的入口则设在屋后的庭院，想要进入“异人馆”可是难如登天。因为它有一套由发明狂安凯臣和怪胎之最展令扬携手合作设计的“防御系统”防护，除非你同时具备进门“四大配备”——“刷卡+密码+声纹+指纹”，否则一旦进入防御系统的警戒范围，又不听警告及时退出，要不了三秒钟，就会被整死人不偿命的防御系统“修理”得“水当当”。

而为了方便“东邦”自家人进出，“非限定空间”和“异人馆”之间设有一道密门相通，只是这道密门究竟位在何处，外人根本无从得知，就算知道了也进不去，因为门上的锁，一样得具备“四大配备”才打得开！

尽管“异人馆”拥有可怕非凡的防御系统，但是从它的外表却一点也看不出来——在不知情的人眼里，它不过是一幢再平凡不过的中古房屋罢了。

再说说“异人馆”的内部构造吧！

庭院主要是用来停车的，以及安凯臣制造大型“发明物”的场所。

一楼是客厅、厨房和饭厅。

二楼有一个起居间，是闲聊瞎掰的好地方，还有一间多功能会议室，是“东邦”用来讨论各项“阴谋”……不是“伟大计划”的主要场所，还有一个小吧台，以及一间设备齐全的医疗室。

三楼则是六人个别的小天地。

阁楼是六人共有的书房和小型图书馆。

顶楼阳台则规画成空中花园和曲希端的实验菜圃。

至于地下室，主要是健身房、安凯臣和曲希端的实验室，以及一架私人发电机。

这天，曲希瑞像往常一样，开着“神偷”向以农不知从哪儿 A 来，又经“神枪手”安凯臣改装过的车子，进城采购各类食物。满载而归的回程途中，一名女子神色慌乱的从小巷冲了出来，若不是曲希瑞煞车踩得快，那女子只怕已经一命呜呼。

“小姐，你要不要紧？”曲希瑞矫健的跳下车去换扶她，眼角余光瞥见巷口有四、五个穿黑色西装、戴黑色墨镜且暗藏“家伙”的男人，个个一脸凶神恶煞的看向他们这儿，随时有冲上来的可能。

“你不要管我，我不想拖你下水——”那名女子脸色白得像死人，气若游丝的呻吟。

曲希瑞注意到她的小腿肚上淌着血丝，立即知道情况不妙，便低声对她说：“如果你想保住肚子里的宝宝，就和我合作。”说完便将她抱进车子里载走。

那些戴墨镜的老兄如他所料的开车跟了上来，不过曲希瑞一点也不怕他们记下车牌号码，因为安凯臣为了让大伙避免因超速而被拍照开罚单，在车牌上动了手脚，不但照相机照不出车牌号码，就连人以肉眼观看，也只有在五公尺内才看得清楚。

所以那几个老兄想由车牌号码得知他的身分，只怕会徒劳无功。

而那几个“墨镜兄”似乎也察觉到这个事实，很快就亮出最古老的方法——跟踪。

曲希瑞则利用“地利”，将他们甩在遥远的“大后方”，顺利的回到“异人馆”。

他才踏进一楼客厅，一号饿死鬼展令扬便带头从楼梯上走下来，大声嚷道：“肚子快饿扁了，什么时候方可以开伙啊？大厨。”“先别说那些，帮忙一下！我们马上进医疗室。”曲希瑞示意大伙注意他手中奄奄一息的人儿。“顺便注意一下外头，可能有不速老兄跟上来。”高度的默契让六个人马上有了行动——悠哉的行动！

向以农和雷君凡贴近窗边，侦察敌情。其实他们并不担心屋外的人探

知屋内的动向，因为除了“非限定空间”以外，所有的玻璃窗都是特制的，不但防弹，而且从屋内看得到屋外的一切，屋外的人却无法看到屋内的情景。

也就是说侦察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想确定对方的身分。

“看得出是哪一路人马吗？”安凯臣一面喝着端在手上的“丝路”花茶，一面不疾不徐的对身边的雷君凡问道。

雷君凡吃掉最后一口咖啡冻才慢条斯理的说：“没看过耶！应该不是常在这附近出入的族类。”这种事问他这个“过目不忘”的“活字典”准没错，绝不是盖的，凡是曾在这一带露过面的人，他全都记得一清二楚。

安凯臣则负责“扫描”“非限定空间”的情况，这时正好是餐饮店的休息时间，所以大门的计算机锁早已锁上，唯一要做的事是打开防御系统，免得橱窗玻璃被破坏，可就得再花钱装修了。

展令扬和南宫烈把那名几近昏迷的女子弄到曲希瑞专用的医疗室，曲希瑞则乘这个空档做医疗准备。

“你们别——管我了——会……惹上麻烦的——”那女子用仅剩的一口气说道。

“小姐，你就别担心这个了，先保住宝宝，OK？”南宫烈发挥他对女人无往不利的“魅功”，柔声的安抚她。

展令扬再送一记迷死人不偿命的笑容给她。

那女子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暖意和安全感，泪珠不听使唤的滑下眼角。“嗯！谢谢你们！”很奇妙的感觉，眼前这六个年轻小伙子看来不过十八、九岁，却带给她从未有过的安心感。尤其是那个在街上救了她，有着一双蓝眼睛的混血儿。

进入医疗室之后，曲希瑞握住她冰冷的手，企图给她信心和勇气。“相信我，你和宝宝都会没事的。”“我知道。”她真的相信他。

曲希瑞为她拭去眼角的泪水后，便开始进行医疗工作。

过了一会儿，医疗室外传来一阵声响和骚动，让下半身麻醉的那名女子睁开惊恐无助的双眸。

“放心，没事的，只是外面有人放烟火罢了。”曲希瑞善解人意的安抚她。

她明知那绝非烟火，然而在他那双温柔、宛如大海般的蓝眸凝视下，她却相信了，再度安心的闭上双眸。

那的确不是放烟火，医疗室里的三个死党都心知肚明，那绝对是屋外的傻瓜老兄们攻击“异人馆”所造成的骚动。

但是他们三人都不担心外面的状况也是事实，因为他们深信外头那三个伙伴，会不费吹灰之力的解决掉这种小场面。

而安凯臣他们三人也的确没有辜负里头三位好友的信任。在屋外那几个老兄不知死活的亮出“家伙”，朝大门上的计算机锁猛开枪时，防御系统立即激活。

结果，那几位自认枪法不坏的老兄，不但未能如愿的破坏大门的锁，反而每个人的臀部都被红外线扫描，霎时发热冒烟，连他们的车子也未能幸免于难，被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喷枪迅速“改装”，由黑色变成绿色，看起来挺像“忍者龟”的造型，相当抢眼。

虽然他们真的很不想坐进“改头换面”的“忍者龟号”里，但为了保命只好委屈一下，争先恐后的钻进车里，逃之夭夭。

向以农还很好心的利用安装在外头的隐藏式照相机，替他们拍了一张

照片留念。

在曲希端的全力救治下，那女子安度危机，母子平安，现在正喝着曲希瑞为她冲泡的牛奶。

“我叫琉璃，是……”她欲言又止，显得相当为难。

“不必勉强，等你想说时再说吧！”曲希瑞量了她的血压后，很满意她的现况。

他的温柔和体贴让她双眼再度红热起来；既然已把他们拖下水，为了他们今后的安全着想，她决定说出事情的真相，好让他们有所防范。

“请把你的朋友都叫进来，好吗？”她不知该如何称呼他。

“曲希瑞，叫我希瑞。”眼前这个弱不禁风的柔弱少妇，从在街上的第一眼就深深的攫住了他的注意力。她看来不过二十三、四岁，是个道地的中国女子，还是个孕妇，怎么会被追杀呢？他迫切的想知道原因，然后全力去保护她。

“希瑞！”她轻轻的唤道，感到胸口有点发烫。

曲希瑞保护她的决心在她的叫唤后，显得更加坚定。

待其它五个“识相”的好友全数进来，彼此互相介绍后，琉璃便开始诉说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首先，我必须向你们道歉，把无辜的你们卷进这场风波之中。”她深吸了一口气，才进入正题。“我是现任国会议员戴门·布朗的众多情妇之一，原本是没什么事的，直到我怀孕——”她觉得眼眶更加灼热刺痛。“四年多前，我在一条黑街被戴门看上，从此便成了他的情妇，他照顾我的一切生活起居，但我却——和他的儿子凯文谱出恋曲，孩子……是凯文的……”说到这里，泪珠夺眶而出，曲希瑞适时为她拭泪，让她的芳心为之一悸。

在曲希瑞无言的鼓舞下，琉璃接着说：“戴门与他妻子知道这件事后，便想把我和凯文分开，凯文计高一着先行带着我逃家，却不幸被捉住，凯文命令我无论如何得逃走，为了他、为了孩子，情势逼人，我只好听他的话独自逃命，凯文便被戴门的手下捉回去了。我只能拚命逃，因为我知道一旦被抓到，我和宝宝都会没命，而凯文他——”她咬紧牙根继续说下去，“凯文自小对从政就没兴趣，在双亲的强烈反对下选择了学术研究的工作，上个月他接获澳洲一所大学的邀聘，决定带我一起逃到那边去定居，没想到就差那么一步……因为我怀孕的秘密泄漏出去，而被戴门和他妻子知道了一切，结果……对不起，把你们牵扯进来……”“好了，别再说了，你该休息了，其它的等你醒来再说，OK？”曲希瑞温柔却不容反对的强迫她躺下来休息。

琉璃表现得很合作，双眸却充满歉意。“真的很对不起……”曲希瑞轻握着她颤抖的手，示意她闭上双眸。“别再胡思乱想了，相信我，一切会没事的，你快睡，听话。”她含泪凝望着他，或许已经是彻底绝望了吧？否则她怎么会对一个十八、九岁少年所说的安慰话深信不疑？！

不！不是这样的，她知道自己是打从心坎里相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虽然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在曲希瑞湛蓝的眸光凝视下，琉璃安心的睡去，她真的太累了。

确定她熟睡后，曲希瑞替她盖好被子，又替她量了一次体温，才悄悄离开医疗室，去和不知何时已先行离开的伙伴们会合。

果然如曲希瑞所料的，五个好伙伴已全部聚集在二楼的会议室，开始进行各种行动。

展令扬坐在计算机前不停的搜集资料，雷君凡则坐在展令扬身边，负责“速读”从雷射印表机印出来的一大叠档案文件，安凯臣和向以农在另一个角落擦拭着各种枪械武器，南宫烈则坐在桌边忙着占卜。

曲希瑞好生感动，却又为无端拖大伙下水感到过意不去，满心歉疚的开口道：“我……”“别说废话了，我们还在等你的点心和饮料呢！”背对着他的展令扬先声夺人的抢白。

其它人也是个个一副悠哉貌的投给他一个“同感”的笑容。

曲希瑞窝心极了，轻吐了一口气，笑容可掬的说：“知道啦！马上就好，起司蛋糕和维也纳咖啡如何？”“通过！”气氛又回复到他们所习惯而熟悉的轻松自在。

当曲希瑞端着起司蛋糕和六杯维也纳咖啡进入会议室时，所有的前置作业正好也告一个段落。

六个年轻人动作整齐划一的围坐在会议桌旁，开始大块朵颐，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琉璃还好吧？”展令扬明明满嘴起司蛋糕，却依然能字正腔圆的提出问句——这也是他的特长之一。

“嗯！情况相当稳定，只要好好静养，应该会没事。”接着，雷君凡开始做演示文稿。“戴门·布朗出身有名的政治世家，他的父亲老约翰就是政经两界的大老，戴门的妻子蕾安也是政治名门之女，所以凯文和琉璃的胜算非常小，单是护照和出境就是一个大问题，即使顺利出境，只怕追兵马上找到他们，所以一定得想个“永绝后患”的方法才行。”雷君凡口中的“老约翰”全名是约翰·布朗，只是人们都习惯称他为“老约翰”。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有三项，第一就是得找出布朗夫妇的致命弱点，才有筹码和他们谈条件，第二就是得设法找到凯文，把他救出来，第三就是护照和出境的问题。”展令扬笑着一张幸福满足的脸，喝着香喷喷的咖啡，一点也不像是说出这一堆话的人。

其它人也没有比他正经到哪里去，像正在说话的向以农就是一例。“护照我是可以弄到手，问题是弄来两本护照让他们顺利出境，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交给我吧！”南宫烈自告奋勇的说。“不过以农得先替我弄几件老约翰的内裤来才成。”“你有病啊？”南宫烈话才出口，五个好伙伴便异口同声的赏他这么一句。

南宫烈摇晃着手上的特制扑克牌，笑咪咪的为自己辩白。“有病的不是我，而是我那个老顽童外公。”在场的人都知道，南宫烈那个犹太籍外公，不但是美国有名的石油大王，而且和老约翰一样是美国政经两界举足轻重的大老，最重要的是他和老约翰从年轻时代就是出了名的冤家，不管于公于私都是，而且彼此都对这样的关系甚为满意，乐此不疲。

“了解，我明天就偷来给你。”向以农立刻答应。

其它人也全数通过。

其实他们六个人都知道，想弄到护照并不是非得靠南宫家的政治势力不行，之所以决定这么做，最主要是因为顾及南宫烈的外公和布朗家的交情，所以让南宫烈去向他外公打声“招呼”是必要的。

“现在已无后顾之忧，你可以把全盘计划说清楚了吧？”安凯臣看向展令扬，代表大家发言。

展令扬正狡滑的拦截曲希瑞即将入口的蛋糕，笑呵呵的吞进自家肚子，一点也没有把曲希瑞的“白眼”看在眼里，还给他一个“大男人为一口蛋糕变脸多丢脸”的表情。

不过曲希瑞也不是省油的灯，马上就扳回一城，只见他从容不迫的拉扯展令扬端着咖啡杯的手，为他即将就口的咖啡“代劳”啦！

“即兴表演”结束后，展令扬才言归正传。“关于戴门和蕾安的弱点，戴门可从税务方面下手，而蕾安嘛！就从她的情夫着手。当然，还得打探出凯文被监禁的地方，等第一部分的工作完成后，接下来便是同时进行营救人质和谈判的工作，接着就是凯文和琉璃重逢、双双出境，然后就大功告成啦！”困难重重的大挑战从他口中说出来，似乎变得如反掌般容易。

“工作分派呢？”就像往常一样，大伙连想都懒得想就直接跳到下一个步骤——展令扬的计划何时出过问题！

“以农先去把老约翰的内裤偷来给烈，等烈回家打过招呼后，凯臣和烈就一齐去打探凯文被关的确实地点。”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因为这工作得靠南宫烈的第六感，而安凯臣则是全世界最强最可靠的保镖。

“以农负责去搞定蕾安，顺利的把她和情夫偷情的照片拍回来。”这项工作再也没有人比擅长“骗人+易容+开锁+摄影+偷A”的向以农更能胜任愉快。

“君凡则和我一齐去挖戴门的税务机密。”这也是一对“最佳拍文件”，擅长侵入计算机、窃取机密资料的展令扬，加上财务专家雷君凡，保证能以最短的时间，取得最精简、最有效的关键资料。

“我呢？”曲希瑞终于忍不住追问。从一开始他就发现，展令扬这整个计划似乎把他摒除在外，现在，工作分派至此他更加确信。

“稍安勿躁嘛！”展令扬爱捉弄人的本性又跑出来了，他像色魔般抓住曲希瑞，那样横着看、竖着看都有八分像“xx”。

“你只要再靠近我一公分，我就真的亲你。”对付展令扬，曲希瑞比向以农高杆多了。

只是展令扬又比他“贼”了一些，马上就采取行动。“那我就先下手为强！”说着他真的赏了曲希瑞一个“二碘化钾”——在脸颊上。

曲希瑞没料到他会来真的，当下红了双颊，看得向以农拍案叫绝，笑翻了天。

“你的口水快滴下来啦！”幸好还有一个安凯臣够朋友，替曲希瑞将了向以农一军。

向以农下意识的伸手去触摸自己的下巴，那动作看来十分滑稽，这回笑的人是雷君凡。

不过向以农也不会让雷君凡“白笑”，立即向他索取“代价”，趁雷君凡笑得分神时，偷偷在他的咖啡里加了一把盐巴。

不知情的雷君凡笑得口干喝咖啡时，立刻吐了出来；向以农才不慌不忙、坏坏的笑道：“怎么？喝那么急干嘛，又没人和你抢。”雷君凡冷不防点了向以农的“哭穴”，向以农立即转喜为悲，哭了起来。

南宫烈最聪明，从头到尾都不参战，力行“店店呻三碗公半”的名言，乘机“搜刮”所有的起司蛋糕，吃得兴高采烈，外加打一个小囁助兴。

而罪魁祸首展令扬在大伙闹得正起兴时，又玩起一本正经的把戏，大

声的说：“唉！”

孩子们，别再玩啦！咱们该谈正事了。”结果他话才说完，便动作迅速敏捷的“闪”到桌子底下去“避难”，于是五只齐飞向他的“叉子飞机部队”，全部未能达成“任务”的“坠机”。

大战这才正式宣告结束。

“你只要负责照顾琉璃，把她的身体养好，然后将她健健康康的交给凯文，还有，找一帖药准备治疗自己的失恋伤口就行了。”展令扬收起玩笑的口吻，语气恳切的对希瑞说道。

曲希瑞这才恍然明白大家的用心良苦和体贴，眼眶不由得灼热不已。

“你们——”“好啦！快进去陪琉璃吧！”这是身为好友的他们，面对曲希瑞对琉璃短暂的“无花果之恋”，所能做到的极限。

“谢谢！”曲希瑞不知该说什么，唯一想到的只有这个词儿。

“快进去吧！”南宫烈和安凯臣好心的推了他一把，便把他推走。

接着，展令扬继续分派未竟的工作。

第二阶段的计划是，当展令扬和雷君凡、向以农三人去找戴门和蕾安谈判时，南宫烈和安凯臣负责把凯文营救出来。

为了使计划更尽善尽美，五个人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讨论设计。

第二天傍晚和第三天早上，“异人馆”又遭到戴门的手下攻击。不用说，“异人馆”的防御系统又获得全面胜利，把对方打得落荒而逃。

而展令扬一伙人也展开了行动。

至于“非限定空间”餐饮店则基于安全考量，暂时歇业数天。

现在，“异人馆”内只剩下曲希瑞和琉璃两人。

“吃点东西，待会儿好吃药，嗯？”曲希瑞用餐车推进来他亲手烹调的佳肴。

面对色香味俱全的佳肴，琉璃除了吃惊还是只有吃惊。“这些都是你做的？”“嗯！快吃吧！”为了不使她更加吃惊，曲希瑞给了她一副“正常”的“餐具”。

琉璃好生感动，自从开始逃亡以来，她便未曾好好的吃过一餐。

此刻的安适会不会只是一场梦？一旦醒来，她又是一个到处逃窜的可怜虫？她不敢往下想，只希望这个美梦不要醒来。

不行！如果这样，那凯文怎么办？！

“你不必担心宝宝的父亲，我那群朋友会把他平安无事的带回你身边，而且会让你们无后顾之忧的一起飞向澳洲去寻梦。”像是读透了她的心思一般，曲希瑞缓缓的道出她最想、最期待听到的梦想。

琉璃不敢置信的睁大了双眼，直勾勾的瞪向他，久久不能言语。

好不容易找回自己的声音，她便冲口而出：“你们究竟是谁？！”这六个年轻人绝非等闲之辈！她在昨天早上目睹防御系统把戴门的手下打得落花流水时就发现了。

不！应该比那时候更早，从他们听完她的遭遇后，一个个都面不改色，彷彿不当一回事开始，她就意识到他们的不寻常了。

曲希瑞把一片鲍鱼送进她的小嘴中，才淡淡的说：“我们只是一群一齐住在这儿念书的好朋友。”从他的回答，她明白了他的“拒绝”，但是她并不介意，也无意再追问。“无论如何，我很感激你们，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

恩情。”连她自己都感到很不可思议，她竟然轻易的深信这六个萍水相逢的年轻人真的是她命中的“贵人”，一定能帮她渡过难关，实现梦想。

尽管她一直在心里不断告诉自己，这份信任是非常荒谬可笑的——她竟然深信六个十八、九成的大男孩能够斗得过政界老手戴门·布朗？！

然而，她知道自己就是本能的相信。

曲希瑞为她切妥所有的鱼块，才说：“如果你真要说我们，就趁热把这一桌餐点吃掉吧！”“嗯！”才应了一声，视线便又模糊起来。自从来到这间不可思议的房子后，琉璃发现自己的泪腺变得更发达了。

大概是这屋子里的人都太过温柔的缘故吧！尤其是……她不禁抬眼看向曲希瑞。

然而，当四日交接的那一刹那，她却心慌意乱的赶紧收回自己的目光，一颗心噗通噗通的猛跳个不停。

他一直用那么热烈诱人的眼神注视着她吗？想到这儿，她的心情更难平复。

哦！这不是真的，她竟然因一个小她五、六岁的大男孩的注视，而像个情宝初开的少女般手足无措？！更何况她还是个准妈妈！

这太可笑、太荒唐了吧？！

奈何她愈是这么想，心就愈不听使唤的猛跳个不停。

“琉璃，你怎么了？快吃啊！”曲希瑞充满柔情与关怀的迷人嗓音偏偏又挑在这个节骨眼扬起。

“呃？！我——我在吃啊——”她心虚的敷衍一声，迅速的扒了两、三匙鲍鱼浓汤入口，省得曲希瑞起疑。

老天！我也太自作多情了吧！凭希瑞那么出色的外表，又如此温柔，倒追他的女子铁定是以一卡车、一卡车计算的，他又怎么可能对她这个有孕在身的老女人有意？琉璃不信的嘲笑自己的自不量力，一颗心却是怎么也静不下来。

而始终以炽热眼神凝视着她的曲希瑞，眼看着她那楚楚可怜的身影在他视线里动呀动的，他的心湖正波涛汹涌、澎湃不已。

如果可以，他真的希望时光能驻足在此，让他把眼前的俏佳人好好的看个够。

为了停止自己的妄想，琉璃开始找话题引开自己的注意力。

“我的双亲是非法移民，爸爸在偷渡成功后不久却在一次街头枪战中，遭池鱼之殃的被射杀身亡，妈妈不懂英语，在走头无路下只好在唐人街当起妓女，把年幼的我拉拔长大。我十八岁那年，妈妈终于因积劳成疾离世，我依照妈妈的遗愿，离开那个黑暗的地方，找了一份正当的工作，日子虽苦，总算还过得去，谁知妓院的老鸨不肯放过我，硬是派人追来，我只能到处漂泊，逃了两年后，我真的好累好累，不想再过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我好想有一个固定的住所，好好的过像人的生活。就在这时候，我遇见了戴门，于是，我忘了妈妈的遗嘱，成为戴门的情妇，日子是过得平顺了，然而我的心却更加空虚，我恨自己的懦弱，瞧不起自己的出卖灵肉，我后悔了，却已无法回头。和凯文的邂逅便是在我最低潮的时候，和我一样身不由己的凯文，刚开始是因为同病相怜而对我特别照顾，渐渐的，我们彼此产生了爱恋，凯文愈来愈无法忍受见不得人的地下恋情，因而兴起了逃家的念头，本来一切都很顺利，谁知……”这些年来，除了凯文，她从未向人提及她黑暗的去

而今她却对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男孩细说从头？！

“别哭，你知道吗？你的笑脸远比哭泣的脸好看多了，所以，别哭，琉璃，别哭。”他用柔得足以融化任何女子的心碎的嗓音，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诉说，并用火烫的唇，吻去她宛如断了线的珍珠般的泪珠。

在他的柔情包围下，琉璃的泪更是无法遏抑，其中还有更多难言的心痛。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这么温柔……”她颤抖着声音，哽咽的倾诉，“你该瞧不起我，耻笑我是一个为了贪图享受而出卖自己的无耻女人——”“不许再说下去！”他捂住她轻颤的唇，阻止她继续伤害自己。“你并不是坏女孩，在我心中、眼中，你绝对是个百分之百的好女孩，值得任何一个男人钟爱一生的好女孩，我相信凯文一定和我有着相同的想法，你相信我，琉璃，不要再伤害自己了。”听到这儿，琉璃已是泣不成声。“再说一次！让我相信自己……”“你是个百分之百的好女孩，永远都是，琉璃！”他终于忍不住地拥她入怀，狠狠的搂住不放。

“希瑞——”她毫无招架之力的融化在他的柔情臂弯中，甚至有着想就这样永远溺在他怀中的奢求。

当她发现他灼热的唇即将吻上她的时，她知道自己应该拒绝，她根本没有权利享受这份温柔，然而她的心却背叛了她，让她毫不反抗的闭上双眸，期待他的深情。

“希瑞，出来一下！”不知何时出现门边的南宫烈，挑在四片唇瓣即将贴合的刹那轻启房门，打断他们的亲热动作。

琉璃连忙垂下头，别过脸，双颊满是嫣红。

“就来了！”曲希瑞示意琉璃继续把餐点用完后，便和南宫烈一齐离去。

一离开医疗室，曲希瑞便无力的搭靠在南宫烈的肩上，出自肺腑的说了一句：“谢了，兄弟！”“别客气！”南宫烈了解的拍拍他的肩，像是要给无助痛苦的他力气般。“大伙儿都回来了，一切都和预计的一般顺利，过来听听成果吧！”“嗯！”

三天后，第一阶段的行动已全部顺利完成，最后回来的是南宫热和安凯臣这一组。

南宫烈一进门便跑去医疗室找曲希瑞和琉璃。

留在会议室的四个人则各有所思。

“这样真的好吗？”向以农忍不住出声。“如果我是烈，我就不把凯文的口信这么快转告琉璃，反正他们两人终究会在一起的，何不让希瑞多作一点短暂的梦，而非得急着打碎他的幸福呢？”“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所以我们才要时时提醒希瑞，别让他愈陷愈深，否则当分别在实时，希瑞会更痛苦的。”安凯臣虽然未曾谈过恋爱，但这一层道理他懂。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向以农就是无法释怀。

雷君凡一向最不擅长处理男女感情的事，所以也不好发表什么意见，他直接问展令扬：“你的看法呢？”展令扬看向窗外的天空，淡淡的说道：“我在想我们该如何才能让希瑞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失恋中振作起来。”一句话提醒了在场的人。

的确，目前而言这才是最实际的。

南宫烈一走进医疗室，便倚在曲希瑞所坐的椅子后面，双手按住曲希瑞的双肩，开门见山的对琉璃说：“凯文要我告诉你，他没事，你别担心，好好的照顾自己，你们一定能顺利到澳洲去的，还有——”他停顿了一下，看看曲希瑞才又说：“他说他永远爱你和宝宝！”琉璃听完，情不自禁的淌下幸福的泪珠，嘴里不断的重复着：“我就知道凯文会没事——我就知道——”迎着她兴奋激动的神情，曲希瑞真是悲喜交加。

南宫烈则用力搭住他的双肩，想给他一些力量和支撑。

曲希瑞明白好友的心意，反握住南宫烈的手，表示感激之意。

一直是这样的，愈是在绝望的边缘，他就愈能感受到这份情谊的弥足珍贵。

正因为如此，他确信在不久的将来，失去琉璃的那一刻，他应该可以承受，而且能很快地重新振作，因为他有五个好友的支持，曲希瑞如此深信。

接着，第二波行动展开了。

眼看离别即将到来，曲希瑞把握仅剩的时间，将一对珍珠耳环送给琉璃。

“这是我送你的结婚礼物，你的结婚典礼我可能无法参加，所以先把这对珍珠耳环送给你。”这对珍珠耳环本来是要送给即将过生日的妹妹曲宁儿当生日礼物的，如今事情发生的这么突然，他才先行转赠。

迎着他那双深情的海蓝色眼眸，琉璃的心纠结成一团，好痛好痛。“希瑞，我——”“收下吧！什么都不必再说了，我只希望你和凯文今后能永远幸福，还有你们的宝宝。”曲希瑞句句真心的诉说。“来，我帮你戴上。”琉璃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顺从的闭上双眸。

回想起这一个多星期来如梦似幻般的日子，她的心迷惘了——希瑞的温柔，希瑞的深情，希瑞的幽默，希瑞的拥抱，希瑞的蓝眸，希瑞的手艺，希瑞的笑容，希瑞的……一切的一切都让她如此的珍惜，如此的不舍，如此的心痛……“如果时间能倒流……”她发自内心深处地倾吐。

“你还是会选择凯文，和他相恋、结婚、生下小孩，幸福的厮守一生！”事到如今，他宁愿她如此想，为了她将来的人生幸福没有遗憾。

琉璃睁开梦幻般的双眸，深深的凝视他半晌才说：“是的，应该是这样没错……”至少她是命令自己一定要这样想的，她不能辜负希瑞的一番心意。

这时，她不禁想起还在黑街时，曾听过一位台湾留学生唱过一首中文歌曲，歌词好象是这样的：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其它的她不记得了，然而这样就够了，这几句歌词已足够令她回味无穷。

“好漂亮，果真如我所想的，你很适合戴珍珠耳环。”曲希瑞闪烁着一双深情的蓝眸笑道。

琉璃只能强颜欢笑，她命令自己绝不能流泪，否则她一定会崩溃……而曲希瑞的心，正在偷偷的低泣，他却告诉自己：一定要笑着送走她！

“东邦”就是东邦，果然顺利的完成计划，带回凯文·布朗和全面胜利的捷报。

“琉璃！”凯又一见到曲希瑞身边的琉璃，便兴高采烈的飞奔过来。

琉璃却犹豫的呆愣在原地。

曲希瑞推了她一把。“去吧！那是你长年来的愿望，不是吗？”琉璃这才深吸一口气，迈开脚步，投向凯文的怀抱。

展令扬像是怕曲希瑞会当场昏倒般，适时出现在他身后，温和的支撑着他，让他靠倚在自己身上，轻柔却极具说服力的在他耳畔说道：“了不起，希瑞，我永远支持你的决定。”“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曲希瑞衷心感谢上苍，给了他这么好的死党，否则他此刻恐怕已跪坐在地，泪洒当场，哪里还能笑着一张还算自然的脸。

安凯臣和向以农负责送他们到机场，已钻入车内的琉璃又跑出车厢，走向曲希瑞，把一只锦盒交给他。“答应我，等我离去再打开。”她又恋恋不舍的看了他一眼，才头也不回的离去。

直到车子在眼界消失时，曲希瑞才收回视线，打开那只锦盒——里面放的竟然是他送给琉璃的那对珍珠耳环，以及一张小小的卡片，正面以娟秀的字迹写着：还君明珠泪双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曲希瑞颤抖着手，将卡片翻到背面，上头也写着几个字：希瑞：谢谢你！

还有，我已决定，无论宝宝是男是女，我都要为他取名“思瑞”！

琉璃看完那张卡片，曲希瑞早已热泪盈眶，对着模糊的前方呐喊着：“回来！琉璃！”绝望而心痛的呐喊划破了天际，却再也唤不回心爱的人儿。

展令扬不言不语的搂住全身轻颤而略微冰冷的曲希瑞。

曲希瑞哽咽的说：“不要告诉我“天涯何处无芳草”！”展令扬像在哄他似地说：“我不会说那种傻话的，我只想告诉你，我肚子饿了，很想吃你亲手做的蛋糕，用你的手术刀切一块最香滑可口的橘子蛋糕给我解馋吧！”“你这家伙——”曲希瑞先是嘴角微扬，旋即热泪决堤而下，紧紧抱住展令扬，靠在他的肩上放声痛哭。“我真的好爱她——可能的话——我真的想留下她的——你知不知道——我本来是有这个机会的……我——”“我知道，我都知道。”展令扬像在催眠，又像是哄他一般，不断重复着相同的安慰。

曲希瑞则不停的哭泣，告别自己这段短暂而无结果的恋情。

一旁的南宫烈和雷君凡则肩靠着肩，无言的仰望蓝天，出自内心深处的祈求上苍——让希瑞尽快从伤痛中走出来！

这便是“神医”曲希瑞邂逅“东邦”以来，第一次的失恋纪录。

对象是一个名叫琉璃的美丽中国少妇。

她有着一双梦幻般的黑眸，一头长及腰部的乌黑秀发，和一张楚楚可怜的清秀脸庞，像一朵绽开在山崖边的小白花般惹人怜爱！

得知凯文和琉璃双双飞向澳洲，展开幸福快乐的新生活后，戴门·布朗心有不甘的想找“东邦”那六个坏事的臭小子算帐，以为泄恨。

正当他带着大队人马准备去寻仇时，老约翰适巧来电。“你给我听清楚，不准你再去那六个小伙子麻烦，听到没！”“爸，你怎么可以帮着外人，难道你真以为我会斗不过那六个小鬼头？”戴门暴跳如雷的嚷嚷。

“你是斗不过他们没错，否则你引以为傲的计算机系统怎么会那样轻易的被那六个小鬼头侵入，窃取了最高机密的逃漏税资料和政治献金的档案而不自觉？你那自称天下第一的警备系统又怎么会轻易地被那六个小鬼破解，而顺利的带走凯文？蕾安的情人又怎么会曝光，在无所察觉下，被拍下三卷限制级相片呢？”“这——”戴门被父亲问得哑口无言。

“还有，凯文和你那个小情妇琉璃的事，你们夫妇俩为什么瞒着我胡搞？这件事我还没找你们夫妇俩问个清楚呢！”“我——”戴门冒了一身冷汗，连忙改口说：“知道了，我保证今后不再找那六个小鬼头麻烦就是了。”“很好，这才是我的乖儿子！还有一件事，我已经承认凯文与琉璃的婚姻和我的曾孙，你们夫妇俩可不能再为难他们，听到没！”“知道啦！”这下子戴门再气也只能找手下开刀了——除非他打算被逐出家门，而聪明如他绝对不会做出这么愚蠢的抉择。

收线之后，站在老约翰身边的心腹老艾忍不住问道：“大老爷，您会这么维护那六个年轻人是因为其中一位是您“朋友”的外孙吗？”“不！我是真的服了那六个年轻人，那几个小鬼将来一定都是大人物！”老约翰衷心的称赞。“你说是吗？”“是的，大老爷！”老艾并非拍马屁，而是真的深信如此。“毕竟能偷走您五件内裤的绝不会是泛泛之辈。”“闭嘴！我说过不准再提那档事的！”一提到那件糗事他就一肚子火。

“是的，大老爷，我绝对不会再提您因为那五件内裤在您那位“朋友”手上，而在茶会上被他大糗一顿的事。”“闭嘴，老艾！”“是的，大老爷！”难得作弄一下老主子，老艾心中自是有一股难言的快感。

是的，那六个小鬼将来一定都会是响叮当的大人物，因为能让自视甚高的老约翰出自肺腑赞赏的人并不多，而那些曾被老约翰赏识的人，如今都是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之厉害角色！

在“东邦”无价的友谊包围下，曲希瑞很快的从失恋的打击中从新振作，恢复原来的神采飞扬。

其它五个人一直到看见他不再勉强的真正笑容后，才完全放心。

然后，他们六人又开始到处“兴风作浪”，过着属于他们的快乐生活。

约莫一年后，曲希瑞收到一封来自澳洲的信，信封没有寄信人的住址，里面只有一张全家福相片，相片的背面写着：凯文、琉璃和思瑞留影于雪梨歌剧院前。

那天正是曲希瑞和琉璃相遇满一周年的日子。

第五话 贝多芬上校

美国·白宫高峰秘密会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最新生化武器G317的设计图和印钞机模版怎么会扯上梵蒂冈教廷？”“那已不是重点，当务之急是在这个消息还没有外泄之前，尽快把那两样东西拿回来。”“我赞成，这可不是开玩笑的，G317的威力足以媲美原子弹，而印钞机模版若被滥用，铁定会引起全球性的金融大风暴，万一落入其它国家或恐怖组织的手里，那后果更加不堪设想。”“该如何取回？派军方出马吗？”“不！不行，教廷是全球教徒精神领袖的所在地，万一弄个不好，消息走漏，那美国岂不成了全世界天主教徒的公敌？！那还得了，所以军方绝对不能介入，不，应该说整个美国都不能介入。”“那究竟该如何是好？”“我倒是有个方法，只

是不知不可行！”老约翰莫测高深的说道。

“说来听听！”“就是……”

眼前六个出色却吊儿郎当的年轻小伙子，教老约翰又爱又恨又气。

打从他们进门至今，已经足足过了两个小时，他们居然能东拉西扯一大堆废话，害他原本用三十分钟就能说明清楚的话，搞到现在才说完，而且还断断续续、毫无章序可言。

“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懂，这可是事关美国……不，是全世界的大事哩！”老约翰就算有再好的修养也早被这六个浑小子给磨光啦！

“哎呀呀！火气别这么大嘛！老爷爷，年纪都一大把了还这么爱生气，万一气坏了身子，我们可是会心疼的耶！”展令扬气定神闲的笑道。

“你还敢说，你们从刚才就——”“总之就是要我们去把那两样东西“请”出来，是吧？”南宫烈懒洋洋的打了一个哈欠。

“没错，但我们不会让你们单打独斗的，我们会派一个菁英小组与你们同行，只是一切必须以不暴露美国官方介入为前提，至于细节，这个菁英小组的领导者贝多芬上校会和你们详谈。”老约翰捺着性子解释，毕竟是他有求于他们……不！是和他们“打商量”。

“贝多芬上校？！”六个小伙子听得个个一脸促狭的神情。

老约翰轻咳一声，假装没看见他们的怪异神态，继续说：“在这世界上，名不副实的情况很多，何况贝多芬上校只是一个外号，请相信我，他是美国国防部数一数二的厉害角色，最重要的是他很忠心尽职。至于报酬……”“两倍！”“什么？！”“我是说，我们要求你们所开价码的两倍！”展令扬深怕他人老耳朵重听，所以很有爱心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清楚。

“你说什么？！”老约翰气得假牙差点掉出大嘴。

两倍？！这几个小鬼可真是狮子大开口！

“小朋友，你们不觉得你们索价太高了吗？这对十八岁大的孩子来说似乎——”老约翰笑里藏刀的企图说服他们改变主意。

展令扬却从容不迫的说：“亲爱的老爷爷，我相信我所开的价码绝对很公道，我可以马上算给你看。”他向雷君凡示意，雷君凡便带着一枝笔很合作的走上前来。“君凡，交给你了。”“没问题！”雷君凡和展令扬拍了一下手，以示“换手”，接着，雷君凡便站到老约翰正对面的桌子前面，就地取材的拿了一本报告纸，开始摇笔杆。

“老爷爷，你注意看了，首先是六人份的人寿保险、意外险，还有我们六个人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六十岁退休可能赚得的报酬，以及——”“停！”老约翰看他笔杆一摇就连续为了一大串天文数字，更可怕的是他居然马上用心算把那些数字加总起来，简直不是人。

“为什么喊停？”雷君凡无辜的望着他，右手还是继续挥动着。

“我的意思是，我答应你们所提的要求就是了。”他无力的说。

“真的？”展令扬神色自若的靠在安凯臣身上，朝他笑道。

“没错！”开玩笑，那个摇笔杆的小子连他们家小狗的生育费和小小狗的养育费都写出来了，他再不答应，只怕那小子还会写出更荒唐的名堂来呢！

“没问题了吧？”雷君凡这才功成身退的收起笔，离开桌边。

“不！还有一个要求。”这回说话的是南宫烈。

“你们不觉得你们的要求太多了吗？”老约翰气得皮笑肉不笑。

南宫烈表现得十足像个善心小天使。“老爷爷，别这样嘛！我们真的只有这个小小的要求啦！”“什么小小的要求？”他倒要看看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敢再提出什么过分的报酬。

南宫烈和好友们交换了一下眼色，才揭开谜底。“也没什么啦！只是你要我们顺便“丐一尤”出来的那二十幅画，我们要分一半。”“不行！”爱说笑！那二十幅画全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重量级名画，随便一幅的黑市价格都比美国政府原先答应给这几个小子的报酬数字还高哩！

“不？那就拉倒啰！你连一幅也没有哦！”展令扬那里邪气的提醒他。

“你是什么意思？”老约翰一时会意不过来。“莫非你们想独吞？”“别说得那么难听嘛！什么独吞，我们哪有那个胆子，只不过是好心的替老爷爷您永久保管罢了。”所谓睁眼说瞎话，多半就是指“东邦”此刻的作风。

老约翰这回真是裁定了，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他这个人称政坛“九命怪猫”的厉害人物，竟会栽在六个十八岁的小鬼头手上。

“成交！”事到如今他也只有妥协啦！

“东邦”个个全露出胜利的微笑。

待主要的相关事宜交代清楚后，这次的秘诀也随之告一个段落。

老约翰站在窗边目送“东邦”坐进他们的车子，消失在他的视野后，才慨叹一声，“真的是‘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你说不是吗？老艾！”“是的，大老爷！不过我觉得您似乎不是很生气，反而心情不错，不是吗？”老艾真不愧长长年跟随老约翰的第一号心腹，对老主子的心态少说能掌握八九成。

老约翰笑得很深刻，甚至带点析求的说：“如果他们都是我的孙子，那不是完美吗？”老艾只能暗笑，他心里何尝不是如此希望，只可惜……唉！

莫扎特少尉为了避免引人注目，换下军服，改穿一般“T恤+牛仔裤”的轻便装扮，不过身上那股长年集聚而成的军人气质还是隐约可见。

车子在“异人馆”大门前停下，看着眼前这一幢中古而平凡无奇的旧屋，他不禁有些犹豫——这房子怎么看都像是一般大学生住宿的学生公寓，也就是说住在里面的人，应该都是一些平凡的大学生。

他不懂为什么国家最高决策阶层要把平凡普通的大学生扯进这次的危险计划中，这太不像决策当局一贯的作风了，难怪父亲贝多芬上校对这次的行动会有许多不满。

然而，基于职责在身，他还是下车去按门铃。

呱——呱——咕——咕——！

好奇怪的电铃声，莫扎特少尉暗吃一惊，不过接下来的情景更是令他大开眼界。

不会吧！应该是他眼花了，否则他怎么会看到一只栩栩如生的、可爱的机器鹦鹉从一间树屋跑出来对他说：“你好，你是谁？你要找谁？”莫扎特少尉挖了挖耳朵，深怕是自己的听力出了问题，接着又揉揉眼睛，他记得自己的视力非常良好，两眼都是一， 哩！

再一次用力、努力的睁大眼睛时，那只造型可爱透了的机器鹦鹉依然停在他的眼前，又问了一次：“你是谁？你要找谁？”这回他听得、看得很清楚了，那只机器鹦鹉的确是存在的没错。

老天！怎么会有这么逼真的鸟型机器人，这玩意儿就是在国防部里也

鸡得见到哪！

“我是莫扎特少尉，老约翰告诉我可以在这儿找到你们六位。”他记得老约翰告诉过他，“异人馆”是“东邦六人组”共同的小窝，这儿除了住他们六人，就没有别人了，所以他才会如此自我介绍。

不一会儿，主屋的门打开了，走出来的是一位身高一百八十几公分、蓝眼睛的混血帅哥，相当的耀眼夺目，令人移不开视线。

他应该就是曲希瑞吧！

“欢迎光临，莫扎特少尉，请先进来再说吧！”曲希瑞以悦耳的嗓音和迷人的笑容招呼他。

此时，那只应门的鸚鵡已经悄悄的退回树屋休息去啦！

打从进了客厅大门之后，莫扎特少尉先前的预设观点便完全歼灭！

这六个少年绝非普通的学生！他敢对天发誓。

一般学生是不会用“特殊玻璃”当窗户的——从外面看不到里面，但从里面可将外头看得一清二楚的特殊玻璃窗。

而且根据他身为职业军人的经验判断，他敢断言那些玻璃绝对都是“防弹玻璃”，不会错的！

最让他眼睛为之一亮的是坐在他面前的六个十八、九岁大男孩，一个个都出色得令人印象深刻入骨，好莱坞那些大导演、星探真该到这儿来挖角，包准马上挖到六个现成的新偶像明星。

“请喝茶，还有小泡芙！”准备餐点一向是“大厨”曲希瑞的工作。

“谢谢！”莫扎特少尉这才发觉自己太过失态，居然看他们看得发呆，真是有够丢人，唉！振作点吧！他命令自己。

嗯！好香的皇家奶茶！莫扎特少尉在心底暗赞一声，不由得喝掉大半杯。“我是代替这次行动的指挥官贝多芬上校前来和你们商讨一些相关事宜的，我父亲——”他细心的解释一番，“也就是贝多芬上校，因为忙着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所以无法亲自前来，请你们谅解。”事实上是他父亲贝多芬上校很不满决策当局将六个普通人，而且还是小鬼头扯进这次行动，所以不肯前来——十八、九岁的小鬼能做什么？！但忠心尽职的贝多芬上校虽然不满，还是无法漠视决策当局的决定，因此才派儿子兼部下的他前来虚应一番，好有个交代。

然而，经过一个下午的密集讨论下来，原先和父亲持着相同想法的他已全然改观。

这六个小伙子的脑筋实在好得吓人，他再也不敢怀疑老约翰的话及 CIA 的调查报告。

“总之，这次的行动，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不知怎么搞的，莫扎特少尉发现自己竟然真的期待着和他们六个人携手合作。

“我们一定会合作愉快的！莫扎特少尉。”冲着你和你老爸的“称号”，一定！

只可惜莫扎特少尉没发现“东邦人”语句里的“弦外之音”。

“叫我莫……不！算了，反正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叫我这个称号了。”莫扎特少尉有些无奈表示。

“怎么回事？”迎着他们友善的眼神，莫扎特少尉本想把话说清楚，但回心一想又放弃了。“反正你们到时候就会知道为什么了。倒是有件事希望

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的确是件大事。

“我父亲很讨厌别人称呼他贝多芬上校，所以在合作期间，请你们称他为“上校”，OK？还有……”他有些难以做齿，停顿了一下才又说：“我父亲他为人比较严肃、不苟言笑，做事一板一眼，不过他绝对是个好人，是非常敬业的职业军人，我想说的是……如果我父亲的言行让你们不自在，请多多包涵，他真的是个好人。像这次的行动……”“有话直说无妨。”“东邦人”表现得十分善解人意又体贴，只是骨子里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就不得而知了。

受到“东邦”亲切态度的鼓舞，莫扎特少尉继续把后半段的话说完，“我现在说的话请你们别介意，我绝无恶意……”看到他们“我了解”的表情后，他才安心的说下去。

“父亲他非常不满决策当局把还是学生的你们牵扯进这次的危险行动，我不能否认父亲是因为不信任你们的能力，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但父亲如此气愤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不希望你们为了不必要的危险而遭遇不幸，他一直命令我们得尽力照应你们，不可让你们在这次行动中受伤，他说你们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在等着你们，不该做无谓的牺牲……你们明白他的心意吗？”“东邦人”以笑代答的响应他。

莫扎特少尉总算松了一口气，看看时间差不多该回去报到了，便站起身准备告辞。

“总之，我希望无论发生什么事，你们都要记得我父亲是为你们着想的，还有，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保护你们的生命安全，请你们放心。”“我们知道了，谢谢！”待莫扎特少尉离开后，“东邦人”便全数卸除“假正经”的模样，恢复一贯的吊儿郎当作风。

“看来这次的游戏会很有意思呢！”向以农两脚高挂在沙发椅背上，舒舒服服的赖在沙发上说道。

“就是啊！尤其是那个贝多芬上校，更加让我期待！”南宫烈用随身携带的特制扑克牌把小泡芙分成八小块，再把它们解决掉。

安凯臣扯了扯展令扬的头发问道：“你怎么说？我们该用什么方式和咱们“亲爱的盟友们”合作呢？”“你们说呢？”聪明人永远都不会期待展令扬会直截了当的回答问题，除非他心血来潮。

而“东邦”都是聪明人，所以雷君凡很快就自动自发的发表自己的看法。“无论如何，咱们总得尊重一下那个“菁英小组”吧！尤其是咱们亲爱的贝多芬上校，否则若在未抵达目的地之前就把他气挂了，那咱们的游戏不就玩完了。”“如果真变成那样，那个在等着二十张名画的老爷爷一定会哭得很大声耶！”曲希瑞把玩着手术刀笑道。

“所以啰！咱们应该……”一看见展令扬眼中那邪恶的光芒，其它五个人便默契十足的凑了过去。

瞧他们个个眉飞色舞的样子，只怕又有人要倒大楣了！

虽然莫扎特少尉说过贝多芬上校是多么严肃而不苟言笑，但是这会儿看在“东邦人”眼里，他却是个十足“有趣”的人物。

尤其听到他发表高论时，“东邦”更加确信他很“好玩”——“你们这几个该死的浑球的小鬼，给我该死的浑球的仔细听清楚，我是该死的浑球的这次行动的指挥官，一切该死的浑球的都得听我的指挥行动，不过我该死的

浑球的并不期望你们能帮上什么忙，你们给我该死的浑球的听清楚，你们什么该死的浑球的事都不必做，只要乖乖的给我该死的浑球的听话就好，否则万一发生了什么该死的浑球的事，我可不管该死的浑球的你们，听到没？”

“MYGOD！这位老兄说这么一段话，就足足用了十个相同的词儿耶！”雷君凡小小声的对身旁的展令扬说道。

“君凡，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明明知道他小学时读书不用功，经常考零分，所以懂得的词汇少，咱们应该用宽容的心包容他的“一成不变”，对吧！”展令扬愈说愈像是那么一回事。

“我赞成令扬的见解，咱们该同情他，包容他！”一向最爱凑热闹的向以农不知何时钻到他们俩中间，凑上一句。

“你们有没有该死的浑球的听到我说的话！”贝多芬上校见他们个个一副不正经模样，语气变得更加冷冽。

只可惜“东邦人”根本不吃他那一套，依然我行我素的一搭一唱。

“瞧！这家伙果然小学没念好。”展令扬以“你看吧！”的语气说道。

“同感！”曲希瑞、南宫烈和安凯臣齐声合奏。

“回答我！”贝多芬上校的耐性和修养已经濒临爆炸的边缘。

这几个臭小鬼是怎么回事？他在这儿吼得口干舌燥，他们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他们真的是智商一八 以上的天才吗？！

“听到啦！亲爱的贝多芬上校！”“东邦人”齐声合奏，而且还刻意在“贝多芬”三个字上加重音量，以示强调。

我的天！我明明叮咛过他们别喊名字的，他们竟然……莫扎特少尉直感一阵晕眩，看来这次的行动铁定会多灾多难，他有强烈的预感。

最让他不解的是，这六个小伙子今天的表现怎么和那天的“正宗乖宝宝”相去十万八千里？！

“不准叫我该死的浑球的贝多芬上校，要叫我该死的浑球的上校！”“知道啦！该死的浑球的贝多芬上校！”噗——哧——！

以莫扎特少尉为首的“菁英小组”全体五位成员，都忍不住轻笑出声。

气氛顿时变得更具火药味。

贝多芬上校又开始吼人。“DO、RE、MI、FA、SO，你们统统给我该死的浑球的闭嘴，谁准你们该死的浑球的笑？”经他一吼，包括莫扎特少尉在内的五个手下立即消音，瞬间鸦雀无声。

而“东邦”又在一旁交头接耳个没完——“怪怪！这位老兄还真有意思，居然给手下们取这么有趣的代号！”“那是理所当然的，你没听他自己叫贝多芬，儿子叫莫扎特，搞不好他们家里的小狗也叫萧邦什么的呢！”“可见他一定是个古典音乐狂！”“既然如此，他又为什么讨厌人家叫他贝多芬？”

“你真没常识，连这点道理都不懂，他虽然是个古典音乐狂，但他毕竟是个阳刚的死硬派军人，贝多芬这名字不是和他的形象太不搭了吗？”“有道理，原来他是怕真正的贝多芬笑他土包子装时髦客，一定是这样没错！”瞧他们说得那么兴高采烈，快乐得不得了，教人好生羡慕。

不过“菁英小组”的成员可是个个胆战心惊！

这几个小鬼还真行，全给他们说对了哩！除了最后一句。

但是他们也实在太不体谅人了，为什么要把“悄悄话”说得这么大声，害他们听得一清二楚，想大声爆笑却又怕开罪脸已绿了一大半的上校，忍得都快得内伤了，唉！

正当贝多芬上校要开口炮轰，展令扬又捷足先登的抢白。“亲爱的贝多芬上校，我可不可以试试你那些手下的反应力？”贝多芬上校本来想更正他的“称呼”，但一想到方才的情形又打消了念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没听到算了。“你别想该死的浑球的乱打馊主意！”展令扬立刻装出水汪汪的双眼瞅住他，无辜的说：“你看我像那种人吗？还是你怕你的手下都是充门面用的？”“你——”这个狡滑的小鬼分明是坑人嘛！贝多芬上校真想海 K 他一顿。“随你该死的浑球的便！”展令扬回眸和安凯臣交换一下眼色，安凯臣便走到那五个站成“一”字形的“菁英小组”面前说：“请诸位大哥哥和小弟我合作一下，我指到谁，谁就报出自己的代号，很简单吧！”于是，一曲动听的“世界名曲”开始演奏啰！

“SOMIMI . FARERE . DOREMIFASOSOSO.....”

“停——！”贝多芬上校见苗头不对，立即喊卡。

“耶！安可！安可！”“东邦”成员却在一边拚命欢呼。

“这群该死的浑球的小鬼.....”贝多芬上校开始修正自己对眼前六个小鬼的评价和态度。

他们聪不聪明还是个未知数，但是“狡滑、爱恶作剧”绝对是千真万确的！

意大利·罗马贝多芬上校真庆幸自己在还没被那六个小鬼气死前，便平安抵达意大利。

一下飞机，他立即对五个部下耳提面命。“你们给我该死的浑球的听清楚，从现在起要牢牢的盯紧该死的浑球的那六个小鬼，免得他们该死的浑球的搞砸这次行动！”“上校，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啊！”向以农活像只水蛭般，冷不防的黏上他的背，语气暧昧的嗲他。

死硬派的贝多芬上校顿时鸡皮疙瘩掉满地。

“滚开！”他压低声音警告。“你们最好给我该死的浑球的安分一点，现在已经到了该死的浑球的危险地带，各恐怖组织该死的浑球的随时都有可能攻击我们，听懂没？”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他已经开始对他们六人的能力另眼看待，虽然他压根儿就不想承认这六个小鬼有什么过人的本领。

但是会说多国语言，又会神不知鬼不觉的从他身上 A 走机密文件，还轻而易举的甩掉他五个训练有素的心腹手下的跟踪.....种种事实让他无法不改变先前的观感，以较有诚意而认真的态度面对他们也是这次行动的“同伴”这个事实。

“你打算如何进入梵帝冈呢？”展令扬问道。

“你们别问那么多，只要乖乖该死的浑球的跟着我行动就是了！”贝多芬上校以命令的口吻说道。

展令扬笑着耸耸肩，不再多说什么，其它几个看起来也很安分老实。

照理说，见到这种情况贝多芬上校应该高兴才是，但他心里总是觉得怪怪的，这几个小鬼真有那么老实？！

“喝杯咖啡吧！上校！”曲希瑞和南宫烈很热心的端来十几杯香醇的热咖啡，分给每个人一杯。

“你们怎么有钱买咖啡？”他可不认为这种露天咖啡的小贩会收受美金。

“上校，你应该知道咖啡不一定要花钱买吧！”南宫烈笑脸迎人的说。

“难道你们该死的浑球的是——偷的？”最后两个字，他讲得特别小声。

南宫烈瞟了他一眼，才说：“上校，你别这么不上道好吗？连喝个咖啡也用偷的，太没品了吧！这些咖啡是快餐店里的小姐们免费请我们喝的。”

“MI，真有此事？”贝多芬上校问和他们俩同行的MI——莫扎特少尉。

“是真的，上校！”莫扎特少尉据实以报，不过他不敢让父亲知道他羡慕得差点流口水的糗事。

贝多芬上校淡淡的扫了南宫烈一眼，不再说话，算是接受这套说辞——这几个臭小鬼的确帅得没话说，尤其是对女人而言。

半晌，以贝多芬上校为首的“菁英小组”成员全都感到浓郁的睡意袭来，意识开始模糊不清。

“臭小鬼，你们该死的浑球的竟在咖啡里下药？！”该死！他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设计了。“MI，你……”“我不知道，我发誓我从头到尾都没看到他们在咖啡里加料……”莫扎特少尉连忙为自己申冤。

贝多芬上校还想再说什么，却敌不过药效，和部下们一起昏睡过去。

“失礼了，上校，不过有你在实在太碍手碍脚了，所以只好请你休息一下啰！”展令扬抛了一个飞吻给昏睡的贝多芬上校。

接着，曲希瑞便按照预定计划对贝多芬上校等人一一做了催眠暗示。

“OK，只要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咱们就可以走了。”完成催眠暗示的曲希瑞吐了一口气说道。

“GOOD！君凡，你呢？需不需要再看一遍上校身上的资料？”“我才没那么蹩脚，这样就行了。”雷君凡自负的回应。

展令扬声耸肩，做出下一个指令。“那咱们就照原订计划行动吧！”接着，只见六个年轻小伙子分散开来，各自展开担负的任务。

曲希瑞和南宫烈负责把“菁英小组”安置在安全的地方，并留下“会合时间、地点”的字条，贴在贝多芬上校的额头上，那模样看起来真像被贴上符咒的僵尸。

向以农负责去弄来六本假护照，并打造六张符合假护照的“假面孔”。

待曲希瑞和南宫烈安置好“菁英小组”返回后，曲希瑞和展令扬及雷君凡展开另一项行动。

曲希瑞利用催眠术，带着雷君凡和展令扬光明正大的闯进意大利政府机构，找了一个隐密的角落，展令扬便开始发挥计算机长才，神不知鬼不觉的窃取许多行动所需的机密档案和资料，雷君凡则一展“过目不忘”的本事，把所有重要信息装进脑袋瓜存盘。

安凯臣负责拼装制造侵入梵蒂冈教廷所需的各种武器和配备。

南宫烈则负责算出最适当的行动时间和路程。

待一切准备就绪，六个人便以“假护照”护航，朝目标梵蒂冈出发。

梵蒂冈是位于意大利罗马西侧的一个独立小国，人口不多，且多半是神父和修女，是全世界最小的国家，也是天主教的总部，神的代理人“教皇”的居所，因此，梵蒂冈亦被称为“敦皇国”。

凭着完美的事前计划，“东邦”很快便顺利的潜进梵蒂冈去进行他们计划中的活动。

意大利·罗马西郊“该死的浑球！那六个兔崽子竟敢耍我！”贝多芬上校清醒后的第一句话，便是惊天动地的咆哮。

而莫扎特少尉等五名手下却相当佩服“东邦”那六个小鬼，居然能轻

易地骗过他们——虽然这让他们有些没面子，但基于“英雄惜英雄”的心理，他们并不讨厌“东邦”。

只不过这些赞美的话，他们可没胆在上校面前说出来。

“上校，既然他们说会准时在秘道入口处和我们会合，我们就姑且相信他们，先展开下一阶段的行动，没有他们几个来干扰，我们的行动一定可以更顺利，您说是不是？”真不愧是上校的儿子，莫扎特少尉一直都很懂得如何应付父亲的怒火。

贝多芬上校显然是接受了他的说法，不再发怒，一声令下：“照计划行动！”“YES, SIR!”

意大利·罗马西郊安凯臣用自制红外线望远镜侦察贝多芬上校一行人的行动，顺便充当现况播报员。

“上校他们已经按照预定时间，抵达秘道的入口处，开始进行部署工作，准备开挖秘道。”那条秘道通往梵蒂冈教廷的内部，根据 CIA 的情报显示，已经尘封了将近一个半世纪没人使用过。

“是吗？那很好啊！”展令扬和向以农互看一眼，笑得好诡异。

雷君凡有些同情上校一行人，“我们真的不去知会他们一声，救他们不要白费心力了吗？”“当然不要！”南宫烈和曲希瑞不约而同的“齐唱”。“像上校那种自负过人的家伙，不让他吃点苦头，他是不会轻易低头的。”“可是那条秘道的出口处是……”“哈啰，各位！上校他们似乎已经挖到秘道的“真正”入口了耶！”负责侦察的安凯臣兴奋的宣布。

“OK！咱们也该去和亲爱的上校会合了。”展令扬维持着一号笑容，从废墟的城垣上跳下来。

向以农尾随着跳下。“是该去看好戏了，否则错过精采的历史镜头就不好玩啦！”他一面说一面检查手上的超迷你照相机的光圈、焦距是否已调整好。

“以农，你待会儿得多拍些角度好一点的照片啊？”南宫烈满脸兴奋的叮咛。

“安啦！我拍照，你放心！除非凯臣的改造技术出了差池，这相机有问题。”安凯臣立即反驳向以农的话。“喂！别乱砸我的招牌，那架照相机绝对没问题，除非你太笨不会用。”“好了啦！你们两个，再不出发就要错过最佳镜头了。”曲希瑞好心的提醒大伙。

然后六个人便兵分两路地开始行动。

向以农和安凯臣驾着向以农不知从哪儿 A 来、由安凯臣改装过的双层巴士，朝秘道出口处前进，准备去捕捉那精采的“历史镜头”。

而展令扬四人则浩浩荡荡的出发，去和上校一行人会合。

贝多芬上校一看见展令扬四个人，便没好气的说：“你们竟敢该死的浑球的摆我一道，现在又该死的浑球的比约定的时间慢了半个小时才来会合。”

“我们绝不是故意的，实在是因为有两个同伴吃坏肚子，食物中毒，我们赶紧把他们两人送到医院去急救，所以才会迟到的。”南宫烈摆出哀兵恣态说道。

“是吗？”谁信你们的鬼话！不过经他一说，上校发现六个小鬼真的少了两个。

这几个坏胚子该不会又在使什么坏心眼了吧！“他们在哪家医院？”
“在……”“上校，秘道完全打通，可以进去了。”属下 D0 前来报告，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知道了！”上校这才回归严肃的主题。“根据决策当局的指示，从这儿开始，就由你们自行进入行动，我们军方不好再介入，但我们会守在这儿接应你们，现在少了两个人，你们会不会有问题？”尽管他已经知道这几个小鬼真有两把刷子，但要把偷取“G317 设计图”和“印钞机模板”的重责大任交给他们，他还是有点不放心；并非担心他们的能力不足，而是担心他们的安危。

“没事，不过，我们希望你能护送我们到出口处去！”展令扬笑道。

“没问题！”上校毫不考虑就答应。

在“菁英小组”五个成员的把风下，上校带头领展令扬四个人进入秘道里。

这条秘道由于已经封闭了一个半世纪，所以空气相当不好，充斥着霉味和腐尸味，以及各种令人作呕的难闻怪味，而且一路上蜘蛛网、蝙蝠、老鼠和蟑螂等族类应有尽有，最可怕的是还有许多白骨。

“听说这儿在一百多年前是天主教徒为了逃避政治迫害，做为紧急避难的场所，结果死了一堆人在这儿。”上校突然兴起吓唬小鬼们的报复心理，故意用令人毛骨悚然的声调大声说道。

几秒钟后，他发现身后没有半点回音，以为他们吓坏了，便笑着一张兴灾乐祸的脸，回首说：“你们说这些人可不可怜……哇——啊——”上校怎么也没有想到回眸时，竟然会和一个骷髅头吻个正着，吓得失声惊叫，连退三大步。

这下子笑的人轮到展令扬四个坏家伙了。

“的确很可怜耶！”说着，才把骷髅头放回原地，四个人依旧是老神在在的不正经样。

“你们……”上校好生尴尬，却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好胆识。

方才他几个手下下来查探信道情况时，一个个全惨白着一张脸，甚至还发抖，害怕得很，而这几个小鬼却不当一回事。

同时，他开始怀疑他们要他带路的动机！凭他们这种胆大包天的胆识，根本不需要他护航。

“上校，好象到出口了耶！”展令扬的声音中断了他的沉思。

上校查看了一番，才同意他的说法。“是到了没错！”见他们四个站在原地不动，四双眼睛齐看向他，让他好不自在。“你们干嘛站着不动手，该不会是想要我帮你们打通出口吧？”可恶！原来如此！难怪他们非要他带路不可！上校这才恍然大悟。

展令扬“将错就错”的笑道：“正是如此，上校，你不会不帮忙吧！”“为什么你们不自己动手？”“问得真蠢！当然是因为不想让上头那些脏兮兮的泥巴和尘土弄脏身体啊！”展令扬一副“你好笨”的神态仔细解释，顺便把铲子交给他。

“你们……该死的浑球！”上校气归气，骂归骂，为了完成任务还是不得不干，拿起铲子转过身去。

然而在开挖前，他又背对着他们，一本正经的说出放在心底多时的话。“我从一开始就反对把普通百姓的你们牵扯进来，但是决策当局坚持如此，

我也只能服从。你们的确很有本事，但我还是必须再跟你们重复一次，真正的危机是从你们顺利偷出那两样东西才开始的。就像我先前说过的，那些恐怖分子和我们一样，不愿意冒与全世界天主教徒为敌的险，所以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顺利取出那两样东西后，才对我们展开攻击，抢夺那两样东西。”这也是他们这一路上，从美国到意大利，再到梵蒂冈来的过程中，一直没有遭受攻击，而只被盯梢的原因。“不过你们放心，你们的任务只到把东西顺利从教廷里取出来为止，接下来带回美国的工作就是我们的责任，我绝不会让你们受到伤害的，我以军人的荣誉向上帝发誓！”听了他这番感人肺腑的话，雷君凡有股冲动想把“真相”告诉上校，却被南宫烈眼明手快的制止。

“好了，你们退后一些，等我挖通之后，你们再过来。”上校难得用这么温和的语气说话。“等你们顺利进入教廷之后，我就会把这条秘道再封起来，然后，我会带着我的部下到约定好的地点接应你们。”等到上校挖出一个容得下人身的大洞之后，便对留在下面秘道里的他们说：“推我一把，我到上头拉你们上来。”奇怪，上头怎么这么亮？根据资料显示，出口是座地窖，那儿不应该这么亮的呀！

上校还没想出个所以然，展令扬四个人便合力把他推上去，接着动作迅速确实的把那个洞填补起来。

就在上校被推上去的同时，震耳欲理的尖叫声开始漫天作响。

“啊——有色狼——”“偷窥狂呀！”“快叫警卫来处理——”贝多芬上校虽然听不懂意大利语，但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老天！这儿根本不是什么教廷的地窖，而是罗马市区里一个“天体营”的聚会会场。

不！现在不是惊讶的时候，当务之急是速速开溜，否则若被逮着，送到警局去，那“代志”就“大条”啦！

于是，他便在水瓢、香皂、杯子、石头、内衣、内裤、毛巾……等“武器”的攻击下，捂着脸蛋，狼狈不堪的逃之夭夭。

而早已在最佳“偷窥位置”等着拍这些“历史镜头”的向以农和安凯臣，则拚命的猛按快门，恨不得能多拍些精采的镜头。

“该死！那几个小鬼一定早就知道是这么回事！”上校一面逃窜，一面在心底大骂特骂，直到现在他才明白他们找他“开路”的真正原因！

罗马西郊好不容易逃回来的落难上校，一进门就略过“东邦”那六个正在吃消夜的坏心小鬼，赏了五个部下一人一巴掌，怒火冲天的吼道：“你们是怎么办事情的？为什么秘密信道的出口不是梵蒂冈教廷的地窖，而是罗马市区里一个“天体营”的花园派对的游泳池畔！

你们是不想混了吗？”可怜的“菁英小组”自从看见从秘道折返的是展令扬四个人，而不是上校时，就知道大事不妙，尤其稍后又看见安凯臣和向以农神采飞扬的带回来一叠立即显像的“上校天体营蒙难记”，那一张张惨不忍睹的“惨烈”照片后，就更加笃定“在劫难逃”了。

事实证明他们的预感没错，上校一回来就赏了他们一人一记“铁板烧”——还好不是当场枪毙！

臭骂了将近半小时之后，上校才撂下最后一句：“立刻重新搜集资料，找出真正的秘道来，明天中午以前给我，听到没！”“YES, SIR!”五个被骂惨了的“菁英小组”成员立即展开行动，开始去做亡羊补牢的工作。

室内这会儿只剩下上校，和六个刚好把消夜全K光的“东邦人”。

上校本想责怪他们的“知情不报”，但回心一想，就算他们事先说了，他也不可能听信他们的话！因此，他实在无权迁怒他们，只好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你们早就知道那条秘道是错的，所以才会借故和我们分开一段时间个别行动，是不是？”他但愿不是，否则岂不显得他引以为傲的“菁英小组”太无能了吗？奈何“东邦人”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诚实”，只见展令扬笑容可掬的“据实以报”。

“上校，你还不是太笨嘛！马上就联想到最后的答案！”“这么说……”他实在不敢也不愿意相信，自己居然不幸言中。

偏偏展令扬还要摇晃着手上那张真正的“秘道地图”，向他证明他的推测无误，而且为了怕他反应太迟钝，依旧反应不过来，还口齿清晰的明说：“宾果！真正的秘道地图就在这儿，所以你可以把你的D0、RE、MI、FA、S0召回来好好休息，明天好重新开工。”面对这样出乎意料的结果，上校真不知是该喜还是该悲，只觉得顿时全身无力，瘫坐在椅子上。

他那批训练有素的“菁英小组”竟输给这六个胆大妄为的坏心小鬼！

“难道军中已没有人才了，全是一些笨蛋吗？”上校自我嘲弄的戏谑。

雷君凡接获展令扬的指示，不慌不忙的走到上校跟前，蹲下去仰望着他，用再真诚不过的语气安慰他。“上校，请别太悲观，我们相信美国国防部绝对没有笨蛋，尤其是隶属于上校您管辖的部属，就更不可能有笨蛋了。”

“你们又知道了！”在如此消沉的时刻，听到好话总是令人心里舒服些，上校也不例外。

“我们当然知道！”雷君凡表现得更为诚恳认真。“因为根据数学里的“反证法”而论，如果你在部属中发现了一个笨蛋，那么你一定可以在你的部属中，找到一个比现在这个笨蛋更笨的笨蛋，由此证明，你的部属里绝对没有笨蛋，你说是不是！”“你这是什么歪理！你以为你这样说我会高兴、会感到安慰吗？”上校差点没给他的话气死，这算哪门子安慰的话！

不过另一方面，他却挺佩服他们的，居然能把数学里的“反证法”如此的“活用”——虽然他并不高兴用在他身上。

经过一阵咆哮后，上校的精神显然提振了许多。

“你瞧！我的安慰技术不坏吧！”雷君凡不知何时已离开上校身边，靠在展令扬臂上大大的赞美自己一番。

“你们——”上校这才赫然发现他们的用心良苦，心里不禁有些感动。

但死硬派的他，怎么也说不出感谢的话，索性转过身去，对着门口大叫：“已经很晚了，你们几个小鬼先睡吧！我得把那几个笨蛋召回来，免得耽误了明天的大事！”语毕便带上门，走了出去；仰望着夜空，上校不禁有所感的一叹，难怪老约翰会那么赏识他们，坚持非用他们不可！

他愈来愈了解是为什么了。

次日晚上，贝多芬上校一行人，根据“东邦”提供的资料，终于找到真正的秘道入口。

“这次不需要我再为你们带路了吧！”上校难得幽默的说。

展令扬六人以笑代答。

望着这六个即将进入秘道的小鬼，上校不由得有些不忍。

“小心一点，万一被发现，一切以顺利脱身为优先考量，其它的就交给我处理，知道吗？”他压低声音，对他们语重心长的再三叮咛。

可能的话，他真的不希望把他们牵扯进来啊！像他们这样杰出的小伙子，绝对有大好的前程在等待着他们，万一……不！别尽想些不好的事！上校严肃的告诫自己。

而“东邦人”像是读透了他的心思般，难得一本正经的对他说：“我们一定会顺利取得那两样东西，准时到约定的地点和你们会合，OK？”上校深深的看了他们一眼，才勉强的扬扬嘴角。“嗯！我们对一下时间。”然后，在“菁英小组”的目送下，“东邦”六个人消失在秘道里。

约莫十分钟后，上校便按照预定计划将入口炸毁封死，并做好完美的掩饰，以防日后有人再使用这条秘道潜入教廷。

接下来他们便往约定会合的地点出发，准备在那儿迎接凯旋归来的“东邦”。

梵帝冈·圣彼得大教堂顺利的混进教廷后，他们六个人靠着南宫烈奇灵的第六感，开始朝目标所在的地点前进。

“小心！有人！”曲希瑞手脚俐落的从背后温柔的制伏路过的一名神父，并用药让他暂时昏睡。“很抱歉，神父，我们绝不是故意的。”危机解除，六个人继续前进。

很快的，他们遇到了第一个重要的关键性抉择——“中、左、右，要拆哪一条？”安凯臣对南宫烈问道。

这是进入金库的第一道关卡，弄错回路的话，教廷的警卫系统便会立即激活，到时就甭玩了。

“我认为是左边那一条！”南宫烈根据第六感说道。

“GOOD！咱们意见一致，那就拆左边那一条了。”安凯臣说着便毫不犹豫的一扯。

呼！运气不坏，真的选对了。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展令扬和安凯臣换手，在控制面板上来回忙碌了数秒钟，第一道关卡便被解开了。

接下来是最后一道关卡。

“噢！老天！”几个人低呼一声。

原来第三道关卡需要教皇本人的指纹和声纹才能打开。

“现在怎么办？”惊讶和沮丧在“东邦”之间一向不可能停留太久，六个好搭档马上就重新振作，企图在有限的的时间里，找出解决难题的方法。

“这么一来，也只有去把教皇“请”来了！”展令扬第一个开口。

“似乎也只能这样了，问题是怎么个“请”法？”雷君凡代表大家问道。

“当然得靠你、希瑞和凯臣了！”展令扬悠哉游哉的公布答案。

“我们三人？”“君凡应该记得教皇的寝室在哪个地方吧！包括一路上的警备设施安装的位置，你也记得吧！”“没错！”“那第一个难题就解决了，接下来要靠凯臣的拿手绝活，把那些警备装置扫除干净，最后就要发挥希瑞的催眠长才，把教皇“请”来啰！”展令扬像在说笑话一般，语气轻快的把该说的话了一遍。

“我们有多久的时间可用？”安凯臣和曲希瑞及雷君凡一下子就同意了
这个提议。

“和我们一样，只有三十分钟！”“你们？！”安凯臣、曲希瑞和雷君凡如是说。

“我们？！”向以农和南宫烈又是另一种声音。

展令扬扫描伙伴们一眼，才说出原委。“相信大家都发现了，这座金库的构造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复杂，所以我们必须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应付第三道关卡以后的挑战，而且，还得把教皇安然无恙的送回去，因此，现在烈、以农和我势必得提前去偷那二十幅名画啰！”“了解，那就赶快行动吧！三十分钟后回来这里会合！”“GO！”

话说展令扬三人在南宫烈第六感的指引下，顺利的找到了收藏名书的宝库。

展令扬驾轻就熟的解除计算机防盗系统，三个人便轻而易举的进入。

面对满室大大小小的稀世名画，展令扬轻轻搭靠在向以农肩头，满不在乎的一笑。

“接下来就靠你啰！”“五分钟，保证让你们满意！”向以农相当自负的拍胸脯保证。

他可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胡掰瞎盖硬充场面，而是因为他有与生俱来的“艺术品真伪鉴赏能力”。

一般而言，一个经验丰富的名画鉴定师，想要鉴别一幅画作的真伪，通常需要花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一年以上也不足为奇。但是向以农却能凭着天生的才能，在看见画的那一刹那就鉴定出它的真伪，而且到目前为止从未出过差错。

真的只花了五分钟，向以农便在为数可观的名画中，挑出二十幅小型、携带方便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各派名画，并把它们从画框中取出，小心翼翼的卷成筒状，装入事先准备好的容器中。

“顺利成功，咱们可以走啦！”向以农做出“V”字标志。

南宫烈和展令扬不约而同的举手和他击掌，表示对他的称赞。

“时间掌控得很好，应该会此预定的会合时间早一些回到金库那边！”南宫烈看了看时间。

才说着，三个人便动作轻快的迅速离去。

当展令扬三个人回到金库前时，安凯臣他们也远远的抱着教皇走来。

六个人集合完毕，正想重新打开第一道关卡时，南宫烈和安凯臣同时低叫一声：“又得赌一次了！”原来先前的回路装置已经有所改变，因此必须重新抉择。

“中、左、右，你选哪一条？”安凯臣旧话重提。

南宫烈指住中间那一条，说道：“中间！”“很好，咱们又意见一致。”安凯臣回他一个“思麦尔”后，便毫不犹豫的伸手拉扯中间那一条回路。

嘿！运气够好，又安全过关啦！

紧接而来的计算机密码当然也和先前不同，不过在展令扬的巧手下，很快又顺利过关。

终于又来到第三关了。

曲希瑞这才将昏睡的教皇弄醒，让教皇依照先前的催眠指令，输入指纹和声纹，第三道关卡终于被解决了。

现在他们所在的位置，便是金库的最核心地带。

南宫烈立刻就地占卜，希望能争取时间，速速找出那两样东西的藏匿处。

“在那面墙里面！”南宫烈说出占卜结果之后，一伙人便立刻展开地毯式的侦察行动。

“找到了，应该是这儿！”展令扬敲敲那块声音特别不一样的砖头宣布。

安凯臣亮出万用工具组合，极为小心的割开那块砖头，里面竟然还有一道锁。

“交给我！”“开锁专家”向以农合作无间的上前去把那道锁解决掉。

当向以农正要打开那扇小门时，展令扬及时出手阻止了他的动作，示意他暂缓行事。

原来在门把右侧，还有一道隐藏式的计算机防盗装置，在打开门的同时会惊天动地的作响。

待展令扬和安凯臣合力把计算机防盗装置 K 掉后，终于可以顺利地打开那扇小门。

“太师了！终于找到了！”六个人都非常兴奋，谁知伸手去取那份 G317 设计图和印钞机模版时，却发现它们被一种特殊黏着剂牢牢的固定住，动弹不得。

“交给我！”擅长研发各种药剂和化学药品的曲希瑞，从身上取出一只小瓶子，里面装的是他前些日子才研发成功的“万能除黏剂”。

运气不坏，这帖“妙剂”真个把“冥顽不灵”的黏着剂给干掉啦！

他们总算顺利的取得那两样“战利品”。

“时间不多了，我们得快一点，还要先把教皇安好的送回寝室才行！”

“撤！”

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六个好伙伴终于把教皇毫发无伤的送回寝室去，然后全速撤退。

“希瑞，你确定那药剂真的有效吗？”雷君凡凭着印在脑海里的“地形图”，带领一伙人逃脱。

“放心啦！一定会有效的，咱们就等着看明天的电视报导吧！”曲希瑞自信满满的保证。

其它五人听他一说，眼中期待的光芒亦更加灿烂。

梵帝冈·圣彼得广场贝多芬上校不断的注意着时间，心情显得十分浮躁不安。

约定的时间已经快到了，那几个小鬼不知道进行的如何了？！一整夜下来，教廷里都未传出什么骚动，这应该可以证明他们进行得很顺利吧？！不！不要再想了，等他们出来再说吧！贝多芬上校告诉自己要尽量保持乐观，多往好处想。

“报告上校，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莫扎特少尉忧心忡忡的上前报告。

“我知道！”上校的心不禁一沉。天啊！那几个小鬼该不会是出事、被逮着了吧？！

“上校，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莫扎特少尉又问。

“我们——”“对不起！这位兄弟，你可以帮帮我们吗？”一个陌生的声

音打断他们父子的对话。

嘿！居然是一群穿着纯白修女服的修女。

“各位有什么困难吗？”拜托！在这个节骨眼上，怎么还遇上这档事？！但是又不能不加以应付，上校真是心急如焚。

噢！这个修女怎么那么不检点，频频对他抛媚眼？！莫非是他眼花了？！上校大感意外，一时呆愣住了。

瞧他那副滑稽相，带头抛媚眼的“展令扬修女”终于忍不住笑场。

噢？！好熟悉的笑声啊！

“是你们——”上校这才恍然明白，脸上的表情比乌龟扮鬼脸还滑稽。

六个“假修女”见状，全都笑得合不拢嘴。

“你们——”“两样东西都到手了，你清点一下吧！”展令扬抢在上校发火前，把 G317 设计图和印钞机模版交给他。

当两样东西交到他手上时，上校真的以为这只是个幻觉——他们真的做到了，从戒备如此森严的梵蒂冈教廷拿了出来？！

一向不轻易服人的上校，此刻真是打从心坎里服了他们。

“我说亲爱的上校，我知道你很仰慕我们，但你在圣彼得广场对着可爱的修女们露出如此色迷迷的眼神，实在不太妥当耶！不如咱们换个地方，你再慢慢崇拜我们吧！”展令扬似乎一天不作弄人，就会觉得对不起自己哩！

人再笨也不会连笨很多次，尤其贝多芬上校更是如此，他已经稍稍懂得反攻了。

只见他似笑非笑的说：“我不反对到别处再谈，尤其这样对你那位朋友更好。”他将视线移向正以“修女”装扮钓美女观光客的南宫烈，那幅情景看起来实在……好不容易逮到能反将六个小鬼一军的好机会，贝多芬上校乘胜追击的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胆热情的“修女”呢！居然穿着修女服，在众目睽睽之下调戏良家妇女。”“原来上校是在吃味啊！那很简单，我马上就实现你的愿望！”才说着，展令扬便出其不意的捧住上校刚毅有型的脸，做出要吻他的“假动作”。

上校信以为真，吓得向后倒退，连声大吼——“住手——噢——” POOR 上校，由于过度慌乱而踩了个空，于是跌坐在地上，最可悲的是跌倒的同时还被正巧飞过上空的小鸟，不偏不倚的投了一颗“黄金炸弹”在头上。

始终冷眼旁观的莫扎特少尉，除了心底为可怜的父亲大人掬一把同情之泪外，对这六个小鬼着实是说不出的佩服，外加一点不可思议的感觉——这个世界真的不同了，那六个怪小子扮起修女居然有种奇特的合适感！怪怪！

意大利·罗马西郊把约定的报酬尾款交给“东邦”之后，美国军方此次和他们的合作，也即将告一段落。

分手在即的此刻，贝多芬上校竟有难言的不舍，却又无从说起。

“回学校后，乖乖的当个普通学生，别一天到晚瞎搞胡闹……”唉！他并不是要说这个的，但长年养成的爱训人习惯一时却改不过来。

安凯臣用一种酷酷的表情，语气凝重，就像大人训小孩般的响应上校的话。“贝多芬上校，不是我爱说你，今天是圣诞节前夕耶，你干麻尽说些老八股的话？！难不成你曾在圣诞夜被女朋友抛弃，还是偷情被老婆发现而罚跪算盘，还是你家的小狗曾在这一天离家出走……”“你给我该死的浑球

的闭嘴！”“万岁，我赢了！钱拿来！”南宫烈在上校骂完之后，连一秒的间隔也不留，便得意的大叫。

雷君凡和向以农老大不服气的把赌金交给南宫烈，频频埋怨道：“是谁说上校在临别的感性时刻里，绝对不会骂口头禅的？”和南宫烈一样赌赢的曲希瑞以“那是你太笨”的表情笑着向他们两个开解。“那是因为你们忘了“江山易政，本性难移”这句名言之故。”担任煽风点火任务的安凯臣和展令扬则在一旁悠哉的看着他们拌嘴，顺便“分赃”。

眼看“火山”即将爆发，“菁英小组”留下来的四个成员，全都动作迅速确实的“避难”去——这几个害人精，竟然在最痛恨赌博的上校面前，光明正大的“聚赌”，外加“分赃”。

一眨眼的光景，“贝多芬火山”果然惊天动地的爆发——“你们这群该死的浑球！年纪轻轻的该死的浑球的不学好，竟然该死的浑球的搞赌博的玩意儿——”瞧他们一点也没有悔改的样子，甚至不把他的当话，上校更为光火。

“你们该死的浑球的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四次！我赢了！耶！”向以农像在示威一样，对曲希瑞大加炫耀。“这叫“风水轮流转”，对吧？”“你们该死的浑球的有没有在听我说话？”上校已经气得有点口齿不清。

“啊——！快看电视！教皇出来了！”曲希瑞异常兴奋的指向贝多芬上校身后的电视。

记者正以惊愕的语调，重复播报着不可思议的奇闻——“这是不是圣诞夜的奇迹？！全球的观众应该都可以清楚的看到，教皇的圣服前面在镁光灯的照射下，渐渐的呈现出一句祝贺词“教皇！我爱您！”这个惊人的奇迹令全球的观众和信徒同感震惊，各恐怖组织都已出面澄清非他们所为，幸好教皇并无不悦，表示这是圣诞夜的神迹，不再加以追究，因此这个“圣服留言”事件，可能会就此收场。

在骚动过后，教皇继续向全球观众发表圣诞贺词……”“太棒了！效果百分之百耶！”向以农率先大叫。

曲希瑞扬扬眉毛，不可一世的说：“别太夸我，我会不好意思的，说实话，我也没想到那药剂的效果会这么好哩！”“要掰待会有的是时间，以农，你有没有把方才那珍贵的一幕拍下来啊？”南宫烈就怕等了半天，还没把“留言重现”那个绝无仅有的镜头拍下来。

“安啦！这小子敢忘了拍，咱们回去再修理他不就得了！”安凯臣自以为是的提出一个不坏的主意。

挺有危机意识的雷君凡则对身旁的展令扬小声的说：“你认为上校这回会不会气昏？还是拿枪追杀我们？”话是这么说没错，但一听就知道是不当一回事的调调。

展令扬连开金口也懒，只是眯着眼睛，让脸呈现“笑”字型算是回答。

现在，他们就在等亲爱的贝多芬上校发飙啰！

而上校也没令他们期待落空，超级火山再度引爆。“你们这几个该死的浑球，那个该死的浑球把戏是你们搞的鬼，对不对？你们居然该死的浑球的胆大包天，万一被该死的浑球的发现了……”尽管他气得发抖，骂得口沫横飞，内心深处却和躲在一边的“菁英小组”成员一样，对他们赞赏得不得了，竟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干下如此震惊全球、开教皇玩笑的大事。

嘟——嘟——！

正当室内一片闹轰轰时，上校随身携带的通讯器乍然作响。

竟然是恐怖组织捎来的讯息。“G317 设计图和印钞机模版全已落入我们手里，如果你爱惜令郎的宝贵生命，就把我五个手下放了。限你一个小时内到指定地点来交换人质，逾时不候，届时你就等着为你儿子收尸，但是只怕连尸体也没有！”话到此，对方便自行切断通讯。

“这是怎么回事？上校！”展令扬问道。

上校铁青着一张绝望的脸，力时冷静的说：“为了掩人耳目，我让莫扎特带着假的 G317 设计图和印钞机模版先行离开，并放出风声，让恐怖组织把追踪目标放在他身上，而真正的 G317 设计图和印钞机模版则已经由国防部另外派来接应的人悄悄带回美国去了。”“也就是说莫扎特是诱饵，而你们则负责强化这诱饵的可信度？”雷君凡把他的的话整理一遍。

“没错！”上校双眼空洞无神的回答。

“而你并无意交换人质？”展令扬早看出上校的决定。

上校压抑住内心真正的感情，冷冷的说：“我绝不接受恐怖组织的威胁，而且，我必须完成使命，炸掉他们的据点！”“你的意思是，你为了要让对方相信他们夺走的 G317 设计图和印钞机模版是真的，所以你要莫扎特和他们一起送命？！”向以农低吼一声。

“军人为国尽忠是理所当然的！”“很遗憾的是，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展令扬说着，六个好伙伴便开始忙碌起来。

“你们想做什么？”上校戒备地问道。

“我们和你的合作关系已经结束，没有必要再告诉你我们的行动，对吧！”安凯臣轻描淡写的回答。

上校倏地想到什么，不禁叫道：“你们该不会是想——”他的话还没说完，便被展令扬夺去发言权。“你把攻击对方的时间调整到一个小时后的交换人质时间，如果一小时后，他们的直升机正常起飞，表示我们的营救行动失败，你就完成你的任务，摧毁对方的据点和直升机，OK！”“我不准你们干傻事，回来！”上校对着整装完毕，走到门口的六个年轻小伙子叫道。

然而，却没有人搭理他，只有南宫烈回头投给他一个微笑。“莫扎特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平白牺牲，相信你的老婆也不希望三个儿子的最后一个也死于恐怖组织手里，不是吗？一小时后见！”在上校尚处于发愣的情况时，“东邦”六个人已经从他眼界消失。

他们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上校着实吃了一惊。“你们跟那几个小鬼说过我的事？”“没有，上校，我们从未提过！”几个“菁英小组”的成员，纷纷为自己澄清嫌疑。

“是吗？”上校凝视着远方，若有所思的虚应一声。

“报告上校！”四个“菁英小组”的成员齐声唤道。

“什么事？”“请让他们试试看，我们把攻击时间延后好吗？”迎着四个忠心部下的赤忱，上校内心激荡不已。

“上校，请答应！”“随你们吧！”

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然而，无论“菁英小组”如何望穿秋水，如何把望远镜的倍数调到最高，也见不着“东邦”和莫扎特少尉归来的身影。

“准备攻击！”上校冷冷的、毫不带感情的下达命令。

“上校？！”几个部下以求情的音调叫道。

“准备射击，这是命令，难道你们想让那些该死的恐怖分子逃脱？！”上校的话让几个部下不敢再多言，虽然他们并不愿意执行这项残忍的任务，但是他们个个心知肚明，非做不可，只因为他们是任务第一的特种部队。

当对方的直升机起飞的声音传来时，早已部署完毕的上校这一方，在上校一声令下，便瞄准正缓缓上升的直升机，全力攻击，当然，对方的临时据点也同时遭殃。

瞬间，直升机在半空中炸开，火花四射，炽烈的火焰和地面上那片火海连成一片，场面显得更加壮观浩大。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上校精神恍惚、眼神呆滞的望向那一片熊熊燃烧的火海，脑海中一片空白。

这是他几十年的军人生涯中，最感无力绝望的一天！

在这瞬间，他失去了最后一个儿子和六个拥有大好前程的天才小鬼！

而“菁英小组”剩下的四个成员，也是个个一副欲哭无泪的痛苦神情，非常的沮丧难过。

没错！他们是顺利完成这次的任务，但是，他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不但失去了好搭档莫扎特少尉，连六个令人头痛却打心坎里喜欢的年轻人也失去了！

就在一片愁云惨雾中，他们似乎集体罹患了幻听的毛病，竟然听到展令扬那个不可一世的坏小子的声音——“哈啰！你们别尽在那边纳凉，快过来帮忙，OK？”包括上校在内的五个人，怎么也不敢眨一下眼睛，就怕在一眨眼间，眼前的幻影便会消失无踪！

他们不但幻听，而且还看到幻影——呈现在他们模糊视线中的，竟是六个灰头土脸的坏小子，以及被他们架着、满身是伤的莫扎特少尉！

“很抱歉，因为莫扎特的伤势比想象中严重，我们在中途先帮他做急救措施，因此延误了一下，没能按照约定的时间回来！”展令扬虽然全身上下都是血迹和泥巴，脸上展露的却依然是那玩世不恭的一号笑容。

当然不止他，其它五个“东邦”成员也是一样，虽然伤痕累累，态度依旧不正经，而且曲希瑞还在帮莫扎特少尉疗伤。

“父亲——”莫扎特少尉气若游丝的唤了上校一声，他本来还想再说什么，无奈严重的伤势让他无法再多说一句话。

“你们这些……”上校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说什么，只觉得一张大嘴正不听使唤的自个儿动了起来。

“该死的浑球是吗？”六个坏小子就算在这个时候仍不改调皮的本性。

“没错，是该死的……呜——该死——”上校的话还没说完，便已忍不住而当场啜泣起来，嘴里还不停的重复着：“该死——”有生以来，上校第一次如此感激上天！让他失而复得的重新拥有仅有的儿子和六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小鬼！

而“菁英小组”的四个成员也个个眼眶湿热，声音哽咽的安慰上校，并庆幸好搭档莫扎特少尉重回阵营，对“东邦”六个小兄弟，更是感激至极。

气氛顿时变得格外温馨感人。

一切都落幕了，莫扎特少尉的伤势虽重，但已无大碍，而真正的 G317 设计图和印钞机模版也已顺利的送回美国，“东邦”和“菁英小组”真正分别的时刻亦随之来临。

“上校，这是我们送给你的临别赠礼，希望你会喜欢！”在机场出境前，展令扬表现得十分老实的代表“东邦”全体成员，将“临别赠礼”交给上校。

上校表情温柔的收下。“回学校后要好好念书，别再胡搞危险的荒唐事了，如果觉得无聊，随时欢迎你们到我家来坐坐！”主动向人示好，邀请别人到家里玩，对一向不擅交际，又不太喜欢受人干扰的贝多芬上校而言，说是破天荒头一遭也不为过。

莫扎特少尉一听到父亲如是说，马上兴高采烈的补了一句：“你们一定要常来，我一定会好好的招待你们！”他本来就对“东邦”印象很好，现在再加上他们对他有救命之恩，他自然就更喜欢他们了。

“也欢迎你们有空到“异人馆”来坐坐！”展令扬六个人大方的响应他们的热情。

“我们一定会去打搅你们的！”全体“菁英小组”成员，不约而同的齐声笑道。

欢乐和谐的气氛，把离别的感伤挤得消失无踪。

然后，“东邦”这六个出色奇妙的年轻人，便在上校一行人的欢送下先行出境，登机离去。

待上校一行人登上军机打道回府时，“菁英小组”的成员便好奇心满怀的怂恿上校，速速拆开“东邦”送的“临别赠礼”。

上校也顺从民心的当众拆开——就在上校一声响彻云霄的“该死的浑球！”谩骂声中，全体“菁英小组”都很后悔要他打开礼物。

那几个害人精，居然把上校误闯“天体管”那一大叠狼狈不堪的出糗照片，当成礼物送给上校！

也因此，在回美国的归程上，可怜的“菁英小组”一路上都是在上校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中度过的！

呜——！该死！真倒霉！

而罪魁祸首的害人精——“东邦六人组”，这会儿正坐在包机上，快快乐乐的计算着这次行动的“战利品”——为数可观的军方报酬，和那二十幅价值连城的名画！

美国·老约翰私人豪邸展令扬把二十幅名画中的十幅交给老约翰。“这是约定的画作，你看一看吧！”望着那一幅幅如假包换的文艺复兴时代名画，老约翰依然有些不敢相信。

虽然他早见识过他们的本事，虽然是他把他们推荐给美国军方的，但是，他还是对眼前这六个年轻人所干下的那一大票壮烈事迹感到难以置信！

他们居然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从戒备森严的梵蒂冈教廷里，偷出G317设计图和印钞机模版，以及二十幅“骨董级”名画！

最可怕的是，他们还胆大包天的开了教皇一个大玩笑！

还从恐怖组织手里救回了“菁英小组”的成员！

“你们知道吗？贝多芬少将非常赏识你们，对你们赞不绝口哪！”老约翰对眼前六个年轻人的喜爱无形中又增加了不少。

“他升官啦！”“东邦”虽用“惊叹句型”说话，却听不出他们有一丝意外，反而是理所当然的语气。

老约翰见状，不禁轻叹一声，深刻的笑道：“他不但升官了，还老是叮咛我，如果遇到你们，一定要帮他邀请你们到他家去坐坐，但千万不要让你

们知道这是他托我邀约的！”“他还是老样子，死硬派，不肯坦率一点！”“不过这就是上校……不，是少将可爱的地方啰！”说着，大伙都笑了。

“听说你们还作弄了少将一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老约翰一直想知道，却不得而知的事。

展令扬以撩惑人心的表情笑道：“老爷爷，如果你再继续追究这件事，我就把你我之间的秘密告诉亲爱的少将哦！”为了怕他人老脑筋退化，他还刻意指指摊在桌上的那十张名画。

老约翰一直是个非常识时务的人，马上就改口表示：“我不过是随口问问，既然这是少将的个人隐私，我自然不会再追究了，我并不是那么无聊的人，对不对？”“东邦”六个好伙伴再度露出全面胜利的微笑。

离开老约翰的宅邸后，“东邦”便一路叽哩呱啦个没完的回到他们可爱的窝——“异人馆”去也！

当然，他们不可能听从贝多芬少将的话，乖乖的当起正宗乖学生的。

瞧！他们这会儿又在计划另一个好玩的新游戏啦！

所以说，要他们六个人安分的念书实在是不可能实现的笑话，毕竟这世上有太多太多新鲜有趣的事，等着年轻的他们去挖掘，你们说是吗？注：〔大老奸播报站〕

一、嗯哼！看完这本“话题式小说”后，感觉如何呢？如果是“尚感满意”的话，那就继续支持一下《烈火青春 PART2》啰！如果是“有待加强”，那——就再给人家一次机会嘛，耐着性子看看《烈火青春 PART2》吧！

（喂！大老奸！怎么说来说去都是你赢？真是#）呵！SO 吾才叫作大老奸嘛！厂×乙厂×乙！（#呜——人家又被“J后”了啦！）

二、不过，说真的，《烈火青春 PART2》保证会有和这本《烈火青春 PART2》截然不同的故事，所以，有空的话，订期待一下，OK？

楔子

《“东邦”成员档案》

NO.1 曲希瑞，英文名字是 DANIEL（丹尼尔）

12 代，是“东邦”的“专任名厨”，兼“专任医师”。更是一个把手术刀当“菜刀”、“餐刀”用的好手。

345 哥。

NO.2 南宫列，英文名字是 ALLEN（艾伦）12 上，除了他刻意放水外，从未有过败绩，故在赌场里有“东方不败”的美称。又精通扑克牌占卜术，且从未出过差错，故在学生时代是“东邦”的“专任占卜师”兼“专任采购大使”。同时，还擅长“变魔术”，且精通“说服术”。

此外，由于生得一张人见人爱的风流相（当然是指对女性），深得女性的青睐，无往不利，所以还有一个外号叫：“猎爱圣手”。

345 拥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混血美男子。

NO.3 安凯臣，英文名字是 CEDRIC（赛德瑞克）12 不论是天上飞的、地

上跑的，还是海上行的都操控自如，同时也是一个撞球高手。在学生时代，是“东邦”的“专任机械师”兼“武器提供者”，外加“专任司机”。所以，还有一个外号叫：“武器供应站”。

34 海、红海、地中海及大西洋的庞大舰队，被封为“欧纳西斯第二”的新一代年轻“船王”。

5NO.4 向以农，英文名字是 VICTOR（维克多）12“巧手”，这世界上没有他偷不到的东西。同时是一个“开锁”天才，不论是什么类型的锁，只要到了他手上，绝没有打不开的。此外，还精通“易容术”，擅长“制造”各种不同的“面孔”。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人还是个天生的“艺术品鉴赏家”，凭本能便可轻易辨别各种类型艺术品的真伪，举凡名画、雕刻、古董、宝石……等，皆可易如反掌的辨识真假。在学生时代是“东邦”的“专任化妆师”、“专任盗师”兼“专任锁匠”、“资源补给中心”。

3 王”。

4 片家，并在世界各地拥有制片厂、大型游乐园，以及大型连锁影片发行公司。

5NO.5 雷君凡，英文名字是 ROYE（罗伊）12 事，记忆力超强，凡是让他看过一眼的人、事、物，就算经过一百年、化成灰，他都会记得。又是个天生的投资理财专家，尤其擅长各程投资：股票、期货、黄金、债券、不动产等，样样精通拿手。

此外还擅长“洗黑钱”，可不着痕迹的“变”出大量资金。所以，在学生时代是“东邦”专任的“资金供应中心”兼“财务管理师”，外加“人工摄录放影机”。且因其“过目不忘”的本领，还有一个外号叫：“活字典”。

34 景游乐区与“地王”地段拥有房地产，及各种动产投资。更由于在欧、美、日、香港各地的重要股市中，叱测风云，所以还有一个“封号”叫：“天才股王”。

5 中国满清贵族的后裔。

NO.6 龚季云（展令扬）……不告诉你，厂×乙厂×乙！

说明“东邦人”共同之特性：12 言。

那一串属于年少轻狂的岁月

左晴雯嗯！终于把第二本“话题式小说”的内容定案啦！

由于“东邦”这六个小子的学生时代，实在做过太多有趣、值得写出来和众家大小帅哥美女一起分享的鲜事儿，所以小女子在决定《烈火青春 Part2》的时候，为了应该收入那几个“话题”比较妥当，着实伤透了脑筋，恨不得把所有的“话题”全放进这一本书中，但是又不行。

人家怎么样也无法决定应放哪几个“话题”进来比较好，最后干脆用抽签的，于是小女子就把每一个话题的标题写在一张张签条上，按照抽出的顺序，在每张签条标上“1、2、3、4……”。

待打开纸签公布真相时，发现编号前两名的都是属于较长的故事。

于是乎，咱们的《烈火青春 Part2》就只有“两个话题”，分别是“第

“一话赌城争霸”和“第二话双重人格 V.S. 华岛风云”。

为了实现在《烈火青春 Part1》许下的诺言，小女子在编写本书的这两个话题时，特别区隔了两个话题的取材方向，让它们分别拥有属于自己的不同风格和特色，希望它们能带给你们不尽相同的感受。

至于小女子这个小小的心愿能不能实现，就交由诸位看倌大人们来定夺啰！嘻！

当然，身为写故事的人，小女子自然希望这本《烈火青春 Part2》能带给你们一点小小的欢乐，那小女子就心满意足了。

那么，就让我们进入故事中吧！

Let 'sgo！

P.S. 欢迎来信批评和鼓励，来信请寄——“台南邮政信箱 1524 号左晴雯小姐收”就可以啰！

第一话 赌城争霸

今晚“东邦”的小窝——“异人馆”依然是一片欢乐的气氛。六个人在吃完专任大厨曲希瑞所烹煮的西班牙口味晚餐之后，这会儿全聚集在他们的客厅间、游戏间各自玩了起来。

安凯臣和向以农最近迷上了一套最新的 SEGA 游戏，闲来无事两个人就窝在偌大的电视屏幕前玩得不亦乐乎。

至于雷君凡呢，自从在上次的全美大学联赛中见识了展令扬神乎其技的棋艺之后，三不五时就拿着棋盘，拉住展令扬，美其名为切磋棋艺的硬要人家和他玩斗智的游戏。

而曲希瑞最近作了一个奇怪的美梦之后，突然有了新的灵感，正在狂热的研发一种被他命名为“七色彩虹饼”的新式点心。

每天只要一有空的时候，他就会溜进厨房“练功”，甚至连他那家叫“非限定空间”的餐饮店也都暂时不管了，三天两头挂上“暂停营业”的牌子，一心一意专注在新点心的研发工作。

刚刚他将碗盘收拾干净之后，又溜进厨房去继续他的研发大业了。

南宫烈眼看着五个同伴个个都情有所钟，心中不禁有些孤单。

没办法，谁教他最近正好陷入难得一见的低潮之中，自从上回的“梵蒂冈冒险”之后，他就一直提不起劲，对任何事都兴趣缺缺，甚至连被他称为“精神补给剂”的美女们也无法提振他那几乎已经掉进美国大峡谷谷底的低落心情。

难道就不能有一些比较新鲜刺激的事情吗？南宫烈在心里叹道。

问题是，能让他感到有趣的等级，跟一般人所谓“有趣”的级数要高上很多，普通级的有趣是无法引起他的兴致的。

然而，在平凡的人世中又岂有那么多类似“琉璃”或“梵蒂冈事件”这么高级的有趣事件发生呢？因此他的情绪才一直无法提升，偏偏他引以为傲的第六感最近又好象进入了冬眠状态，没有半点有趣事情要发生的预感，想到这儿，他不禁又叹了一口气。

而所谓的“知己”、“好兄弟”、“死党”就是要在这种时候派上用场喽！

话说安凯亚和向以农现在在玩的游戏正进入最后第九十九关，眼看就要突破一百大关，可是他们还是放弃了突破最后一关的机会，无怨无悔的卡喳一声，把电视游乐器的开关给关了，坐到南宫烈身边。

另外一个角落的雷君凡和展令扬也把已经厮杀到最后决胜关头的西洋棋盘丢下，围到桌边来。

连在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的曲希瑞也像是有心电感应一般，放下手边进行得正热的“七色彩虹饼”的研制工作，走了出来，而且还替大伙端来了六杯清凉解渴的翠玉水晶果汁。

一伙人笑咪咪的凑在一块你一句、我一句的叽哩呱啦个没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要拯救这个已经快要陷入黑洞的好友的情绪。

南宫烈岂会不知道好友们的心意？问题是，他就是无法让自己快乐起来。

展令扬在略施小奸计之后，终于拔得头筹，抢得第一发言权，笑着一张自以为可爱的笑脸，搭着南宫烈的肩膀说：“不如这样吧，今晚的夜色似乎不错，我们何不进城去逛逛呢？说不定到 DISCOPUB 去晃一晃会有什么奇遇或艳遇出现，OK？”“通过！”一向最爱凑热闹的向以农马上高举双手附和这个提议。

话比较少的安凯臣和雷君凡也似无言表示通过。

曲希瑞更以行动来表示支持，倏地站起来对大家说：“既然要去，与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赶快行动吧！Let'sgo！”接着五个人也不管南宫烈愿不愿意，就便把他给拉出门去。

南宫烈确实是没有多大的兴致，但是眼看着五个好朋友如此的费心，他心里甚是窝心，也就跟着走了。

说起这六个小伙子这辆“专用跑车”可是大有来头的呢！

它是向以农不知从哪一个爱车成痴的暴发户那里偷来的，然后经过安凯臣出神入化的“改造手术”之后，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变成他们的“专用跑车”啦！

路上沁凉的夜风徐徐的吹着六个年轻人，然而南宫烈还是沉着一张没有什么朝气的脸。

坐在他身旁的展令扬突然冷不防的抱住他，环住他的颈项，眨了眨自己的“媚眼”，语气十足是娇滴滴的那一款，对南宫烈说：“小烈，你寂寞吗？需要安慰吗？”那模样、那语气、那神态如果给不认识他们的人看到了，还真会误以为他是美国某个知名同性恋俱乐部里最红牌的大明星呢！

结果南宫烈还来不及对他做出“善意”的响应时，向以农已经抱住展令扬纤细的腰身，发挥他的逼真演技，满是醋味的说：“你好不公平喔！人家寂寞的时候你就没有这样子，小烈心情不好你就这么细心、这么贴心，好不公平，还小烈小烈的叫着。哼！我不依！我也要！”向以农嘴巴是这么嚷嚷，心里想的却是总算有机会给他报个仇了。呵呵！他就不信他每一次都会败在这个爱笑的臭小子手上！

每回向以农卯上展令扬的时候，南宫烈和曲希瑞这两个聪明的家伙就会三缄其口的坐在一旁，隔岸观火。

安凯臣和雷君凡自然也是和他们两个同一阵线的，只是这一回安凯臣

还在开车，没那个福气，只能以耳朵欣赏精采表演啦！

正当向以农和展令扬闹得正热的时候，展令扬突然低叫了一声：“啊！”下意识的转过身，南宫烈在他脸上吻个正着。由于事出突然，南宫烈意外的捕捉到展令扬眼中稍纵即逝的一抹惊讶，他不禁大笑，终于给他机会逮到这个总是摆出一号笑容的坏家伙的小辫子了，他的心情因而好了许多。

而一旁的向以农则在那边很不服气的嚷嚷个没完，直喊着：“不公平！不公平！怎么天底下的便宜事都给你占尽了！”大伙儿因而全笑了出来，看南宫烈心情变好，全都松了一口气，于是这部奇怪的“专用跑车”就载着满车的笑声，一直朝城区前进。

进了城之后，南宫烈心情果然好了许多，灵光一闪，他突然很兴奋地说道：“我有预感又要发生什么好玩事了！”几个年轻人经他这么一提，眼睛全都亮了起来。不久，他们根据南宫烈的第六感，找到了一家在城里数一数二的DISCOPUB，决定今天晚上就在那边泡定啦！

进了DISCOPUB之后，绝对不是这六个出色的坏家伙喜欢引人注目，而实在是因为老天太偏宠他们了，给了他们如此令人舍不得移开目光的出众外貌，以至于他们刚踏进DISCOPUB就引来了无数的注目，不过他们依然像往常一样，很有默契的将那些足以媲美X光、雷射光、镁光灯等等的仰慕目光给略过。

好不容易在几位美女服务生争先恐后的带领下，他们在一个风水不错的座位坐了下来，每个人各自点了喜欢的饮料后，那些美女服务生才依依不舍的离去。

南宫烈才坐定，双眼就忙着对整个舞池做地毯式的扫描。

嘿！果然让他发现了一个相当漂亮的女孩子。今晚的运气真的不错！他的心情因而更好，于是二话不说地朝那个美女“初——”了过去。

向以农朝着他冲过去的方向一看——耶！那个美人是——只可惜他还来不及出声阻止那个不顾一切加足马力冲过去的南宫烈时，就被展令扬用温柔的手臂将他的大嘴给捂住，并用醉人的嗓音在他耳畔轻轻的呢喃道：“亲爱的，稍安勿躁，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精采好戏，你难道舍得错过吗？”他的语气一听就是百分之百的等着看好戏那一款，其它几个也是跟展令扬同一鼻孔出气，等着看南宫烈出糗。

向以农经好友点化，回心一想：对呀！他怎么可以在这种时候当起好孩子，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怎能轻易错过？坏事的吸引力果然是很大的！

话说南宫烈在一干最佳损友的背叛之下，一派潇洒的走到了那位他相中的大美人身边，彬彬有礼的展现出迷死人不偿命的风采对她说：“小姐，我能请你树一支舞吗？”哪知那位大美人一脸惊愕的回首时，眼里意外的没有一般女人看到他时的惊艳眼神。

然而，这并没有让南宫烈感到挫败，也没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反而更激发他的征服欲；想他“猎爱圣手”的封号可不是浪得虚名，他马上祭出更高级的迷人笑容，说：“美丽的小姐，我有荣幸握握你那好冷的小手吗？”若非DISCOPUB里的噪音，哦，不！是音乐声着实够大的话，只怕在休息区的那五个好伙伴早就全部蹲在地上，比赛看看谁找到的鸡皮疙瘩比较多。

能把这种肉麻兮兮的话讲得这么自然的，恐怕也只有南宫烈了。

那位大美人东张西望了半天，才想要婉拒他，南宫烈却不给她拒绝的

机会，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就拉起她的手跳了起来。“这首探戈的曲子很适合我们，你不觉得吗？这一定是命运的安排。小姐，你就不用再推辞了，我知道你是不好意思罢了！”那个大美人在推拒无效下，只好和他翩然起舞，只是她的眼睛一直不停的四处搜寻，显得心不在焉。

就算南宫烈是一个很喜欢美女的人，也不可能因为对方的美丽而被迷得变成智商负一八，所以他很快就发现她所表现出来的不寻常。发现之后，他又更仔细的一看——奇怪 这个美女怎会长得这么歪×歪、肩膀这么宽……哦！天哪！这个腰还真够粗，说不定跟我不相上下，比令扬那小子至少还要大上两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不！喔！等等，MyGod！她竟然有喉结。当他从她束在脖子上的装饰丝带细缝看到她那微突的喉结后，整个人差点昏倒在地。

他不禁回眸往他那群好朋友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五双眼睛都充满了促狭、嘲弄的光芒，这下子他终于知道自己被出卖了。

唉！这回可亏大啦！正当他想要再做进一步反应的时候，却发现两、三个五官长得属于“交代不清型”的男人正朝他们这个方向走过来，手里还抓了一个女人，那女孩子比起眼前这个大美人，哦！不！暂且称她为“人妖”的男人，看起来娇小许多。虽然她长得还不至于是“太抱歉”那一型，不过也不是会让人印象深刻，大概是属于“过目即忘型”的吧！

只见那“过目即忘型”的女孩对着这个人妖大叫：“麦克，快逃！他们追来了！”虽然 PUB 内的音乐声很大，掩盖了她的声音，但是南宫烈从她的唇形明白了她的话，加上他的第六感，让他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了，而且这很可能就是他先前预知的新鲜刺激的事。

瞬间，连日来所有的阴霾低潮全数一扫而空，他心中的太阳已然高高升起，大放光明，全身的细胞全都活络起来，又回到原来那个爱捣蛋、活泼、年轻有活力的坏小子模样。

“苏珊！”那个人妖美人终于开口说话，第一句话就是紧张的叫着那个属于“过目即忘型”的女孩的名字。

就在危急的时候，雷君凡那小子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从容不迫的亮出自己的绝世武功——“点穴道”，将那三个脸孔长得属于“交代不清型”的匪类男人各点了穴道，让他们定在原地静止不动。

展令扬走过来把他们当作挂衣架一样，若说是当作椅背也不错，大刺刺的靠在他们肩上，小声的说：“别为难人家小俩口嘛！真是有够不上道。难不成你们在嫉妒人家？问题是，要嫉妒人家也要有足够的本钱呀！你们看看自己的长相，长得这么交代不清，还想跟人妖大哥争这位小姑娘，太说不过去了吧！我劝你们还是早点放弃的好。”可怜那三位脸蛋长得交代不清的男人实在很想反驳，无奈却被点了穴道，无法开口说话。

不过，就在展令扬跟雷君凡制伏那三个人之后，他们身后又冒出一个衣服里藏着“家伙”的男人，显然是这三个脸蛋长得交代不清的男人的头头。

嗯！他的脸蛋果然交代得比较清楚，至少脸上有一道很明显的疤，令人印象深刻，保证“过目不忘”。

就在他拿着枪想对展令扬和雷君凡做出威胁时，两人脸上却都摆出满不在乎的态度。

原来此时正在上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精采戏码。那位刀疤老

兄才亮出藏在衣服里的家伙时，他略显粗犷的脖子已经被一把雪亮锋利的手术刀给抵住。没错！那个人正是曲希瑞是也！

只见他以温柔亲切的口吻对他说：“刀痕大哥，我们有话好说嘛！干嘛在这种地方亮出那么不适当的东西呢？你说是吗？”自己的脖子正在跟人家的刀锋亲密接吻，那位刀疤老兄还能摇头说不是吗？万一不小心摇得大力一点，岂不是跟自己的脖子过不去？于是他只好静止不动。

雷君凡又乘机点了他的穴道。接着南宫烈就从那三个定在那边当雕像的男人手中接管了那位脸蛋长得属于“过目即忘型”的女孩，然后一起走向展令扬身边集合。

“以农和凯臣已经先去停车场开车等我们了，一切就等出去再说了！”那位人妖大哥跟那个“过目即忘型”的女孩互看了一眼之后，就毫不犹豫的跟他们走了——其实不走也不行，因为他们是被拉着跑的。

自从进了“异人馆”的客厅之后，人妖大哥和“过目即忘型”女孩面对这奇妙空间的一切，已经足足发呆了半个小时，甚至连曲希瑞精心调配的两杯独家饮料摆在他们面前，冰块都已经融了一大半，他们还是一副呆呆的傻相。

最后还是最捺不住性子的向以农率先打破沉默，他劈口就说：“嗨！两位能不能先自我介绍一下呀？”虽然是要人家自我介绍，六个大嘴公却没给人家说话的机会，就自个儿辟哩啪啦的先行自我介绍一番。

瞧他们那副样子，看得两位客人一愣一愣的。不过除了惊讶之外，完完全全被他们的魅力所吸引，也是不争的事实。

等他们介绍完之后，曲希瑞便又说：“我说人妖老兄，这会儿你可以把那顶假发拿下来了吗？莫非你真的喜欢这身打扮？”那位人妖大哥与“过目即忘型”的女孩又五看一眼，人妖大哥终于说话了，“这位先生真是好眼力，不过我不是人妖——”他才想继续说下去，又被曲希瑞打断，善解人意的替他把话说完，“既然如此，如果你愿意，不妨先卸卸妆，厕所就在那边。至于衣服嘛，你先进去再说吧！”约莫十分钟后，那位人妖大哥穿着曲希瑞递给他的衣服，走出盥洗室。

嗯！长得还挺眉清目秀的！算得上是普通俊美型的男子，难怪扮起女孩会像个美人。

不过这位人妖大哥虽然长得颇为俊美，然而在这六个超级大帅哥面前显然是略逊一筹。

人妖大哥在坐定了之后，就开始以一种无奈的语气说道：“我叫作麦克，这位是我的青梅竹马，也是我相交多年的女朋友苏珊。谢谢你们救了我們，不过这可能会给你们带来麻烦……”他这话才出口，南宫烈就说：“麦克老兄，做人不要这么认真嘛，人生下来本来就是互相添麻烦的，你们说是吗？”说完不忘征求几个好伙伴的意见，不用说，大伙自然是全数通过他的论调啰！——“东邦守则”之一嘛！

麦克和苏珊更加觉得这六个年轻人真的是与众不同，说不定他们正是转变两人命运的贵人呢！

当麦克想继续说下去的时候，苏珊却抢着说：“你们知道拉斯维加斯吗？就是那个全世界闻名的赌城。麦克原本是拉斯维加斯鼎鼎大名的曼姬夫人旗下一间大赌场的首席作牌师，在那边作牌多年后，萌生倦意，不想再在

那样的场所混下去，所以我们决定到一个偏僻的小镇结婚，然后过属于两人的平凡生活。可是麦克的作牌技术实在太好了，曼姬夫人不肯放人，我们在商谈破裂之下，只好趁夜逃走，然而此举却惹恼了曼姬夫人，尽管我们一路从内华达州东躲西藏的逃到纽约，原以为已经安全了，没想到曼姬夫人的手下还是追了过来……”说到这里，苏珊已经红了眼眶，麦克忙着安慰她，然后继续说：“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们今晚的慷慨解围，可是为了避免再给你们添麻烦，我们还是决定现在就走人。”苏珊也同意麦克的决定。

问题是，这六个小子听得津津有味，生性爱管闲事的他们怎么可能就此放手让他们走呢！于是展令扬以一号表情笑着对他们说：“刚刚我的朋友不是说过吗？人生在这世界上就是要互相添麻烦的，我们都不怕了，你们又何必担心？何况这件事实在太有趣了，我们怎么可以轻易错过呢？你们就安心住下来吧！保证不会有事情的。”麦克听了他的话，万分感激的婉拒道：“我们很感谢你们的热心，可是你们不知道曼姬夫人的厉害，她可是拉斯维加斯势力最庞大的两大黑道势力之一，那里的众多赌场几乎有一半的地盘是她的，如果得罪了她，后果真是不堪设想。”麦克发现不论他怎么说，眼前六个年轻人都是一副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样子，心里不禁感到纳闷，这六个年轻人是怎么回事？他们是初生之犊不畏虎，还是哪根筋不对劲？或者是反应迟钝，被他的话吓坏了？还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曼姬夫人的厉害，所以才会表现得像没事人一样？可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他和苏珊的救命恩人，他绝对不能让他们因为无知而受到无妄之灾，否则他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因此，他又接着说：“我真的很感激你们，可是我们真的不能再留下来了，你们一定会受牵连的……”结果他话还没讲究就昏睡了过去。

苏珊吓了一跳，连忙叫着：“麦克，麦克，你怎么了？”才问完，她自己已昏睡了过去。

确定他们两个已经进入梦乡之后，安凯臣才对曲希瑞竖起大拇指，笑道：“你的安眠药还是那么厉害呀！”曲希瑞虽一副“不要那么夸我，我会不好意思的”的表情，眼底却闪烁着“再多夸奖一些”的得意光芒。

待将这对落难鸳鸯安置在寝室休息后，六个人便在会议室集合。

“我认识曼姬夫人这号人物！”意外地，南宫烈和展令扬竟然异口同声说道。

面对这样的巧合，两个人不禁相视莞尔。

“你们两个别只顾着自我陶醉，既然你们都认识她，那事情就更有意思了，赶快把事情说出来吧！”他们会这么想是理所当然的，经过不算短的日子相处下来，他们都很笃信“物以类聚”这句话。换句话说，他们所认识的人多半都不会太过无趣的，何况这个曼姬夫人还是个跟黑道有关的狠角色，这件事就更不简单啰！

只不过“赌桌上的东方不败”认识同样在赌场赫赫有名的曼姬夫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一伙人自是不会很惊讶，倒是展令扬这家伙也认识曼姬夫人这号人物，他们感到比较不可思议。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家伙本来就很奇怪，净是认识些奇怪的人，所以今天就算他说他认识阎罗王，他们大概也不会觉得太惊讶。想要问他嘛！想想还是算了，反正他那个人也不可能跟你直截了当的讲出你想要的答案。

尤其当他知道你愈想知道某个答案的时候，他就愈想吊你的胃口，到

最后搞不好非但没得到答案，还狠狠被捉弄了一番，白白提供他一次免费的娱乐，那多划不来！

因此几个聪明又识相的家伙都没有追问下去。

最爱发表意见的向以农这会儿又抢得先机的发表高见了，“既然你们两个都认识她，那就赶快说吧！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件事呢？”展令扬还是慢条斯理的伸伸懒腰、做做体操，然后才坐下来，慢慢的跷起二郎腿，深吸了一口气，又大吐一口气之后，才说：“其实关于曼姬夫人这个人，她虽然是个狠角色，不过嘛！对于才华出众的美男子一向是没辙的。”真是一堆自信过度的家伙，才提到“美男子”三个字，五个好家伙眼睛统统亮了起来，眼睛里都写着“啊！那不就是在说我吗？”的表情。

结果他们那滑稽的表情又白白的提供了展令扬一次娱乐的机会。

不过展令扬也没说破，自己偷偷地欣赏就算了。他接着说：“所谓的才华嘛，当然是跟赌有关的啰！”这话一出口，大伙就知道那位“有才华的美男子”非“赌场的东方不败”南宫烈莫属了。

南宫烈很乐意的接下这份差事说：“那你的意思是要我怎么做呢？”“你只要发挥你与生俱来的天分去色诱曼姬夫人就行了！”展令扬气定神闲的笑道。

“色诱？！”几个人一听到这个有趣的字眼，眼睛比刚刚更充满了光辉。

南宫烈则有些感觉不妙的戒备说：“嗨！我说亲爱的扬扬，你可不要因为我偷了你一个香吻就记恨在心，要我去色诱她哪！”他的回答倒是让大伙感到有意思极了——这家伙一向是对美女来者不拒的，由他们的谈话判断，这位曼姬夫人应该是位满漂亮的女人，这家伙怎么可能不愿意？！

像是看透了他们的疑问一般，南宫烈自动自发的解释：“没错，曼姬夫人是个以冷艳出名的大美人，问题是她现在虽然是个未亡人，然而她身边却有一个死忠的贴身保镖大卫，那家伙才不会让任何人接近曼姬夫人呢！”“你的意思是你怕那家伙吗？”向以农故意向他挑衅。

南宫烈白了他一眼，才说：“我不是怕他，而是君子不夺人所好！”他话才出口，向以农便又抢着说：“你的意思是说，那个保镖对曼姬夫人——”南宫烈不知何时跑到他身边，像母亲摸小孩的头一样，占他便宜的说：“乖乖！真聪明，你答对了。的确，大卫对曼姬夫人的深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不怕死的人才敢打曼姬夫人的主意。”“这么说来你是怕死啰！”安凯臣神来一笔的插播一句。

只见南宫烈不慌不忙地“咻——！”的一声射出一张扑克牌，不偏不倚的从他的右耳下端 . 一公分处飞了过去，吻上他身后的柱子。

安凯臣脸色倒是没有改变，神色自若的鼓掌说道：“嗯！好功夫，你的扑克牌神射功夫似乎又精进了一些，几乎跟我的枪法不相上下。我是不是也应该试一试呢？”才说着，也不管人家答不答应，马上就掏出一把随身携带的BB弹手枪，往南宫烈那漂亮的脖子左右 . 一公分各开了一枪。

啪！啪！啪！

真是精采绝伦，看得大家直鼓掌叫好。

眼看两只斗牛就要斗起来了，还好展令扬及时说：“唉！你们怎么有这么多闲工夫呢？难道你们觉得在这儿玩，会比让小烈去钓曼姬夫人好玩吗？”他一句话提醒了大家，一场比画游戏才暂告一段落。

六个年轻人重新聚在一起，不知道又要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计划啰！

今天是曼姬夫人的亡夫强森冥诞，每年到了这一天，她就会在第一贴身保镖大卫的陪伴下，来到这家高级俱乐部最顶楼的餐厅，独自坐在强森生前最经常带她来的角落，凝望着窗外的夜景，凭吊她亡夫生前的种种……想着想着，泪水不知何时夺眶而出，滑下脸颊，不小心撞掉桌上的叉子，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她不好回眸去捡，更不好请服务生过来为她服务，正在尴尬的时候，一个迷人的声音在她耳畔扬起——“夫人请用！”伴随着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声音，呈现在她眼前的是一条折旦叠整、略带着淡淡的古龙水味的手巾。

她反射性的抬起头，看向那手中的主人——哦！好俊美的大男孩！曼姬夫人在目光接触到南宫烈那张俊美迷人的脸蛋时，真的有三秒钟呆住了，目光直直的凝视着那张脸蛋，怎么也无法移开。

当夫人回过神时，才惊觉自己的眼角还淌着泪滴，慌忙垂下头，以手中那条散发着古龙水香气的手巾拭去泪水。

南宫烈不知何时已经坐在她的对座，若无其事的望向窗外的夜景，说道：“今晚的夜景实在太美了，美得令人怦然心动，甚至有一种感动得患落泪的感觉，不是吗？”好个温柔体贴的翩翩美少年！曼姬夫人的尴尬因而解除，对这个赫然出现、令人印象深刻的奇妙男孩，第一印象显然非常的好。

照理说，当有陌生人接近曼姬夫人时，她的第一贴身保镖大卫早就该出现在她身后保护她的安危了，但是此刻他却没有出现。

原因无他，原来他正在远处隐密的角落，被雷君凡独门的点穴功夫定在原地，只能用“关怀”的眼光默默而遥远的凝视着曼姬夫人和南宫烈的一切举动。

好心的雷君凡还在他耳畔对他轻轻呢喃道：“亲爱的酷大叔，请你放心，我们并不是坏人，绝不会吞掉那位美丽的夫人的，你就安心的在这里看一下，夫人就借用几分钟啰！”就算大卫再不愿意，身不由己的他也只能用“眼光”去保护他的曼姬夫人了。

就在大卫定在原地穷着急时，曼姬夫人却因南宫烈那一番体贴的话而心情大好，脸上原先的忧愁已经淡化许多。

眼看气氛愈来愈好，曼姬夫人却又突然察觉到桌底下的叉子，不禁又让她感到困窘。

南宫烈很优雅的弯下腰去将那支叉子捡起来，令曼姬夫人双眸为之粲然的是，那支叉子在交给她之前，竟然在南宫烈手中变成了一朵美丽的玫瑰，她不禁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这朵花送给你，虽然它并不是最适合你的花，却是我的一片心意，就请你勉为其难的笑纳，OK？”多么奇妙的感觉，她竟为了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的凝视而心跳加速，陶醉不已，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女。而且就在不知不觉中，她已经收下了那朵美丽的玫瑰，并且把它呵护有加的握在手中，还惊讶的发现那朵玫瑰茎上的刺全都不见了。

“我……我的亡夫……”在南宫烈那热烈而不失温柔的目光拥抱下，曼姬夫人像浅醉般情不自禁的说起自己和亡夫以前的种种，包括他生前是多么的喜欢这个地方，今天是他的冥诞，以及他生前经常带她来这里的种种快乐而美好的事迹……南宫烈并未打断她，只是用一种体贴包容的表情，认真的倾听她所述说的每一字、每一句。

曼姬夫人知道自己不应该在一个萍水相逢的大男孩面前，如此坦率的畅谈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世界和秘密，但是她却像着了魔，又像是被催眠般，一个嘴巴不由自主的说个不停，而且愈说愈高兴，愈说愈开心。自从强森过世后，这是大卫首次在她脸上看见这样温柔的表情。

曼姬夫人就这么沉醉在自己的往日情怀中，滔滔不绝的说着，说到了最令她难忘的欢乐时光时，脸上不禁泛起了笑容——“夫人，你应该常笑，你笑的样子远比你忧愁的样子更适合你，就像最高等级的各种白兰地，令人舍不得移开目光。”南宫烈真诚的说道，一点也没有恭维、矫揉造作的感觉。

曼姬夫人知道自己早已过了为这样的甜言蜜语的心花怒放的年纪，然而从这个俊美少年的口中听到这样柔情万千的话语时，她的心却情不自禁的猛跳个不停。

“危险！夫人！”就在曼姬夫人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一颗子弹不偏不倚的朝他们这个方向射了过来——南宫烈以丝毫不含糊的动作一手撑着桌面，动作俐落敏捷的翻过桌面，将曼姬夫人紧紧的搂在怀里，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她，并向子弹发射的方向投掷了随身携带的特制扑克牌，分毫不差的射中了那个偷袭者持枪的右手，那偷袭者惊叫了一声，手上的枪便掉在地上。

雷君凡则在危急的一刻将大卫的穴道解开，并跟着大卫来到那位偷袭者身侧，点了他的穴道，让他定在那里不动，算是送给大卫赔罪的礼物。

大卫冷冷的看了雷君凡一眼，便一言不发、动作敏捷的奔向曼姬夫人所在的位置。

“夫人，你不用害怕，已经没事了。”南宫烈温柔的对偎在他怀里的曼姬夫人说道。

曼姬夫人知道自己此刻心跳如此快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偷袭这种小CASE，而是因为南宫烈方才那英雄般的举止所造成的。

刚刚那一幕让她感觉到自己就像电影里的女主角，潇洒英俊的男主角在危急的时刻英雄救美，而且他的怀抱是如此的令人眷恋不舍，以至于她明知自己早该挣脱他强壮的臂弯、温暖的胸膛，她却恋恋不舍的想在他怀中多停留一些时刻。

奈何天不从人愿——“夫人，你还好吧？”见曼姬夫人一直没说话，南宫烈又关心的问了一次。

曼姬夫人这才回过神，有些不自在的说：“没事，我很好——”“夫人，你没事吧？”大卫适时赶到。

本想在南宫烈怀里多待一些时刻，但在大卫出现的现在，这小小的心愿便已消失无踪，她有些遗憾和不舍的将自己的身体自南宫烈温暖诱人的怀抱中拨开，挺直了腰身，恢复以往惯有的冷漠表情说道：“我没事。”“请夫人原谅我来迟了！”大卫满心自责的请罪。

曼姬夫人依旧维持淡淡的语气说：“算了，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是！夫人。”大卫必恭必敬的说，“夫人，时间到了，我们该走了！”如果在平时，曼姬夫人绝不会流连忘返，但此刻她真的想再多待一会儿。

把她的一切行为举止看进眼里的大卫又催促了一声：“夫人，我们该走了！”曼姬夫人这才无奈的移动身子，才跨出一步，不由得又回眸对南宫烈说：“谢谢你，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南宫烈。希望有机会能再见到夫人！”他维持优雅的姿态说道。

曼姬夫人又有了浅醉的感觉，不过这回她没让自己停留太久，马上说：

“南宫烈是吗？我会记住你的。”然后就头也不回的走了。因为她知道如果自己再多停留片刻，她一定会舍不得走了。

坐进车子的后座之后，曼姬夫人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让她眼神不禁黯淡了下来——喔！我竟然忘了告诉他我的名字！

驾驶座上的大卫从后视镜看到夫人的表情，又出声道：“夫人，你怎么了？”曼姬夫人连忙说道：“我没事，你专心开车吧！”为了避免泄漏自己过多的感情，她把驾驶座跟后座间的窗帘拉了起来，接下来又陷入自己的沉思之中。

不过，她毕竟是曼姬夫人，而不仅是一般的贵妇人而已。

因此她又拉开了窗帘，以冷静得几近冷漠的表情对大卫问道：“你知道今天突袭我们那个人的身分吗？”大卫恭敬的回答道：“是道格拉斯那老家伙的喽。我已经要下面的人处理好一切了，请夫人放心！”“果然还是道格拉斯在搞鬼！”曼姬夫人的脸不禁沉了下来。“大卫，这件事你一定要好好的处理。还有，麦克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请夫人放心，据探子回报，麦克和苏珊现正藏匿在一间叫“异人馆”的屋子里，和几个年轻人住在一起。”想到年轻人，她又不禁回想到餐厅里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俊美男孩……他叫南宫烈吗？多么特殊又好听的名字，最重要的是很适合他。她不禁又发起呆来……“夫人！夫人！”大卫连喊了两声，曼姬夫人才又回过神。

“有话尽管说。”大卫从后视镜里定定的看了她一眼才又说：“虽然消息还不是完全确定，但是根据传回来的信息显示，当初从我们的人手中带走麦克和苏珊的那六个年轻男孩的长相，其中两位跟今天晚上我们在餐厅遇到那两位年轻人颇为神似。”“你的意思是……”曼姬夫人脸上有着露骨的讶异，见情况不对，才又收起过度暴露的表情。

“我说过这只是猜测，不过我一定会尽快把这件事查清楚，再向夫人禀告，请夫人安心的等候消息。”“那一切就交给你了，一定要查出来带走麦克和苏珊的人究竟是谁？还有，如果真的跟我们今晚遇到的那几位年轻人有关的话，一定要把他们的身分和你刚刚所说的“异人馆”的所在处查出来。”说这些话的时候，曼姬夫人态度显得出平常热烈些，似乎不像是在查背叛者和敌方下落的语气，反倒像是追星族在追踪打探心目中崇拜的偶像明星那种心情和态度，只是她自己没有发现。

大卫听在耳里，想在心里，不动声色的说：“是，夫人，我一定会尽快查出来向您报告。”“好了，你专心开车吧！”曼姬夫人又把窗帘拉了起来，再度进入属于自己的思绪空间。

真的会是他吗？如果是的话，这么说来，他今天晚上会出现在那家餐厅就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他刻意安排的喽！

不！应该不是的，他的态度看起来是那么自然，更何况他还救了我……。一想起英雄救美的那一幕，令人印象深刻的情景再度浮现脑海，让她不禁泛起了少女般的红嫣。

不会的，他一定不会出道格拉斯的手下，一定不会是的！不经意的，她再度想起了南宫烈所说的那句话——夫人，你应该常笑，你笑的样子远比你忧愁的样子更适合你，就像最高等级的名种白兰……想到这儿，她发现自己突然很喜欢“白兰”这种花。

“大卫！”“夫人有事请说！”“这附近有没有专卖名贵花种的花店？”大

卫不解的看了曼姬夫人一眼才说：“我是知道有一间花店可能会符合夫人所说的——”“那我们现在就到那间店去吧！”曼姬夫人雀跃万分，像个少女般娇柔的说。

“夫人？”大卫再次对她的意外表现感到诧异。

“怎么不说话？我说我们快去吧！”曼姬夫人过度沉醉在自己的期盼之中，因而没有注意到大卫奇怪的反应。

大卫尽量维持平常的语调说：“可是现在时间这么晚，那花店早就打烊休息了。”“也对，我差点忘记太阳早下山了——”曼姬夫人一脸怅然。

大卫不忍心看她那副失望的模样，便安慰她道：“这样吧！如果夫人愿意，明天一早，我就陪夫人到那间花店去。”“真的？那就这么办！”听了大卫的话，曼姬夫人再度眉开眼笑。

“是，夫人！”大卫虽然不明白曼姬夫人为什么会因为一间花店而有如此大的情绪转变，这和他熟悉的她简直是大相径庭——曼姬夫人一向是个喜怒鲜少形于外的冷艳型人物，尤其是在老爷过世之后。

不过，一见到她那久违的笑靥和好心情，大卫便无心再去深思这个问题，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曼姬夫人幸福快乐的活着哪！

后座的曼姬夫人一颗心早已为明天的造访花店而兴奋至极。

白兰！明天我一定要买几株白兰回家养！

想到南宫烈形容她像朵名贵的白兰，她的双颊不由得又泛起幸福的红嫣，那张年轻俊逸的脸蛋一直在眼前徘徊不去……车子在被夜色拥抱的街道上不停的向前奔驰——

送走曼姬夫人后，南宫烈和雷君凡随后也走出 PUB，和等在街头一角的同行伙伴安凯臣及展令扬会合。

“情况还好吧！”坐在驾驶座的安凯臣明知故问。

原来他和展令扬早就透过雷君凡和南宫烈随身携带的超迷你发讯器，得知了所有的现场实况。

雷君凡当然也知道这个穷极无聊的家伙是问着玩罢了，便坏坏的笑道：“是很好玩没错，真遗憾你没机会露两手。不过没关系，小弟我秉持“好东西和好朋友分享”的原则，大方的说给你分享吧！”“不必！”安凯臣才不让他称心如意——虽然此起彼伏坐在车子里静待出援，他更想要和他们一样去打前锋。

为了不让雷君凡再有机会“T-Y”他，安凯臣不等这个不安好心的臭小子坐稳，便粗鲁的敢动车子。当车子的冲力让雷君凡的臀部很有“重量”的“坐”上座位，外加撞了一下头时，安凯臣心里可乐了，愉快的偷笑在心里。

雷君凡不甘示弱，立刻抬起大脚重重的踩了安凯臣的肩膀一脚，赏了他那纯白的T恤一个可爱的鞋印。

“啊！不好意思，我本来是想踩在椅背上的。”瞧他说得多么无辜。

就这样，两个人在车上缠斗不休，根本没人注意到安凯臣是正在驾驶的“柴可夫”这回事儿。

比起他们两个“孩子气”的举止，一旁的展令扬这回显然“大人”多了，居然没有跟着闹，反而当起安分守己的“观众”来了。

别搞错，他“关照”的对象并不是安凯臣和雷君凡那两个“缠人”——

一缠斗不休的无聊人！而是打从上车后便一言不发，沉默的凝视着街景出神的南宫烈。

南宫烈太专注于自己的思绪，因此并没有注意到展令扬“关爱”的眼神。

当然，他也没有注意到一直在后头跟踪他们的一辆黑色房车——

回到“异人馆”之后，南宫烈依然保持沉默，没有加入伙伴们的讨论。

麦克和苏珊眼见这一至奇特又魅力十足的年轻人，如此优游自在的畅谈着和曼姬夫人有关的种种，像是在聊影视明星的绯闻星话般轻松，心里不免感到很纳闷，并且确信这几个年轻人绝非凡夫俗子。但是曼姬夫人究竟不是普通人，不能等闲视之，因此他们还是开口说话了。

“我们真的可以住下来吗？”麦克代表提出疑问。

“我们都还是学生，平常得到学校上课，正好想找个管家帮我们打理家务，却一直找不到适当的人选，你们就充当一下代理管家吧！”一向和展令扬“并驾齐驱”的“猴话公”向以农，张开大嘴发表高论。

“真的？那——”麦克和苏珊喜形于色，互相看了一眼，便欣然接下这份众人求之不得的管家工作——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肥缺”——这么一来，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名正言顺的暂住下来。

“好啦！就这么说定了。”向以农开始替他们小俩口分配工作。“麦克就负责拖地和一些较费力的工作，而苏珊就专门负责打理三餐，不错的主意吧！”“可是我的烹饪技术很普通，不像曲先生这么高明……”苏珊是很乐意为这几个帅气十足的年轻人打理三餐，但是在吃过曲希瑞调理的名菜之后，她自知技不如人，不敢班门弄斧、自曝其短，所以才会有此顾虑。

曲希瑞善解人意的化解了她心中的忧虑。“我最近正在忙店里的事，可能没办法兼顾三餐的打理，这也是我们想找个管家的原因之一。至于菜色嘛，我认为只要是用心烹煮的东西，都是非常好吃的，所以你根本不必担心自己的烹饪技术。”“对啊！这家伙虽然很会煮东西，但毕竟他有自己的事，又要兼顾学业，我们也不好老要他帮我们做饭呀！”向以农又帮腔。

其它几个也露出“心有同感”的表情。

“那我就献丑了。”苏珊总算松了一口气。

其实那是因为苏珊和麦克不明白故事的真相，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可能也不必找什么“管家”，又不是要自找麻烦，好不容易有了“异人馆”这个可以拥有隐私的小窝，谁会和自己过不去？更何况烹饪对曲希瑞来说，根本不可能造成任何麻烦，当然更没有什么“忙不过来”这档子笑话。

体贴希瑞？不好意思老是麻烦他，占用他的时间？！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话。对“东邦”这几个跬小子而言，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体贴”存在，别忘了，他们标榜的“东邦守则”之一，就是——人生下来本来就是互相添麻烦的！

这套“真理”从他们的另一条守则可得到最有力的支持。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这句话的正解是：我为人人——制造麻烦，人人为我——收拾麻烦。

所以啰！曲希瑞和向以农对苏珊和麦克所说的话，纯粹是安抚他们罢了。

话题一下子又绕回曼姬夫人身上。

“你们说在餐厅的时候，有人攻击曼姬夫人？”听完在餐厅发生的事之后，麦克忍不住问道。

“对，你知道可能的敌人吗？”由于南宫烈始终一言不发，所以这个问句自然是由当时的另一个现场目击者雷君凡所发出。

“我想应该是道格拉斯的人。”麦克说道。

“道格拉斯？！”这话终于让南宫烈这个闷葫芦打开了瓶塞。

“不知道你们清不清楚，在拉斯维加斯的黑道势力中，有一派和曼姬夫人旗鼓相当的势力，双方人马多年来一直为了自家地盘和赌场势力而明争暗斗，对方的现任领导人便是道格拉斯。自从强森先生——也就是曼姬夫人的丈夫——过世后，道格拉斯便一直想并吞强森先生和曼姬夫人的地盘，经常派手下袭击曼姬夫人，所以我想今晚偷装曼姬夫人的人一定是道格拉斯的手下。”麦克把自己知道的部分简述一遍。

南宫烈又回复沉默状态。

展令扬适时结束话题。“好了，时候很晚了，明天再谈吧！”其它几个伙伴很有默契的配合他的动作，结束了今晚的聚会。

自从“琉璃事件”以后，“东邦”便在二楼腾出了一个空间，规画成和室，平时可以当下棋、品茗、瞎掰的另一个新天地，遇有客人来访时，又可充当“客房”使用，所以麦克和苏珊自然是睡在和室里啰！

安顿好他们两人后，六个小伙子便上到三楼，在展令扬的房间里重新集合。

“现在你们打算怎么办，事情似乎很有看头呢！”安凯臣斜倚在窗边，示意大伙看看窗外的“景色”。“瞧！外头那辆车从离开餐店就一直跟踪我们，到现在还守在外面耶！”安凯臣所说的那辆车子的确是守在外面——距“异人馆”五十公尺以外的外面，以防车子的颜色又被改变，现在这种黑色带绿斑的样子已经够难看了，他们可不想再被“异人馆”的警备系统“厚爱”一吹。

说起他们也真“衰”，明明知道在“异人馆”那“特殊玻璃”——只能由屋里看到外界，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防护下，加上那可布的“警备系统”坐阵，他们就算守株待兔也看不到“异人馆”里面的动静，却因“命令难违”，只得乖乖的守在外头，唉！

“我说凯臣，你不要在那儿说些人尽皆知的笨话，那只会更加暴露出你的低智商罢了！”曲希瑞道出全体友人共同的心声。

安凯臣才想反攻，展令扬便“捷口先登”的对“闷葫芦”南宫烈问道：“烈，你怎么说？”现在并没有麦克和苏珊在场，所以大家都不再装迷糊，全把视线焦点集中在这位关键人物身上。

南宫烈把五个好友扫射了一遍，才面色凝重的表示：“关于曼姬夫人的事，我希望你们都不要插手，好吗？”第一个对他的话做出反应的是最冲的向以农。“怎么回事？这——”雷君凡和展令扬合作无间地伸手去扣住向以农，让他暂时安静。

展令扬维持原封不动的笑容问道：“这就是你的希望？”虽然他看来一副吊儿郎当的调调，友人们却轻易的感受到他对南宫烈的关心。

南宫烈毅然的重申立场，“对！这就是我的希望。”展令扬倒也爽快。“那好吧！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从现在起，咱们都别再插手，全交给烈自行处理，

赞成的“举头”！”不等其它人反应，他又接着说：“嗯！看来大家都赞成，那就这么办了。好啦！很晚了，该睡觉了，散去吧！”自己说完一大堆话，展令扬便旁若无人的打了个呵欠，还深怕别人不知道他已经很累了，故意撮撮嘴，好让大家看清楚他的“疲倦”，然后便悠哉悠哉的走进浴室，做就寝前的梳洗工作。

绝对不是因为他们被留下来的几个东那人真的那么听话，而是因为他们正好也都赞成展令扬的意见，把曼姬夫人的事交给南宫烈全权处理，所以才会这么配合的纷纷散去。

面对友人们这种毫不拖泥带水的干脆作风，南宫热心里相当欣慰。

这群伙伴就是在必要的时候，总是特别的体贴，不需要他多费唇舌，更不会打破砂锅的追根究底，因此他才会格外珍惜这一份难得的情谊。

谢谢你们，伙伴！

南宫烈衷心的在心中呐喊。

第一话 赌城争霸 2

在学校里闷了一个无聊的早上，让南宫烈更加闷得发慌，索性爽快一点，翘了下午的课，到市区里去闲逛。

走着走着，无意间发现对街的巷子里，有间装潢清幽雅致、不落俗套的花店，南宫烈心血来潮，决定到那花店去逛一逛。

才接近花店门口附近，一阵阵芬芳的花香便扑鼻而来，令人精神为之振奋。

走进店里，更被满室的奇花异草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尤其是静静的、优雅的盛开在不起眼角落里的白兰，纯净无瑕，宛如空谷幽兰。

花店老板机灵的凑到他身边，大力鼓吹推销，“很漂亮的白兰吧！它可是最新培育成功，在今年初夺得“竞兰赛”头等奖的名贵花种，而且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月下美人”！”“月下美人？”听得出他的语气是：“果真花如其名”那一款。

就在同时，曼姬夫人那冷艳忧愁的情影在他脑海浮现，和“月下美人”相互辉映。

“先生，我看得出你很喜欢这花，这样吧！我行个折扣给你如何？”花店老板乘机再加把劲推销。

花店巷口有辆黑色奔驰稳稳的停下，驾驶座的门紧接着被打开，走出车外的是依旧全身黑色系装束、戴着墨镜的大卫，他踏着矫健扎实的脚步，绕过车头，必恭必敬的替曼姬夫人打开车门。

“你在这儿等，我自己进去就行了。”曼姬夫人以不容否定的语气下达命令，便轻移莲步的朝花店走去。

大卫本想跟上去，但又不想破坏曼姬夫人的雅兴，这些日子来难得见到夫人心情如此之好，虽然他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来一趟花店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但却很高兴见到夫人眉开眼笑。于是他仔细的检视了周遭的环境，确定没什么大碍后，便留在车边，目送曼姬夫人的娉婷倩影转进花店里，车里的

电话紧接着频频作响……曼姬夫人眼睛连眨也不敢眨一下，就怕一眨眼，眼前美好的幻影就会消失无踪。

烈！那个年轻俊逸、令她彻夜难眠的年轻人居然再度出现在她眼前！

天啊！她不会是在作梦吧！

“夫人，午安，我们又见面了。”南宫烈展露出优雅的笑容，走到她面前，风度翩翩的问候。

曼姬夫人太过震惊，一时说不出话来，真的是他？！这不是梦？！

“夫人？”南宫烈见状，又轻唤一声。

“呃？是烈吗？”曼姬夫人总算回复正常，赶紧挤出这么一句话应对。

南宫烈眼底的笑意比原来浓郁些。“夫人也是来赏花买花的？”“嗯！随便看看罢了。”由于感到心虚，让她的心跳不由得加速。

南宫烈很热烈的说：“夫人来得正好，我正巧发现了一株白兰和你非常相称，正想买下来送给你呢！”“真的？！”曼姬夫人喜出望外，浑然忘了自己惯有的冷漠形象，将心中的喜悦展露无遗。

“嗯！你瞧，就是角落那株。”他示意她看向那盆“月下美人”。

“好美、好高雅的白兰。它叫什么名字？”曼姬夫人低叹不已。

“月下美人，就如同夫人你的化身般。”他坦率的赞道。

曼姬夫人的双颊霎时飞上两抹红霞，不知如何应答较贴切，只感到内心的花田正百花齐放，开满了心花朵朵。

待她回过神，那株不沾染半点凡尘俗味的“月下美人”已经被包裹在纯白的蕾丝绒布中，端呈在她面前。

“请你一定要收下，夫人。”南宫烈诚挚的说道。

“嗯！谢谢你。”接着，他们又一起欣赏满室的芬芳，谈话相当投机，气氛融洽和谐。

打从接起电话后，大卫的表情便转为凝重。打电话进来的是昨天他派去跟踪南宫烈一行人的手下，也就是在“异人馆”而被整，却还得尽忠职守、“守屋待人”的那几个倒霉鬼。

果然被他料到了，麦克和苏珊那两个罪人真的藏身在那几个奇怪的小鬼那儿。

和他们在交手时，他就知道那几个小鬼绝非等闲之辈，究竟能成功偷袭他，进而制伏他的人，就算在道上也是屈指可数，更何况那几个小鬼还会中国有名的神奇功夫——“点穴功”。

他们究竟是何方神圣，接近夫人又是什么目的？难道他们受雇于道格拉斯那个老家伙？！应该不是，凭他的直觉本能和丰富的道上经验，他敢断定那几个小鬼并非格拉斯的同路人。

和南宫烈在一起的时光是快乐的，曼姬夫人真希望能一直沉浸在这个美梦中，只可惜天不从人愿，大卫的出现无异是“时间到”的宣告。

“夫人，时间到了，我们该回去了。”大卫强忍住见到南宫烈时的震惊，尽量维持平静的态度，内心却百感交集。

原来是这么回事，难怪夫人她会……可能的话，曼姬夫人实在很想和南宫烈多聊聊，偏偏她又没有任何理由延长这份意外的巧聚，一颗心不禁直往下沉。

“夫人，我们该走了。”大卫再度催促。

“呃？哦！”曼姬夫人无奈的在心中暗叹，恋恋不舍的瞧了南宫烈片刻，才开始移动脚步。

走了两步又回首，说：“我——”奈何话到嘴边却又出不了口。“没事，谢谢你的花，我会好好珍惜，后会有期。”当她走到门口时，南宫烈的声音再度扬起，“如果夫人有空，明天下午一起去喝下午茶好吗？”“好！好！”南宫烈的邀约，对她无异是个从天而降的大喜讯，她岂有不答应之理？“这是我的私人专线号码，我会等你电话。”“夫人！”曼姬夫人此举显然出乎大卫的意料。

“别再说了，我们走吧！”满面春风的曼姬夫人哪里听得进大卫的大惊小怪。

“我今晚打电话给你！”曼姬夫人回给南宫烈一个魅力十足的笑靥。

大卫则眼神复杂的狠狠盯了南宫烈一眼，才尾随夫人离去。

一上车，曼姬夫人便对大卫嘱咐道：“取消我明天所有的约会和行程。”不用说，这个安排纯是为了等待南宫烈的电话和约会。

大卫忍不住说：“刚才有消息进来，已经确定麦克和苏珊最新的藏身处。”他瞧了她一眼，才接着说：“是在那位叫南宫烈的年轻人那里。”曼姬夫人为之一震。

大卫不给她说话的机会，接着说下去，“应该说是一群年轻人。”很遗憾的，他们的主要势力是在美国西岸，因此来到了东岸的纽约，组织的力量显然打了很大的折扣，另一方面还得小心避免开罪本地的黑道势力，所以办起事来才会绑手绑脚。若是地点换成是在加州或内华达州那边，要打探南宫烈那几个小鬼的来历，根本不必花多少时间，就可以知道得一清二楚。

“你确定这个消息可靠？”曼姬夫人平淡的问道。

“是。”“我明白了，明天和烈见面时，我会当面问他看看。”“夫人！”又是出乎他意料的答案，他原意是希望她能提高警戒，取消明天的约会啊！

“好了，别再说了，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记得取消我明天所有的约会和行程。”之后，她便把前后座间的屏障升起，并拉上幕帘。

她怎么会不明白大卫的意思？然而和南宫烈再聚的意愿显然胜过一切。

大卫只能无奈的顺从，心里则有着另一层打算。

为了今天的午茶约会，曼姬夫人一大早便开始盛装打扮，明知道自己的行为太过反常，也不是她这个年纪该有的冲动，然而她的双手就是忍不住忙东忙西，为自己挑拣最美丽的云裳和造型。

见面时，南宫烈一句：“夫人，你好美！”就让曼姬夫人整个魂儿几乎都飞上天去了。

不过，她终究没忘记自己是拉斯维加斯赫赫有名的“赌场女王”，大卫昨天所说的话一直停留在她心中。凝望着眼前这个令她芳心悸悸的俊逸大男孩，想问的话就是卡在齿唇问出不了口，就怕一旦说出来，美好的梦幻便会破灭。

反倒是南宫烈自己主动点出了她心中的疑问。“夫人的手下麦克和他的情人苏珊现在正住在我那里。”“为什么要告诉我？”她颇为诧异。

“因为我想让你知道。”“然后呢？”不要背叛我！曼姬夫人的心拚命的呐喊。

南宫烈正色而温柔的说：“成全他们吧！”“这就是你接近我的目的？”她竭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内心却波涛汹涌。

难道全给大卫说中了？！难道……“夫人，我并不是在餐厅那天才第一次看到你。”南宫烈以一种耐人寻味的口吻说道。

此刻的曼姬夫人宁愿相信他所做的每一种解释，无论它是多么牵强。

“我曾在父亲深锁的抽屉内看过夫人的照片。父亲常常跟我说，那是他在十多年前和朋友到一家 PUB 时，朋友惊艳于舞台上驻唱的女歌手而偷拍下来的，那个女歌手好象当夜是第一次登台，所以显得很紧张，在台上站了三分多钟还发不出声音，父亲不忍心，便上台和她合唱，替她解围。那个女歌手经过父亲阶唱一段后便恢复正常，据父亲说，她的声音非常特殊，令人印象深刻，一曲终了，全场的人都对她抱以热烈的掌声，父亲本想再多听几首，却因赶时间而不得不立即离去。三个月后，当父亲有机会再到那家 PUB 时，那位女歌手已经不在那儿驻唱了，然而父亲却一直没有忘记那黄莺出谷般的音色，每每听到流行歌曲就会提来说，而那女歌手的艺名好象是“安娜。”南宫烈像在说故事般，一口气说完。

曼姬夫人听得情绪非常激昂，声音不住的颤抖。“你……你父亲就是那……那个“无名恩人”？！”天啊！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天造缘分？这么多年来，她从不曾忘记当年那个“无名恩人”，若不是他，初登台的那一夜，她只怕立刻就被赶下台，让老板炒鱿鱼了，又怎么会有接下来的风光和名气？若“安娜”不是那么有名，又怎么会引来拉斯维加斯的大哥大强森？如果强森不曾到那家 PUB 去过，他们又怎么会相恋，进而结成夫妻，共度令她终身难忘的恩爱岁月？她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再见到当年那位只有“一夜之缘”的“无名恩人”，只是人海茫茫，想再重逢谈何容易，因此她始终不敢太过期待。

没想到事隔多年的今天，眼前这个令她心情难以自持的大男孩，竟是当年那个“无名恩人”的儿子！

“夫人，请用！”南宫烈递给她一方折叠整齐、散发着淡雅清香的手绢。

曼姬夫人这才发现，自己不知在何时已泪湿衣襟。

她颇为困窘，连忙接过手绢拭去泪水。唉！为什么在他面前，她老是如此失态，三番两次的落泪？南宫烈柔情似水的凝视，更令她好生不自在，一颗心卜通卜的跳。

“关于麦克和苏珊的事——”“等夫人考虑妥当时，请给我一个答案，好吗？”南宫烈体贴的打断她支吾的言词，将话题转向另一个焦点。

曼姬夫人更喜欢他了，喜欢他的体贴和温柔，喜欢他的声音、言行，一切的一切。

像是在闲话家常般，南宫烈侃侃谈起“东邦”那群死党，和一些无伤大雅的家务事，曼姬夫人则是最好的“倾听者”，含笑静听他所说的每一字、每一句。

“这么说来，你们六个好朋友对彼此的家世背景都不是很清楚？”“是这样没错，除非自个儿提及，否则我们不会主动去追问这类的事。究竟我们几个是因为志同道合，互相吸引，进而凭自己的意志聚在一起的，和彼此的身世背景完全不相干，你说是吗？”南宫烈所说的话，正是“东邦”六个人共

同的想法。如果交朋友还得看对方的家世背景才决定交与不交，那岂不太现实、“杂质”太多了？至少他们六人是这么想。

曼姬夫人频频点头称是，对于他们那没有任何杂质的友谊，说不羡慕憧憬是骗人的，可能的话，她希望有机会会会他口中那几个好友。

虽然在餐厅那次，她记得有一个和他同行，却因偷装事件和他的魅力而未多加留意。

仿佛读出了她的心思，南宫烈热烈的说：“改天有机会，我介绍我那几个好友和夫人认识。”“嗯！”只要和他有关，她都乐于知道。当然，如果能和“无名恩人”见面的话，那就更……“我父亲现在正和母亲到欧洲度假，等他们回来后，我再安排个时间让你们见面——”“不！不必了，这样就好，你别告诉你父亲了。”“夫人？”曼姬夫人一脸诚恳的说：“我的确很想见你父母亲，但他们一个是纽约知名的律师，一个是检察官，如果让人知道他们和黑道势力的我有关系，进而大作文章，那我会很遗憾的，所以这样就好了。答应我，烈，千万则告诉你父亲我的事，好吗？”迎着她满脸的坚决，他不再多说，也不打算勉强她，于是说道：“那么，至少你不能拒绝让我常去探望你。”“随时欢迎！”这正是她最期待的哪！

快乐的午茶时间终究还是到了得画上休止符的时刻。

临走时，曼姬夫人对他说道：“麦克和苏珊就暂时麻烦你了，我会尽快把这件事处理好。”“谢谢夫人！”

大卫在“异人馆”前的街上徘徊了许久，终究还是“数过馆门而不入”，开着车子回家去。无可奈何，谁救他就是无法违抗曼姬夫人的命令，而且他不喜欢偷偷摸摸的行事作风，那和他的个性不合。

所以他决定还是回去向曼姬夫人挑明了说。

大卫的运气还不错，他找上曼姬夫人时，正巧是曼姬夫人和南宫烈约会结束回来不久，心情大好。

“夫人，关于那几个年轻人——”大卫的话才起个头，曼姬夫人便抢白道：“我正想告诉你，我已经问过烈了，他很坦率的告诉我，麦克和苏珊确实在他们那里暂住，而我也拜托他暂时代我招呼他们两人，所以你就别再说了，烈并没有骗我。”“可是夫人——”“如果你只是要说这个，那我想休息了。”她明白大卫是出于一片忠心想保护她，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可以肆无忌惮的在她面前搬弄是非，毁谤她的烈。

叩！叩！叩！

门被急促的敲响，紧接着传进来的是属下慌乱的叫声——“夫人，大卫先生，事情不好了！拉斯维加斯那边传来紧急消息，说安道夫带着许多场子里的重要成员投效道格拉斯去了，现在咱们的场子全乱成一团！”“什么？！”大卫先搀扶曼姬夫人坐到沙发上，才去开门。

“把详情说清楚！”“是！属下也是刚刚才接获拉斯维加斯那边死里逃生的兄弟通风报信才知道，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而且根本没有人想到安道夫竟然会背叛，而且还带走了很多兄弟，剩下一些不肯跟他去的人全都被杀了，或者被弄残了双手，咱们的赌场几乎整个都被道格拉斯掌控了——”“怎么会这样，安道夫他竟然——”曼姬夫人受不了这如青天霹雳般的意外打击，倒抽了一口冷气便晕厥过去。

“夫人——”大卫本想弄醒她，但转念一想，这样也好，至少可以让夫

人休息一下。

他决定独自处理这个致命的意外。

“继续说下去。”“是！”大卫一面倾听后续的“灾情分析”，一面深深自责不已。

天啊！一切都是他的错！

他不该那么信任安道夫，而在陪伴曼姬夫人到纽约来时，大意的把整个拉斯维加斯赌场的大权全交给了安道夫，否则情况也不至于这么糟糕。

“强森……对不起……强森……”曼姬夫人冷汗直冒，痛不欲生的不断发出梦呓，“强森！”最后终于惊醒。

“夫人，请冷静一点。”大卫连忙跑到她身边去。

曼姬夫人却几近歇斯底里的含泪自责，“都是我的错，没能守住强森留下来的事业，我太无能、太差劲了……”“夫人，你别伤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把老爷生前所有的心血全部夺回来的！”大卫拼命安慰她，看她泪流满面，令他的心宛如刀割。

可惜曼姬夫人却听不进去，一味的自责，“都是我的错……”由于太过激动，她再度昏厥。

大卫从她惨白冰冷的唇瓣最后听到的是：“烈……烈……”“夫人，你……”大卫真是万般滋味在心头，突然陷入深沉的思绪里，内心正澎湃汹涌的激烈交战。

最后，他拿起话筒，拨了一个号码……

大卫本来的意思只是要南宫烈来陪伴曼姬夫人，给她精神上的支撑，没想到一通电话拨到“异人馆”后，会招来这么一大堆XY人。

1 哇！居然全员到齐，连麦克和苏珊也跟来了——是他们两个自己硬要跟来的。

“夫人要不要紧？！”南宫烈、麦克和苏珊抢着问大卫。

“医生已经来看过，初步诊断是遭受过大的意外打击，由精神上导致的结果，并且已替夫人打了针、也开了药，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得靠夫人自己——”大卫不时把视线飘向躺在病床上的曼姬夫人，心里真是难过极了，可能的话，他真希望能代她受罪。

“大卫先生，请让我留下来照顾夫人好吗？求求你！”苏珊含泪向大卫请求。

麦克也由衷的恳求，“请大卫先生答应让我们留下来。事情会演变到现在这个地步，我和苏珊也难辞其咎，所以请大卫先生成全。”“你们怎么会知道？”大卫相当惊讶。

这件事到现在还是秘密啊！为了避免引起更大的恐慌和连锁危机，他早已下令封锁消息了。

“是令扬告诉我们的……”苏珊老实招认。

“令扬？！”大卫这才把注意力重新拉回到六个年轻人身上。

展令扬笑脸迎人的说：“不要小看我们的情报网！”“你们——”这几个小鬼究竟是……？大卫大感意外，从在餐厅交手时，他便已经知道他们不是泛泛之辈没错，但却没想到她们竟是这么的神通广大，一下子就知道他们组织的最高机密！

“如果你不嫌弃，让我们帮你如何？”南宫烈把握住展令扬特地为他制

造的优势，对大卫提出“同盟”的建议。

本来南宫烈是不想把同伴们拖下水的，不过事情发生了始料未及的重大转变，他只好改变初衷。

话又说回来，就算他不改变心意，遇上这么有趣的事，那几个爱凑热闹的小子还肯听他的话，不参一弓丫，那才是天下奇闻！

苏珊和麦克也帮着说服大卫——“大卫先生，令扬他们真的很行，一定能帮上忙的，请你答应好吗？”大卫定定的凝视着眼前六个出色的年轻小伙子半晌，才说：“那就麻烦你们了！”如果可能，他并不想拖外人下水，何况他们六个又是未成年的大男孩。

然而，眼前的情势已不容许他有更多的选择空间，所以他只好打破自己一向坚守的原则，破例和外人合作，一切都是为了夺回老爷的产业、地盘，以及保护曼姬夫人。

“你们跟我来。苏珊，你留在这儿照顾夫人，有什么动静立刻向我报告。麦克，你到资讯中心那边去帮忙。”大卫安排好各人的工作后，便领着展令扬六个人到书房去共商大计。

由于双方对目前的“灾情”都很清楚，因此对谈进展得相当顺利。

“这么说来，拉斯维加斯那边已经完全被道格拉斯掌控，唯一能动用的人力只剩下在纽约这边的水和从赌城那边逃出来的伤兵？”展令扬做了简单的结论。

“就是这样没错！”大卫不免脸上无光。

握有赌城拉斯维加斯一半势力的强森集团，竟然在一夕之间成了丧家之犬！这无异是他无能的证明。

“别想太多，当务之急是赶快想个因应的对策，来个绝地大反攻，否则一旦夫人病倒的消息传到道格拉斯耳朵里，只怕会更加速——”南宫烈提醒他。

“我知道了！”大卫打断南宫烈的话，人比方才振作些倒是真的。“说实话，安道夫这一次有预谋的背叛，对我们来说着实元气大伤，想要在短期内重整旗鼓实在比登天还难，除非——”他停顿一下才接着说：“除非詹森先生出面。”“詹森？！你说的是不是霍斯金·詹森？”展令扬气定神闲的问道。

“没错，就是他！你怎么——”大卫更加诧异。

霍斯金·詹森是拉斯维加斯赌界里最具影响力的幕后黑手，理由很简单，因为现今为一般人所知道的拉斯维加斯赌界两大势力：强森和道格拉斯原来都是霍斯金·詹森的得力助手，后来詹森萌生退意，隐身幕后，赌城才由强森和道格拉斯双双出头，而逐渐形成两大势力。

不过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以展令扬他们的年纪和环境，不应该知道他才对，就连赌城新生代的小辈也很多人都不知道霍斯金·詹森的事，像麦克和苏珊就是一例。

“那么我们就找詹森老爷爷去吧！”展令扬像在说笑话般，没半点正经样。

“不可能的！”大卫立刻否决。

“为什么不可能？”大卫眉头深锁。“这几年来，詹森老大已经很少过问赌界的事，多半是交由心腹手下索尼处理。老爷在世时，由于和索尼的交情不比道格拉斯和索尼之间差，所以还没什么事；但自从老爷过世后，索尼就渐渐成了亲道格拉斯派了，因此——”大卫愈说愈感到己方的四面楚歌，孤

立无援。正当在重叹无奈时，他听见桌上的计算机主机敢动的声音。

“不要乱动那台计算机，没有密码是进不去的。”展令扬不把他的话当话，温和有礼的对她笑道：“你在说什么天方夜谭？”“呃？！”大卫又吃了一惊。老天！他什么时候进入系统里的？！

不过这回可就没人理他是吃“鲸”还是吃“鲨”，几个好伙伴全围绕在展令扬周遭，聚精会神的盯着他输出一幕又一幕的信息，间或还叽叽喳喳的交头接耳半天。

大卫想阻止他们，却发现自己没有介入他们之间那股无形的圈圈的余地，面对他们的高度默契和团结合作，他竟有股说不出的感动，看着看着便出了神，也忘了打断他们。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被一声大合唱：“万岁！”给召回现实世界来。

“已经拟好对策了。”展令扬笑嘻嘻的告诉大卫。

“呃？！”开什么玩笑！大卫差一点叫出来，他实在不该轻信这六个年轻小伙子的戏言的。

瞧他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展令扬坏坏的将他拉近自己，害他重心不稳，差点摔个四脚朝天。

在他惊惶未定时，展令扬已经把刚出炉的计划简述给他听。

大卫愈听，眼睛就张得愈大——亏这几个小鬼想得出来这种计划，简直就是恶魔党嘛！不过他也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聪明和胆识，竟敢打赫赫有名的黑帮老教父霍斯金·詹森的主意！

问题是，这么做太危险了呀！

“大卫先生，请赶快过来，夫人醒了，却好象疯了，闹着要自杀——”苏珊的声音慌张的自大卫的随身手机传出，话筒里还隐隐约约可以听到曼姬大人的哭闹声。

“我和你一起过去！”南宫烈拍拍大卫的肩膀，企图振奋他的精神。

其它五个人则留在书房，继续商讨计划中的各项细节。

南宫烈和大卫一进门，便被满室的凌乱和曼姬夫人狂乱的哭吼声吓了一跳。

“夫人——”大卫不由分说便跑过去。

“不要阻止我，让我死，让我死——”曼姬夫人彷彿发狂了一般，又哭又笑又闹，令大卫想要不伤到她的制伏她都很困难。

南宫烈不知何时走近曼姬夫人床边，疯狂的曼姬夫人在瞥见他那张令她难忘的俊逸脸庞时，倏地安静了下来，不敢相信的唤了一声：“烈？”“是的，夫人，我来看你了。”南宫烈缓缓的挨向她。

曼姬夫人出乎众人意料，忘情的扑进他怀中。“烈——烈——”面对如此无依脆弱的曼姬夫人，南宫烈内心的怜惜之情油然而生，再也顾不得大卫的感受，只因他深刻的明白怀中那颤抖的双肩是多么需要关爱和呵护。

“不要离开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把强森留下来的事业弄砸了……”曼姬夫人像个无处可逃的孤女般，泪眼汪汪的在南宫烈怀中泣诉。

南宫烈用那带着魔力、足以抚平创伤的温柔口吻，一次又一次的安慰她，“没事的，夫人，一切都会没事的，相信我。”“真的会没事？”她像濒临溺死边缘，想要紧抓住浮木的落水者般，想从南宫烈口中获取更多的安心和呵护。

“我保证，所以你先好好的睡个觉。”他满眼尽是醉人的柔情。

“你不要走，留下来陪我！”她楚楚可怜的瞅住他。

南宫烈用眼尾余光扫了一下大卫，瞥见大卫无奈的示意他应允，他才对曼姬夫人轻轻呢喃：“你放心，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什么地方也不去。”在南宫烈那一脸让她在睡梦中都会心跳脸红的笑容陪伴下，曼姬夫人才带着泪痕和疲惫的心入睡。

“你就在这儿陪伴夫人，我过去找令扬他们。”大卫尽量以平常的口吻说道。

南宫烈却拒绝他的提议。“不！你留下来，夫人需要的是能一直支持她的大手，不管是过去、现在或未来，而那个人非你莫属，不是吗？”大卫的眸底因他一席话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南宫烈主动把曼姬夫人的手交到大卫宽厚的手中，“我会把我们定案后的计划书送过来给你。”语毕，南宫烈便朝书房走去，而大卫也未留他。

现在的大卫，眼里、心里都只有熟睡的曼姬夫人。

夫人！请放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一定！

经过一次又一次反复的讨论，“东邦”小组的行动大计终于定案，父责主导整个计划的展令扬照惯例开始分配任务——“首先，我们需要找一位美艳的珍妮佛夫人去诱拐索尼跳入咱们的陷阱。”原来霍斯金·詹森的心腹手下索尼一直很迷恋在美国国会里拥有相当影响力的强纳森议员的夫人珍妮佛。

也难怪索尼会那么倾慕珍妮佛，因为珍妮佛是位息影的女明星，长得风华绝代、高贵冷艳，听说索尼在她未结婚息影前就是她的标准影迷呢！

所以，他们的第一步计划就是设陷阱让索尼来跳啰！

向以农先发制人的指住展令扬的鼻尖，邪里邪气的笑道：“要我制造一个漂亮的珍妮佛夫人绝对没问题，但是那个角色一定要由你来扮演。”嘿！总算让他逮到机会整这个全天下最坏的浑小子啦！

其它几个也一面倒的支持向以农的提议。

于是展令扬在“盛情难却”下，被拱上了“珍妮佛夫人”的宝座。

“那么，就在这个星期天的花园派对中行动吧！”南宫烈利用精湛的占卜术，卜出了最佳的出击时间。

美好的星期天转眼就到了，展令扬他们的第一步行动也随之展开。

他们锁定的花园派对是由议长夫人所举办的家庭式聚会，虽然是非正式的，不过参加的人却不在少数，珍妮佛和索尼也都在贵宾的名单上。

索尼还是老样子，一进到大厅，一双眼睛便忙着搜索珍妮佛的倩影。

真 LUCKY！一下子就给他捕捉到啦！

哦！老天！他绝对没“膨风”，这回看见的珍妮佛又比上一次更艳丽了！

索尼看得痴痴呆呆，殊不知眼前这个令他神魂颠倒的珍妮佛，实际上是展令扬易容巧扮的冒牌货。

真正的珍妮佛早在前往与会的路途上，被埋伏在路旁守株待兔的曲希瑞和雷君凡给拦截住啦！

噢——？！

索尼揉揉自己的双眼，又用力的眨了好几下，之后才又抬眼瞧珍妮佛，

结果还是看到珍妮佛正频频向他送秋波。

天啊！这不是真的吧！美丽的珍妮佛、他倾慕已久的珍妮佛竟然也对他有意思？！

索尼偷偷的乐在心坎里，却又不敢置信。

不会吧！难道珍妮佛真的……索尼的大嘴差点儿笑裂了。

“先生，您是索尼先生吗？”端着满盘鸡尾酒的服务生——雷君凡是也——从他身边走过，递了一只耳环给他，并传口信道：“那边那位夫人，就是在眨眼睛那位漂亮的夫人，要我把这个给您。”说完，雷君凡服务生便若无其事的走人。

索尼受宠若惊，一颗心像小鹿乱撞，含羞带怯的偷瞄“珍妮佛夫人”。

啊！她又给了我一个女神般的微笑！索尼简直快乐昏了。

不过，这耳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就在索尼百思不解的当儿，“珍妮佛夫人”突然感到不舒服，而由其同行的表弟——安凯臣是也——扶持，在不惊扰满厅嘉宾的情况下，离开大厅往休息室走去。

在走到出口的时候，展令扬巧扮的“珍妮佛夫人”还不忘抛给眼光一直追逐“她”的索尼一个既妩媚又暧昧的媚笑，示意他跟过去。

索尼差点乐得昏倒，心想他长年来的倾慕之情，终于有机会倾巢而出啦！

不用说，他自然是跟上去啰！

“珍妮佛夫人”和“表弟”安凯臣两人见“诱惑”成功，眼波中流转的尽是胜利的笑意。

而接下来负责传话的曲希瑞服务生早就先走一步，到休息室附近去埋伏。

索尼偷偷摸摸的跟在“珍妮佛夫人”和“表弟”安凯臣后面，眼见“表弟”安凯臣扶持“珍妮佛夫人”进了休息室，又独自离开，他便全身血脉偾张。

到底该不该进去呢？索尼躲在转角处犹豫了半天。

“索尼先生吗？”曲希瑞服务生的声音悄悄的在他身后扬起，小吓了他一惊。“耳环的主人要我传话给你，说你如果捡到她的耳环，请立即送去还她。”这下子索尼再也顾不得一切，深吸了一口气，便满腔热情的紧握着那个耳环闯进“珍妮佛夫人”的休息室啦！

一进门，便见到“珍妮佛夫人”躺在床上，只用被单轻盖住诱人的粉胸、媚态百生的朝他直放“电”，示意他过去。

被情欲冲昏头的索尼像着了魔般，踩着兴奋的脚步坐到床缘，俄虎扑羊般的狠狠抱住半裸的“珍妮佛夫人”，并兴奋的叫道：“甜心，我想你想了好久了！”谁知响应他大海般热情的竟是一道刺眼的闪光和“卡喳”声，以及被人打昏过去的“珍妮佛夫人”。

“你是谁？！”索尼吓得跳下床，脸色惨白的对着早已预先埋伏在里面的摄影师向以农咆哮。

“索尼先生，咱们还是借一步说话比较好吧！否则万一把大厅里的嘉宾全召唤过来的话——”一句话提醒了索尼，只见他很快的将摄影师拖离那个是非之地。

谁知才走出休息室，便被服务生雷君凡点了穴道。

陷阱？！
只可惜他知道得太迟了。

既然有把柄落在别人手中，索尼也只有认命的份。

“你们想怎样就快说！”索尼脸色难看至极。

此时，已全部恢复真面目前来会合的“东邦五人组”——缺了在家里陪伴曼姬夫人的南宫烈一人——就毫不客气的索取第一阶段计划的报酬啰！

展令扬笑容可掬的说：“别那么紧张嘛！我们并无恶意，只不过想请索尼大叔帮个小忙罢了。”“什么小忙？”索尼不动声色的问。

展令扬刻意看了他一眼，才说：“据说你最近正在为霍斯金老爷爷物色三名近身保镖，唉！别紧张，我们是曼姬夫人的人，你应该知道我们夫人最近的情况吧，所以——”索尼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你们是想到詹森老大身前告道格拉斯一状，顺便把我拖下水。”“别那么说，我们只是想要取回属于我们的东西，你只要让詹森老大知道真此事，并把我們引荐给詹森老大，接下来的事我们会自己解决，而且保证事后也不会影响你和道格拉斯的交情。”说话时，展令扬可没忘记要不停摇晃手中的照相机示威。

索尼没好气的说：“就算我愿意引荐，也得看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你们应该知道，想当詹森老大的近身保镖得要有两把刷子，我可不想在老大面前丢脸，影响老大对我的信任。”“那简单，我马上证明给你看！”展令扬一声令下，可怕的事就发生啦——当然是对索尼而言啰！

只见曲希瑞的手术刀和安凯臣的子弹争先恐后的从索尼孤单的颈子贴近寒毛两侧飞过，雷君凡亮出看家本领之一的空手道，“啪！”的一声，将索尼座前的桌子劈成两半。

索尼吓寻连叫都叫不出声音来，腰差点给闪到。

倒是展令扬像没事人似的说：“这样合格了吗？”“合格！当然合格！”好不容易找回声音的索尼，点头如捣蒜。

索尼不是笨蛋，自然不会为了替道格拉斯隐瞒抢夺曼姬夫人地盘的事，而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

尤其在和眼前这几个深藏不露的小伙子交过手后，他的经验让他做了最聪明的抉择——别再蹚这淌浑水，赶紧把抢地盘的事报告老大之后便置身事外，别再过问此事，免得惹祸上身。

展令扬一行人完成第一阶段行动后，依约向大卫报告。

大卫实在是佩服他们的胆识，竟然敢跑到国会议长家里去假扮势力庞大的议员夫人，设计陷害索尼，还理所当然的要挟索尼！

最可怕的是居然顺利成功啦！

但是对接下来的第二阶段计划，大卫可就更替他们担心了。“你们真的打算对詹森老大进行“假暗杀”的计划？”如果被识破，可不只是被碎尸万段就能脱罪的呢！要知道霍斯金·詹森一直是个心狠手辣的狠角色，尤其对企图谋杀和背叛他的人更是如此。

“安啦！一切会很顺利的。”几个好伙伴个个都是满不在乎的不正经样儿。

大卫真是愈来愈搞不懂他们了，究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还是自信过度呢？不过事到如今，他也没有权力说什么了！

索尼履行约定，趁着霍斯金·詹森去参加老友的邀宴，心情大好的当儿，把“抢地盘”的事告诉老大，并把三位保镖人选——雷君凡、曲希瑞和安凯臣介绍给霍斯金·詹森。

霍斯金·詹森凌厉的审视着眼前三个人，问道：“既然现在是曼姬最需要人手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还听她的话，跑来当我的保镖？”曲希瑞脸不红气不喘的按照计划说：“因为夫人担心我们向您求援这件事，会使您陷入危险之中。”霍斯金·詹森冷笑两声，“道格拉斯吗？我谅他没那个胆！”虽然黑吃黑在道上司空见惯的事，但霍斯金·詹森相信他一手提拔的道格拉斯没有必要为了这样的事对他不利，除非他想乘机背叛自己！

霍斯金·詹森的大话才出口不到几秒钟，屋子里的警铃声便大作。

“失火了！失火了！请大家到外头避难！”墙角的扩音器不断重复相同的警告。

“老大，请过来！”安凯臣、雷君凡和曲希瑞动作迅速敏捷的拉着詹森往外跑，找到座车准备上车时，安凯臣警觉的叫道：“危险，有定时炸弹！”说着，三个人便以身体护着詹森，以最快的速度逃离座车，车子在他们逃出危险范围后便爆炸起火。

“老大，快上车，只怕还有埋伏！”三个好伙伴像在推什么肥猪肉般，硬把詹森推上向以农“适巧”开过来接应的车子。

一上车，向以农便加足马力全速脱离现场。

“这位是——”詹森究竟是历经无数大风大浪的大哥大，一下子就回复冷静，仔细打量驾驶座上的向以农。

“他也是我们的同伴，为了预防万一而刻意等在外面的。”曲希瑞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詹森嘴巴念念有词，心里开始盘算着许多事。

车子快速的由半山腰沿着弯曲的下坡路向山下疾驶。

倏地，前方路面出现了一部大型货柜车阻断了山路，货柜车前面还停了三辆黑色轿车，各走下来四个穿着黑色西装、戴墨镜的男人，朝着他们的座车直开枪。

“老大，把头低下来，我们要跳车了！”雷君凡说着，便和曲希瑞两人一起护着詹森，在安凯臣和向以农的护航下，先行跳车。

詹森在避难的紧张时刻，双眼依然凌厉，把安凯臣那百发百中的双枪神射本领，涓滴不满的看进眼里——好小子，不简单！

安凯臣和向以农在最后一刻跳下车，让空车朝货柜车投奔自由而去。

不过对方可是有备而来，在空车还来不及撞上他们时，便一阵乱枪扫射，将空车半途“暗杀”，爆炸身亡。

安凯臣立刻朝对方投了三颗自制烟雾弹，弹药则是由曲希瑞精心调配的“笑剂+麻醉剂”。当红、黄、绿三色烟雾炸开时，左边山谷飞来了一架直升机，驾驶人是展令扬。

他从容不迫的放下梯子，朝他们勾勾食指，四人便合作无间的护卫詹森上机。

于是，六个人便快快乐乐的搭着直升机飞离险境。

“这位也是你们的同伴，曼姬派来的手下？”詹森的口气相当平稳，不愧是见过大场面的狠角色。

展令扬投给他一个友善的笑容算是回答。“接下来请告诉我，我该把直升机开到哪里去？”詹森如他们所愿的指出他的老窝所在的方向，直升机便

加速朝目的地飞去。

沿路上，詹森好奇的问：“刚刚那些烟雾是——”他刚才好象听到被炸的对方频频传出可怖的笑声。

“放心，那是这个药剂天才调配出来的精心杰作——笑剂+麻醉剂，那只会让他们躺在那儿狂笑到天亮，要不了他们的命的。”向以农很热心的向詹森推销“神医”曲希端的看家本领。

好小子！又是一个聪明蛋！詹森心里可乐着。

到了詹森戒备森严的老家，走上属于他的私人楼层时，詹森得意的说：“且慢，这道门是高科技的结晶，需要键入只有我知道的密码才能打开。”言语之间不无炫耀在意。

“原来如此，可是我已经把它打开了耶！怎么办？”开锁专家“神偷”向以农一脸无辜的站在门户大开的门边。

“你——”詹森着实暗吃一惊——好小子！

不过詹森还是假装若无其事的领他们进入自己的私人密室。

回想起刚刚那一连串的谋杀事件，从利用火灾将他引出屋外，接着在他座车装设定时炸弹，接着又怕他大难不死，而在山路设下埋伏，如此一气呵成的暗杀计划，照理早该得逞，若非这几个年轻小伙子搭救，他早就如道格拉斯所愿的去向阎王报到了。

“没想到道格拉斯真的想杀我——”詹森感慨万千。

他不会看错的，在山路上狙击他们的那三辆车确实是道格拉斯所有，虽然火灾和在车上安装定时炸弹并无证据证明是他干的，但光凭那三辆车就足以定道格拉斯的罪！

问题是，道格拉斯实在没有必要为“抢地盘”的事就杀他啊！

或许是人老了，也或许是感情作祟，詹森实在不太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喂！你要干什么，不许动我的计算机！”詹森本想阻止展令扬，但回心一想，反正他的计算机有三道密码保护，谅这小子也动不了，他就等着看笑话吧！

谁知出乎他意料之外，展令扬的手指像蜻蜓点水般，在键盘上来回点了几下，他那花丁大把钞票请高人设计的三道连环密码便被那个始终嘻皮笑脸的小子轻易解开啦！

“你——”就在詹森在那儿你呀、我啊的时候，展令扬已经透过打印机列出好几张资料。

“喏——！”展令扬把那几张资料递给詹森。

詹森一看，差点气得吐血。“道格拉斯那个该死的家伙，竟敢瞒着我偷吃了这么多钱！”不过话说回来，这小子又是如何得到这些连他的手下都没发现的机密资料呢？展令扬立刻为他解惑，示意他到计算机屏幕前。

詹森往计算机屏幕一看——耶！那不是道格拉斯私人的财产动向资料吗？！

“你怎么——”詹森恍然明白。天啊！这小子竟然轻易就侵入道格拉斯的私人数据库。

他的眼中尽是赞赏——看来这几个小子绝非等闲之辈！

詹森思忖了半晌，准备伸手去按呼叫钮，把索尼召来，却被展令扬阻止。

“老爷乱应该知道，索尼大叔一向和道格拉斯交情深厚，让索尼去收拾

道格拉斯似乎有些伤感情，不如交给我们，我保证在夺回夫人的地盘后，会把道格拉斯交到老爷爷手上，让老爷爷亲自处理他，如何？”好小子，胆敢跟我这么说话！詹森虽然心里如此嘀咕，但另一方面又非常欣赏他的好胆识。

“好吧！就交给你们。你们想要我做什么？”他实在很想知道这几个好小子会搞出什么名堂，所以才会如此合作。

“我们想漂漂亮亮的赢回地盘！”总算进入最后阶段，展令扬还是一样自信满满的表情。

“怎么个漂漂亮亮？”詹森感兴趣极了。

“在赌桌上光明正大的赢回来！”哈！哈！哈！

展令扬的话一出口，詹森便毫不客气的放声大笑。“抱歉，我不是故意看轻你们，但你们知不知道道格拉斯可是赌桌上的高手，曾经和他交过手的人，赢过他的至今还没超过十个呢！”“我们一定会赢的，而且是用他最拿手的扑克牌赢他！”展令扬口气相当狂傲。

詹森因而收住了笑，再度将他们打量一遍，才说：“好吧！我会在当天出场主持大局，这就是你们要我做的事吧！”几个好伙伴以笑代答。

“我还有一个问题，曼姬的场子几乎已全部被道格拉斯占有，你们拿什么当赌注和他对赌？”詹森侧着头问道，心想：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解决这个大难题！“抬不上场面的赌注，可是打不动道格拉斯的心，而且还会闹笑话哦！”“赌金不是问题！”雷君凡从衣服的口袋掏出一张瑞士银行的对帐单和那纸对帐单所载户名的基本相关证件，里面记载的是可怕的天文数字。

“你们哪来这么多钱？！”詹森吃惊得从座椅上跳起来。“那你就问问他啰！”展令扬靠在雷君凡肩上，用手指指住雷君凡的鼻子。

雷君凡不慌不忙的笑道：“放心，那些钱是真的，对帐单和证件也是真的，只要你有这个户头所登记的证件上的那张脸蛋就可以领得到钱。”老天！这小子巧一尤钱的功夫居然比他那组智囊团还厉害少说十倍以上？！詹森简直是心花怒放。

“神算”雷君凡最擅长的本领之一就是“无中生有”的“变”出一堆压死人的钱！

詹森更加欣赏他们了。“那张脸又怎么来？”“来啰！”向以农从刚刚就躲进盥洗室去，为的就是速速打造这一张“领钱用”的脸。

詹森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你是——”向以农当着他的面撕下那张“人造面皮”，恢复“原来的我”，笑嘻嘻的说：“合格了爸！”我要定他们了！詹森在心中骤下决定。等到这件事搞定后，他一定要曼姬把这几个小子给他，一定！

“那负责和道格拉斯对赌的是哪一个？”这是他最后一个问题。

“是我们的另一位伙伴！”展令扬真是有问必答。

“你们至底有几个同伴？！”詹森恨不得立刻将他们全收归旗下。

“就六个啰！”“很好，我就拭目以待，看你们表现了！”詹森双眼尽是期待的光芒和无尽的笑意。

而展令扬他们最想知道的事是——假如詹森知道那场火灾和车上的定时炸弹是他们的诡计，转而嫁祸给道格拉斯，只有那场山路狙击才是出自道格拉斯之手，而且道格拉斯之所以会出手狙击他，是因为他们事先去丢了一个“车上的詹森是由曼姬夫人乔装”的假情报给道格拉斯，他才有此攻击行动的话，詹森会是什么样的表情？是更加赞赏他们，还是痛宰他们呢？

这几个小伙子究竟是何方神圣？！

展令扬他们却是个个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接下来最后的关键赌局就交给烈啦！”展令扬一脸幸福的喝着香味四溢的苹果茶。

“烈？！”在南宫烈的陪伴下，已恢复冷静正常的曼姬夫人，睁大双眼，望着身边俊逸的大男孩。“不行，道格拉斯的扑克牌只输过三次啊！”展令扬免费充当解说员。“请夫人放心，烈会重写那家伙的辉煌纪录的！”“可是——”“相信我，夫人，我一定会替你赢回所有的东西！”包括“损失赔偿”，不过这话他倒是没有说出口，时机未到嘛！

在南宫烈仿佛有魔法般的双眸凝视下，曼姬夫人不再反对，只说：“凡事只求尽力，不要勉强，答应我！”“嗯！”南宫烈回她一个柔得令她痴醉的笑。

经过多日的相处，大卫已不再对南宫烈心存芥蒂，因为他很清楚南宫烈虽然对曼姬夫人很好，但绝非男女之闲的爱情，光是这一点就足够了。

道格拉斯和南宫烈对赌当天，所有的关系人全到场，而这个赌场是少数仍由霍斯金·詹森所有的场子，所以全是詹森的人，不怕对赌的两方有人耍诈或砸场。

詹森的心情之好，真非笔墨可形容。也难怪他，他准备收归旗下的这六个小伙子之中，有五个的本事他已见识过，现在就剩下即将和道格拉斯对赌这个啦！

他倒要看看这个小子有什么通天本领可以赢过道格拉斯。

当赌局开始，南宫烈便意外的连输三局，道格拉斯得意的叫嚣：“小子，我看你还是回去再练个几年再出来混吧！凭你那两三下不成气候的把戏，也想赢老子我？”道格拉斯极尽嘲讽之能事，卯足了劲非赢不可。因为詹森已经说过，只要他赢了今天的赌局，他就放他一马，不再追问他那天暗杀他的事。

不过说来奇怪，他明明只狙击詹森一次，他为什么硬说是三次？！

还好詹森相信他的说辞，相信那次行动不是针对他，而是被假情报所欺！否则他早一命呜呼了，哪还能坐在这儿和南宫烈对赌。

但他目前也还不是完全安全，得等到赢光这小子的赌金，才能真正安心。

他本以为詹森老大特别提醒他，曼姬夫人请来的高手会有多厉害，谁知道三局下来全输给了他。

在他看来，对方已算得上是相当高杆的高手，尤其以他那么轻的年纪，不过遇上他，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想赢他？！再过一百年吧！

嗯！这么办吧！干脆在老大面前赢一场漂亮的仗。

于是道格拉斯说：“小子，我看我们这样一局一局慢慢打实在不够爽快，不如我们来玩大一点的，一次把所有的财产全赌上，一次见胜负，你看如何？”“我——”“小子，敢出来混，又敢向我挑战就要痛快一点，懂吗？否则人家会笑曼姬夫人输不起哦！”道格拉斯故意刺激南宫烈。

南宫烈如他所愿的点头。“好——好吧！”呵！他等的就是他这句话呢！

为了钓他上钩，故意连输三阳果然是聪明的抉择！

道格拉斯差点笑出声音。“很好，够胆识！”然后，生死豪赌就上场啦！经过令人屏息的交战，终于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

道格拉斯得意的笑道：“不好意思，胜利女神实在太照顾我了，让我拿到这么好的牌，你现在只有一个机会赢我，就是“顺”，不过这个机率实在很渺茫！”他翻开最后一张牌，痛快至极的等着南宫烈送死。

谁知南宫烈却一反方才的苦瓜脸，神色自若的说：“我更不好意思，正巧就拿了个“顺”！”“什么？！”当南宫烈翻开最后一张底牌时，道格拉斯差点滚到地下去。

“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赢我，从我混场子至今，只输过三次！”道格拉斯歇斯底里的咆哮。

“唉！——一点风度好不好，没听过愿赌服输吗？”南宫烈笑得像救世救人的菩萨般。

“我不过重写你的纪录，帮你多加一场败绩而已，你刚刚不是说要向你挑战就要痛袂，否则会丢面子哦！”“你——”“好了！道格拉斯！”詹森终于出面讲话。“你最好立刻闭上嘴，退到一边去，我还没和你算你偷吃了那么多钱的帐呢！”“呃？！”当道格拉斯看到詹森手中那几张前些日子展令扬送给他的“证据”时，差点睁着眼吓昏过去。

“索尼，把道格拉斯带下去，等我处置！”詹森下令“清场”。

道格拉斯由于打击过大，全然失了神，任由索尼的手下将他带出场。

“烈！”曼姬夫人忘情的跑过去抱住为她赢回一切的南宫烈。

詹森则宣布：“从现在起，道格拉斯的地盘和场子全划规曼姬所有，不服的人站出来！”老大都这么说了，谁还有那个天大的胆子敢说一声不。

不过这一切也实在没人敢说什么不公平，人家曼姬夫人的确是凭能干的手下赢回自己的东西，外加双倍的“战利品”，不是吗？今后，拉斯维加斯赫赫有名的“赌场女王”曼姬夫人又可重振声威啦！

詹森走到南宫烈面前，朝他问道：“小子，你前三局是故意输掉，好诱骗道格拉斯上钩，主动开口向你要求一睹定江山的，是吗？”“你说呢？”南宫烈邪门的直笑。

好小子！詹森对这个第六位人选的满意度一样是百分之百。

关于背叛曼姬夫人的安道夫当然是被解决啦！

而苏珊和麦克的事，也在曼姬夫人的首肯下，一切OK了。

当一切都落幕后，詹森在自己的老家举办了一场小型聚会，与会的贵宾除了曼姬夫人和大卫，便是展令扬等六个好伙伴。

詹森今天的目的，自然是想要曼姬夫人亲口承诺把这六个能干的手下让给他啰！

不过在说出真正的目的之前，詹森不忘先做一个确认。“你们老实告诉我，那一连串的暗杀事件是不是你们搞的鬼？”展令扬老神在在的回答道：“老爷爷，你明明已经知道真相，才故意威胁道格拉斯，要他全力以赴，好测试烈的赌技如何了，现在又何必多此一问呢？”“很好！够胆量！”詹森痛快的纵声狂笑。

没错！他可不是省油的灯！早在展令扬他们和他达成协议离去那天晚上，他便召集旗下的智囊团把一切的真相弄清楚，包括他们要胁索尼的事。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哪！这六个看来不满二十岁的帅小子，居然把他这个人闻风丧胆的老教父耍得如此彻底，还干出这么一大票大事来！

不但假扮有名的国会议员夫人潜入议长家中，色诱他最得心腹手下索尼，而且还设计陷害他，顺便拖道格拉斯下水，好让他下定踢掉道格拉斯的决心，替曼姬夫人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

最重要的是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本事——百发百中的双枪神射、开锁易容的神奇绝技、无中生有的巨资取得、无人能及的制药天才、所向无敌的赌桌高手，再加上统筹一切计划、老是笑着张无关紧要的脸的计算机天才！

再也没有比他们六个更令他折服的组合了！

詹森愈想就笑得愈痛快。

“曼姬，你的事已全部解决，我连道格拉斯的地盘也全数交给你了，所以，把这六个小子给我吧！”詹森终于说出他最终的目的。

“耶？！可是——”曼姬夫人和大卫大眼瞪小眼。

“难道你不愿意？”詹森的口气一听就是不容拒绝的那一款。

“不是的！”曼姬夫人连忙解释道，“他们不是我的手下啊！”“什么？！”詹森差点被入口的酒呛到。

“老实说，我和烈他们也只是比您早一步认识而已，他们纯粹是来帮我的忙，所以——”曼姬夫人坦白的说。

“原来如此！”他才觉得奇怪，如果这六个小子是组织里的人，他怎么可能到现在才知道他们的事。

詹森于是转向六个小鬼的头头展令扬，直接展开交涉，“留下来，投入我的旗下，我保证不会亏待你们，一定全心全力的栽培你们！”一听就知道是势在必得的强硬口气。

展令扬依然笑脸迎人的说：“老爷爷，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问题是我們比较喜欢过平平凡凡、自由自在的生活耶！”“那就是拒绝啰！”詹森才不会给他们拒绝的机会，不动声色的做了一个手势，餐厅四周便被一去×Y拿着枪对准他们的手下给团团围住。

“詹森老大——”曼姬夫人和大卫争相求情，却披索尼拉到一边去。

“怎么样，要不要改变主意？”詹森又问。

展令扬的笑容更加灿烂。“不要。”“不怕我宰了你们？”“你不会。”詹森愣了一下，才又笑道：“你这么确定我不会杀你们？你知不知道，我对我得不到的东西一向都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展令扬依旧面不改色。“一般而言或许是那样，问题是舍不得杀了我们啊！”说着，他便从座位上站起来，其它五个也一齐行动。

六个人开始往门口移动。

“站住！否则我就开枪！”詹森威吓道。

展令扬一行六人却头也不回的继续移动脚步。

“站住！我真的要开枪了！”詹森吼归吼，却示意手下们不准动他们六个人一根寒毛。

展令扬说对了，他的确是不舍得杀他们，怎么也舍不得！

走到大厅门口时，展令扬终于回眸对一直带着一去×Y举枪的手下，亦步亦趋的跟在他们身后，连连喊“站住！我要真的开枪了！”的詹森笑道：“别这么想不开嘛！老爷爷，我们以后还是会常常来找你玩，也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串门子，这样不是也很不错吗？”“我——”出乎意料的，展令扬

竟然带着其它五个同伴折回去詹森身边，一人送给詹森一记告别之吻。

然后在詹森呆愣在那儿时，神采飞扬的步出大门，登上直升机走啦！

直到螺旋桨转动的声音惊醒了詹森，他才三步并作两步的冲出前院的草坪，对着刚起飞的直升机不停的大喊——“回来！不要走！回来——！”然而，六个东邦小子却从直升机内探出头来，用“东邦式”的特有笑容向他挥别。

“回来——！不要走！——回来——”詹森不死心的喊着。

索尼、大卫和曼姬夫人不知何时来到他身边，安慰他——“老大——”“别说了，我都知道，这样最好，这样最好……，我只是——”一向自视甚高的老教父詹森，此刻眼角竟有一小颗怅然的泪珠，在艳阳的照射下焕出光彩。

不一会儿，詹森深吸了一口气，大声的对渐行渐远的直升机大吼：“好小子们，你们乖乖的等着吧！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然后，直升机便消失在他们的眼界。

六个好伙伴就这么飞回属于他们的天空，继续去追寻属于他们那年少轻狂、永不磨灭的梦！

带着他们共同的心愿——让青春烈火燃烧永恒，让生命闪电划过天边，向浩瀚星空许下诺言，让年轻的心永不改变！

用所有热情换回时间，让年轻的梦没有终点！

第二话 双重人格 V.S. 华岛风云(1)

全球知名的航运业龙头企业之一的“威京集团”正在地中海岸举行重要的董事会议。

这个以安氏家族为主要运作核心的庞大集团，近几年来一直在稳定中缓慢成长。

然而，随着集团的愈发茁壮，其内部的权势斗争也日趋激烈。

现在的“威京集团”最高的领导阶层，主要分成两大势力：一派是支持出前任总裁推荐的现任总裁安仲秋的公司稳健派；另一派则是以安仲秋的二哥安仲岳为中心的急进派。

原本兄弟闹墙的战火已够炙热，这会儿更因下一任首席接班人的的人选敲定而演变得更为炽烈。

“我不赞成，为什么要推举凯臣当下一任首席接班人。不是我偏爱自己的儿子，在我看来凯瑞远比凯臣适合多了，无论是年龄、学历、教养和对公司的忠诚度，凯瑞在各方面都比凯臣适合。单就拿学历来说吧！他们两个都是从小一起接受菁英教育的，现在同样要他们到外头的学校去拿个符合身分的正式学位，建立自己的社会人际网，结果你们都看到了。”说到这儿，安仲岳不禁自鸣得意的加重语气。“凯瑞很顺利的申请进了牛津大学这个名校中的名校，并且很快的结识了许多贵族名流，确实建立了良好的人际网；反观凯臣呢？不但跑到美国去念那个烂出名的 K.B. 大学，还结交了一群不长进的不肖分子，成天闯祸闹事，搞得鸡犬不宁，而且一点也不管公司的事。

像凯臣那样鬼混不长进，凭什么和一直努力不懈的凯瑞相提并论，又凭什么成为下一任接班人？”如今是集团重要董事的前任总裁安老爷，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智者，对自己儿子的性情又了若指掌，早料到二儿子安仲岳一定会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所以应付起来驾轻就熟。

“仲岳，你别那么激动，我们今天不过是决定下一任接班人的候选人，又不是已敲定正式的接班人，所以评选标准自然和选定确定的接班人不同，只要是资质不错的可造之材，我们都会推选，而今天大家共同选出来的五位候选人都是每个人经过长时间精挑细选的最佳人选，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安老爷以不愠不火的口吻表示。

“其它三位我是没什么意见，”安仲岳马上反驳。“就只有凯臣我有意见，他是这五位人选中最没有资格获选的。”他之所以会对安凯臣特别排斥，当然是因为安凯臣是他儿子安凯瑞要登上龙头宝座最大的阻碍者。

在场的董事们心里当然也都很清楚他那“司马昭之心”，只是都未明说，全权交由安老爷处理。

安老爷又说：“仲岳，你又忘了，我们在挑选候选人时，并不是单以眼前的成就为考量，而必须考虑到他的潜力和未来性。”“父亲的意思是凯臣比凯瑞更有潜力，将来会更有成就？”安仲岳忿忿不平的低吼。

反正你就是偏宠仲秋他们一家子！

“我的意思是，不论是凯瑞还是凯臣，或者是其它三位，他们的前景都是大有可为的未知数，所以我们不必急着现在就武断的骤下定论，还是先给他们几年的观察时间，公平竞争，等过个几年，时机成熟，再来推选确定下一任总裁，才是最好的方法。”安老爷真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商场老将，说起话来头头是道。

安仲岳被父亲这一番说辞弄得不知如何攻错。“可是凯臣他——”“凯臣会去美国的 K.B. 大学就读，我相信他自然有自己的一番道理，我们不妨按照原来的计划行事。若是几年后，他依然如此，或变得更差，到时候他就理所当然会被舍弃，你就不必再瞎操心了。”“可是——”“难道你是对自己的儿子没信心？”姜果然是老的辣，安老爷一句话就堵死了安仲岳的抗辩。

“当然不是，凯瑞是咱们威京集团下一代接班人选中最优秀的，我当然有信心！”“那不就结了。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决定，散会！”安老爷精明俐落的结束争辩，离开会议室。

“父亲——”安仲岳才想再追上去说服父亲和董事会改变主意，董事们却紧跟着安老爷一溜烟全走光光。

“可恶！”一样！和当初他和那个不成材的二弟竞争时的情况一样！结果呢？！他绝不会历史重演的！

当会议室内只剩下安仲岳一人时，他气得把会议桌上的烟灰缸、花瓶等摆饰统统扫落地上泄恨。

一顿发泄后，他冷静下来思考接下来的棋着。

他已经被能力不如他的弟弟安仲秋夺去了他的总裁宝座，绝对不能再让仲秋那个不成材的儿子来夺走他儿子下任总裁的宝座。对！历史绝不能重演……

和安老爷搭同一部座车的安仲秋，一路上都心事重重，不发一言。

安老爷按了遥控器的一个按键，介于驾驶座和后座之间的隔音玻璃便缓缓升起，当整面玻璃升到顶部固定后，两侧的电动窗帘也在安老爷的遥控

下相会，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这时，安老爷才开口对愁眉不展的三子安仲秋问道：“你在想什么？”安仲秋定定的凝视了精明睿智的老人半晌，才应了一句：“没什么，父亲。”“没什么？你这副心神不宁的样子叫作没什么吗？”“我——”“你是不是在担心仲岳会对凯臣不利？”自己的儿子会有什么作为，他这个做父亲的哪会不知道。

安仲秋本想否认，然而一想到再如何漂亮的谎话，都一样逃不过父亲凌厉的双眼时，他放弃做无谓的辩驳，老老实实的招认：“嗯！二哥一向对我继任总裁的位置感到不满，现在董事会又宣布要把凯臣列入下一任总裁候选人之一，二哥的气愤是可想而知的……”“你不必太担心，我想仲岳会有分寸的，而且凯臣那小子也不是好惹的角色，难道你忘了他身边还有五个福祸共享、和他不相上下的好伙伴，K.B.大学的学生不都管他们叫“东邦”什么的，全是一些不好应付的天才小鬼，就算仲岳真要对凯臣不利，只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得逞。”说起“东邦”那六个小鬼头，安老爷便满眼赞赏。

当初，他最宝贝的孙子之一——凯臣，跟他说要到 K.B.那所烂出名的学校念书时，他着实吓了一跳。

尤其凯臣不顾他们的反对，一意孤行，甚至不惜逃家也非去念那个学校时，他真的受到不小的打击。

然而，对孙子才识过人的信任，让他压下满腹的不安与失望，决定先采缓兵之计，让凯臣随性而去，免得逼急了狗急跳墙，再私下派人调查凯臣之所以非上 K.B.的原因。

没想到他派去的手下还没回报给他任何讯息时，另一个更惊天动地的大消息便先传进他的耳朵里——凯臣一到 K.B.大学，便和五个年纪相当的同伴，干下了“清校”的大 CASE，扫除校园恶势力，将贩毒且逼学生为娼，干尽坏事的理事长及校内许多相关的“毒瘤”全部逐出校园，一夕之间成为 K.B.大学师生们的偶像。

接下来的发展更精采，整其它学校想对付他们六个小鬼的不良学生还算小事，最令他震惊的是，那六个小坏蛋居然还惹上了美国政界大老“老约翰”的儿子，好象是和一个情妇有关的恩怨。

那次他可是紧张死了，才正想出面和老约翰交涉，意外的，老约翰非但没有怪罪那六个小鬼，反而相当欣赏他们，并且不准儿子再对那六个小鬼不利。

他知道老约翰的反应后，才大松一口气，也难怪，那样的小鬼当然令人爱不释手。

因此，他对凯臣执意要去 K.B.大学念书的事开始释然，并且态度逐渐转为支持。

想想，光是结识那五个杰出的好伙伴就已足够抵上两、三间哈佛大学什么的了，他还有什么好不满、失望的。

而那六个小鬼也着实没令他失望，“琉璃事件”才落幕不久，马上又干了一件更为轰轰烈烈的大事，这回竟然还和美国国防部的菁英、梵蒂冈教廷以及恐怖分子扯上关系。

听说事后，那个军方的“菁英小组”还成了他们的小窝，叫什么“异人馆”的常客哩！

再说到前阵子，六个小鬼又大闹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在轰轰烈烈的疯

狂事迹上又添加了一笔。

安老爷愈想就愈喜欢那几个小鬼，有机会的话，他还真想会一会他们呢！

和安老爷一样，对凯臣在 K.B. 的事迹很清楚的安仲秋，当然也清楚自己儿子的本事，和儿子那群好伙伴的厉害之处，但他们再怎么厉害，毕竟还是小孩子，何况安仲岳又是个狠角色。最重要的是，他并未告诉儿子董事会的决定，所以他才会担心儿子因不知情而疏于防备，有所不测。

更令他担心的是，现在是夏天……“我不是对凯臣没信心，只是我先前一直没告诉他董事会可能会有这样的决定，甚至连半点风声都没透露，”原因当然是怕凯臣知道后会从中捣蛋，旁生枝节。他了解自己的儿子一向对问鼎总裁宝座兴趣缺缺，所以很难保证凯臣若事先知道，不会从中捣鬼。

“现在又是夏天了，我怕凯臣的“怪病”……”经他一提，安老爷也颇有同感。“凯臣那个“怪病”的确是该多注意一点，万一又复发……”他想了下，才又说：“不如这样吧！你找个时间去探望他，顺便知会一下他那些同伴，我记得其中一个向老头的孙子以农没错吧！以农一向和凯臣厮混得紧，对凯臣去年夏天那场“怪病”也很清楚，你只要提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当然，也别忘了告诉凯臣董事会的决定，这么一来，你就可以放心些了。”“嗯！就这么办，我会抽个空去看看凯臣！”安仲秋显得很兴奋。

而安仲秋一听到可以去探望儿子后，会这么高兴是有原因的。原来安老爷为了让宝贝孙子能够不受“威京集团”影响的自由发展，曾对所有人下达命令，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可随意去招惹安凯臣！

身为龙头的安老爷和现任总裁安仲秋及安夫人自然得以身作则喽！

见儿子不再满面愁容后，安老爷便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想着另一番心事——说真格的，他还满希望能看看凯臣和仲岳之间的对抗会是如何的情景——反正不伤大雅嘛！

不过这档事若被仲秋知道就不太好，所以他只能偷偷在心里期待，嘿嘿！

黄昏的景致，一般来说，不论是在繁华的都市或者偏僻的乡下，都是挺赏心悦目的才是。

不过，那是对别人而言，若是对现在的安凯臣来说，可就要另当别论啦！

这是理所当然的，世界上会有几个双手各提了一袋又重又大包的“巨无霸”级东东，在骄阳的亲吻下，走得满身是汗、累得半死的人，还有那个心情去欣赏黄昏的良辰美景？打从自生鲜超市提了这两大袋“巨无霸”级的生鲜蔬果一路走下来，安凯臣没有一分钟，不，是一秒钟不悔恨万分的。

一想起现在的狼狈样全因自个儿昨晚有事没事的“猴话”而起，他不禁又重重的叹了一口气，唉！

话说昨晚一伙人吃完希瑞那小子精心烹调的阿拉伯菜后，闲闲没事，齐聚在客店瞎掰，希瑞要大家提供新鲜一点的各国菜单时，他别说可以试试道地中国口味的“火锅大餐”就好啦！（missing）恐天下不够乱的再多点一些火苗、丢一些炸药什么的。

这会儿他正是坐在后座，自在写意地看兄弟们为他制造快乐。

倒是南宫烈的反应比较不寻常。

就在刚刚他还和向以农及曲希瑞一起胡闹个没完，怎么才一晃眼就突然安静无声。

注意到他的反常的展令扬，懒洋洋的把下巴枕在他肩上，低声的问道：“怎么突然玩起沉默是金的把戏了？”南宫烈眉心微锁的说：“或许是我多心吧，我突然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而且是和凯臣有关，大概是我的第六感出了问题。”“我保证你的第六感没事！”展令扬的眼睛扫到左前方，和他们垂直交会的街道有一辆车行动很诡异，无声无息的转进他们这条路，并快速的朝走在前面的安凯臣疾驰而去。“君凡，加足马力向前冲，GO！”默契十足同伴在展令扬一句不带半点紧张感的命令下，立刻知道有状况发生。

“以农，换你来开车。烈、希瑞，快把那辆车的右边轮胎搞定。君凡，你负责把车牌号码和那几个人的长相记下来。”展令扬爬上车顶，像在闲话家常的分派任务。

五个动作一样干净俐落的同伴，脸上却还是和紧急行动完全不搭调的闲适。

那辆企图冲上人行道的黑色房车在即将从安凯臣背后撞上去时，突然来个右转弯，朝右测的逆向车道直冲而去，右边前后两个轮胎都伤痕累累，整个车身向右倾斜，最后终因车速太快而翻车。只是那辆车运气不够好，由于街道不够宽，它未能全面翻车，而是以近乎四十五度角斜靠在墙上，朝天的左边两个轮胎还在快速的转动着。

让车轮爆胎的两位功臣则在那儿做无聊的较量——“你瞧，我只射了三把手术刀就搞定了耶！”负责前轮摧毁工作的曲希瑞挺“扬”的。

负责摧毁后轮的南宫烈不服气的为自己辩白。“那是因为你的刀子比我的扑克牌锋利，比较容易射破那厚脸皮的高速胎，而且我也只不过比你多射了两张扑克牌ㄋㄟㄋㄟ！”车子在他们两个的争闹声中继续全力冲刺，查明凶手何人去也。

至于在车顶上的展令扬，早在车子经过转角的路口处，利用系在腰上的长软剑勾绑住转角处的路灯，像武侠小说里的小龙女般，依着闪闪发亮的剑身，从车顶转移阵地至路灯老兄身旁，接着向路灯老兄“讨”回了剑身，猛力一挥。

只见停在街角等着接应那辆冲向安凯臣的车子的“兄弟车”，在锋利的剑身轻轻划过它的车胎时，上面立刻开了一条“高速公路”。

第二道“剑痕”则出现在车子前端的车窗上，吓得那娇弱的玻璃老弟应声粉碎。

坐在车里的两位仁兄更是当场演起“暂时停止呼吸”的戏码，定在那动也不动，脸上还很敬业的换成惨青色的妆，看来显得更加传神。

展令扬在确定他们两个未带枪械后，各赏了他们一记飞吻，便和他们话别。“两位大哥，如果你们喜欢玩这种游戏，欢迎随时来找小弟，别去找那个愣头愣脑的呆小子，和他那种不解风情的人玩多无趣，懂了吗？拜拜！”待他去和安凯臣会合时，其它四个也已完成各自的任务赶到。

“凯臣，你要不要紧？”几个人争先恐后的追问。

“有你们在当然是不要紧，只不过——”安凯臣瞟了他们一人一眼，才接着说：“怎么会这么巧，你们五个正好都经过这儿，该不会你们本来就一直都在一起的吧！”“你不笨嘛！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既然被拆穿就爽快的招认无妨，反正录像带也拍得差不多了，代表发言的是摄影大师向以农，

其它人则负责“陪笑”。

果真如此，这几个坏到骨子去的小子们，打从他一出门就开始跟踪他了，难怪他们硬要把车子开走——好“出外景”嘛！

安凯臣才想展开攻击，突然感到一阵晕眩。

“凯臣，你怎么了？”“东邦”的“专任家庭保健医生”曲希瑞立刻注意到他的不对劲。

“没事，别穷紧张。”安凯臣嘴巴虽这么说，却直觉脑袋瓜愈来愈沉重。

“还说没事，我从刚才就发现你的脸色不太好，凯臣——”曲希瑞的话才说了一半不到，安凯臣便眼前一片昏暗，向后倒去。

幸好有个眼明手快的“最佳大捕手”展令扬适时接住了他，他才不至于当场做起物理上那个“自由落体”的实验。

“咱们先回去再说吧！”展令扬的话正是一伙人的意思，所以立刻达成协议，全员上车回“异人馆”去。

回到“异人馆”后，再也没人去注意那卷录像带拍摄的结果如何，几个同伴的关心焦点全集中在两件事上——安凯臣的病况以及街上那两辆车子的袭击事件。

昏睡中的安凯臣隐隐约约听到耳边传来断断续续、低低浅浅的说话声，意识慢慢恢复。

睁开眼后，第一个落进他眼里的是曲希瑞的大脸。

“早啊！睡王子！”安凯臣本想也回他一记笑容，却又因一阵头晕而作罢。

“我怎么了？”“你没事，来！把这包药吃下去，再回房去睡一觉就没事啦！”曲希瑞交给他一包自行调配的药包。

安凯臣着实不舒服，便不再反对，虽然他平时最讨厌吞药丸，但这回也只好认栽，乖乖的服下药包。

关于曲希瑞开的处方，他们向来百分之百信任，希瑞那小子虽然有事没事就爱拿他们做“人体实验”，测试他发明的新药，然而一旦真的生病，那小子绝对比一般街坊三脚猫的医生可靠。

确定安凯臣上了三楼，回房休息后，展令扬才开口向正在“医疗室”整理器具的曲希瑞问道：“凯臣真的没事？”“目前是没事。”曲希瑞的回答颇耐人寻味。

““目前”是什么意思？”曲希瑞卖了一个关子，以笑代答。

嘿嘿！小子，你也有被吊胃口的时候啊！曲希瑞洋洋得意的向展令扬展露示威性浓厚的笑意。

展令扬回了他一个“你是傻瓜”的笑，便聪明的把话题转个方向。“你们对街上的事有什么看法？”“那些人全是生面孔，并不是这一带的人。”负责记下车牌号码和对方长相的雷君凡发挥他那“过目不忘”，以及“活字典”的威力，肯定的表示。

绝不是唬人的，凡是在这一带出现过的人，哪怕只是路过，全都逃不过雷君凡那可怕的“超级资料记忆库”。

南宫烈凭着发达的第六感，提出自家看法：“我觉得那些人是针对凯臣而来，对凯臣有绝对的恶意，我有预感他们会再次来袭，而且危险会愈来愈接近。”“我同意烈的看法，那些人一定是冲着凯臣来的。”曲希瑞端来现榨的葡萄柚汁，递给伙伴们一人一杯。“如果是针对我们，不会只专找凯臣一

个人。”展令扬坐在计算机桌前，把雷君凡给他的袭击者的资料全输进计算机中，融入正在分析中的资料。

“以农，你怎么说？”向以农认真的思索半晌，才说：“你们是知道的，凯臣和我一直在家里受菁英教育，尤其是凯臣，他从小就对人不感兴趣，所接触的人，除了我之外，多半是和工作有关的那些安家亲族和集团里的重要干部，而且除非必要，否则他一向的原则就是能不见那些人就尽量少见，至于商场上和上流社会经常举办的社交宴会，他更是敬谢不敏，极少参加。再加上他又不曾在集团里担任正式职位，所以不大可能和人结怨，唯一可能对他怀有恶意的就只有他那个野心勃勃的二伯安仲岳了。”说起安仲岳，向以农的话可就多得不得了啦！

“那个坏心肠的老狐狸一心想当威京集团的总裁，没想到董事会所决定的总裁人选却不是他，而是他的三弟，也就是凯臣的父亲安仲秋，这对一向自认才能比三弟卓越的安仲岳而言，无异是个重大的打击，只是他虽愤怒，却也不能不服从以安老爷为主的董事会的决定，所以便处处刁难安仲秋。正好集团里有两大派不同的主张，一派主张保守稳健，另一派主张积极扩展，而仲秋是属于前者，因此另一派势力便倒向一样主张积极扩展、野心勃勃的安仲岳。

“虽然安仲岳经常为难、干预安仲秋的决策，但支持安仲岳的一派究竟也都是为了集团，只不过立场和看法不同，所以在面对重大决策时，双方人马都很能为公司着想，未让个人主张变成绊脚石，形成良性竞争，因此以安老爷为首的董事会也很乐观双方人马的竞争。而安仲岳在知道自己已和总裁宝座绝缘后，便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儿子能完成他的心愿，成为下一任的总裁，于是才能出众的凯臣便成了他的第一号眼中钉，他从很早似而便处心积虑想除掉凯臣，只是碍于立场和亲族关系，不敢太明目张胆，若这次的袭击真是安仲岳的主意，那大概是威京集团的董事会做了什么让他认为对他不利的决定之故。”“占卜的结果似乎是支持以农的说法的。”南宫烈轻摇着手上的扑克牌。“这张牌显示，对凯臣不利的人物是很亲近他的人。”几个人面面相觑，各有所思。

就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

墙上对讲机的屏幕上，显示出来访客人的影像——是个生面孔的中年绅士。

“仲秋世伯？！”向以农第一个讶道。

“仲秋世伯？”“就是凯臣那个总裁老爸，我刚刚才说过的。”向以农咬咬拇指指甲，猜不透这是怎么回事。“怪哉，我记得凯臣他们家和我家一样，家族间有过默约定，我们在 K.B. 求学期间，两家的人是不能随便跑来探望的，怎么这会儿仲秋世伯会突然找上门来？”“那不就更印证你的推测和烈的占卜是正确的吗？”展令扬敲敲他被惊讶搞迷糊的脑袋瓜。“好了，快开门，难不成要让咱们“异人馆”的稀客呆站在外面？”“我去应门！”向以农自然是不二人选——唯一和安仲秋认识的人啰！

“要不要叫醒凯臣？”雷君凡征求伙伴们的意见。

“你说呢？”展令扬看向曲希瑞，为的是问他凯臣的病况适不适合“接客”——接见客人。

“以目前而言，是无所谓——”希瑞又是那种暗藏玄机的说法。

“那还是别叫醒咱们的睡王子。”展令扬搭着南宫烈和曲希瑞的背，一齐

下楼见客去。

“呃？为什么？”走在前面的雷君凡一时反应不过来。

南宫烈马上给他一个不坏的答案。“这么一来，我们方可以“独占”凯臣他爹啊！”言下之意，就是认为安仲秋可能会趁着凯臣不在场，提供他们一些不坏的讯息。

安仲秋打从进了“异人馆”的一楼客厅之后，两个眼睛便不停的忙碌着，地毯式的扫描整个屋子的布置和设备。

他没想到外表和一般学生公寓没什么两样的中古屋子里，竟然会是这么现代化、科技化的设备，光是由窗户上的玻璃都是经特殊处理过——从外头看不到里面，却能从里面将外头情况看得一清二楚的特种质材——这一点就可轻易的显示出它的不平凡。

“三世伯请喝咖啡！”向以农从曲希瑞手中接过他以最快速度烹煮而成的纯蓝山咖啡，递放在安仲秋面前的桌缘。

安仲秋这才拉回四处游走的视线，对于自己露骨的探索，不觉感到有些困窘，于是轻咳两声，乘机整理自己的情绪。

身为“威京集团”的总裁就是要有超强的自制能力，迅速调整心情对他而言，当然是轻而易举。一眨眼工夫，安仲秋已然恢复若无其事、温和却不失威严的绅士派头。

他端起咖啡，啜了两口润润喉，顺便把握机会把眼前的五个年轻人打量一番——向以农就不必说了，是他从小看到大的，他早就知道他很出色。

另外这四个生面孔，他可就感兴趣多了。

虽然他手边的调查报告附有这四个陌生却十分吸引人的大男孩的照片，但因为全是在远距离偷拍的，效果并不是很好，有些模糊不清。

今几个亲眼在这么近的距离看到他们的庐山真面目，安仲秋居然看呆了。

尽管纵横商场数十年来，他见过的青年才俊多如天上繁星、过江之脚，这一刻，他还是不由自主的被这几个耀眼的年轻人吸引住，完全移不开锁在他们身上的目光。

凯臣这孩子真是不简单，竟能结交这么多个难得一见的杰出小伙子，难怪他说什么也不肯去上哈佛、麻省理工学院之类的名校，原来如此！

安仲秋绝不是以貌取人，而是凭他累积几十年的丰富阅历以及识人本领来作判断，他敢笃定眼前这几个年轻人将来都会成为叱咤风云的厉害角色，一定！

“三世伯，您一向是个大忙人，今天怎么有空来这儿，不会是因公路过吧？”向以农被大伙推派出来当代表。

“我——”安仲秋本想说些漂亮的说辞，但转念一想，不对，这个小子和凯臣一样精得很，所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他何不就省掉虚伪的客套，开门见山的表明来意。

“你应该很清楚，我并非单纯的路过。”他这会儿才想起，自己进门这么久了，还没看着自己的宝贝儿子。“凯臣不在吗？”向以农打量了一下安仲秋的反应，再看看坐在另一角落的展令扬，和那老是笑着的一张一号笑容的家伙交换个视线，才说：“凯臣有点不舒服在睡觉，不过不碍事，如果世伯要见他，我们马上去叫醒他。”“不必了，就让他睡吧！”安仲秋欲言又止，

显得左右为难。

“世伯有什么话就尽管说，您不也是为此而来的吗？”安仲秋将五个年轻人再度审视一番。“我这次来是有两件事。”“您是不是想问凯臣的“怪病”和最近有没有道人袭击？”为了加速谈话的进度，向以农挑明的指出。

“对，就是这两件事。”安仲秋也很爽快。

“凯臣的怪病？”身为“异人馆”的“馆医”，曲希瑞忍不住发问。

展令扬冷不防将邻座的曲希瑞搂进怀中，阻止他继续插播。“没事，请继续！”朋友间优良的默契，这会儿就派上用场啦！

一见到展令扬突然天外飞来一笔的举止，向以农马上意会他的意思——要他先跳过去“怪病”的部分，先进行另一个问题。

展令扬的想法不难推测——既然和安凯臣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向以农知道“怪病”的事，那么他们大可稍后再慢慢讨论这档事，现在应该把焦点放在他们都不确定而很想获得更多线索的“袭击事件”上。

“世伯，您为什么认为凯臣可能会被偷袭？”向以农的问话，让大家都竖直耳朵，准备收听。

安仲秋一脸为难，虽然他掩饰得很好，还是没能逃过“东邦”小子们锐利的X光眼。

“我只是随口问问——”“世伯！”向以农示意他别再打迷糊仗。

安仲秋考虑了片刻才说：“最近董事会宣布了下一任总裁候选人名单，其中除了凯瑞之外，凯臣也在候选名单上，你二世伯对此事很不满，当场就向你安爷爷提出抗议，所以我想……”他不想再往下说，究竟安仲岳是自己的二哥，况且他能体会安仲岳内心的想法和感受。一直以来，安仲岳都比他有事业野心和权力欲望，这点他再清楚不过了……“原来是这样，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嘛！二世伯他从以前就很喜欢找凯臣麻烦，现在不过是又回复以前的情况。三世伯，您不必太担心，凯臣应付得来，而我们也会帮他的。”他故意把事情简单化，测试安仲秋的反应。

“不！这次不同，这次是——”安仲秋话到嘴边，却又硬生生的吞回去。

不过，“东邦”小子怎么可能让他如此自作主张，把可能是最重要的线索就这么吞回去呢！

所以，擅长催眠术的曲大师就上场啦！

他不慌不忙的坐到安仲秋面前，向以农则很识趣的“让座”，乖乖的“退位”到一边。

曲希瑞优雅温和的笑着，并以容易让人撤除防心的口吻说：“有话慢慢说没关系，来，先喝几口咖啡再谈，凯臣是我们的好伙伴，他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安仲秋直感到一种奇妙的安心感，面部的表情在不知不觉中愈来愈轻松。

曲希瑞端详了他的反应后，很得意的对伙伴们做出一个“催眠成功”的“V”字形手势。

他就是有这种奇妙的本事，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在对方毫无防备之心的情况下，神不知鬼不觉的将对方催眠。

接着，畅行无阻的“审讯”便“开庭”啰！

“请告诉我们，您所谓的不同是指什么？”这是曲希瑞给安仲秋的第一道习题。

“因为二哥他这次在董事会上的反应比以往还激烈，我清清楚楚的看见

他眼里的杀气，所以很担心他会对凯臣不利。”“您所谓的不利是指什么？”曲希瑞又问。

安仲秋沉默不语。

曲希瑞知道一定是问到关键重点，安仲秋才会拒答，因此便又施加了更深一层的催眠。

安仲秋这才继续回答曲希瑞的第二道习题。“我担心的是二哥实际上可能比他表现出来的样子还要心狠手辣。”“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我知道二哥一个不为人知的重大秘密。”“什么秘密？”问到这儿，五个“东邦”小子眼睛全亮了起来，从原来的一百烛光加强为五百烛光。

偏偏安仲秋又再度沉默。

曲希瑞很有耐性的进一步施展深度催眠，他才不会让安仲秋在这个节骨眼上拒绝合作哩！

经过一番奋战，曲希瑞又获胜啦！

被“征服”的安仲秋又接着“招供”：“这几年来，二哥一直瞒着众人在搞地下军火和毒品大宗走私的买卖，而且在那个圈子里是以心狠手辣出名的，所以我很担心，万一二哥一念之差，萌生杀意，那凯臣的处境就很危险了。”果然还是安仲岳！“东邦”小子们至此已确定“袭击事件”的真正主谋者。

“那么，您知道安仲岳在那条道上的代号和主要根据地吗？”“这个我就不清楚了。”问到这儿，大概也已经差不多了，因此曲希瑞便下了第一个暗示——“凯臣很安全，不会有事的。”安仲秋在毫无察觉下，从被催眠状态醒来，心中有股莫名的安心感，让他如“东邦”所愿的在闲话家常后，心情安定的告别了“异人馆”。

“果然是二伯搞的鬼！”安仲秋前脚才走人，安凯臣的声音便从楼梯间传下来，紧接着人也跟着现身。

“你都听到啦？”这是展令扬从安凯臣脸上读出的讯息。

“从催眠后的部分都一清二楚。”安凯臣还是一样作风干脆。“没想到二伯那个黑心肝、小心眼的家伙，居然有那个本事瞒着大家私下干那档事，看来我一直太小看他了。”“现在知道也不迟，最重要的是，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雷君凡递了一杯咖啡给坐在他身边的安凯臣，一面就事论事的继续正经事。

“这就要问问凯臣的意思啰！”展令扬把问题丢给最重要的当事人去解答。

“我——”就在这时，“异人馆”的警备系统突然全面运作，发出超A级的警讯。

六个好伙伴动作敏捷的跑上二楼会议室去查看最新情况。

一走进二楼会议室，便发现全自动运作的智能型警卫系统已经将整面的电视墙屏幕全数打开，墙上二十四个屏幕同时显现出“异人馆”四周不同角度的情况。

他们很快的发现，有四枚炮弹同时朝“异人馆”的四个方向飞过来。

然而，六个好小子却都面不改色，更甭说慌张失措的准备避难逃生，个个都是一派气定神闲的样子，各自在会议桌边拉了一张椅子坐下来，舒舒服服的跷起二郎腿，像是在欣赏“动作派”电影般，悠然自得的盯着那二十四个变化多端的屏幕直瞧。

而屏幕上的几个画面，正在播放着“异人馆”那套足以媲美美国“爱国者飞弹”的空间拦截飞弹装置，全面发挥功能，从容不迫的将四枚来袭的飞弹，一一在它们尚未吻上“异人馆”的“壁身”之前，统统解决掉。

为了防止敌方再次发出第二波攻击，警卫系统的另一套攻击配备也同时发挥功能，很快的追踪到攻击来源，先发制人的将他们逐一摧毁。

“异人馆”在超强警卫系统的护卫下，自然是安渡难关。

不过被飞弹爆炸波及，受了些“外伤”的外面墙壁，可就得费一番工夫去“整容”，才能回复光鲜亮丽的本色。

那还不打紧，最令人头大的是，屏幕上显示出正有好几辆警车朝他们这个方向疾驶而来。

“谁去打发那些好心的警察老兄们？”曲希瑞虽然是用问句句型，但眼睛却盯着展令扬和南宫烈不放。

“我去！”安凯臣意外的自告奋勇，因为他对这次的袭击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嘿！别抢锋头好吗？乖乖的待在那儿看我和烈的表现。”展令扬笑着把安凯臣向后推给雷君凡，接着便和南宫烈两个人有说有笑的下楼去。

瞧他们两个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要去解决麻烦的，反而像是要去捉弄人般。

这么说绝对不过分！

因为“东邦”三不五时就搞出一堆惊天动地的大事，在负责这一区的警察老兄们眼里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足为奇。真有哪天突然发现好一段日子看不到“异人馆”提供的“精采余兴节目”，那才真会令警察老兄们大惑奇怪，觉得情况不妙呢！

对警察老兄们而言，他们对“异人馆”的态度是标准的“敬鬼神而远之”，能够不和那几个专门生下来整人、把死人气活、活人气死又活过来的坏胚子们接触，就尽量避得远远的，以免没事惹上一身腥，惨遭池鱼之殃。

像这一次，要不是那爆炸声实在太大，想要装作没听见都不行的话，他们也不会三叹无奈的赶过来，表演什么“勤务第一”的戏码。

这倒不是说他们对工作不够热忱、不想尽到保护市民的责任，相反的，他们一向挺尽责的，只有对“异人馆”那几个恶魔党例外！

每回遇上和这几个小鬼有“牵拖”的事，他们就倒大楣，不管有事没事，他们都会先被整个半死，才能问到笔录。最气人的是，好不容易完成的笔录，内容往往令他们哭笑不得，荒唐无稽。

上了几次当、吃了很多次亏后，他们也慢慢学乖了，只要没人伤亡，没有市民抗议，他们对和“东邦”有关的事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少管为妙。

遇上像今天这种较浩大的场面，非派人来做做样子不可时，就抽签决定哪几个要当牺牲的倒霉鬼。

而这次曲希瑞之所以指定展令扬和南宫烈当代表，出去接受“访问”，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回来的那几位警察老兄最怕遇上的对手就是他们两个。

打发了那几个好心跑来提供“娱乐”的警察老兄后，展令扬和南宫烈立刻归队，回到二楼的会议室去集合。

一进到会议室，就看到杀气腾腾的安凯臣。

“那家伙是怎么回事？被鬼附身了吗？”展令扬似乎不知道所谓的“悄悄话”，就是要小小声在人家的耳畔轻柔细语，反而拉大嗓门说得满室都有回音缭绕。

幸好他的“悄悄话”对象雷君凡很有先见之明的将双耳捂住，事先做好万全的“防范噪音污染措施”，否则两耳早嗡嗡作响啦！

怒火冲天的安凯臣才没那个好兴致和他抬杠，直捣黄龙的说：“你刚刚不是问我想怎么办吗？我现在就告诉你，我想宰了那个混帐安仲岳！”顺便一脚踹坏了脚边的座椅。

这回安凯臣真的被惹毛了！

如果安仲岳只是针对他一个人而来，他或许会看在爷爷和父亲的份上，陪他玩玩就算了；但现在不同，那个该死一百次的老家伙，居然为了干掉他，殃及无辜，连他最重视的五个死党也想一并除掉，简直罪不可赦！

“别那么大火气嘛！你这么快就把他干掉的话，咱们这个暑假要找谁来陪我们消暑呀！”展令扬永远都知道该如何以最短的时间歼灭伙伴们的怒气。

因此，每当遇上“火警”，他就被推派出来当义不容辞的“救火大臣”。

安凯臣心中的好奇虫宝宝们，果然渐渐苏醒，慢慢吞掉他体内的火球宝宝们。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症结”依然无法释怀——“我不要什么快乐的暑假，我只要确保你们平安无事！”说着，他的眼眶因过度激动而红热起来，眼底的歉疚和自责一览无遗。

展令扬重重的拍拍他宽厚、结实的肩膀，语气相当温柔的说：“难道你以为我们那么娇弱，会给这么一点鞭炮声吓到？”“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我知道了，你是说你想大显身手，完成未酬的壮志，煮火锅给我们当晚餐是吗？太好了，虽然已是消夜时间，不过我不会介意把消夜当成晚餐吃的。”展令扬陷害人的功夫还是一样了得。

“呃？！我？！”安凯臣被他这一“扭曲”搞得一愣一愣的，原有的激情趁他充当“听雷鸭”的时候，偷偷投奔自由去也。

其它几个宝贝蛋则一面倒的为展令扬声援，又是吹口哨，又是鼓掌、叫嚣。

“太美妙了，安大厨师，我们很期待你的高超手艺哦！”声援废话之一，向以农赠。

“我会帮你系上可爱帅围裙。”声援废话之二，曲希瑞赠。

“那我帮你磨刀子！”声援废话之三，南宫烈赠。附注——这当然是“芭乐票”！

口“我带你到厨房去，免得你迷路。”声援废话之四，雷君凡赠。

安凯臣被弄得哭笑不得，遇到这几个令人又爱又气的好伙伴，他真的没辙了。

“是！是！是！我这就去煮火锅，成了吧！”唉！到最后还是难逃此劫！

心中对好友们歉疚的心结，也在与众不同的“东邦式”友情包围下，完全释然。

晚餐过后，六个人又群聚在二楼的会议室中，重新商讨大事。

安凯臣比晚饭前冷静许多，又恢复原来的风采。

坐在计算机前的展令扬率先打开话题。

“那么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这正是最关键的问句，因此当展令扬此话出口，几个好伙伴全都拜小白兔为师，竖起耳朵，就怕漏听了最重要的“情节”。

安凯臣闭目思索一秒钟，睁开眼睛时，在他眼眸绽放的是极富“东邦色彩”的邪门光芒。“既然二伯这么“厚爱”我，我当然得好好的回赠他一份“厚礼”，免得他又气我家教不好，不懂得孝敬他老人家！”“啊哈！说得好，我就是在等你这句话！”向以农第一个爆出欢呼声。

不用说，其它人也是一个个“正合我意”的神情。

既然要采取反攻行动，当然就得好好计划一番，而这个工作自然非展令扬莫属，于是一伙人又把焦点集中在他身上。

在众人的期待下，展令扬不负众望的开口，“你有没有想从你二伯那儿得到什么奖赏？”不愧是整人专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战利品”。

安凯臣想了半天，还是没有具体的答案。“那黑心肝的老头拥有的东西，我大都不想要，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东西抢过来会气死他。”倏地，一道灵光闪过他的脑际——“我想到一样东西了！”“什么东西？”“岛！”“岛？”“嗯！我二伯在太平洋海域的一座私人岛屿。那座岛的位置远离飞栈、船舰的航道，也不在各国雷达的搜寻范围内，堪称世外桃源，一般人很难找到那个地方，就算是安家的亲族也鲜少人知，就算知道也没办法去，所以隐蔽性相当高，我长到这么大，也只有小时候和爷爷去过一次。最重要的是，二伯对那座岛相当宝贝且引以自豪，所以如果能教他让出来，应该是很大快人心的事。”安凯臣愈说愈激动，愈说愈志在必得。

“好，那就这么决定，咱们这次暑假游戏的战利品就是那座岛！”展令扬的手指不停在键盘上游走，动作却很优雅，像是在弹古典钢琴一般。

同时，他的大脑开始强力运作，策画这次游戏的玩法。

很快的，他显然已有腹案——“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亲爱的二伯最近一次的交易将会在何时举行，交易对象是谁。”展令扬的问题一去上台面，脑力激荡的时间便正式展开——“这可能有点问题。第一，我们连亲爱的二伯在那条道上的代号是什么都还没有头绪，又如何得知他的“客源”和交易时间？”曲希瑞就事论事，虽然要查出这些问题，对他们而言并不是太困难，但却需要时间，然而他们目前最缺乏的就是时间。

“别忘了，咱们有位亲爱的莫扎特少尉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麻烦啊！”展令扬坏心眼的笑道。

向以农立即附和，“没错！差点儿把这位耐用又经济的最佳盟友给忘记了。”其它几个也全数通过。

他们口中的莫扎特少尉，就是在“梵帝冈冒险事件”中，结识的那位美国职业军人，也就是那位口头禅为“该死的！”的贝多芬上校……更正！应是贝多芬少将的儿子，同时也是贝多芬少将最得意的那个“菁英小组”的成员D0、RE、MI、FA、S0之中的MI。

自从那次合作之后，“菁英小组”的成员便成了“异人馆”的常客，尤其是MI——莫扎特少尉，更是最常来这儿走动的一个。

他就是喜欢和“东邦”这六个坏心眼的小弟弟们混在一起，怎么也不会腻，而且和他们混得愈熟，就愈被他们吸引，每回一休假，铁定到“异人馆”来走动走动。

这会儿，他该略尽绵薄之力的时候到啦！

“既然大家都赞成，咱们就把这个问题丢给亲爱的莫扎特老兄啰！”展令扬骤下结论。

他在说这句话时，已经顺便对现在不知在何处执行任务的莫扎特少尉发出联络讯息。

“接下来呢？”安凯臣问道。

“接下来当然是等亲爱的莫扎特大哥哥给我们回音之后，找那位最近将和二伯交易的“贵客”开刀，要他配合我们的计划啰！”展令扬继续敲着键盘，搜寻各种有用的信息，从事各项分析。

“什么计划？”经过多次的“教训”，大伙已经学乖，不会再一拥而上的争相追问，而是采轮番上阵，一人轮流问一个问题，省得展令扬又使坏心眼，吊他们的胃口。

这回负责发问的是向以农。

展令扬的计算机分析工作正好告一个段落，便转过身，换了一个更闲散的坐姿说：“当然是我们的“夺岛计划”啰！”“夺岛计划？！”展令扬朝伙伴们勾勾食指，五个人便全凑了过去，分享他的“夺岛大计划”。

瞧他们一个个眼露邪恶的光芒，只怕又有人要倒大楣了。

当“夺岛计划”的每一阶段行动研拟完成时，已是夜深人静时分。

安凯臣又开始感到头晕想睡。

身为“馆医”的曲希瑞马上就问：“又不舒服了吗？”“也没什么，就是头脑昏沉沉的，眼皮一直垂下来。”安凯臣尽量让自己保持清醒。

“你有什么高见？呃——”才说完，一阵剧痛，安凯臣便像下午在街上那般，毫无预警的晕了过去。

只是这回昏睡的地点有所改善，正巧是雷君凡的怀中。

也因此，雷君凡就成了那个把安凯臣“运”到“医疗室”去的不二人选啦！

在大家等待曲希端的诊察报告时，展令扬注意到向以农的脸色十分怪异。

“怎么了？牙痛吗？”“你才牙痛，我是担心凯臣是不是因为去年的“怪病”复发才会这样。”向以农白了展令扬一眼。“他今天的症状和去年实在很像。”“STOp！”曲希瑞强行插播。“等我安置好凯臣，咱们再细说从头，一定得等我。”“神医”老兄的话，大伙岂有不听的道理。

雷君凡为了怕大伙无聊，提出不坏的意见。“咱们先到楼下吧台去坐坐，我调你们爱喝的酒给你们解解渴。”他的提议马上就获得同伴的热烈响应。

那是当然的！

虽然“异人馆”的当家大厨是曲希瑞，但是他们的“专任调酒师”却是雷大少，他的调酒技术之好，堪称一绝，在十年后追求他的准娘子展岳华时，这项绝技还是大功臣之一哩！

不过那是十年后的事了，现在，他自然还是“东邦”专属的调酒师啰！

待全员到齐——熟睡的安凯臣自然除外，向以农便开始说故事。

“去年，大约也是这个时候，”向以农努力的回想去年夏天的“怪病事件”。“凯臣也有和现在相同的情况。”“当时的情形如何？”“那时凯臣刚开始也

是像今天这样突然昏倒，经常觉得脑袋昏沉沉的，变得很喜欢睡觉。这种情况是非常反常的，因为凯臣从小到大都是“拿破仑型”的族类，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再多绝对睡不着。但是那阵子他却非常嗜睡，前后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都经常头晕想睡，却又找不到病因，把安家上下搞得鸡飞狗跳，所有人都快急疯了。幸好夏末的时候，凯臣的怪病便不药而愈，像是从没发生过什么事般，突然恢复正常，之后又做了多次精密检查，确定身体很健康，安家才终于放下心。”向以农记忆犹新的述说。

“没想到现在又发病。或许是我多心，因为凯臣这次发病的时间和去年相近，所以我才会反应过度吧！”向以农虽刻意想放松，让自己看来潇洒些，言行举止间却怎么也抹不去对好友病情的担忧。

“安啦！有希瑞在，凯臣不会有事的。”几个好友不约而同的出声安慰他。

“我保证！”曲希瑞亲了一下晶莹剔透的酒杯，顺便抛一个媚眼给向以农当“保证书”用。

向以农被一群好友的可爱表现逗笑了，心中的忧虑不知不觉消去不少。

有一群可以分担忧虑的朋友真好！向以农打心坎里认为。

“希瑞，依照你的看法，你觉得凯臣的“怪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向以农倒不是故意刁难好友，要他对凯臣这个令群警束手无策的“怪病”提出什么突破性的看法，而是因为曲希瑞那真情流露的自信鼓舞了他。

曲希瑞倒也没令他失望，他心里确实已有个谱，虽然还不太确定。“再给我一些时间，我需要时间来证明我的揣测无误，到时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案。不过，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的是，凯臣的“怪病”绝对不是什么会致命的绝症，那家伙壮得像条野猪，不会有事的。”“那就等曲大神医的好消息啰！”饮尽杯中剩余的酒液后，今夜的聚会也随之落幕。

第二天上午，“异人馆”尚称平静，未遭到任何攻击。

倒是在下午接近黄昏的时候，学校的女同学送来一盒大蛋糕。

应门的是“调情圣手”南宫烈。

两位身材高姚的女同学争先恐后的抢着说：“你们可真有人缘哪！连校外的大美人也败在你们手上，居然含羞带怯的等在校门口，拜托我们把这个她亲手做的蛋糕转交给你们。”南宫烈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打算速战速决，潇洒的拨接性感的头发，笑着收下那盒蛋糕。“既然人家那么有诚意，我就代“异人馆”收下了。”“耶！这可稀奇了，你们不是一向都不收学校女同学的礼物吗？”“不公平！我不管，不公平！”两个女孩嚷嚷个不停。

为了早早把她们两个打发走，南宫烈只好牺牲色相，给了她们两人一人一个热情的拥抱，外加一个热情的“二硫化钾”。

然后趁着她们两个还陶醉在美梦中时，哄她们上车，要两人乖乖打道回府。

打发了两位女同学后，南宫烈便把蛋糕带进屋内。

他本来是想叫大伙出来，却又有被狙击的考量，因此还是自个儿进去。

“你们快来。”所谓的“你们”是指安凯臣和曲希瑞，因为目前只有他们三个人已回来“异人馆”报到。

南宫烈一面像八爪章鱼般，以最快的速度将蛋糕外面的包装拆开，一面呼朋引伴。

“怎么回事？”第一个抵达的是安凯臣。

“我怀疑这个蛋糕有问题！”这便是南宫烈急于让两位女同学尽速远离这盒蛋糕的原因。

安凯臣凭着与生俱来对机械枪炮的敏锐本能，嗅到了危险。

“别动，里面有定时炸弹！”安凯臣不慌不忙的接手，凭着经验和敏锐的触感，轻轻拨开蛋糕上面一层厚厚的鲜奶油，覆在内部的定时器逐渐露脸。

“还有三分多钟的时间。”安凯臣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就动手把它解决掉吧！”“我正有此意。”安凯臣驾轻就熟的开始动手拆除引爆装置，没有花掉多少时间便完成拆卸工作。

危机解除，接着就顺便把拆下的炸药包也解体探个究竟。

“好狠的黑心肝，居然挑这种型的炸药。”安凯臣一面做善后安全处理，一面怒火冲天的咆哮。

从他的咆哮中，其它几个也跟着知道他暴怒的理由。

原来那是一种在爆炸的同时，会产生大量致命有毒气体的炸药。

“凯臣！”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炸药的危机才解除，安凯臣便又无缘无故的昏倒。

第二话 双重人格 V.S. 华岛风云(2)

远在大西洋对岸法国南部的安仲岳正在为暗杀行动连连失败的事大发雷霆。

“美国佬果然不可靠，全是一群饭桶，连一个不足二十岁的小鬼头都搞不定，还好意思在道上混！”安仲岳愈骂火气愈大，如果法国政府够聪明，就应该把握机会来找他，要他提供火力发电厂的能源。

他的贴身保镖头头杰克自告奋勇的说：“不如我们派自己的人到美国去干掉他。”“不成！你难道忘了，我就是不想遭人嫌疑，才会如此大费周章的委托外人干这档事的吗？”安仲岳立刻反对。

他才不笨哩！放眼整个“威京集团”，最可能对安凯臣不利的人就是他，他现在如果再派自己的人去对付安凯臣，岂不是等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就是有这层考虑，他才不得不辗转的假他人之手，尽量将行动安排得像是纯粹意外事故，比如醉汉开车在街上撞死人；不满纽约市长的恐怖分子用飞弹攻击民房，滥杀无辜市民；或者假借心理变态的杀人狂之名，送装有定时炸弹的蛋糕等等。

没想到那群饭桶美国佬，竟把他费尽心思想出来的暗杀计划全搞砸了。

“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作战方式。”杰克试着说服他。

“说来听听。”“经过三次的攻击，我想他们一定已有防心，而且再继续制造意外也实在太牵强了，不如——”他在安仲岳耳畔悄悄的献上良计。

安仲岳听得频频点头。

他静静的思索半晌，终于有了结论。

“好，就照你的提议试试！”“不是试试，而是势在必得！”杰克修正他的话。

安仲岳痛快的大笑。“对！是势在必得！”凯臣啊凯臣，你就乖乖等着到黄泉去报到吧！

于是，一个更新的阴谋就这么登场了……

在“异人馆”里，曲希瑞替安凯臣做完检查，便下楼去准备晚餐。

在令人垂涎的香味四溢时，向以农、雷君凡和展令扬终于回来。

他们三个人是接到莫扎特少尉的电话，跑出去和他会面的。

“战果如何？”坐在客厅看电视的南宫烈递给了他们一人一杯加了冰块的矿泉水，外加三条冰凉的湿毛巾。

“莫扎特老兄确实够意思，办事能力一级棒！”“猴话公”之一的向以农一面擦拭脸颊，一面抢着发言。

言下之意就是结果很令人满意啦！

“凯臣呢？”展令扬问道。

南宫烈用遥控器关掉电视。“黄昏的时候又昏倒了。”他接着把今天发生的“蛋糕炸药”事件也说了一遍。

“看来对方是豁出去了，非置凯臣于死地不可！”雷君凡感慨万千的叹道。

他实在不懂，难道权力欲望真的比自己的亲人还重要？！

同样出身豪门，他们家就没有这样的憾事，所以他更下定决心，非要替凯臣除去那个大害虫不可。

向以农不禁埋怨道：“安爷爷他们也有不对，明明知道那个坏蛋十分在乎总裁宝座的事，干嘛还这样刺激他，这么早就公布下一任总裁候选名单干什么？”“好啦！现在说这些也没用，当务之急是赶快把那个对凯臣极为不利的祸害解决掉，你说是吗？令扬！”南宫烈安抚向以农的同时，仍不忘把展令扬拖下水。

“没错，等吃过晚餐后，咱们再把昨晚拟定的计划做个整理，准备展开第一阶段行动！”展令扬莫测高深的摇晃着从莫扎特少尉那边亏一尤来的磁盘。

瞧他那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南宫烈等人立刻又精神大振。

“那就赶快来帮忙摆碗筷，顺便去把凯臣叫醒。”在厨房忙了好一阵子的曲大厨，不知何时加入他们，对他们下达“开饭令”。

当色香味俱全的中国料理纷纷上桌，最好心的雷君凡便上二楼去叫安凯臣吃饭——其实是猜拳猜输了。

到了医疗室的门口，轻轻敲了几下，等了半晌没人应门，雷君凡便自己旋开门把走进去。

一进门，便被眼前的情景吓着——平日穿戴最整齐，从头到脚一丝不苟的安大少爷，这会儿居然半敞着胸膛坐在窗边的平台上，发丝略嫌凌乱，却性感十足，散发出别于以往的魅力——坏坏的那一种。

有几秒钟，雷君凡真是看呆了，微张着吃惊的嘴，却说不出半句话来。

“凯臣？”雷君凡好不容易挤出这么一声叫唤，还好安凯臣似乎也在发呆，没有发现他方才的糗相。

见窗边的他久久没有响应，雷君凡又唤了一声：“凯臣，你还好吗？”面对如此反常的好友，雷君凡还真有点不习惯。

这回安凯臣大概是听到了，总算有所反应，只不过他的反应也很奇怪。

瞧他一副大梦初醒的拙样，呆愣愣的望向门口的雷君凡，带点惊愕的口吻说：“君凡，你何时进门的，怎么不叫我？是吃饭时间了吧！”他矫健的跳下窗台。

经过镜子前时，他赫然惊叫：“天啊！是谁把我搞成这副德行，这是什么头，乱七八糟的，还有这衣服的扣子怎么漏了一大截都没扣好……”安凯臣在镜子前以最快的速度整理仪容，嘴巴还叽哩呱啦的抱怨连连。

雷君凡被搞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见好友现在这副熟悉的神情，他真的很怀疑刚刚那一幕是不是他自己眼花看错了。

安凯臣理好仪表，便准备下楼大快朵颐去，回眸发现杵在角落的雷君凡，便对他勾勾食指，“你还愣在那儿做什么？难道你忘了楼下那几个全是饿死鬼投胎，再不快点下楼去，只怕连盘子都不剩了。”“哦！呃！啊！”雷君凡以三个状声词当作回答。

果然不出安凯臣所言，迎接他们两个的果真是已去了大半江山的菜肴。

雷君凡本来想把方才目睹那一幕立刻告诉曲希瑞，不过转念一想，还是决定稍后再说，免得伤到凯臣，在此多事之秋，他可不想再让凯臣多一层烦恼。

而之所以非得告诉曲希瑞，乃是曲希瑞再三叮咛的事——凡是发生在凯臣身上的事，不管大小都要跟他说，好帮助他更快掌握凯臣真正的病因，确定是不是他所揣测的那般。

晚餐结束，六个人便移师二楼的会议室，而那些碗盘的清洗工作则交由安凯臣发明的全自动洗碗机全权处理。

展令扬才正准备公布大计划，安凯臣便又没来由的昏倒，伟大的会议于是被迫取消。

当曲希瑞把安凯臣安置好后，便回到会议室和伙伴们会合。

“我看我们或许把凯臣送到大医院去做精密检查比较好。”雷君凡提出自己的看法。

“没有用的，去年也是这样——”向以农既沮丧又泄气。

“不！我还是觉得再去一次医院比较好，因为——”雷君凡话到嘴边突然住嘴。

“你是不是发现凯臣有什么异于平常的举动？”曲希瑞不动声色的问道。

“你怎么知道？！”雷君凡瞪大眼睛看着一脸“果然是这样”的曲希瑞。

曲希瑞又说：“我不是要你们发现凯臣有什么和平时不同的行为时，要记得告诉我吗？”雷君凡这才把方才看到的“奇怪安凯臣”事件告诉大家。

“你确定你没看错？”曲希瑞显得很认真。

“嗯！最奇怪的是，凯臣似乎对自己怪异的举止也很意外，好象是在无意识中做的感觉。”雷君凡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接着他马上又恢复平常的样子？”曲希瑞脸上的表情更为凝重。

“对！”“等等！”听到这儿，向以农忍不住插播，“君凡说的情况，我在凯臣去年病发的时候也见过一次。”“真的？”曲希瑞似乎抓着了什么关键重点，脑袋瓜更加全力运转。“那应该就八九不离十了。”“你知道凯臣的病因了？”雷君凡和向以农争相追问。

“别急，我还不完全确定，不过这几天内，我相信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案。”曲希瑞表现得十分肯定。“所以君凡的提议先搁着，OK？”雷君

凡当然是同意啰！

“太好了，不愧是咱们的万能医生哪！”向以农衷心的称赞。

曲希瑞有点不好意思的说：“别太夸我，我也还不是很确定。好了，你们聊你们的，我得赶快查证我的揣测正不正确。”说着，他使三步并作两步的飞奔进“医疗室”，坐在他那台医学专用的计算机前，聚精会神的敲打着键盘，为印证他的推测而努力。

如果他没猜错，凯臣的怪病可能真的是……

欧洲，法国南部安仲岳忙完公事，回到自己面海的花园别墅，舒舒服服的洗了一个三温暖，消除一天的疲累。

他端了一杯XO，躺在柔软舒适的大床上，才把杰克召进来。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他指的当然是谋杀安凯臣的计划。

杰克神情愉快的回答他的问话——“已经进行得差不多，只要再一些时间就行了。”“很好，还是你办事最能令我安心。”安仲岳的笑声愈来愈恐怖，满脑子都是美好的未来，那没有阻碍者的新世界。

深夜的“异人馆”，正在享受月姑娘的温柔。

然而，在如此宁静的夜里，却意外的传出划破天际的吼声——“令扬，你们快到医疗室来，全部！”曲希瑞从“医疗室”对伙伴们发出紧急召唤。

不一会儿工夫，展令扬一行人便全数到“医疗室”门口报到。

“进来，小小声的，别惊扰凯臣。”曲希瑞放低音量，以蚊子叫般的声音叮咛伙伴们。

曲希瑞神秘兮兮的表现，让他们更感兴趣。

他们依照曲希瑞的指示，往“医疗室”内一探——嘿！这是怎么回事？！

呈现在五双啧啧称奇的眼睛前的景象，就连演戏天才的向以农都忍不住大加赞赏。

“怪怪！我和这小子从小混到大，竟然都没有发现他这么有演戏细胞耶！瞧他那表情简直就和平日的他判若两人，并且演技是那么自然纯熟。”“我有同感。瞧他那个变态邪恶的眼神，多么的具有说服力，魄力十足哩！”南宫烈马上附和。

“笨！那才不是变态邪恶，那个叫BadBoy的魅力，就是坏坏的那种！”雷君凡自以为聪明的更正南宫烈的错误。

“你们别扯了，听听咱们的医生大人怎么说吧！”展令扬递给他们一个“唉！真是长不大的小孩子”的眼神。

曲希瑞两手重重的搭在展令扬肩上，以略嫌夸张的慎重口气说：“令扬，难得你这么看重我，所以这件事一定要你跨刀才成！”紧接着他便附在展令扬耳畔，叽叽咕咕的交代了重责大任。

嘿！小子，这回我倒要看看你那张一号笑脸是不是还是一成不变！曲希瑞偷偷得意在心坎里。

当展令扬依照他的吩咐朝安凯臣走去时，另外三个好奇宝宝便凑向曲希瑞。

“别急，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曲希瑞兴奋得连声音都有些发抖。“搞不好你们会如愿看到那小子“变脸”。”几个好伙伴立即明白了他玩的把戏。

这倒是一件趣事，面对这个和平常截然不同，看来狂傲不羁、性感十

足，又带着点坏坏的味道“性感凯臣”，令扬那小子还能和平常一样处变不惊吗？“哈啰！你是凯臣吧！”展令扬还是老样子，安步当车，气定神闲的走近“性感凯臣”身边。

“性感凯臣”毫不客气的盯着他瞧了半晌，才以狂傲的口吻说：“不要把我和那个一本正经、无趣乏味的小子搞在一起。”“那我该怎么称呼你呢？”停留在他脸上的依旧是不变的笑脸。

“我——”“性感凯臣”顿时语塞。“好小子，难怪那个无趣的家伙会喜欢你。行！

你可以叫我凯臣，但不能把我和白天那个无趣的家伙混为一谈，我比他强多了。”“你知道白天的凯臣的所作所为？”展令扬的态度始终都没有改变。

“性感凯臣”轻哼两声，倏地粗鲁的托起展令扬的下巴，在近距离逼视着他，不时发出怪异的笑声。“不简单，面不改色，难道面对熟悉的好友如此骤变，你都不会感到可怕、震惊或不自在吗？”他的眼底少了一些敌视，多了几分感兴趣。

展令扬并未挥开“性感凯臣”无礼的手，反而把人家的手当成“托盘”，懒洋洋的枕着，吊高两颗促狭意味浓厚的眼珠子，不快不慢的说：“只有这种程度就想要我吃惊，你也太不上道了吧！如果你在一瞬间变成女人或外星人，我可能会比较吃惊。”瞧他那副满不在乎的神态，只怕“性感凯臣”真变成女人或外星人，他还是这副调调。

关于这点，在一旁看好戏的四个好兄弟和“性感凯臣”都有同感。

“性感凯臣”深深的注视了他片刻，才松开被他枕得有些酸麻的手，“看来那个无趣的家伙倒挺有看人的眼光。好！看在你带给我的快乐份上，我就老实告诉你，事实上，白天那个无趣的家伙从去年夏天到现在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我都一清二楚。”“这么说来，你这一年来都和我们认识的凯臣共存？”曲希瑞不知何时来到两人身边，加入他们的对话。

“性感凯臣”对不请自来的曲希瑞摆出极明显的不友善态度，“你就是那个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的郎中？”“看来你对我们也都很有眼力，这么说来，你这一年一直是有意识的存在凯臣体内的啰？”曲希瑞从他的表情变化，确定自己的推断正确无误。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竟敢套我的话！”“性感凯臣”恶狠狠的向曲希瑞扑过去，却被展令扬半途拦截。

“嗨！老兄，别那么冲动，有话好说嘛！我们可是第一次见到你，很想跟你多谈谈呢！”“真的？”“性感凯臣”表现得像个天真单纯的小孩，不过那只是昙花一现，他很快又开始武装自己，“你别想骗我，我很清楚你们心里在想什么，你们正在想要如何才能让我消失，让那个无趣的家伙醒来，对不对？”尽管他的纯真只是稍纵即逝的瞬息，展令扬却捕捉到了那短暂的真实，并在瞬间明白了些什么。

他友善温和的勾搭着“性感凯臣”充满野性和警戒的肩，半开玩笑却不失真诚的说：“我不否认我想要另一个凯臣回来，但同样的，我也很想交你这个朋友。”“骗人！”挺缺乏说服力的语气。

“你知道我没骗你！”“性感凯臣”不再出声，带点困惑的瞪着他，脸上的敌意又减少了一些。

“好，我就暂时相信你，不过如果让我发现你骗我，我会宰了你！”“难

不成还要我发誓？”“性感凯臣”不由得泛起笑意，是个相当吸引人、带着危险吸引力的微笑。

展令扬也很大方的回他一记牲畜无害的笑容。

友谊之神就这么轻悄悄的在他们之间搭起友谊的桥梁。

“好了，咱们到客厅去坐下来，大伙儿一块聊聊，走吧！”说完，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展令扬便自顾自的拉着他往“医疗室”外走。

“性感凯臣”半推半就的顺着他，眼底有藏不住的期待和兴奋。

曲希瑞他们当然是很配合的下楼去，而且四个人都有着相同的看法——令扬这小子挺适合当哄小孩的保父，有机会应该建议他将来当个幼儿园老师才是。

不！还是不要，让这小子教出来的小孩不知会变成多么可怕的小恶魔。

“性感凯臣”在展令扬巧妙的引导下，滔滔不绝地说起他开始存在的这一年来的种种。

原来在去年初夏，安凯臣的怪病初次发作时，他便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只是那时他的力量还不够大，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趁着正常的安凯臣在睡眠中，呈现无意识的状态下，占领这个躯壳几分钟，很快便又被迫回到安凯臣体内，静静的看着安凯臣的一举一动。

而正常的凯臣并不知道他的存在，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像今天来自自由活动这么久，对他而言是头一遭，但他知道以后自己能自由支配这个躯体的时间会愈来愈长。

说着说着，他便又昏昏沉沉的睡去，虽然他并不想就这么又回到不自由的体内。

确定安凯臣沉睡后，不等好兄弟们追问，曲希瑞便自己宣布谜底。

“正如我所料的，这是双重人格的病症。”“双重人格？！你是说电影上当演的那一种，一个躯体内有两种或多种不同人格同时存在的奇怪病症？”

“没错。以凯臣目前的情况而言，第二个人格——也就是刚刚我们见到的那一个——应该是在去年夏天才开始形成。一年后的现在，第二个人格似乎已形成完整的雏型，渐渐变得可以和原先的第一人格抗衡，而且按照第二个人格方才的表现看来，第二个人格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愈变愈强。”曲希瑞尽量把话说得简单易懂。“最重要的是，这原先的第一人格至今都不知道第二人格的存在，这对第一人格非常不利。”“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认识的凯臣会像电影上当演的剧情那样，逐渐被第二人格取代，终至完全消失，不再出现？”“不无可能。不过，目前还无法做进一步的断定，得再看后续的发展才知道。多重人格这种症状本来就相当特殊，有的人变成另一种人格后会再变回来，有的会交替出现，有的是会不断的变换不同人格，有的则是转化成另一种特定人格后便固定不再变化，还有些病例是几种不同的人格会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全新的人格。在医学上对于这种特殊病症的研究，至今还没有决定性的定论，更没有全然有效的治疗方法，多半还是只能由病患本性着手，从心理方面加以控制，但效果也不尽相同，而且每个个案的情况都不同，无法以模拟法比照医治。”曲希瑞的话让大家陷入沉默。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向以农首先打破沉寂。“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熟悉的凯臣被取代？”“我倒认为我们可以好好的和第二个凯臣交个朋友。”展令扬向来就是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家伙。

“令扬？！”向以农才想反对，便给另外四个人八只手硬给捂住嘴，强迫“失声”。

展令扬继续发表他的高见，“第二个凯臣一定很孤独寂寞，我想他的本性并不坏，只是很想和人做朋友，希望有人知道他的存在，承认他的存在，说穿了，他就像个单纯天真的小孩，渴望着别人的关爱和注意，就这么单纯的希望而已。换个角度看的话，他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凯臣的一部分，不是吗？”“我赞成令扬的说法。”南宫烈首先投赞同票。

“我也赞成！”曲希瑞和雷君凡也先后表示认同。

剩下向以农踌躇了须臾，才说：“你们打算如何告诉凯臣这件事？或者瞒着他？”“别忘了，互相欺骗并不合我们的游戏规则。”展令扬提醒大家。

“那就是实话实说啰！”

安凯臣一直到隔天早上才醒来，而且一醒来便对着守在他身边一夜的五个好伙伴说：“我已经知道有另一个我存在，也知道昨晚发生的事！”他出乎意料反应虽然让曲希瑞他们感到诧异，五个人想了一夜的台词全都派不上用场了，但他们反而松了一口气，这么一来，事情就更好办了。

“既然你都知道了，说说感想如何？”从昨天安凯臣昏睡以前，到另一个安凯臣出现，一直到今天重新面对他们所熟悉的安凯臣，展令扬的态度始终都未曾改变。

曲希瑞、南宫烈、向以农和雷君凡因而更加喜欢这个超级大怪胎，总觉得只要和令扬在一起，就算再遇到更离奇难解的事，也都能迎刃而解。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令扬是万能的，而是因为只要和他在一起，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信心和勇气，真是不可思议哪！

安凯臣平常就属于脸部表情缺乏变化的人，此刻的他，看起来更是冷得像戴了一副铁皮面具般，从他那张几近无感情的脸上，根本猜不透他心中的想法。

经过了五分钟，安凯臣还是未发一言，只是倏地跳下床，打开衣橱，开始整理衣物。

“嗨！安大少爷，你这是在做什么？准备去旅行吗？”展令扬的屁屁老实不客气的重重坐在安凯臣放在床上的大型旅行箱上，像生了根一样，动也不动。

安凯臣并没有因为展令扬的动作而停止整理衣物的手，“我要办休学离开这里！”“凯臣？！”性子最冲动、和他相处最久的向以农激动的大吼。

雷君凡快手快脚的阻止他，示意他先冷静下来，看看令扬如何处理再做打算。

展令扬舒舒服服的坐在旅行箱上，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说：“你要走，我是不反对啦！不过你舍得放弃刺激好玩又新鲜的生活，再回到过去那种令你感到无聊的无趣生活吗？或者你打算要把“异人馆”里所有的发明物也一起带回去，重新组合，再自己造一个新的“异人馆”？还是——”“不要再说了！”安凯臣重重的向衣橱门板捶了一记，可怜的门板，被打成一级内伤。“为什么你们还表现得若无其事，难道你们不觉得我是一个怪物，不怕我会伤害你们？！那家伙的所作所为根本无力控制，你们——”“展令扬水蛭”不知何时以极大的吸力，吸附在安凯臣背上，两只章鱼般的手绕过肩膀，从背后紧紧圈住安凯臣。

“老兄，你是头壳坏掉了吗？你就是你，不管如何改变，你还是你，是我们的好伙伴，听清楚了吗？”老天！这个浑小子，他说这些话时，非得用令人头皮发麻的嗥声说不可吗？一旁观战的四位“观众”纷纷在心中骂个没完。

展令扬的话对安凯臣起了不小的作用。“难道你们不会觉得和我在一起很可怕，我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不知何时会爆炸，把你们炸得伤痕累累！”“这样生活才够刺激有趣啊！”向以农如是说。

“你们不会觉得我很奇怪？”“你本来就很奇怪了，难道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南宫烈惊叫——用“夸张法”。

“我不是在开玩笑，另一个我究竟会如何对你们，我完全没有把握。”“你又不是管家公，管那么多闲事干嘛！”曲希瑞接着说。

“我是怕伤到你们啊！”这几个小子非要逼我说出这种恶心巴拉的话来不可吗？安凯臣涨红了一张热呼呼的脸，眼底的恐慌不安倒是比方才少了很多。

“以一敌五，你是在说哪一国的笑话，一点也不好笑！”雷君凡马上接下曲希端的棒子。

“我——”“你肚子饿了，想吃早餐了，是不是？”展令扬向他眨眨眼。

“呃——！”安凯臣顿时语塞。

然而他的内心却被温暖的友情填得满满的，赶走了他所有的不安——害怕被一群好友鄙视、疏离的不安。

“走啦！快去梳洗好，下楼去吧！肚子都快饿毙了！”展令扬推了他一把，把他推向浴室。

安凯臣不自在、带点羞涩的回眸面对五个好友，情深义重的说：“谢谢你们！”“不必客气，只要待会你把培根肉给我就好了！”展令扬笑咪咪的靠在南宫烈肩上。

“我没令扬那么贪心，我只要一颗蛋！”“我更有良心，我只要半杯牛奶！”“另外半杯，我就委屈的收下吧！”“好象只剩面包了，唉！我就勉为其难的要了那个面包吧！”安凯臣真佩服自己有那个耐性听他们把他的早餐“瓜分”光光，原先的感性气氛被他们这么一搅和，全都搭喷射机速速离去啦！

他的心情却因而更加清朗自在，属于“东邦”的那股调皮本性立刻回笼，他向他们做了一个“想得美”的示威表情后，便走进浴室去了。

五个好朋友见他恢复“正常”，才安心的纷纷回房梳洗去。

同时，他们决定从现在开始，把原来认识的安凯臣还是叫“凯臣”，而对于黄昏之后出现的“性感凯臣”，则唤为“凯”，好区别两人的不同。

不过，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平抚“性感凯臣”的不安。

今天晚上，“性感凯臣”再度出现，而且比昨天早了半个多小时现身。

由于白天的凯臣也知道他的存在和他的作为，因而令他倍感威胁，态度又回复到敌视的状态。

“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办？协力把我消灭掉？休想，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凯几近咆哮。

“你懂的字汇还真少，说来说去就只有这几句，不嫌累吗？”展令扬打趣的说。

凯恼羞成怒的怒吼：“你们不要以为我会笨到相信那家伙说的话，共

存？！他愿意和我共存才是怪事，什么我也有存在的权利？！那家伙会对一个想取代他的人如此仁慈？！”“凯臣的确是这么说，你应该比我们还清楚。怎么，难不成你是怕了，怕自己会输给白天的凯臣，所以才不敢接受他的提议？”展令扬很懂得如何激怒别人，尤其是像夜晚这个凯臣这种激动派的。

“你胡说，谁会怕那个无趣的家伙！”凯果然上当。

“那就是接受提议喽！很好，那就快靠过来，我们要继续商讨咱们的“反攻大计”了。”展令扬向他勾勾手指头。

“耶？！”凯一时反应不过来。

“难道你不想回敬回敬你二伯？”“这是什么话！那个该死的臭老头，我早就想好好的整整他了！”一提起安仲岳，他就和白天的凯臣一样一肚子火。

凯一坐定，就问道：“你们不是打算夺下那个老家伙在太平洋上的那座私人岛屿吗？怎么不赶快行动，难道你们喜欢过这种每次上街都要闪闪躲躲，以防被攻击的生活吗？”“别急，我正想问你，你喜欢哪一种攻击方式？”负责全程计划的展令扬一面敲计算机键盘，一面征求他的意见。

“当然是把那个岛彻底铲平，把他赶出那个岛，让他在没有我的允许下，永远不能再接近那个岛！如果能痛揍他一番，让他到医院去住上一年半载就更大快人心了。”“性感凯臣”说得眉飞色舞。

“好！就照你的愿望行事！”展令扬快人快语。

“太好了！”凯冲口而出，才发觉怎么有另外四个声音作陪。

嘿！原来是另外那四个家伙合奏的结果。

“别以为喜欢玩刺激火爆游戏的只有你！”南宫烈朝“性感凯臣”扬扬眉。

“性感凯臣”展露出今晚第一个友善的笑容。

他发现这几个奇怪的小子挺对他胃口的，他虽不想承认，不过他确实开始敞开心扉接纳他们。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交通工具！”展令扬把全盘计划重复说明一遍后，提出问题关键。

向以农立刻说：“这哪里是问题，交给我一切 OK！”又到了他展露“神偷”技术的时候啦！呵！

嘟！嘟！嘟！

电话铃声频频作响。

坐在电话边的向以农顺手拿起话筒。

不得了了，竟然是安仲岳打来的！

向以农和大伙交换个眼色后，把电话转换成扩音式的，好让大家都能清楚的听到安仲岳的声音。

“凯臣不在吗？”凯正想出声，便被雷君凡冷不防的点了哑穴消音，并“定”在原地不动。

电话继续由向以农代答。“凯臣出去买东西还没回来，世伯有事交代我便成，我是向家的以农，你没忘记我吧！”“原来是向贤侄。也好，你就转告凯臣，说我最近买了一艘豪华私人游轮，处女航正是要从美国西岸开到我的私人岛屿上，我想到凯臣正好人在美国念书，现在又正值暑假期间，所以想邀他上船，一同出游。我会在船上开盛大的 PARTY，保证不会无聊，请他一定要赏我这个老头子脸。当然，欢迎向贤侄一齐来，听说你们是一群好朋友住在一起，欢迎你们一起来。”向以农收到展令扬的示意，很爽快的答应。“谢谢世伯的邀请，我们一定会去，那就请你告诉我搭船的时间和地点……”问

完必要的事，电话收线后，雷君凡才解开凯的穴道。

“你们怎么可以控制我的行动，又随便答应那个老家伙的邀请，难道你们不知道他不安好心吗？”凯一恢复自由便破口大骂。

每次遇到有人大动肝火，大伙就会很有默契的推派展令扬当“救火大臣”——这是说得好听，事实上是把烫手山芋丢给他。

不过，展令扬也的确是最佳的“救火”人选，他就是有那种本事，让盛怒中的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停止喷火。

“火气别那么大，咱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达成你的愿望，只是改变作战策略罢了。”展令扬莫测高深的笑着说。

“改变策略？叫“自投罗网”吗？”“不！叫“将计就计”！”展令扬更正他的错误，顺便挑动他的好奇心。

说来还真得感谢安仲岳及时的一通电话，让他们省去了不少“前置工作”，像是去威胁最近要和安仲岳做军火交易的“客人”之类的啦！

唯一可惜的是，白白的浪费了莫扎特少尉给他们的那一沓×Y钜细靡遗的资料。

凯一颗心被他那故作神秘的样子搞得好奇毙了，早忘了“生气”那两个字是怎么写的，乖乖的向展令扬“投诚”。

于是，六个坏胚子又开始另一个全新的反攻计划——

正如展令扬他们所料的，安仲岳确实是因为屡屡暗杀安凯臣不成，才想把他引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汪洋大海上把他解决掉，所以才会有“海上之约”。

明天！明天就是那个惹人嫌的阻碍者葬身海底的日子了！呵……安仲岳在自己的船舱里，提前饮酒庆祝。

只要过了明天，“威京集团”下一任总裁宝座就是凯瑞的了。

为了顺利解决安凯臣，他还把最近的军火和毒品交易全部延期，他这么“看重”那小子，那小子应该可以死得很瞑目了！

夜晚的大海，显得神秘而令人生畏，却又有着难言的魅力。

海风不停的吹拂，夜空星光灿烂。

然而，在另一个船舱里的“东邦小组”这回却没有那个闲情雅致欣赏良辰美景，他们正在做最后行动的第N次磋商，好确保明天的行动能万无一失。

无论如何，明天的大战他们一定要赢才行！否则就得结伴到海底去当海龙王的女婿去啦！

南宫烈以不同的占卜方式，做了多次的卜卦后，才说出最后的结果，最后的讨论也告一段落。

“一定是明天，而且是晚上十点到十二点之间会采取行动！”“他倒是挺会选日子的，选了个没有月亮的晚上！”雷君凡吹了一声口哨。

“这不是很好吗？太弱的对手玩起来多乏味？”展令扬一句话正中大家的心声。

“说得好，干杯！”曲希瑞带头把满杯的酒一饮而尽。

不一会儿，几个年轻人又开始闲话家常，一点也没有即将面临生死搏斗的紧张气氛。

凯和他们连日相处下来，早把他们当成好朋友看待，他不是没眼睛不

会看，更不是无知无感的人，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眼前这五个奇怪的伙伴是真的把他和白天的另一个他平等看待，是真心和他交朋友，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不在乎他究竟是以哪一个人格出现。

他终于知道展令扬所说过的：“你就是你，不管如何改变，你还是你！”那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只是，他还是想知道，对他们五个人而言，他究竟是……“怎么了，凯？”展令扬已经注意他好些时候了。

“没事。”他连忙挤出一个笑容。“很晚了，该睡了，今晚得充分休息，明天才有精力应战，是不是？”大伙儿互看一眼，便很有默契的散会。

只有展令扬留下来。

“为什么还不走？”他并未回头，背对着他，由船舱的窗户远眺被浓雾笼罩的夜海。

答非所问是展令扬拿手的把戏之一。“我喜欢你的背，想再多欣赏一下这性感的背影。”凯已习惯他的难以捉摸，只是轻笑两声，才用一种带点孤独和悲哀的口吻说：“放心吧！在战斗中，我会尽量不让这家伙的身体受伤，你不必再多废话。”展令扬悄悄接近他身后，“附着”在他背上。“你明明知道我在乎你，还故意这么说，是不是存心要让我伤心，好报复我刚才偷吃了你那条鲜美可口的清蒸鱼？”“好啊！原来那个偷吃贼真的是你！该死的家伙，方才还一直抵赖，硬指着雷君凡当替死鬼哩！真是够朋友哪！”凯呱呱叫了半天，才想到——不！不对！在这么感伤的时刻，怎能净说这些没有营养的话？偏偏想要再重回方才的悲情气氛，却早没了那个调调。“我——你——”回眸触及展令扬那小子胜券在握的笑脸，他知道他又在不知不觉中中了他的“心情大挪移”招数。

他不禁轻笑两声。

也罢！只要这几个怪家伙承认他的存在，他便可心满意足，别再强求了。

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一般，展令扬以温暖的手拍拍他的肩。“别胡思乱想，我说过对我们而言，你就是你，不论情况如何改变，你永远是你，是我们这一群不可或缺的伙伴，知道吗？”“令扬——”就是这些话！他想听的就是这个——证明他存在、被在乎、被重视、被需要的感觉，虽然只是短短几句平常话，却令他深受震撼。

“好啦！早点休息！”展令扬达成目的便潇洒的挥挥衣袖离开了。

当舱门被“砰——！”的一声带上，凯又陷入自己的思绪中——就这样吧！这场战斗他一定得好好努力，无论如何，他绝不能让这五个唯一知道他存在、在乎他的好伙伴葬生在安仲岳那罪该万死的黑心老狐狸手中，绝不！就算是赔上他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想到这儿，他又被一直盘旋在心中的心结抓住——如果他命在旦夕，那么令扬他们会怎样？！

他明白这一切都是自己的不安和揣测，但他就是对自己的存在没有足够的信心！

在他内心深处，始终存在着一种恐惧，害怕令扬他们会有“假如他从此消失，不知道有多好”的想法，明知道他们不是那种人，但他就是无法释怀……

次日，海上又是一个晴空万里的好天气，而且是一个“海线无战事”的好日子。

接近黄昏时分，安仲岳开始有所动作，西装笔挺，笑容可掬，全然是派慈祥长者的模样出现在他们六人眼前。

“这些天辛苦你们了，招待不周，贤侄们可别见怪，照这个航速推算，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再没多久就能抵达我那个鸟不拉屎的小岛，正好赶上晚上在岛上举办的宴会。”事实上，那个宴会是安仲岳为了庆祝长年来的心腹大患葬生在海底所举办的“庆功宴”。

“二伯太客气了！”安凯臣按兵不动的敷衍他，好降低他的防心，毕竟安仲岳是个谨慎又多疑的家伙。

安仲岳则按照自己预定的计划说道：“凯臣，别客气，你这么说太见外了。对了，为了给你们更意外的惊喜，我现在要先搭直升机到岛上去打点各项事宜，所以接下来的航程恐怕没法子陪你们同乐，不过你们大可尽情的使用船上各项娱乐设施，举凡游泳池、舞池、吧台、撞球、钓鱼……或者其它活动都随你们，如有什么需要，可直接向船长打声招呼就成了。再一个多小时，你们抵达岸边时，二伯会在那儿给你们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他是说的很好听，心里想的又是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对！我会等你们，等着替你们收尸！

“感谢二伯的盛情美意，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不如就让我送二伯上机吧！”安凯臣相当沉得住气，一点也没将心事表现在脸上。

安仲岳没有发现任何异样，按照计划很“假”的说：“不！不用送了，二伯自己走就行，你还是陪你那几位好伙伴继续玩吧。”玩“死亡游戏”！呵！一想到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这个惹人嫌的“障碍物”，安仲岳差点偷笑出声。

然后，在六个好小子的目送下，安仲岳搭乘船上的直升机离开。

安仲岳心情大好的从机上探出头，对留在甲板上的他们喊道：“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完全是“安定人心，避免生疑”的作法。

安凯臣语意深长的回道：“我也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直升机螺旋桨的嘈杂声和“美梦”即将成真的快意，让安仲岳忽略了安凯臣“话中有话”的语调，以及其它五个“陪葬队”队员们脸上那副“过度愉快”的神情有何蹊跷，快快乐乐的搭着直升机，渐行渐远。

此刻，正是白天和黑夜交替的黄昏时刻，也是“白天的”凯臣和“夜晚的”凯交换身分的时刻，更是“神赌”南宫烈占卜所显示的“大战开始”时刻！

“时间差不多了吧！”面向大海，背对着其它伙伴的安凯臣，语气骤变，以狂妄嚣张的口气说道。

是了，“性感凯臣”又出现啦！

“是差不多了。瞧！船长已下令偏离原先的航道，驶向岛的西边方向。”雷君凡看着手掌中的指南针，免费向大家做实况转播。

“一切都在掌握中，现在就等“开战讯号”扬起！”南宫烈接着说。

展令扬一面擦拭自己那只乌亮的长软剑，一面说：“不要尽在那儿说些低智商的话，还是把自己的家伙检查一下比较实在。”他们当然不会笨到想单凭随身配备的“独门武器”——手术刀、特制扑克牌、长软剑、麻醉枪，或者赤手空拳和对方硬拚，那岂不是白白去送死？只有傻瓜或者活得不耐烦

的人才会干那种傻事。

“到船舱去“分赃”啰！”曲希瑞和向以农已经迫不及待的推着好兄弟们进船舱去。

不一会儿工夫，六个人便纷纷亮出自己藏匿的炮弹枪械，这些才是今天的大战压轴用的重要角色。

一心想在船上将他们解决掉的安仲岳，当然不会给他们携带这些“危险玩具”登船的机会。可想而知，现在握在他们手上这些武器，全都是“就地取材”而来。

至于如何“就地取材”？自然是靠“神偷”向以农那一双巧手，从船上的“兵器弹药库”里“借”来用的啰！

别以为像这样的豪华游轮会有什么“兵器弹药库”是一个笑话，对别人或许是，但对大名鼎鼎的“地下军火商人”兼“麻药商”的安仲岳而言，这绝对不是笑话，而是事实。

这些年来，安仲岳便是以他那三不管地带的私人岛屿做为根据地，以“威京集团”享誉全球的招牌豪华客轮当掩人耳目的工具，暗地里从事各式军火和毒品的大宗买卖。

据说中东许多恐怖分子所需的弹药枪械，都和他脱不了干系。

全球“十大毒梟大王名单”更是少不了他的名号。

现在，这艘船上也载满了“客户”的“订货”，准备在解决安凯臣后进行交易，而展令扬一行人的武器便是从那批“订货”A来的。

只不过这些由向以农借来的枪械弹炮，在经过“神枪手”安凯臣的“硬件加工”，和展令扬、曲希瑞联手的“软件加工”之后，战斗力少说比原先提高十倍以上。

“听好，别硬干，发现苗头不对就放弃，一切以保命为优先考量。”展令扬语重心长的耳提面命。

一向玩世不恭、吊儿郎当的他，也只有在这种非常时刻才会有较像“正常人”的表现，不是为自己，就怕五个无怨无悔的跟随他好伙伴会有所闪失。

安凯臣一行人听了自是窝心。一直都是如此，愈是濒临危险的边缘，他们就愈能感受到展令扬对他们的重视，那是一种非常令人珍惜难忘的感受。

“别瞎操心，你以为我们有那么笨吗？”南宫烈用手上的机关枪枪身轻敲了他的头一下。

展令扬眼里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笑意。

一种尽在不言中的友情，顿时向六人袭来，强烈的牵引着六颗惺惺相借的心。

啪！啪！啪！

由远而近的螺旋桨声正是他们等待的“开战讯号”，六个人动作整齐画一的进入备战状态。

不久之后，安仲岳的咆哮便如雷贯耳般的传来。“安凯臣，你给我滚出来！安凯臣！

带种的快滚出来！”“烈，你的占卜术真是名不虚传，“开战讯号”真的给你卜中了耶！”“神偷”向以农就算在危机四伏的此刻，也不忘褒奖自家人。

其它几个也个个竖起大拇指向南宫烈致意。

南宫烈一副“再多捧一点、再多捧一点”的神情，不要脸的接下大家

的赞美，一点也不懂得谦虚。

“咱们该出去和二伯打声招呼，免得他气挂了，游戏就不好玩了！”展令扬勾抱住安凯臣的肩，哥俩好的便往舱门外走。

其它四个也准备展开另一个大计划。

安凯臣走到舱门时，把握时间将心中的话吐了出来，“你们要小心，我不希望你们为我受伤，我……也会小心照应……这家伙的身体。”

第二话 双重人格 V.S. 华岛风云(3)

在甲板上迎接展令扬和安凯臣的是恨不得将他们生吞活剥的安仲岳。

“说！是不是你们干的？！在我的直升机上偷偷动手脚，让它漏油的是不是你们？！”安仲岳本来是怎么也不肯相信自己会被这几个小鬼摆一道，偏偏天不从人愿，当直升机在飞行二十分钟，开始出现油料骤减的警讯时，他惊慌之余，突然想到安凯臣这个碍眼的阻碍者从小就对机械枪炮有着过人的天分，稍稍一推敲，令他光火的答案便自个儿跳出来啦！

“唉！二伯，你别那么大的火气嘛！当心年纪轻轻的就脑中风，那多划不来！”展令扬抢在安凯臣之前回答。

“谁是你二伯！来路不明的社会败类少在那儿和我攀亲带故！”事情既然已搬到台面上来讲，安仲岳也就不再装客气，阴狠的“歹看面”马上现形。

安凯臣立刻吼回去，“不准侮辱令扬，要说到社会败类，你才是不折不扣的正字人渣，不是吗？大名鼎鼎的军火、毒品贩子？”“你——”安仲岳心头一惊，这小子怎么会知道他的最高机密？他走私军火、毒品的事，连安老爷他们都不知道，他怎么会——他双眼中的杀气更重。

“看来真是留你不得了！”安仲岳奸笑两声，便下令全面攻击——“干掉他们！”安仲岳一声令下，全面战争便正式揭幕。

方才站在那儿一搭一唱的展令扬和安凯臣，这会儿已不知各自散到哪里去陪敌人玩“捉迷藏”的游戏了。

“安先生，不好了，船长和驾驶员全部失踪了，而且仪表板全毁，这艘船已经不能动了！”两名鼻青脸肿的部下跑来向安仲岳报告重大战况。

“什么？！”安仲岳大大的震惊。

该死！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我太小看那个不成材的小子了！

“既然抛锚了就别管了，全力去对付那几个小鬼，管你们是要将他们千刀万剐、乱枪打死，或丢进海里喂鱼都成，只要把他们全给我收拾掉就行！”

“是！”安仲岳另外示意贴身保镖之一去放下船上的小型游艇。

谁知那名保镖去了一会儿，便惊慌的折回来向他报告道：“安先生，不好了，船上的游艇有一艘不见了，其它的全都遭人破坏，不能行驶。”“什么？！”安仲岳差点儿气昏。“那群该杀一百次的人渣！统统给我杀了！”轰——隆——！

“这是什么？！”“安先生，危险！”巨响、伴随巨响而笼罩整艘船的七彩烟雾、安仲岳和其贴身保镖的声音几乎同时出现，竞相争辉，船上的灯光瞬间全灭，整艘船顿时陷入一片黑暗。

“这——这是怎么回事——”安仲岳眼泪直流，四肢有些麻痹的躺在贴

身保镖头头杰克的怀中，有气无力的问道。

没办法，虽然杰克很机警的张开手臂保护安仲岳，但安仲岳已经吸进了一大口的七彩烟雾。

杰克帮安仲岳和自己做好防护措施后，才回答他：“那七彩烟雾可能含有强烈催泪和麻痹神经的药物成分，对方似乎是这方面的行家，小小年纪便能干到这种程度，相当不简单，真该向他们脱帽致敬！”“你少在那儿长他人志气，那几个小鬼有什么厉害！”安仲岳虽然因嘴唇麻痹而难于言语，还是不忘贬损自己的眼中钉。

杰克不以为然的说：“你应该知道，他们绝不是普通的小鬼。听听，方才船上还处处枪声四起，但从传出那声巨响，七彩烟雾弥漫后，就未再听到任何枪声了，不是吗？”一句话吓回了安仲岳的理智，气愤开始转为不安。

“你……你是说……”他困难的吞吞口水。“那你们还不快去把他们揪出来，难道要等他们来杀我，我花大把钞票养你们是干什么的？”不妙！真是大大不妙！

他怎么也没想到，在一阵巨响后，整个情势便大幅逆转。

难道他真的小看那几个人渣小子了？！

杰克慑人的口吻道：“安先生请放心，那两个小子很合我的胃口，我会好好陪他们玩玩的。”“是六个，不是两个！”“不！是两个！”杰克郑重说道。

安仲岳快气炸了。“你是被那阵奇怪的烟雾给弄迷糊了吗？他们明明就是六个人！”“本来应该是六个没错，但现在在这艘船上的只有两个！”“什么意思？”“船上的游艇全毁，只除了一艘失踪了，不是吗？”他也是刚刚注意到这其中的奥妙。

“你是说——”安仲岳心惊的卜通直跳。“不会……吧！他们不可能……到岛上去……那边全是我的人……而且……，你凭什么笃定回去的人是四个？”杰克条理分明的说：“就是因为他人单势孤，所以才得如此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留下凯臣少爷和那个嘻皮笑脸的小子在船上牵制我们，引开我们的注意力，好让另外四个能乘机到岛上去，攻占整座岛，断绝我们的后援。但因为他们对岛上环境不熟，所以需要较多的人力，最可能的情况是分成两组，每组两人，一组负责冲锋，另一组后援防守，并牵制岛上的兄弟们出海来支持我们。”“凭他们六个小鬼就想硬闯，简直异想天开，我马上就叫他们从梦中醒来！”尽管安仲岳再不甘心，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分析十分合理。

因此，便拿起无线电话打算遥控岛上留守的属下，给那六个小鬼来个痛击，让他们知道什么叫“鸡蛋碰石头”！

“怎么回事？”安仲岳拨了好几次讯号都受到强烈的干扰，话筒里传来的全是让人鸡皮疙瘩群起革命的高频率噪音。

“呼！对方相当高杆，事先连这层都想到了！”杰克言语中尽是赞赏。

安仲岳可没那个闲情雅致听他歌颂敌人的功绩。“你快给我说清楚！”他倒是很听话。“他们为了断绝我们和岛上的联系，不知从哪儿发出强烈的干扰波，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和岛上取得联系。由此可见，对方负责策画这整个计划的主谋相当厉害，考虑得面面俱到，凭那样的年纪，相当不简单！”

“会是凯臣那小子吗？”“应该不是。凯臣少爷一定得负责和机械枪炮有关，包括电磁波干扰这些事，所以应该没那个精力坐镇指挥，也就是说主谋另有其人！”“管他谁是主谋，现在最主要的是，我们该怎么办？就这么坐以待毙不成？”一想到情势依旧对自己不利，安仲岳根本无心再去管其它的事。

“安先生，你别担心，我们只要抓住在船上的凯臣少爷和那个爱笑的小子当人质就成了！”“怎么抓？现在是敌暗我明，而且那群饭桶全躺在地上了，派谁去抓他们！”安仲岳愈想愈气愤。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按照他的计划，这个时候那六个小鬼应该早就葬身海底，而他则在岛上大开庆功宴了，怎么会弄成这般田地？！

杰克一副势在必得的神情。“我会逮到那两只老鼠的！”“那我怎么办？！谁来保护我？！”安仲岳大加反对。

“放心，你只要乖乖躺在这儿，乔治和约翰会护着你——”“你别开玩笑，他们两个的情况和我差不多，怎么保护我？”“你该知道他们的本事，他们现在这个样子虽然无法做到最好的保护，但至少可以保证不会让那两只小老鼠接近你。”“可是——”“就算他们真的找上你，也不会要你命的！”“你又知道了！”“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他们真要杀你，大可引爆这艘船就好，凭他们的本事，这并非难事！”“那——”安仲岳想想很有道理。

“一切等我抓到他们就知道了！”说着，杰克便起身“抓老鼠”去了。

小鬼们！你们是很厉害，干得相当漂亮没错，但我这个“越战特种部队”出身的行家也不是省油的灯，呵！

安凯臣不知道自己在黑夜中已干掉了多少没有被“神医”曲希瑞特制的“七彩烟雾弹”完全征服的敌人，经过一次地毯式的“巡礼”，他终于确定自己负责的势力范围内，已不再有没躺下“见周公”去的人。

嗯！差不多是和令扬会合的时间了！

因此，他开始往两人约定相会的地点移动。

“凯臣吗？”伸手不见五指的前方，传来熟悉的声音。

“令扬！”安凯臣很高兴的迎上去，惊觉不对时，已经来不及——砰——砰——！

一个毫无预警的重击，从叫唤他的声源挥出，熟悉的声音让他一时失了防心，硬被撞下位在这艘船最顶端的停机坪，也是他和展令扬约好会合之处。

从这样的高度摔到下面的甲板上，就算幸运不摔成肉酱，也会头破血流。

“令扬，小心！别过来，有陷阱！”在坠落的刹那，进出凯口中的不是求救或者惊叫声，而是对好友的警告。

咻——啪——！

一道反射月光而在夜空中发亮的银色闪光，在安凯臣大叫的同时，像迅速坠落的流星般，划过安凯臣的左腕，紧紧缠住他的左前臂，阻止了他当“人肉罐头”的可能性。

那缠住他的冰凉的银色闪光正是及时赶来会合的展令扬手中那条挥洒自如的长软剑。

此时，被乌云掩去好一阵子脸庞的月姑娘已不再娇羞，除去乌云先生的呵护，以皎洁的光辉和黑夜相见。

安凯臣这才看见怵目惊心的危险镜头——展令扬俯卧在停机坪的边缘，右前臂缠住长软剑的另一端，右手紧紧握住剑把，他的右手因而被迫接受锋利的剑身“洗礼”，一丝丝的鲜红，从他的右手肆无忌惮的流出，沿着冰冷发亮的银色剑身，流向他这一端。

令扬的左手则紧紧的抓住他的右腕，背上被一只沉重的大脚狠狠的踩住，右边的太阳穴则被那只大脚的主人——贴身保镖头头杰克——用枪指住。

情况是一面倒的对他们两个不利。

“住手，我知道二伯的目的是除掉我，你就快点干掉我，不要伤害无辜！”安凯臣瞪着杰克大叫。

“凯臣少爷，你不必太急躁，你的命我当然是要，只不过我对这位小兄弟很有兴趣，有些问题想问问他，除非你想要我立刻在他额际开个洞，否则最好安静一点，明白吗？”杰克残酷的笑道。

“你——”安凯臣知道他是玩真的，只能心不甘情不愿的被迫“消音”，改用“瞪功”。

杰克这才满意的把注意力移回展令扬身上——“说，这个计划的主谋是不是你？”杰克气定神闲的问道，说话的同时，那只踩在展令扬背上的大脚顺便毫不留情的猛力搓揉几下，巴不得能搓掉展令扬一层皮似的。

展令扬眉头连皱也没皱一下的说：“我最大的失算是没料到这艘船上会有你这号人物，能够把我的声音模仿得如此生动。”如果不是他模仿得太微妙微肖，安凯臣根本不可能上当。

杰克相当欣赏他的骨气，大脚不禁又赏了他一次“疼爱”。“连安仲岳和我的手手下都不知道我有这项绝技，而且我是越战特种部队出身，夜袭本来就是我最拿手的看家本领，所以你不必太自责，这不能怪你。基本上，你的计划十分成功，没有任何瑕疵，唯一让我不解的是，你明明知道我是看到你来，才故意把凯臣少爷踹下去的，为什么还要往陷阱里跳，自己送上门来，难不成是为了可笑的义气？”“你没听过对朋友要够意思吗？”展令扬还是眉头皱也不皱的说道。

“很好，那我就来试试你对朋友如何的够意思！”他把扳机威胁性的扣出响声。

“你想做什么？！”安凯臣见状，不禁大叫。“我说过要杀杀我！”“凯臣少爷，我说过你愈叫只会愈加速你朋友的死亡哦！”“你到底想怎样？”安凯臣又气又急，却又无可奈何。

“你马上就知道了。”他令人发毛的一笑，又把注意力移回展令扬身上。

“我很欣赏你，所以打算给你一个求生的机会。只要你放开凯臣少爷的手，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否则我就在你的太阳穴开个洞，让你们两个做伴去向阎王报到，如何？”“放手，令扬，快放手！”安凯臣闻言，便急急的吼道。

展令扬投给他一个醉人的微笑，握住他的手和握住剑把的一双手却是一动也不动。

“令扬，你听到没？！”见他笑而不语，安凯臣更加焦急的又吼。

“你考虑清楚了吗？”杰克残酷的催促。

“你就开枪吧！”“令扬！你别傻了，现在是“夜晚”，你和“我”讲什么义气！”就算知道令扬要保护的是他体内那个家伙，他也心满意足了。

“我从一开始就说过，你就是你，对我而言并没有差别。”展令扬再一次表明自己的立场。

“真的？”安凯臣不敢相信。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需要说漂亮话吗？”“真的？”“你心里十分清楚是不是真的！”“那么——放手！”安凯臣笃定的说。

“不行！”这句话展令扬说得既快又坚决。

安凯臣几近哀求，但展令扬态度之强硬却和他旗鼓相当，虽然他始终保持着笑容。

“你们商量好了吗？”杰克再度催促。

“开枪吧！”“令扬！不行！”吁——！

杰克吹了一声口哨。“很好，够义气！我更欣赏你了，再考虑一下如何，跟着我，保证你不会吃亏！”基于“英雄惜英雄”的心理，他试着说服展令扬改变心意。

“你这是在向我求婚吗？”展令扬就是在面临这种生死关头上也忘捉弄人。

杰克愣了一下，才说：“也可以算是！”“那我拒绝！”“那你就去死！”

“我看要死的人是你！”说这话的人是雷君凡，而且他还手比声音快的从背后偷袭杰克，点了他的穴道，让他“定”住不动，接着又在杰克的耳边轻轻说道：“不要以为只有你才擅长夜袭。”没错！他，“神算”雷君凡，擅长各种中国功夫和拳法，“夜袭”自然也是必修的课程之一。

语毕，便一脚将他踹离展令扬身上。

接着，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安凯臣拉上来，解除危机。

啪——！

“凯，住手！”雷君凡出声阻止，却已来不及，安凯臣的手已掴上展令扬的颊，幸好“吊挂”太久，双手早已麻木，所以力道不大。

“你这个大笨蛋，我不是叫你放手的吗？何苦为了我白白赔上一条命！”他心痛得连骂声都是抖音。

“这样上天堂后才不会无聊啊！”这个人连开玩笑也不忘扬言自己笃定会“上天堂”。

“你还开玩笑，我——”安凯臣激动得紧紧抱住展令扬。“你——我——”谁知话还没成句，激动的热泪便抢先润出眼眶，沿着颈项沾湿了展令扬的衣襟。

展令扬则像在哄小孩般，温柔的抱着他，轻轻拍拍他的背，虽然不言不语，却完全展露出百分之百的了解和包容。

雷君凡像是在凑热闹般，也凑上去。

结果变成三个大男孩抱成一团。

雷君凡忽然想到大事。“以农和希瑞还在岛上留守，等着我们联络。烈在甲板上陪伴咱们的“娇客”，咱们再不动身，只怕他们会心生不妙。”于是，三个仔伙伴便扛着定住不动的“保镖头头雕像”往下头的甲板上移动，去和南宫烈相会。

四个好伙伴把最重要的两位主角安仲岳和杰克带下方才南宫烈和雷君凡搭回来的快艇，安凯臣又赏了残破不堪的豪华游轮两颗飞弹当临别赠礼——保证船上那些正在“睡觉”的坏蛋们，会继续睡下去，不会来打扰他们的好事。

然后，便乘着快艇，向岛的方向驶去，好和在岛上留守的向以农和曲希瑞会合。

现在，岛上的一切已由“东邦”六个小坏蛋所掌控，安仲岳的人马早被原先留守的向以农和曲希瑞弄得服服帖帖啦！可怜的安仲岳在无人护卫的

情况下，就如同躺在刀俎上的肥肉一样，任由展令扬等六个胜利者宰割。先是被质问半天，还录下“口供”，现在又被人用枪指着头。

他一向是个很识时务的俊杰，马上就说：“贤侄们，大家有话好说，何必动刀动枪对不对？”“对！对！二伯说得好，我们也没有伤害二伯的意思，只是希望二伯答应我们一个小小的要求。”展令扬代表发言。

“什么要求？”六个小伙子坏坏的交换一下眼色才异口同声的说：“把你这座岛让出来！”“什么？！”安仲岳这声“什么”不敢喊得太用力，省得吓到那个拿枪指住他的头的小子，一不小心扣了扳机，岂不完蛋。

“唉呀！二伯，一座小小的岛换你一条命和这一卷录音带的秘密，很划算的啦！”展令扬活像在“拍卖场”叫卖的生意人。

“这——”安仲岳一阵犹豫。

该死！这几个小鬼简直是狮子大开口！

见他露出那副小气嘴脸的德行，向以农又加了一样筹码，把一大叠文件放在他面前晃呀晃的。“那包括这个如何？”安仲岳大惑不妙，“那些文件是——”“就是从世伯这座岛上那座大资料室里“借”来的重要资料啰！”展令扬很热心的抢在向以农之前告诉他故事的真相。

“啊——”安仲岳见大势已去，差点翻白眼昏过去。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那小子手上拿的那一大叠文件，全是他和“客户”交易毒品和军火的证据，若是传出去，不仅他在“威京集团”内的势力会全部化成泡沫破灭，甚至还会吃上官司，蹲牢房去哩！

“怎么样啊！世伯，这个交易很合算吧！还是——”“答应，我答应就是了！”安仲岳迫于无奈，只好两权相害取其轻。

“太好了，世伯真是识大体，那就请在这张“让渡书”上签名吧！”向以农从南宫烈手上接过那张早就由未来的律师大人“神赌”南宫烈事先打好的“财产让渡书”及各种相关合约，递到安仲岳面前。

安仲岳在刀枪伺候及录音带和“交易证据”的要挟下，百般不愿的签下那一张张的合约书。

唉！这回可真是偷鸡不找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损失奇惨哉！

待安仲岳全部签妥，交由南宫烈审核通过后，展令扬又笑嘻嘻的说：“为了感谢世伯的大方赠与，我们已决定明天……哦，天亮了！那就是今天晚上，在岛上开个“感谢之宴”，而且为了表示隆重，我们还把安爷爷和“威京集团”的重要成员全请来了。嗯！

算算时间也快到了，届时嘉宾云集，我们就可以大声的公布二伯把这座岛送给我们的好消息，让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快乐和二伯的大方。二伯，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 IDEA 啊？”“好！很好！”安仲岳气得两眼冒火，表面上又不得不陪笑。

该死！算你们够狠！

这下子他想乘机扳回颓势的计划也跟着泡汤啦！

“咦？咱们的“雕像”好象有话要说耶！”展令扬示意雷君凡解开杰克的哑穴，让他的嘴巴可暂时获得自由。

“我有点不明白，你们如何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控制整座岛，而不被发现破绽？”这正是杰克最大的疑问，如果他早知道他们那么有本事，当时在游轮上的停机坪就会速战速决，而不会拖到反胜为败！

几个好小子互看一眼，展令扬才为他解惑：“很简单，只要以二伯的身

分大大方方的登陆，再把大家集合起来，说是有要事宣布，再从空调系统送出一些无色无味无臭的麻醉剂之类的东东，不到一会儿工夫就万事 OK 啦！”而那位“二伯”自然就是由拥有“易容”绝技和“天才演技”的“神偷”向以农担任啰！

至于那些“空调用麻醉剂”，不用说又是“神医”曲希端的杰作。

“易容？！你们之中有人会易容术？！”杰克恍然大悟的惊叫。

“宾果！”展令扬好人做到底的用手指指向以农，让他见识见识“易容大师”是何方神圣。

“那——为什么会那么巧的折回去支持？”这是他的另一个疑问。

“因为我们之中有个第六感奇灵、可以预知危险的好兄弟啰！”展令扬真是有问必答，顺便替他引见南宫烈。

“什么？！”哈！哈！哈！

杰克冷不防纵声大笑。“服了，我服了你们了！这次我真是输得心服口服！”说完，他又继续大笑不止。

此时，睡眼蒙眬的太阳老兄可能是被他漫天价响的大笑声吵醒，心不甘情不愿的起床，开始“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一天。

而一场攸关生死的大战也跟着进入尾声，紧接而来的是快乐的“庆功宴”……

在安老爷、安仲秋及重要亲族和董事会重要成员的“见证”下，安仲岳皮笑肉不笑的公开承认已把这座岛的所有权和财产让渡给安凯臣的事实。

完成“公证”仪式后，安仲岳便气得七窍生烟的走人。

老早就守在宴会厅入口处等安仲岳提早离席的展令扬和雷君凡马上尾随离开，去追先行离席的“猎物”。

“二伯，你别急着走嘛！”雷君凡绕到他前面挡住他的去路。

“滚开！谁是你二伯！”安仲岳正愁没有开炮的对象。

“别这样，我们可是很好心的要把杰克还给你唷！”展令扬提醒他还有这么一回事未了。

“那就快还来！”安仲岳瞪着他咆哮。

这几个小鬼里头，最令他气愤的就是这个嘻皮笑脸的家伙，要不是他搞砸他的谋杀计画，他也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别急嘛！我们这不就要带你去见他啰！”“呃？！”展令扬的话一掰完，雷君凡便冷不防的点了安仲岳的穴道，让他无法自由行动。

然后两个人便协力把安仲岳扛着跑。

安仲岳想叫救命，却没办法出声，只能任由他们摆布。

天啊！他们该不会是想杀了我吧？！

想到这儿，安仲岳更是冷汗直流。

在宴会厅里，安老爷已经不知把整个厅堂搜寻了几遍，依然只见着自己的宝贝孙子安凯臣，他其它五个伙伴却是连个鬼影子也没看到。

安老爷终于忍不住向安凯臣问道：“以农怎么不在，还有你另外四位朋友也没看到人，要不要找找看？”“爷爷，你放心，令扬他们正在准备待会儿要开始的舞会，舞会一开始，你就会见到他们了。”可能的话，安凯臣也不想枯坐在这和一大群无趣的人打哈哈，而想跑去和同伴们一起“干活”，那远比待在这里好多了。

没办法，谁救他是宴会的主角，想溜都不行。

以农、希瑞和烈最狡滑了，从一开始就自告奋勇说要负责替杰克“化妆”，而不费吹灰之力的获得免参加这个无趣宴会的特权，悠悠哉哉的躲在一块儿，陪暂时充当人质的杰克大玩特玩，顺便布置舞会会场。

虽然还有令扬和君凡陪他一起共赴这场“无聊的刑罚”，但是他们两个还是比他幸运，只是守在宴会厅门外，负责抓安仲岳，所以在安仲岳离席时，他们的苦难也就跟着结束。严格来说，他们两个根本也没尝到这个“无聊的刑罚”，因为那两个狡猾的家伙，从头到尾都没有踏进宴会厅平步哪！

只有他，得真的一直留在这儿，直到舞会开始，唉！

“凯臣，你的病……”安仲秋小声的在儿子耳畔探问。

安老爷也竖起耳朵准备收听。

安凯臣却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等舞会结束，我会仔细说给你们听的。”不久之后，舞会便正式展开，安凯臣的苦难才告结束。

他按照计划，带领厅堂里的嘉宾们往舞会所在的另一个厅堂移动。

到了入口处，落入众人眼中的是紧密闭门的布幔。

安凯臣手表里的超迷你通讯器接收到布幔里头的同伴们传来的“OK！”讯号，便大声的宣布——“由于这个舞会准备得很仓卒，可能不太能令大家满意，不过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和我的几位朋友特别精心制作了两个大型装饰品，摆在布幔之后的入口两侧欢迎大家，希望能带给你们一点欢乐！现在，就请接受我们的心意！”当安凯臣的“致词”一结束，那两片布幔便被迅速的拉开，两座别出心裁的“大型摆饰”旋即落入众人眼中——耶？！那是什么？！”“是雕像啦！就是那个有名的“沉思者”的仿作啦！”“对！对！瞧那个姿势，果然是“沉思者”的标准 POSE。”“不过我怎么觉得这个雕像比原作丑了一些，也胖了一些？”“呃？！那张脸好熟，是——仲岳先生？！”另外一侧则是杰克客串的“蒙娜丽莎的微笑”。

四周顿时鸦雀无声。

哈！哈！哈！

第一个爆出笑声的竟是安老爷，他还一边直呼：“杰作！真是杰作啊！”既然龙头老大都带头笑了，其它人也就肆无忌惮的拚命大笑，一点面子也不留给安仲岳。

不能怪大家，因为安仲岳和杰克的扮相实在太滑稽了。

安仲岳尽管快气得半死，却也莫可奈何，谁教他被点了穴道无法动弹。

不过他的情况还算好，只是被点穴，做个奇怪的 POSE 给大家笑而已，杰克的情况可就比他糟上十倍——谁教他把安凯臣撞下停机坪，又用枪指着展令扬的头！

他不但被迫穿女装、戴假发，还被硬塞到一只大木箱里斜坐着，闷得半死，却因为被点穴，还得对着木箱外头的“看官”们“微笑”。

那几个浑小子还不忘在木箱外面，钉上一副颇具艺术气息的画框，把他框在里边，以免有些“看官”太笨，看不懂他是坐在画框里的“蒙娜丽莎”。

更令人气结的是，他们还特地制作两个好大、好醒目的牌子，分别写上斗大的“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及“名塑：沉思者”分别摆在两样“艺术品”旁边。

这么一来，就算是看不懂的人，也可以知道他们两个是多么伟大的“艺术品”啦！

哈！哈！哈……漫天飞舞的笑声持续不断，一直到舞曲开始播放，还是不绝于耳……安仲岳和杰克则拚命在心里咒道——该死！混帐！该死……

热闹非凡的“庆祝会”结束后，岛上的嘉宾们便搭乘“威京集团”旗下的各式船舰纷纷离去，美丽神秘的岛屿再度回复属于它原有的宁静。

“东邦”六个好朋友这会儿正慵懒的散坐在斜坡有树荫的草坪上，自在写意的畅聊天南地北。

这次的“夺岛计划”最大的收获，自然是如愿的从安仲岳手中获得这座仿若桃花源般与世无争的宁静岛屿。

当他们驾着直升机绕行全岛一周，鸟瞰岛屿全景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想——安仲岳实在太暴殄天物了，居然把这么美丽的梦幻之岛拿来当交易军火和毒品的根据地，实在太可惜啦！

因此他们决定好好的开发经营这座岛，让它成为他们六个人筑梦的好地方——这是说得好听，正确一点的说法应是：捣蛋、作怪、胡搞的大本营。

另一个让他们相当满意的结果便是，安老爷和安仲秋很坦然的接受了拥有双重人格的安凯臣，并把安凯臣郑重的交托给他们。

安仲岳的事就更不是问题，早已丢给安老爷接棒处理啦！他们可是很讲义气的，完全没有把安仲岳对安凯臣的作为透露出去，包括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

只不过安老爷耳目众多，神通广大，就算他们不说，安老爷还是会知道许多事情，至于了解到何种程度，那只有老天和安老爷知道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安仲岳接下来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光是想重拾在“威京集团”的威信和地位，就够他忙上好一阵子，所以暂时是不会来“烦”他们啦！

到最后，最令几个好伙伴在意的还是“双面凯臣”自家的事——“你们和解了吗？”向以农问道。

“嗯！情况大概已经完全确定，他——只有在每年夏季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才有足够的力量出现，而且只能在黄昏之后的夜晚现身，至于原因我们都不清楚，但是他很喜欢你们，也很感谢你们，我——也是！”安凯臣不太自在，有些羞怯，却充满感激与诚意的说。

他真的太感谢上苍了，给了他这么好的五个好伙伴！

“我——”他想说的话太多，偏偏到了嘴边又不知如何说起。

“好啦！别净说些老八股的话好吗？”展令扬嚣张的把脚放到他的大腿上，硬是把人家的大腿当成“ㄅㄨㄣㄣ”的垫子。

“令扬说得对，喝酒吧！”南宫烈递给他满满一罐啤酒。

其它几个也个个一副“一切我都了解，不必再多说”的表情。

面对这样的友谊，安凯臣真的完全释怀了。“嗯！”六个好朋友，就这样继续在清凉的树荫下，道尽属于他们的话题。

夏天的风仿佛也感受到他们的快乐气氛，很兴奋又不失温柔的不停拂过他们充满青春气息的脸庞，与他们同乐！

从此，这座岛便成了安凯臣的“避暑胜地”，这也是当初展令扬他们策画夺岛最主要的目的——这么一来，安凯臣便可每年夏天都以“避暑度假”的名义到这座小岛，尽情的度过“双重性格”的夏天，而不怕秘密外泄啰！

当然，他们又多了一个“根据地”也是事实，嘻！

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安凯臣瞒着五个好伙伴偷偷把这座岛的所有权登记为他们六人共有，至于展令扬他们知道这个秘密，则是后来的事啦！

瞧！他们六个坏小子又聚在一起神采飞扬的开始计划如何开发、善加利用这座岛的种种大事，外加未来的“快乐生活计划”啦！

所以说，要“东邦恶魔党”乖乖的当安分的好孩子、好学生是不可能的，只因为这世界有太多太多新鲜有趣、刺激又奇妙的事等着他们去挖掘！

所以别说他们太嚣张轻狂，正值年少的他们只是有个共同的希望，就是——让青春烈火燃烧永恒，让生命闪电划过天边，向浩瀚星空许下诺言，让年轻的心永不改变！

让青春烈火燃烧永恒，让生命闪电划过天边，用所有热情换回时间，让年轻的梦没有终点！

尾声

注：〔大老奸播报站〕嗨！吾又登场啦！

一、看完《烈火青春 PART2》感觉如何，如果请你们打分数，你们会给小女子几分呢？还有，许多大小帅哥美女希望“重现江湖”的“东邦档案”，奸子也把它刊在这本书的最前面啦！

二、接下来咱们来预告一下下一本新书的书名啰！

猜到了吧，没错，就是那本欠了挺久的阎王焰与哇小姐的故事，书名叫：（无题之二）——《阎王的新娘》。

关于这本书，有件重要的大事非提出来向众家帅哥美女说说不可，就是《阎王的新娘》这个故事和《恶魔抢亲》的风格和类型将会完全不同哦！

最重要的一点是，《阎王的新娘》修正了《恶魔抢亲》出场人物众多、容易摸不清楚的缺点了，保证人物关系简单，故事结构单纯易懂！

奸子花了不少时的去编写故事，至于成果如何，就等它上市时，再请众家英雄美女来评评分，OK？嘻！

